大突袭

第一卷——系统的诞生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历史小说



内容简介

1794年,巴黎。共和国在征服。但她从战败者手中夺走的,不仅仅是领土,更是他们的杰作。当法国军队席卷佛兰德、意大利、罗马和威尼斯之际,另一场战争正在教具室与宫殿中悄然进行:艺术品特派专员们手持清单和征用令,有条不紊地掠夺最伟大的收藏,以充实巴黎的博物馆。凡·艾克、鲁本斯、拉斐尔、提香、委罗内塞——欧洲最珍贵的一切都被运往法国。从饱受良心煎熬的"合法掠夺"理论家格雷古瓦神父,到以深知自身价值之人的微笑,向意大利各邦君主强加法令的年轻将军波拿巴,《大劫掠》讲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系的诞生:被确立为文化政策的国家盗窃行为。这是一部四卷本历史史诗的第一卷,气势恢宏,忠于史实,对人性与权力的审视毫不留情。

作者简介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已出版《被窃的房间》《伪造的遗嘱》和《掠夺》。他是荣休高等教师资格教授,法国文人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会员。作为一名醉心于艺术收藏史的法学家,他多年潜心研究国家对艺术品的侵占问题。他现任"国际归还"(International Restitutions)非政府组织主席,并就此课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

ISBN 9782488999199

《大突袭》

历史小说四卷本，罗

伯特·卡萨诺瓦斯
casanovas@hotmail.com

法定存档，2026 年 4 月出版——数字电子书和纸质

©版，2026 年卡萨诺瓦斯出版社。保留所有权利，

ISBN：978-2-488999-19-9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封面：波拿巴签名。 摘自西班牙杂志 《艺术解说》第 711 期，1895 年 8 月 12 日。

第二版，修订并校正。



法文版

第一卷

1794-1798 - 佛兰德斯与意大利 - 埃及战役的准备

同作者：

《被盗的房间》（历史小说）、

《遗嘱是伪造》（历史小说）

《掠夺》（历史小说）

警告

这部小说是一部基于真实研究的历史小说。所有提及的作品确实是在1794年至1813年法国征服期间完成的。

大多数角色都存在。

事件进程追溯了真实且经过验证的事实。

为了叙述，可以想象人物、场景和对话。

这部小说的原版以法语写成，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翻译版本可能包含语言错误、误解或近似。

目录

第一卷

序幕

第 1 章：佛兰德斯的艺术征用（1794 年）

第 2 章：意大利争夺战（1796 年）

第 3 章：罗马与威尼斯（1797 年）

第 4 章：埃及计划（1797-1798）

大突袭

四卷历史小说

第一卷——系统的诞生

1794-1798 年 - 佛兰德斯与意大利 - 埃及战役的准备

序幕

巴黎，1794 年 6 月

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厅室里弥漫着尘土与墨水的气息。夜已深了。蜡烛烧去了四分之三。窗外，巴黎或是沉睡，或是假装。

格雷瓜尔神父最后又读了一遍摆在他面前的文件。那是一份呈交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论共和国军队新征服领土上艺术财富的处置问题。他花了三周写成，改了十遍。

奥属尼德兰刚刚陷落。比利时、佛兰德斯，奥地利统治了一个半世纪的一切，如今尽归法兰西。而在这片领土上——那些大教堂、宫殿与学院之中——汇聚着全欧洲无可匹敌的艺术珍宝。

格雷瓜尔花了数周才将这个问题表述清楚，而问题本身却简单至极：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置？

他权衡了每一种论据。战争耗资巨大，共和国需要资源。然而艺术品并非寻常资源。出售它们必将招致丑闻。它们只能被转移。被集中。以博物馆的形式献给人民，作为活生生的教训，作为文明已然易帜的证明。

巴黎理应成为艺术之都。她凭借雄心，早已如此。她还将以事实证明这一点。

格雷瓜尔拿起笔，签了名。

那不过是一份文件。委员会每周收到的数百份建议之一。它可以石沉大海，被别的急务、别的战事、别的危机压在底下。共和国有比佛兰德斯画作更紧迫的事要操心。

但格雷瓜尔知道不会如此。他了解大卫。他了解委员会的胃口。他懂得征服的逻辑。前进的军队总会留下些什么，再索取些什么作为交换。

他吹灭了最后一支蜡烛，走出了房间。

外面，夜气温热。巴黎的街道上仍回荡着窃窃私语。这座城市从未真正入睡，尤其在过去五年里。北方某处，越过边境，共和国的军队宿营在佛兰德平原上。他们赢了。

现在，该决定如何对待这场胜利了。

第 1 章：佛兰德斯的艺术征用（1794 年）

1 — 掠夺委员会

巴黎，1794 年 8 月

桌上铺满地图和名单，七位委员围坐其间。格雷瓜尔神父主持会议。他是国民公会代表，法语作为共和国语言的推动者，不久前刚撰写了促成此委员会设立的那份报告。他右侧是勒布伦，艺术品商人，其清单记录是研究佛兰德斯收藏的权威文献。正对面是大卫，画家，总安全委员会成员，无需旁人告知他巴黎何以值得拥有欧洲最美之物。哈森弗拉茨，化学家兼工程师，专司计算如何运输。福雅·德·圣丰，地质学家，精通地形与道路。图因，植物园植物学家，有丰富的野外采集与装箱经验。勒韦克，希腊学者，负责手稿与古代文物的清点。

格雷瓜尔敲了敲桌子，要求大家注意。

——公民们，我们今天必须确立比利时艺术征用的指导原则。共和国军队征服了这些领土。这些领土上的文化财富如何处置，由我们来决定。

勒布伦从包里拿出一份手写清单。

——我已初步整理了奥属尼德兰主要艺术品的清单。佛兰德斯藏有非凡珍宝。根特有胡伯特与扬·范艾克兄弟于

1432 年完工的*根特祭坛画*。它是佛兰芒绘画的奠基之作。巴黎没有任何可与之媲美的作品。

他翻开了一页。

——在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有鲁本斯于 1611 年至 1614 年间创作的*《从十字架上下》*三联画，高四米二十，宽三米十。同一城市的圣瓦尔布加教堂内，有*《十字架的竖立》*，三联画尺寸更为宏伟——四米六十乘三米四十，绘于 1610 年至 1611 年间。此外还有圣雅克、圣保罗、圣安德烈等教堂中珍藏的众多画作。

大卫打断了他。

——你为何只盯着宗教作品？私人收藏也该有吧。宫殿。学院。

——当然，勒布伦答道。布鲁塞尔的奥地利总督府收藏有范戴克、特尼尔斯和乔丹斯。根特学院藏有一批佛兰德原始派画作。但最伟大、最震撼、对博物馆影响最深远的，是教堂里的作品。祭坛画。大型三联画。那些为庄严时刻而委托创作的作品。

格雷瓜尔插话道。

——我们必须考虑一个神学与政治问题。这些作品不只是普通绘画。它们是信众世代祈祷的圣物。将它们从教堂夺走，难道不是亵渎？

——亵渎？大卫嚷道。恰恰相反。这些作品被囚禁在昏暗的中殿，几个虔信者对它们视而不见。将它们带到巴黎，我们是在解放它们。教会自会委托新的创作。这是进步。

——教会自会委托新的创作，格雷瓜尔平静地说。这是我们告诉自己的话，好让这件事变得可以承受。

大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起身去展开佛兰德斯的地图。

勒布伦又开口了。

——三项标准。首先是艺术价值——杰作，极品。其次是保存状态。再次是运输的可行性。

——那尺寸呢？哈森弗拉茨问道。有些作品极为庞大。怎么运？佛兰德斯的道路被军队行进压得坑坑洼洼。桥梁有时已被摧毁。从安特卫普将一幅四米高的鲁本斯三联画运到巴黎，那是后勤上的壮举。而且费用……会非常高昂。

——钱不是问题，格雷瓜尔反驳道。国民公会刚批准了二十万里弗的预算，专为国家博物馆的充实之用。数目可观。我们有实现抱负的手段。至于尺寸，届时自会想到办法。

——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分为三组。第一组前往根特，征用范艾克的祭坛画及该地区其他佛兰德原始派画作。

第二组前往安特卫普，处置鲁本斯与范戴克的作品。第三组留守布鲁塞尔，清点公爵宫殿及学术机构的藏品。

——谁将带领这些队伍？勒维克问道。

——勒布伦，您具备评估作品所需的专业知识。您将带领安特卫普队，这是最重要的。福雅和图因，你们前往根特。哈森弗拉茨留在布鲁塞尔处理行政事务。

——你呢？格雷瓜尔问。

——我和你们一起去根特。我要亲眼见识那幅范艾克。况且我的出席会给行动增添分量。我是总安全委员会成员。地方当局对我们不敢有任何推辞。

格雷瓜尔叹了口气。

——很好。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后。准备必要装备和取得军事通行证的时间。道路不安全。需要武装护送。

下午接近尾声时，暑气已令人难以忍受，格雷瓜尔宣布会议结束。

——诸位，我们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若我们有所过失，愿上帝宽宥。

大卫冷笑道。

——上帝？格雷瓜尔，不管怎样，你骨子里还是神父。我们不需要神的宽恕。我们在完成一项共和国的事业，一项进步的事业。评判我们的是历史，不是上帝。

——也许吧，格雷瓜尔低声说。但我希望历史会宽仁。

他们各自散去。每个人都回家准备启程。

根特，三天后。

圣巴沃大教堂在晨雾中巍然矗立，沉重而肃穆。灰石砌成，哥特式尖塔如长矛刺破低垂的天空。正是在这里，在维吉德礼拜堂内，胡伯特与扬·范艾克兄弟所作的*根特祭坛画*静静安卧——这是一件奠基之作。

格雷瓜尔、大卫、福雅和图因在主门前从四轮马车上下来。他们身后，三辆马车载着必要的装备：箱子、稻草、绳索、工具。二十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护卫四周，刺刀已固定。

德沃斯神父在门廊等候他们。岁月令他佝偻，脸上刻满深皱，他依旧穿着黑色法袍，尽管革命法令早已明令禁止教士服装。他的眼睛红肿，像是哭过。

——先生们，我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做。这幅祭坛画在这里已逾三百年。它是我们教堂的一部分。是我们城市的一部分。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大卫不耐烦地上前一步。

——教士，我们没有时间空谈。我们持有公共安全委员会和驻地代表茹贝尔的授权。祭坛画将移送巴黎。这是不可更改的决定。

——您把这叫做文化？这是掠夺！赤裸裸的偷窃！

大卫示意士兵们。

——拦住他！他在妨碍共和国使命的执行。

两名士兵上前，抓住了神父的手臂。德沃斯挣扎得很无力。

——把他带走，大卫命令道。关起来，等我们完成工作。

士兵们拖着老神父向外走去，他一路低声诅咒。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回响，随后被推入邻屋，声音渐渐消失。

格雷瓜尔面色铁青。

——有必要这样吗，大卫？他是个老人。他拦不住我们拿走祭坛画的。

——他在煽动麻烦。他本可以激起民心。防患于未然。

他们进入了大教堂。内部昏暗而清凉。细长的柱子支撑起令人眩晕的穹顶。空气中弥漫着熏香与潮湿石头的气息。脚步声在石板上回荡。

维吉德礼拜堂位于回廊深处左侧。那是个相对窄小的空间，由一扇锻铁栏门围住。而祭坛画，便占据了整面后墙。

大卫僵住了，被深深震撼。

即使是习惯了艺术品的他，也被震慑住了。祭坛画巨大无比。完全展开时，宽五米二十，高三米七十五。二十四块画板，绘制之精细令人叹服。岁月流逝，色彩依旧鲜艳得出奇。

图因走近，察看结构。

他轻轻触摸着木头。

——画板由波罗的海橡木制成。极为致密。极为稳定。但也极重。我们要取走的上层中央三块画板——威严的圣母、坐宝座的神、施洗约翰——加起来重达数百公斤。活动翼板将留在根特。将所有的一并带走，简直是疯话。

福雅做了笔记。

——精确尺寸？我需要精确的尺寸来设计箱子。

——上层中央三个人物分别绘于约一米四十乘五十厘米的画板上。*《羔羊的朝拜》*那块大画板过于庞大，也过于脆弱，经不起这段旅程。委员会认为这三位神祇足以代表范艾克的天才。

他们交谈时，大卫在看那些画作。

中央画板描绘了一片广阔的草地，各类人群向中央汇聚：殉道者、忏悔者、智慧的童贞女，齐聚朝向祭坛，祭坛上立着象征被牺牲的基督的*神秘羔羊*。羔羊的血流入圣杯。前景是生命之泉，清水从中涌出。背景中，一座拥有无数塔楼与钟楼的理想城市：天国的耶路撒冷。

还有那色彩！深沉的红，明亮的蓝，浓郁的绿，耀眼的金。范艾克完善了油画技法，使叠加的颜料层赋予画面无与伦比的深度与光泽。即便在教堂半明半暗的光线中，色彩仍仿佛从内部发光。

——这……非同寻常，大卫情不自禁地低声说。我明白了，为何人们称它为佛兰芒杰作中的杰作。

——想象一下它对博物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格雷瓜尔说。访客们将被惊艳。巴黎从未有过如此高质量的佛兰德原始派画作。

——那就一定要拿到它。图因，取出中央画板并包装好，你需要多长时间？

植物学家思索着，一边检查固定件、铰链和框架的结构。

——如果我们小心行事，一支加强的队伍……两天。或许三天。必须在不损坏留下来的活动翼板的前提下拆下

画板。单独制作包装箱。这是精密活计。若急于求成，画作可能受损。

——三天太久。根特民众可能会揭竿而起。我们必须迅速。

——我不能加快速度，那会带来无法接受的风险，图因坚定地回答。木头是脆弱的。铰链已经老旧。处置粗暴，一切都可能崩坏。

大卫正要反驳，格雷瓜尔打断了他。

——图因说得对。我们不是野蛮人。花时间，花必要的时间。必要时我会增派军事护卫。但这些画板必须完整无损地抵达巴黎。否则，整个行动将毫无意义。

——好吧，大卫勉强让步。三天。但不能多一天。与此同时，勒布伦在安特卫普处置鲁本斯的作品。我们必须协调行动，确保所有东西同时运往巴黎。

他们走出大教堂，各自组织工作。图因叫来工人，开始讲解操作步骤。教堂内搭起了脚手架。所需工具一一备妥：螺丝刀、钳子、细锯、包裹布料的榔头。

广场上，人群开始聚集。根特市民已经得知了消息。他们来围观，来抗议。有人当场哭泣。有人对着法国士兵破口大骂。

——强盗！野蛮人！把我们的祭坛画还给我们！

大卫命令士兵们组成包围圈，防止任何人进入大教堂。格雷瓜尔没有回头看德沃斯被囚禁的房子。人群的呼喊声淹没了其他一切。

2 — 撕裂：根特与安特卫普

当天夜里，图因和他的队伍在维吉德礼拜堂搭起脚手架。工作将在黎明开始。总共三天。

他们的缓慢让大卫恼火，却是必要的。第一天，他们只是审视结构，弄清各个构件如何相互咬合。祭坛画的构造极为复杂。画板固定在一个实心橡木框架上，再以十五世纪的锻铁配件嵌入砖石之中。在不触碰活动翼板的前提下拆卸它们，需要极端的精准。连接翼板与框架的铰链已经脆弱，部分已经锈蚀。用力过猛，整件东西都可能垮塌。

第二天，他们开始拆卸作业。图因制定了一套精确的程序：先拆除承重框架，以便取下上层中央三块画板。每一步操作都经过缜密筹备。拧开榫接之前，先安装了临时支撑。厚布铺陈各处以缓冲震动。六人小组随时准备接住每一块画板。

第一块画板约在正午时分被取下。操作耗时两个小时。当它终于被四名工人水平抬起时，队伍中传来一阵轻轻的松气声。

格雷瓜尔正端详着坐在软垫桌上的神祇面板。那张脸正望着教堂的天花板。这目光是垂直的，直视着信徒们。现在他看向脚手架的木头。

第三天，一起意外几乎酿成悲剧。当圣约翰洗者画板——三块中最后一块——正进行最终包装时，固定它的横向绑带突然断裂。它倾倒了。支撑它的工人们措手不及。沉重的橡木画板从他们手中滑落。

它跌落了六十厘米，才被人抓住。但这六十厘米已经足够——右下角砸到了脚手架的边缘。一声令人寒战的噼啪响起。

图因飞奔过去。木头上出现了一道裂缝，约十五厘米长，从受损的角落斜向上延伸。幸运的是，颜料层未受波及。裂缝在背面。但木头本身已经弱化了。

——能修好吗？大卫突然间忧虑地问。

——可以。但需要修复。用强力胶与木榫加固裂缝，然后打磨、染色、上光。工作需要数周时间。

——数周？但我们必须尽快展出这件祭坛画！公共安全委员会要举行揭幕典礼！

——那就让他们等。我不会交付一件受损的作品。

大卫愤怒地握紧了拳头。但展出一块有裂缝的画板，对博物馆的声誉将是灾难性的打击。

其他人离开后，图因独自留在礼拜堂里。铁制烛台上的火把已快燃尽。他坐在脚手架边缘，圣约翰洗者的画板摆在他面前的软垫桌上，尽管已经点上了最初的几处胶合，裂缝依然清晰可见。

他曾对大卫说，这项工作需要数周时间。这是真的。他曾说过，他不会交付一件受损的作品。这也是真的。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是：那根绑带之所以断裂，是因为一个小时前，他自己在赶时间、又困于连续第三个不眠之夜的疲惫中，把它绑得太仓促了。

他用手指抚过裂缝。约十五厘米长。他清楚这道裂缝的确切代价：在巴黎需要数周的修复工作，像若里斯这样的匠人要弯腰伏案六周，用一双不属于他的手，去修补一个本属于他的过失。

他一生都在测量、计算、预判。这正是他与大卫的不同之处：在可以测量的事物上，他从不出错。可如今，他却在一个绳结上出了错。

他想过第二天在紧急会议上把真相告诉格雷瓜尔。他没有这样做。他说绑带断裂了，这是事实，却没有说是谁系的。这是一种隐瞒，而非谎言。那一夜，他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了好几遍，这句话听起来始终不假。

他吹灭了最后一支火把，走出了大教堂的黑暗。

根特的居民很快得知了消息。传言称祭坛画受损。有人甚至说画板碎裂，画作毁坏。愤怒又上升了一层。

当天夜里，有人向大教堂的窗户投掷石块。士兵们不得不冲散人群。三名根特市民被捕。紧张局势达到了极点。

格雷瓜尔召集了紧急会议。

——我们得加快步伐。再拖下去，会出人命的。民众已经快要暴动了。

——还剩下圣约翰洗者的画板需要最后加固与打包，图因说。如果我们不停歇地工作，今晚我可以完成。但会有风险。疲劳会增加出错的可能。

——我们别无选择，大卫决断道。今晚结束工作。明天早上，我们把一切装上马车离开。最重要的是在局势完全恶化之前撤出根特。

于是他们整夜工作。礼拜堂内燃起火把照明。工人们轮流上岗。凌晨四点前后，圣约翰洗者画板终于被装进了箱子。图因在火把的光照下细细端详了许久，然后盖上了盖子。

黎明时，上层的三块画板已各就各位，装入各自的箱子。维吉德礼拜堂里，祭坛画依然矗立，但其上层的核心已被切断。

车队在大教堂前集结。领头是二十名国民警卫队骑兵。其后是两辆运载画板的马车。再后是一辆载着设备与工人的货车。压阵的是十五名步兵。

根特的居民不顾清晨时分，已经聚集起来。数百人沿街排列。

当车队开始启动，一名女子哭了起来。然后又一名。然后是几十名。很快，整个人群都在哭泣。男人们摘下帽子。女人们在胸前画十字。有人跪倒在鹅卵石上。

车队离开根特。大教堂的钟声没有响起。它们将沉默八天，以示无声的抗议。

此后数日，几座房屋外墙上出现了粉笔涂写的文字：「共和法国的掠夺，与君主制的奥地利无异」。

这些文字很快被占领当局抹去。

勒布伦没有等待。当格雷瓜尔与图因在维吉德礼拜堂劳作时，他正在一百公里外的安特卫普展开自己的行动。这座港口城市是奥属尼德兰的第二大城市，珍藏着更多的艺术瑰宝。鲁本斯在这里生活、创作了数十年。他的画几乎装饰了城中每一座重要教堂。

勒布伦于 8 月 12 日抵达安特卫普，彼时图因仍在维吉德礼拜堂。他一生买卖画作，深谙技法、画派、画家。他能一眼辨别真伪，估算价值，识别修复与伪造。

这些能力使他成为遴选征用作品的理想人选。但同样，也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与大卫不同——大卫将这些征用视为政治与意识形态行为——勒布伦知道，欧洲最富庶的收藏之一正在被拆解。安特卫普的艺术遗产正在被清空。

第一个目标是圣母大教堂，那里珍藏着鲁本斯的*《从十字架上下》*。与此同时，勒布伦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圣瓦尔布加教堂，准备征用另一件杰作——*《十字架的竖立》*。

8 月 13 日清晨，勒布伦率领队伍与十五名士兵护卫抵达大教堂。教区长范德努特蒙席已在门廊等候，神情严峻，目光如铁。

——勒布伦先生，我必须正式抗议这次行动。这些画作属于大教堂。它们是我们的前人委托制作的，用安特卫普信众的钱支付。你无权拿走它们。

勒布伦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

——阁下，我持有驻地代表茹贝尔的命令，盖有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印章。命令授权我从被吞并领土的教堂中征用被认为对国家博物馆充实所必需的艺术品。该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可强制执行。

——如果我拒绝呢？

——那么我的士兵将破门而入。你将被逮捕。为了你的尊严，也为了我的尊严，我宁愿避免这一切。

范德努特与他对视片刻。然后叹了口气，从法衣里取出一把大钥匙。

——很好。但请知道，我是在被胁迫下服从。这种暴力不会没有后果的。你在播种仇恨，勒布伦先生。总有一天，你会收获它。

他们进入了大教堂。内部辉煌壮丽。高耸的白色柱子支撑着典雅的穹顶。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窗洒落，在大理石地面上投下缤纷的光斑。

鲁本斯的两幅大型三联画装点着最显赫的位置。*《从十字架上下》*占据了整个北翼廊：一幅庄严宏伟的三联画。中央画板呈现基督身体从十字架上被取下的瞬间。构图的大胆令人震撼：身体斜向滑落，由一块白色裹尸布托住，形成一道优美的弧线。环绕在旁的人物——抹大拉的马利亚、约翰、圣母玛利亚、尼哥底母、亚利马太的约瑟——在运动与静止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勒布伦走近，细细审视颜料表面。鲁本斯的技法独一无二。叠加的半透明颜料层创造出非凡的层次感。肌肤几乎透出生命的光泽。帷幔自然流淌。细节——抹大拉脸上的泪痕，尼哥底母手背的青筋，裹尸布的织纹——被描绘得精准无比。

——这是一件绝对的杰作，委员会的修复专家低声说。巴洛克绘画的至高之作之一。

——尺寸？勒布伦问。

——中央画板尺寸为四米二十乘三米十。两侧活动翼板，各约两米乘一米五十。整件作品重量恐怕超过五百公斤。

——我们怎么运送它？

——必须拆卸。将活动翼板与中央画板分离。如果框架允许，甚至可能需要切成几段。然后分别制作包装箱。

范德努特蒙席一直在旁听这场技术性讨论，此时愤怒地开口了。

——你们要切割这件作品？把它像一块普通木头一样分解？这是野蛮！

——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会切割。如果那样做，也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各部分将在巴黎重新组装。这幅画将得到完整修复。

——修复！你把那叫修复？一件被切割、运输数百公里、由陌生人重新拼合的作品？一切将再也不同了！

——也许。但至少它将存活下来。成千上万的人会看到它。

——我不想听这些虚伪的辩解！范德努特打断道。你就是在偷窃，仅此而已。你可以随便怎么称呼——征用、转移、充实——那就是盗窃。

勒布伦保持沉默。他别无选择。放弃这项任务意味着职业生涯终结。也许还要坐牢。共和国不容忍不服从。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层面，研究起要取走的第二幅鲁本斯。

鲁本斯为圣瓦尔布加教堂绘制的《十字架的竖立》更为雄伟：四米六十乘三米四十。

勒布伦用接下来三天组织行动。他叫来木匠搭建脚手架，制作定制箱子；叫来织工准备布料。

修复师们仔细检查每一幅画作。他们记录受损区域：裂缝、颜料层剥落、旧修复的缺陷。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运输前或运输后处理。

*《从十字架上下》*最先被拆解。决定将其切成三段——上部、中部、下部——沿画板的自然接缝处切割，以减少损伤。

三部分被包装好，然后是侧翼活动板。接下来几天，*《十字架的竖立》*也按同样的程序处理。8 月 26 日，安特卫普的两幅鲁本斯已准备好出发。共九只箱子。超过一吨的画作、木头、画布、框架。

车队在清晨离开安特卫普。人群聚集了起来。有泪水，有祈祷——就像根特那样。但也有怒吼和威胁，这在根特还未曾遇到。

3 — 范•雷恩与库登贝格宫

布鲁塞尔，1794 年 8 月 15 日

在格雷瓜尔与图因结束维吉德礼拜堂第一天工作的时刻，哈森弗拉茨的马车正从哈雷门驶入布鲁塞尔。

哈森弗拉茨自瓦朗谢讷以来便未曾合眼。他端坐在长椅上，背部未曾靠上皮面，肘撑在膝上，手里捧着让-巴蒂斯特·德斯坎的*《佛兰德与布拉班特风景之旅》*已有五个小时，铅笔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批注——公爵收藏名录，每座建筑中提及的画家姓名，各主要构件的尺寸——直到已无空白可写。

勒韦克睡在他左侧，头歪在肩上，嘴微张，一本空白册子慢慢从他手中滑落。哈森弗拉茨没有这种本事，无法就此放松，把身体托付给马车的颠簸，好像剩下的事情自有别人操心。

布鲁塞尔不是根特。

根特有水城特有的气质：黑色的运河，俯向自身倒影的立面，连最偏僻的街巷都弥漫着湿石头的气息。布鲁塞尔是——或者曾经是——首都，这或许更糟：一座习惯

于统治、秩序与典仪的城市，其建筑承载着这一切如同遗传的尊严，却不知该拿它怎么办。环绕王宫的上城区房屋，具有帝国建筑特有的那种低调的规整：既不张扬，也不谦卑，一种几何秩序，仿佛在宣示万物各得其所，无需自证其存在的理由。

四轮马车绕过货币广场，穿过一条弥漫着啤酒和锯末气味的窄街，然后驶向库登贝格区。十二名士兵步行跟随，这些人来自巴黎，已习惯了任务的指令，也学会了不多问。

波蒂耶专员在布拉班特议会的内院等候他们。眉毛浓密，穿着像历经数朝而未曾依附任何一朝的省级官僚那样的实用得体。他曾为奥地利效力。他将为共和国效力。无论哪种情况，他都会以同样的效率完成自己的工作。

哈森弗拉茨立刻认出了这种人：他在巴黎、矿业学院实验室、国民公会各委员会中都见过——这些人对原则并无特别的热忱，但在程序上绝对可靠。

介绍很简短。波蒂耶已准备好一份档案：相关建筑的地图、藏品的初步清单、值班警卫与官员的姓名，以及影响每座建筑的军事征用状态。他把这些摆在窗台上，哈森弗拉茨手套还未脱下，他便已开口。

——局势平稳。法国驻军已控制主要街区三周。起初确实有些骚乱。粮仓附近发生了几次冲突，有人试图纵火

烧毁城市下区的军用仓库。如今，民众已接受了这一现实。

——库登贝格宫的藏品？哈森弗拉茨问道。

——已登记十五天。依照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指示。初步清单在这份档案里。不完整。我的工作人员没有受过区分原件与复制品、或评估保存状况的训练。但地点信息是可靠的。

——负责的策展人？

波蒂耶迟疑了片刻才回答，不是出于为难，而是带着那种清楚自己的话会留下后果、因此字斟句酌的谨慎。

——范·雷恩先生。二十二年前由奥地利政府任命。我让他留任原职。他熟悉宫殿的每一幅画、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对你们的工作而言，无可替代。

——他配合吗？

——在其职位上可合理期待的范围内。他尽职尽责。他记录。

——他有文件吗？

——凡事。带着一种值得一提的执著。你们取走的每一幅画，他都会与你们平行保存一份记录。征用时的年代、尺寸、描述与保存状态。他留存了这份文件的副本。他把它们寄给那些他从未向我透露姓名的通讯人。

哈森弗拉茨合上笔记本。

——这不构成法律问题。共和国并不禁止他登记。

——不。但我希望您在进入画廊之前知道这件事。

勒维克在经过庭院拱门时醒了过来，默默听着这段对话，双手平放在他那本目前紧贴胸前的空白登记册上，说道：

——一个记录下被夺走一切的人。这是一种让我们无从着力的抵抗方式。

——这就是他理解的，波蒂耶说。

那天下午他们上了宫殿。范·雷恩在大画廊里等候他们。

他个子矮小，身形消瘦，深色布料的衣服更将这消瘦衬托得分外明显。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骨子里的单薄，而非匮乏强加的那种。钢制眼镜精确地架在脸的正中央，像一件测量仪器。腋下夹着一本厚重的黑色亚麻封皮笔记本，手牢牢抓住不放。那双手令人惊叹：修长，静止，带着绝对的平静，像那些一生都在处置易碎物品、并懂得颤抖是对手中之物的一种失礼的人。

他表情不变地看着哈森弗拉茨和勒布伦走来。当波蒂耶介绍完毕后，他说：

——我准备好了。

走廊延伸贯穿宫殿北翼的整个长度，大约三十五米，也许四十米。高窗朝向内院，两名士兵无缘无故地守卫着，出于习惯。光线以长方形投落在打蜡橡木地板上，够不到墙壁。画作分两排悬挂，有些挂了几十年，从墙面颜色微妙的渐变就能看出来，框架是几代人以来对此负责，保护画面表面免受灰尘侵蚀，留下了更深色的矩形痕迹。

范·雷恩没有等人邀请便开口了。他走向上排第一幅画——一幅中等尺寸的*《圣母与圣婴》*，油画木板——低声口述，没有回头，仿佛脑海中已反复演练过多次，现在信手拈来。

画廊角落，一位女士坐在一张小桌旁，手持羽毛笔。没有人为她做介绍。她的笔在纸上滑动，速度与精准度像那些将一生奉献于单一动作的人。她既不看画作，也不看委员们。她只是将被口述给她的内容记录下来。

——我清单的第七页，范·雷恩说。鲁本斯画室，约 1618 至 1622 年间。来源：安特卫普，随阿尔伯特大公来此。橡木，两块用榫槽拼接的木板。左下角有浅层裂纹。整体状况令人满意。

勒布伦走近了。他歪了歪头——这是他惯常的动作——斜角度能看到正面所隐藏的东西。

——画室之作，毫无疑问。但圣母是鲁本斯自己的手。看面纱上的光线。这种用两笔不同质感涂抹白色来暗示布料透明感的方式，是他本人的风格，不是学生的。

——你们要带这件走吗？范·雷恩问哈森弗拉茨。

——是的。

——我要一张收据。注明日期。载有你方才所述的描述、两位委员的姓名，以及征用的确切时间。

——你会得到的。

——我会在这里保存一份副本。另一份今晚装进信封，寄给一位保密的收件人。第三份副本将交给波蒂耶先生，用于城市档案馆。

哈森弗拉茨看了他一会儿。

——您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准备好了这一切？

——我准备好了表格。没有名字和日期。现在我有了。

他们连续工作了四个小时，不曾间断。范·雷恩以钟表般的规律走在他们旁边：这幅画，描述，状况，尺寸，然后是下一幅，再下一幅。勒布伦审视、确认、挑选或放弃。哈森弗拉茨用自己的本子测量和记录。士兵们将选定的藏品搬到院子里，由从巴黎带来的包装工装入箱中。

范·雷恩从不抗议。他从不说某幅画太珍贵不该离去，也从不说另一幅有特殊意义应当保护。他在描述。他口述，目光盯着秘书的笔，秘书不动声色地抄录着他的更正。哈森弗拉茨选定一件作品，范·雷恩便记录下来。哈森弗拉茨犹豫，范·雷恩便静静等待。

画廊中段，面对一幅大型冬景——佛兰德画派，无名，十七世纪末，工艺精良但无明显签名——哈森弗拉茨停下脚步。冷光洒在树间的雪地上，让他停留得比房间里任何画作都更久。最终他放弃了它。

——您没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问范·雷恩，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幅画。

——哪一个？

——关于我们所做的事。总体来说。

——关于这幅画：你处置得对。这是一幅好画，不是伟大的画。关于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我已在十天前提交给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了一切。通过官方渠道。我通过官方渠道表达自己。

勒布伦一直在听这段对话，站在下一幅画旁，没有回头就插话了。

——你真的认为这些文件够用吗？

——不。但我已经做不了更多了。

他们继续。先上排，再下排。主展厅共选出二十三件藏品，直到高窗的光线渐暗，哈森弗拉茨决定当天就此停下。

第二天，他们在侧室和储藏室工作。又选出二十三件，尺寸较小，各种来源，范·雷恩依然规律地一件件报出。

在私人宫室里，家具依旧摆放着供日常使用：一把椅子被拉向书桌，随时准备迎接入座之人；一把空水壶放在无人想到要带走的银盘上；还有翻开的书，读者尚未读完便离去。战争就是这样——它将手势凝固在半途。

书房里挂着三幅画，钩子看起来比墙壁还新——匆忙安上去的，或者重新安装的，也许是离开时那一刻，仿佛有人想在出走前将这几件作品的位置铭刻在记忆里。两幅北方风景画，十七世纪佛兰德画派，工艺精湛，但没有特别突出之处。它们之间还挂着一幅画，让勒布伦在房间门槛上停住了——

他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框里，右手平放在门柱上，凝视着。

那是一幅近乎方形的画布，约八十五乘九十厘米，不走近便难以估算。四个半身人物挤进画面：三位身着深色衣袍的老者，中央是一个几乎没有性别特征、身披白衣的年轻人物。最左边，一位侧面男子将手举近脸庞，仿佛被某个思绪阻挡了动作。右边，另一人手持羽毛笔。

一本厚重的、翻开的书占据了作品下方。光线从左侧涌入，浓郁而厚重，带着佛兰德室内画特有的那种质感——光线似乎不是落下，而是在积聚。它主要照亮了中央那个人物，使其白色衣袍成为一个固定的光点，另外三人仿佛都围绕它旋转。那些脸庞是深陷的，不仅仅因为年岁，更因为一种极其深沉的专注，如流水磨蚀岩石般，磨蚀了他们的面容。

范·雷恩就在他们身后走廊里。

——我清单的第四十二页。乔丹斯，*四福音传道者*，约 1625-1630 年。四位半身人物围绕一本翻开的福音书的严肃构图。1784 年沃德勒伊拍卖会上为法国皇家收藏购入。油画布。保存状况令人满意。

——它从未被修复过？勒布伦问。

——据我所知，从未。自我开始在这里工作以来，它一直就是这个状态。奥地利人从未动过这批收藏。他们维护着，但带着那些深知自己所拥有之物的人特有的克制。

勒布伦走了进来。他走近画作，直到脸距画面只有四十厘米——近到哈森弗拉茨能看见画布在他镜片中的倒影。他长时间保持沉默，呼吸缓慢而均匀。

——看那只手。左边那个人，看他把手指举到脸边的姿态。不是为了展示。不是为了解释。那是一个在思绪进

行到一半时，先将它捕捉再放手的人的动作。乔丹斯花时间研究过那个手势。这里有一次修改，我从清漆底下感觉到了。他改变了手指的位置，也许改了两次。第一个版本太直白了。太说教。在那里，他找到了正确的姿态：一个不再展示、仍在探寻的人。

——我们拿这件，哈森弗拉茨说。

——我知道。

——强化包装。运输底盘，没有滚动。

——当然。

范·雷恩像在画廊里一样，用同样规律的节奏向秘书口述，画作的美，或亲眼目睹它离去时的悲痛，都没有改变他声音的节奏。

是勒布伦转身离开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什么都不说吗？关于你的感受，一个字都不说？

范·雷恩透过眼镜看着他。

——我被任命为管理员，不是为了感受。我被任命为了保存。既然我无法再保存，我便记录。这就是你们离开之后，剩下的东西。

那天晚上，哈森弗拉茨在他征用的房间里重读当天的清单。主展厅精选二十三件藏品。私人房室八件。档案室

两件，两幅小特尼尔，是勒布伦在一个移位的橱柜后面发现的村庄微型画。共三十三件。

他合上登记册。明天，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后天，出发去梅赫伦。

勒布伦当晚花了一部分时间包装一幅中型范戴克，*《下葬》*，约 1636 至 1640 年间为安特卫普雷科莱兄弟会所绘的木板画，颜料层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脆弱感，这让他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来处理。

从黎明开始，他便与包装工在宫殿庭院里工作，天色洁白，预示着又是炎热的一天。哈森弗拉茨从一楼窗口望着，然后下楼与波蒂耶处理尚未解决的行政事务。额外马车的申请令。通行证。可供护送的士兵名单。布鲁塞尔减少了十人，由波蒂耶从当地驻军补充了十二人——

——梅赫伦，波蒂耶一边折叠文件一边说。为一幅画？

——一幅范戴克。在去年秋天被毁的雷科莱教堂遗址，但这幅画已由修道院妥善保存在圣伦博尔德大教堂。

——你确定他还在那里吗？

——院长已经回复了我们的信。他证实了这一点。

波蒂耶对此未发表任何看法。然后，沉默片刻之后：

——梅赫伦被攻占时发生了一些事件。士兵们将雷科莱教堂用作弹药库。失火了。教堂部分被烧毁。圣伦博尔德教士团认为法国人应为这场破坏负责。

——我知道。

——我要告知你，梅赫伦那边的接待，可能不如这里这般不置可否。

——从来没有哪里是不置可否的，哈森弗拉茨说。

范·雷恩在上午结束时递交了他的文件。六十八页，字迹紧凑而规整，没有明显的涂改，仿佛每句话在落笔之前已经成形。每件作品：完整描述、尺寸、载体、技法、征用时的保存状态、已知来源、撤走的确切日期与时间、在场委员的姓名。部分条目附有一个标注为——*备注*的段落，必要时说明与运输相关的风险，或历次修复留下的痕迹。

——这份文件是给你们的，他将文件摆在波蒂耶面前说。不是给我的，我留有副本。是让巴黎知道他们拿走了什么，以及是什么状态。如果某件作品送到时已经受损，人们将能够确认损坏发生的地点与时间。

哈森弗拉茨翻阅着书页，什么也没说。字迹无比清晰。他想到了乔丹斯画作清漆下的修改痕迹。而范·雷恩并不犹豫不决。他在落笔之前就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你夺走了一切，但一切都已写好。

他没等回答便走了出去。他在走廊地板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消失。

4 — 梅赫伦：*基督在十字架上*

从布鲁塞尔到梅赫伦的路笔直而破败。自六月以来军队的反复碾压留下了深深的辙沟，入夏的头几场暴雨将这些辙沟变成了棱角坚硬的沟壑。装满物品的马车在颠簸前行，每一次震动，勒布伦都要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个病人呼吸那样紧盯着箱子。

哈森弗拉茨望向车窗外。八月的布拉班特有着耕种旺季特有的平原气质。割过的田地，在傍晚阳光下干枯金黄的麦秸；一旁仍未收割的庄稼，庄园里果实挂枝，似乎没人急着采收。战争正从这里穿过。这改变了优先次序。

不时会遇到一小群农民，他们停在路边望着车队经过。没有明显的敌意，而是那种早已学会任由军队车队不受打扰地通过的谨慎——这些人知道让他们过去比较好。几个孩子在马旁跑了一阵，随即被妇女们的呼唤叫了回来。

勒布伦又睡着了。哈森弗拉茨重新翻开笔记本，重读了关于梅赫伦范戴克的笔记。

基督在十字架上。梅赫伦雷科莱教堂。德斯坎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它是这座城市的重要作品之一。为修道院主祭坛所绘，很可能作于 1620 年代后半叶。油画布。大致尺寸：约两米二十高，一米六十宽。1793 年 10 月雷科莱教堂火灾后，已转移至圣伦博尔德。

他还没亲眼见过这件作品。他从巴黎出发，凭借二手描述、尺寸估算，以及上世纪旅行者留下的质量判断——而那些旅行者的标准与他不同。他知道范戴克创作过多个版本的*《基督受难》*，这个构图是他反复回返的主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审视修正。有些版本分量十足。另一些则不然。

圣伦博尔德塔在城市出现之前就从树梢上冒了出来。它指向暮色的天空，未完工的塔顶比已完工的部分更为突出，仿佛没有加冕这件事让目光无止境地向上搜寻，朝向一个尚未存在的点。据说这座塔已经建造了两个世纪，一代代人因经费短缺而放手，将这笔建筑债务留给下一代，渐渐将这种未竟转化为一种特色。它在半途便戛然而止，梅赫伦无人真正设想它有朝一日会完工。

哈森弗拉茨估算高度——九十四米。他有这种不停、不自觉计算的习惯，源自他作为化学家与工程师的训练：测量、估算、换算。他所见的一切都转化为尺寸、重量

与阻力。这是一种让世界保持安全距离的方式。只接受他能处理的东西。

勒布伦醒来时，车队刚刚经过小镇的第一批房屋。

——到了吗？

——是的。

——范戴克在大教堂里？

——我们是这么被告知的。

教士团长胡伊斯曼斯神父在圣器室接见他们。几十年的神职生涯未能磨去他那农民般的魁梧身材，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毫不眨动。他没有请他们落座。他身后站着两位年轻教士和圣器管理员，后者是个瘦弱的男人，双手与范·雷恩不同，从未停歇——它们不断在寻找什么可以抓握的东西：家具的边沿、法衣的翻领、系在腰间的念珠。

——你们是来找范戴克的，胡伊斯曼斯说。

——是的。

——我收到您的信了。在您的信之前，我还收到了布鲁塞尔驻军指挥将军的信，要求我为您的任务提供便利。这些都是征用命令。但我想，言语改变不了什么。

——你能带我们去那边吗？

胡伊斯曼斯从圣器室门后的挂钩上取下一把钥匙，默默起身。他们跟着他走进中殿。

圣伦博尔德大教堂内部有着布拉班特大型哥特式中殿的冷峻洁白——浅色石灰岩柱子与肋形拱顶，几何的精准营造出一种近乎数学般的宁静。彩色玻璃窗尚未像法占佛兰德某些大教堂那样被拆除。彩色光线呈长条投落在石板地面上。在十字形交叉处某处，能听见鸽子的声音——断断续续、心不在焉的咕咕声。

他们穿过圣坛屏风，走过唱诗班席。胡伊斯曼斯指向后殿后墙，主祭坛左侧。画还挂在那里，挂得太低，临时的钩子还在旧有的永久钩子旁边——那个钩子原本为另一幅专门定制于此的画服务的。范戴克的画被安置在这里，是因为雷科莱教堂被毁之后别无选择，就像把一个难民安置在一个不属于他的房间里。

勒布伦停下了脚步。

这与他平时在画作前停驻的方式不同——那种惯常的踱步、侧头、在商人和专家之间拉开距离的姿态。他完全停了下来，双臂垂在两侧，双手摊开。他与画作保持着五米的距离，没有立即上前。

*基督在十字架上。*高约两百二十厘米，宽一百六十厘米。只有基督，周围没有任何人物——脚下没有玛利亚，没有约翰，画面中没有盗贼。黑暗中唯有这具身体，背

景几乎是纯黑的深棕，肉体在这背景上如解剖图般清晰。不是一具死人的躯体，而是一具仍在垂死的躯体，目光望向画框之外的某处，微微偏右上方，脸上带着一种听凭命运的神情。

范戴克在 1620 年代后半叶从意大利归来后创作了这幅画。威尼斯的影响体现在光线的处理上。那种叠加半透明色层的方式，能获得直接画法无法达到的深度。基督的肌肤不是白色的。在亮部，是略带暖意的象牙色；在阴影中，偏向蓝灰，过渡如此缓慢，让人无从分辨亮与暗各自始于何处、终于何处。伸展的双臂精准得惊人。皮肤下肌肉的绷紧，身体的重量向下拉扯、对抗着被钉住的手腕的束缚，这一切都被表现得毫不夸张，毫不刻意渲染，与整幅构图一贯的克制手法如出一辙。

其他元素——天使们，翻腾的风景，破裂的天空——与意大利的影响完全无关。勒布伦理解这是画家的决定：把本质单独剥离出来，去除其余的一切，直到只剩下这具身体，以及他向观者提出的问题。

——他画过好几个版本。维也纳那件或许更为人所知。但这件更直接。更少刻意安排。他还在寻找什么，那时候。

——他找到了？

——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能看见他在寻找。这才是罕见的。

胡伊斯曼斯一直待在远处，在中殿靠中间的位置。他看着两位委员凝视那幅画，神情中有一种哈森弗拉茨无法完全解读的东西。不只是失去心爱之物的痛苦，还有一种疑惑，几乎带着分析性质的好奇——面对这两个如此细致地审视即将被带走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敏感的人。

——这幅画是为雷科莱修道院的主祭坛所绘。雷科莱会订购了它，支付了它，奉养了它一百五十年。当你们共和国的军队把教堂当仓库，又没能看守住火灾时，我们把它收留了过来。已经十个月了。它在那里自在。在这里，它只是客居。

——那在巴黎呢？勒布伦问。

——在巴黎，他将被流放。这并不等同。

——它将会被归还，哈森弗拉茨说。

勒布伦和胡伊斯曼斯看着他。

——我不敢确定。欧洲列强不会无限期接受巴黎集中了整块大陆的产出。总会有会议的。届时将要求归还。比利时的藏品将部分归还。

——你计算国家政治，就像计算一只箱子的重量？胡伊斯曼斯说。

——我只计算我能计算的。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那在等待这次假想的大会期间呢？

——与此同时，它将进入中央博物馆的大画廊。成千上万的人会看到它。艺术家们会研究它的技法。美术学院的学生会临摹它。

——梅赫伦的人们不需要临摹。他们来这里见它。在它的教堂里，在它的祭坛前，点着蜡烛，保持着该有的肃静。

——数量较少。

——更深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哈森弗拉茨取出笔记本，开始初步测量。高度、宽度、拉伸框厚度估算、画布边缘可见状况、挂钩质量。就是这些。事实。与眼前的感受无关。

在此期间，胡伊斯曼斯始终未曾离开大教堂。他在侧廊间来回行走，有时在唱诗班席停下，凝视那些已经聚集来的教士们。这是社区的集体决定：范戴克在梅赫伦的最后时刻，绝不会是孤独的。

圣器管理员则在圣器室最偏僻的角落找到了事情做。他几乎不再露面。

第二天，画作被撤下。

胡伊斯曼斯坐在唱诗班的座椅上观看，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两名教士站在他身后。没有人说话。

勒布伦跪到石板上，以掠射角度审视画面表面。

——完美的状态。看不到任何旧修复的痕迹。拉伸框稳固，榫接处无松动。原始清漆似乎完好无损。这一点应在报告中注明。

他跪了片刻，目光落在基督的面容上。

——我总有一天会回到梅赫伦。等他回来。

胡伊斯曼斯从唱诗班席走下台阶。当他走到与勒布伦平视的地方，他停下来。

——你真的相信你昨晚说的那些关于归还的话吗？

——我相信我计算得出的东西。这和信仰不是一回事。

——知道它会回来，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勒布伦认真想了一想才回答。

——不。但也许对你来说。

胡伊斯曼斯凝视这幅画很久。

——也许吧。我会在那之前死去。但教会会在那里。

装箱又花了两个小时。缝隙用牛脂填充，以防潮湿。勒布伦亲手在盖板上贴了一张硬纸，用黑色墨水手写：*范*

戴克——基督受难——梅赫伦，圣伦博尔德——1794 年 8 月 25 日——需平放运输——易碎。

四名士兵将箱子从中殿抬到侧街的马车上。据哈森弗拉茨估算，连画带箱重约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公斤。士兵们在下午的酷热中大汗淋漓。

在圣伦博尔德旁边的街道上，大约三十人聚集着。不是人群。一名妇女怀抱一个婴儿。一位极为年迈的老人双手捧着帽子，却不戴上。没有人叫喊。似乎也没有人哭泣。

哈森弗拉茨站在院子门口注视着这些面孔。

他上了马车。车队启程前往布鲁塞尔。

那天傍晚，在充当布鲁塞尔总部的那间征用住所里，勒布伦坐到公用厅的桌旁，翻开了他随身携带的私人笔记本。不是任务的官方登记册，而是一本没人会去看的小平装本。

他记下了范戴克的尺寸。这幅画中光线特有的质地。他记下了他背后猜到的悔改——右臂角度的变化，范戴克在起稿之后做了修正。

他停了下来。然后在下方写下一句他原本没打算写的话：

胡伊斯曼斯说我在本该感受的地方计算。范·雷恩在本该抗议的地方记录。而我，在本该闭上眼睛的地方凝视。我们三个，各尽所能。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让我们免于有罪。

他合上笔记本，吹灭蜡烛，走到窗边望向空无一人的街道。

箱子就在院子里，有人看守。两天后，它们将在瓦朗谢讷与来自根特和安特卫普的车队汇合，组成联合护送队，然后踏上漫漫归途，前往巴黎。布鲁塞尔，三十三件。梅赫伦，一件范戴克。

他想着范·雷恩那六十八页。想着唱诗班席上的胡伊斯曼斯。想着所有那些默默看着的人。

5 — 佛兰德斯公路车队

瓦朗谢讷，1794 年 8 月底

哈森弗拉茨两天前就从布鲁塞尔带着梅赫伦的物件抵达了。他在等候。根特的车队在上午末先到。哈森弗拉茨从分配给他的一楼房间窗口看见它驶入兵营庭院。六辆覆着灰色布料的沉重马车，由二十名骑兵护送——他们的制服上留着比他刚刚走过的路更长、更艰难的痕迹。马匹们已精疲力竭。

图因从最后一辆马车上走下来——不是从后面跟随的轿车，而是从马车本身走下来，坐在最重那只箱子的一侧，双腿悬空，仿佛即便旅途结束也不肯与自己负责的物件分开。他跳到地上，立刻双手平放在防水布上，闭着眼睛保持了片刻——像在用触觉确认某种东西还在那里。

哈森弗拉茨下楼去院子里与他会合。

——面板？他问。

——完好无损。三次被迫停车。第一辆车的车轮在离根特二十公里处断了。我们在一块田野里等了一个小时，才在最近的村子里找到备用件。然后在阿斯遭遇了暴雨，险些浸湿了第二辆车的防水布——那辆车上载着神像画板。我整夜检查湿气是否渗了进来。然后是孔代入口处一段过于陡峭的坡，满载的马车爬不上去。只得卸下箱子，徒手搬运到坡顶，再重新装车。损失了六个小时。

——那面板本身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完好无损。我每个站点都检查过。

他把手从防水布上收回，看着自己的手掌，仿佛期待能从上面读到什么。

——格雷瓜尔身体不好。这条路让他筋疲力尽。还有别的路。

——大卫？

——大卫没有到这里来。他在阿特离开了车队。一名来自巴黎的信使在那里等他。我想是热月的消息，他被紧急召回。他带着两名护卫独自前往巴黎。他没有告诉我们信里写了什么。但他脸色很苍白。

哈森弗拉茨听完这话。罗伯斯庇尔倒台的消息于 7 月 29 日传到布鲁塞尔，距事件发生两天。热月政变已是人所共知。他们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任务、对委员们、对整个共和国意味着什么。大卫是总安全委员会成员。他与罗伯斯庇尔的亲密众所周知。他仓皇离去，对他自己而言不是什么好兆头。

安特卫普的车队两小时后抵达。勒布伦在听到第一声马蹄敲击庭院鹅卵石时就走了出去，认出了自己的搬运工，向他们打了个手势。然后他去找箱子两侧画的数字——这是他出发前建立的系统，确保不会发生遗失或调换。

负责安特卫普护送队的军官来向哈森弗拉茨汇报，语气简洁，像一个更喜欢事实而非评述的人。蒙斯一根车轴裂开，现场三小时修复完毕。8 月 9 日至 10 日夜间，在热马普驿站发生了一起未遂的抢劫。两个男人趁守卫打

眨时试图撬开箱子上的锁，在得手之前就被制止了。他们被鞭打之后绑在路边的一棵树上，就留在了原地。没有别的事。

——他们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哈森弗拉茨问。

——没法确定。也许他们只是想偷任何东西。道路对满载车队来说并不安全。

——今后夜间守卫加倍。我要两个人随时站岗，不是一个。

——同意。

哈森弗拉茨绕场走了一圈。

他在装有范艾克画板的马车前停下，将手放在防水布上。画板就在那里，就在布下，完好无损。

他走过去敲了敲格雷瓜尔藏身的马车门。

神父等了一会儿才出现。门终于开了，哈森弗拉茨看到的是一个三周内明显老了的人。脸颊凹陷，眼睛充血，衣服皱巴巴的，仿佛连续好几夜就穿着这些衣服睡的。但那目光依然清醒，依然在场，带着那种特有的道德专注，身体上的疲惫未曾将其消磨。

——哈森弗拉茨。布鲁塞尔一切顺利吗？

——布鲁塞尔三十三件。加上梅赫伦的范戴克。

——很好。大卫已经走了。

——我知道。图因告诉过我。

——热月改变了很多事情。我还不知道是哪些，也不知道顺序如何。但很多事情。

——为了任务？

——对一切而言。任务也是。我们尽快回巴黎吧。只要还在路上，我们就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近期之内，不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也是一种危险。

他们次日黎明出发，趁热气还未升起。

哈森弗拉茨前一天晚上都在重新组织车队编队。十九辆马车，在他还不清楚瓦朗谢讷和康布雷之间路况的情况下，单列前进太长。过长的纵队带来两个明显问题。首先是脆弱性：对车队头部的攻击，在尾部作出反应之前，中段将无人看守。其次是僵化：一辆坏掉的车挡住了路，就无法快速应变。他决定将车队分成三组，间隔约一公里，前锋八名骑兵，后卫六名，并在每个重要岔路口派出侦察兵先行探路。

图因表达了保留。

——一公里的间距太大了。第一组如果出了问题，第二组看不见。

——第二组会听见信号。每组都有一支短笛。三声短为紧急停车，两声长为请求增援。够了。

——如果风把信号挡住了呢?

——那第一组后面的侦察兵就骑马充当联络。这不是军事行动，图因。这是一支运输车队。重要的是不要每隔十九辆马车就因为车轴吱响停下来。

图因没有回答。但在组建各组的时候，他安排了载有范艾克画板的马车成为中央组的核心——那组由哈森弗拉茨亲自督管、配备大部分护卫的那组。这不是挑战。这是一个用行动而非言语清晰表达的优先考量。

勒布伦则询问了载有梅赫伦范戴克的马车归属哪一组。

——第三组。与布鲁塞尔的藏品同行。

——我和第三组同行。

——你和格雷瓜尔一起旅行。

——我和第三组同行。

哈森弗拉茨知道讨论毫无意义。

——很好。

哈森弗拉茨骑马穿梭于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来回巡视，根据需要随时关注。他一离开瓦朗谢讷就放弃了坐马车旅行。马车把人关在里面。骑马时，能看到整个车队，能反应，能预判。他受的是化学家和工程师的训练，不是骑手，骑马四个小时让他全身酸痛，次日早晨会跛行。但这是保持对全局掌握的唯一方式。

第一次严重意外发生在前往康布雷途中，穿越一座运河上的狭窄木桥时——桥栏已被一辆马车或春季行军的炮车轮子撕坏了一半。桥的实用宽度勉强够普通马车通过，但对车队中最宽的马车——装载安特卫普三联画的那辆，木箱略微突出于两侧——桥柱与箱子边缘之间的间距不足十厘米。

先锋指挥官派侦察兵返回报告问题所在。哈森弗拉茨赶来查看，测量宽度，审视箱子，打量桥梁，观察运河水位——当时水位偏低，中央处约两米深，但若箱子坠入，足以损毁画布。

——一次过一辆。马匹用手牵引，不用缰绳。两侧各两人监视箱子是否溢出。步行速度。

——这需要时间，军官说。

——是的。

花了两个小时。每辆马车都被手牵引着走过桥，步速，两侧各两人张开双臂随时准备介入，目光紧盯着箱子边缘与桥柱之间的缝隙。

载着*《从十字架上下》*的马车擦过了右边的桥柱——马匹因某种没人看清楚的原因偏了一下。听到了一声脆响。所有人都停下来。

只是桥的门框，不是箱子。一根腐朽的老木头，轻轻一碰就断了。箱子完好无损。

勒布伦在对岸监督着他的一组，从鼻子里出了一口气。

——下次，他对军官说，侦察兵在推进车队之前先去量桥宽。

——我没有分级尺子，军官说。

——那就用手臂量。成年臂长约七十厘米。两条手臂一米四十。最宽的箱子两米十。三条臂加半条。算起来不难。

军官明白了，沉默下来。

当晚他们在康布雷郊外扎营，借了一块紧挨着农场的征用田地。马车围成方形，最贵重的箱子放在中央，士兵们在外围一圈。营地四个角落各燃起一堆火。夜色晴朗温暖，干草里有蟋蟀的声音，偶尔还有田边树丛中夜行鸟短促的鸣叫。

晚饭后，图因打着灯笼检查装有范艾克画板的箱子。他掀开每一只的盖子，用手指触摸楔形部件，检查夜间的湿气是否已开始在木头上凝结。

哈森弗拉茨坐在火堆另一侧，正注视着营地。夜晚除了蟋蟀声外，寂静无声。士兵们吃饭或睡觉。格雷瓜尔已经回帐篷歇息了。勒布伦在第三组马车那边。能看见他的身影走过，检查、调整、确认无误。

——他从不睡觉？图因顺着哈森弗拉茨的目光问道。

——大概不多。

——他是个用心的人。不像大卫。

哈森弗拉茨往火里加了木头，看着火花升腾。

——大卫有他自己那种用心的方式。它们之所以不那么显眼，是因为是政治性质而非技术性质。但确实存在。

——曾经，他继续道。他曾经有他的方式。我不知道他今晚在做什么。

这是自离开瓦朗谢讷以来所有人都在问自己的问题。热月。罗伯斯庇尔死了。大卫身陷其中。那个围绕着新的权力平衡重组的共和国——而这些平衡尚无人能看清。这支车队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名义从巴黎出发。而公共安全委员会已不再是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任务还有效吗？那些由某些人签署的征用令——其中一人此刻也许正在接受审判——是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哈森弗拉茨认为有效。画作已经取走了。收据都签了字。没收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签署者的个人命运。但他知道这种法律推理可能会受到质疑。而此刻，巴黎每天都在颠覆一切。

——我们回去。把这些藏品交给博物馆。这是我们能做的一切。

——如果在巴黎，我们被要求在一个成员已经更换的委员会面前为任务辩护，怎么办？

——那我们就辩护。藏品就在这里。它们是实实在在的。这是最好的辩护。

图因点头表示同意，不是出于信服，但也没有提出异议。

哈森弗拉茨记着一本行程日志。不是他回到巴黎后要向公共教育委员会提交的官方登记册，而是一本私人笔记本，记录着行程、时间、事件，以及道路和桥梁的状况。这种活动中有某种东西让他平静下来。每天将数据简化为可测量的量：公里数、小时数、已识别并处理的事故。瓦朗谢讷与巴黎之间的道路，就这样变成了一连串接续而来的技术问题，每一个都有解决办法，或者至少有部分答案。

他们于 8 月 28 日傍晚抵达孔皮涅，天空自清晨起已转为阴沉，厚重而静止的云层将热量压住贴近大地，却不凉爽。这里有常驻驻军，一名共和国专员在职，旅馆即便在战争期间仍在营业。哈森弗拉茨很快获得了一处足够停放十九辆马车的仓库场地，还有一个斜顶棚，以备风暴来袭时遮护最易受损的箱子。

格雷瓜尔请求与其他委员共进晚餐。这是自瓦朗谢讷以来，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请求。前几晚他几乎独自一人，或几乎独自一人，偶尔与图因作伴。

他们在旅馆的公共厅用餐。一个低矮的房间，木桌，蜡烛，一个女服务员端来面包、冷肉、扁豆沙拉和一壶平常的红酒，从不多问。就是这样。

一时间没有人提热月。图因说了几句从这里到桑利斯的路况。他曾询问过熟悉这一带的驻军车夫。勒布伦问孔皮涅能否找到比佩罗讷买的牛脂质量更好的，因为佩罗讷那批稠度让他担心接缝密封不住。哈森弗拉茨说他明天早上会处理。

最终是格雷瓜尔打破了对实际问题的提问。他放下餐具，用餐巾擦了擦手，说道：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信。军事信使从巴黎传来的。拉卡纳尔写的。

拉卡纳尔是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他是极少数在热月中幸存而未受株连的人之一——因为他从未与罗伯斯庇尔亲近到难以撇清关系，也从未疏远到显得像是对手。一个中间人，那种在极端崩溃时反而成为优势的中间位置。

——他说了什么？哈森弗拉茨问。

——他说任务已经确认。公共教育委员会以新的组成审查了征用令，事后予以追认。这些藏品将按计划进入博物馆。欢迎仪式正在筹备之中。

——那是好消息。

——这可是新闻，格雷瓜尔说。好坏，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拉卡纳尔补充了一些东西。他说，征用合法性的问题将在未来几周的大会上被提出。已经有人在质疑：对被征服国家的没收，与普通军队的劫掠过于相似，无法作为一种文化政策来辩护。

——这些声音和热月之前听到的声音一样，哈森弗拉茨说。格雷瓜尔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隐瞒，格雷瓜尔反驳道。他们之所以再次被听见，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热月并没有让掠夺变得更合法。他让我们能够大声说出这句话，而不冒着被断头台处决的风险。

女服务员来收走空盘，端来一块奶酪放在木板上。没有人抬头看她。

——我们做的事，就让它这样了，勒布伦说。画作在车上。六天后到达巴黎。现在重新质疑征用合法性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不。但这也许会改变接下来的做法。拉卡纳尔暗示，如果军事行动按计划推进，未来在意大利的征用将受

到更严格的约束。正式条约，而非单方面征用令。也许还有经济补偿。与地方当局协商的作品清单，而不是由委员强加的。

——更严格的条件也不会阻止征用。

——不会。但会让它更容易辩护。在历史面前，如果不能在同时代人面前的话。

从一开始就在听的图因插话道：

——让我担忧的是归还的问题。拉卡纳尔在信里有没有提到这件事？

——不。他对归还问题只字未提。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取走的，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如果是永久的，那么我们使用的整套教育理由就建立在巴黎是这些东西天然归属地这一假设上。这点值得商榷。如果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隐含地承认这些作品终将在条件允许时回到出发之处——那么关于巴黎作为文化中枢优越性的全部论证便会崩塌。那就等于承认，这次征用只是时势使然，而非根本正当。这使得巴黎作为文化普世中心的全部主张都站不住脚。

——也许两者同时，勒布伦说。我们取它们，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展出它们，因为我们有这个意愿。有一天它们离开，因为力量的天平已经改变。这是事物的自然运动。物件服从于能力。一直都是如此。罗马取走

了希腊的雕像。君士坦丁堡取走了罗马留下的部分。我们取走神圣罗马帝国在佛兰德聚集的东西。百年之后，将有人取走我们在巴黎汇聚的一切。

——这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论证，什么都证明不了。

——它不为任何事辩护。它描述现实。

——描述不是正当理由。

——不。但有时候，仅仅是描述本身，就足以让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内心平静。

格雷瓜尔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回答。脸上没有愤怒。那是另一种东西，更安静、更明确。

——我没办法用历史论证让自己内心平静。我看见了德沃斯神父在根特哭泣。我看见了出发那天早晨大教堂前的人群。我看见有人跪在鹅卵石上。哭泣的不是历史。那是一些失去了自己珍爱之物的男男女女。关于权力自然流动的论证，没有一条触及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勒布伦轻声问道。

格雷瓜尔拿起餐具，切了一块奶酪，看着却没吃。

——因为我相信，当我离开时，我的存在能改变一切。我会防止过度行为。格雷瓜尔在委员会中意味着委员会会有良知。这很自以为是。过度行为还是会发生。德沃

斯神父还是被逮捕了。画板反正也在马车上。我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事实。它让我成了事实的帮凶。

——这话说得不太准确，哈森弗拉茨说。是你让根特的拆卸工作做了三天而不是一天。是你阻止了大卫粗暴处置。画板之所以完好无损，是因为你在良好的条件下工作，是因为你顶住了大卫催促的压力。是具体的事情。

——是的。而那些画板已经不在根特了。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外面，从早晨起就威胁着的风暴终于来了。大雨开始打在庭院的鹅卵石上，密集而均匀，伴随着夏日的雨水敲击炽热石板特有的奇异声音。那声音几乎令人平静，几乎像是一种满足——仿佛天空兑现了那个被拖延太久的承诺。哈森弗拉茨想起了棚子下的箱子。接缝用牛脂填充的。

——我去检查防水布。

——哈森弗拉茨！格雷瓜尔惊呼道。

他停了下来。

——你在布鲁塞尔和梅赫伦所做的事。进展如何？

——妥帖。一位同步记录一切的管理员。一位大教堂院长，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而没有争辩。没有人群，没有暴力。收支表已完成。一切都很健全。

——你呢？你是怎么体验的？

哈森弗拉茨想了一会儿。这是他不习惯别人问他的问题，也不习惯去回答的。

——我做了我的工作。就像范·雷恩通过记录做他的工作一样。就像胡伊斯曼斯把画作保管了十个月做他的工作一样。我们每个人，在当时的处境下，尽力而为。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你问题的满意答案。这是我唯一有的。

他冒雨走了出去。庭院空无一人。士兵们躲在屋檐下或马厩里。马车在潮湿的黑暗中停着，防水布黑亮，庞大的身躯几乎难以彼此区分。在棚子下，大箱子在黑暗中等候。

他在那里站了片刻，听着雨声。这些箱子里装着扬·范艾克三百六十二年前绘制的画板，鲁本斯用生命力覆盖了画布，一幅范戴克的《基督》从画面中凝视了一百五十年。它们经历了战争、大火、宗教改革、毁像运动、信仰与商业以及欧洲政治的种种沧桑。它们将挺过这场从孔皮涅到巴黎路上的八月夜雨。它们也将比他活得更长久。

他回到旅馆。公共厅空无一人。格雷瓜尔、图因和勒布伦都已上楼睡觉。蜡烛还亮着，烧了一半。他坐下，打开日志，记道：*8 月 28 日。孔皮涅。晚上十点下雨。已*

检查接缝。状况令人满意。路况良好的话，明天早上五点出发。

然后他吹灭蜡烛，轮到他上楼去了。

6 — 抵达巴黎及卸货

他们于 1794 年 9 月 2 日上午，从圣但尼关卡进入巴黎。

最后一段从桑利斯来的路最为艰难。不是因为路况——那比他们从瓦朗谢讷走来的路要好得多——而是因为拥堵。巴黎郊区汇聚了战争与革命带来的一切：军用马车朝相反方向驶向北方的仓库，难民车队沿路边蜿蜒，手推车装满家用物品，牲畜被赶向郊区屠宰场，骑马的信使追上车队大声叫嚷。哈森弗拉茨花了五个小时才走完最后十二法里的路程。若在平常，两个小时便已足够。

在关卡，一名国民警卫队士官检查通行证，数了数马车，询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哈森弗拉茨将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命令递给他。那人慢慢读着，嘴唇在难懂的词句上动了动，然后将文件还回，让车队通行。

北部郊区有着缺乏整体规划的街区特有的面貌。街道对这样规模的车队来说太窄，在路口你得等前面的队伍调整，才能倒进相邻的街道；商店的遮阳篷溢出到路面上，马车的防水布擦过它们。哈森弗拉茨两次不得不下马，亲自指挥在一条特别狭窄的通道里的过道动作。

勒布伦比车队里任何人都更熟悉巴黎，前一天晚上他建议走外环大道以绕开市中心。哈森弗拉茨采纳了。但外环大道并不比内部的街道更开阔。它们只是更宽，这意味着它们吸引的车流更多，而不是更少。

格雷瓜尔透过轿车的窗户看着巴黎，脸上带着刚结束长途跋涉归来、不确定是否认出眼前景象的人。自热月以来，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在石头上，而是在大气中。革命象征依然随处可见：门上雕刻着弗里吉亚帽，旧宗教建筑外墙上刻有“自由”、“平等”、“博爱”等字样，这些建筑已被改建。但人们的行动、商店的开放、从露台和十字路口传来的谈话声中，都表明压力已经减轻。公民”这个词再次变成了礼貌的表达，而非效忠的宣示。

拉卡纳尔在临时仓库前等候他们——仓库已经备好用来接收箱子。他身旁有博物馆三名官员、一名负责安保的国民警卫队军官，以及一名秘书，笔记本翻开，羽毛笔在手。他们身后，院子里站着大约二十名工人。

欢迎仪式很简短。拉卡纳尔准备了几句话，从一张纸上朗读，声音大到工人们都能听见，但没有特别渲染。这个时刻值得被记录，而不是被夸大。他谈到了共和国遗产的充实，谈到了中央博物馆汇聚人类最伟大遗产的使命，以及委员们在重重困难下完成的工作。

格雷瓜尔没有反应地听着。图因正看着开始从推车上卸下的箱子。勒布伦小心翼翼地看着拉卡纳尔，就像看一个让人试图揣摩他话语背后思想的人。

哈森弗拉茨没有听演讲。他在数工人，估算卸货需要的时间。

拉卡纳尔结束后，走向格雷瓜尔，与他握手。

——您做得很好。尽管情况如此。

——什么情况？格雷瓜尔问。

——热月。大卫的问题。对任务合法性的不确定。您还是回来了。带着藏品。

——没有我，藏品也会回来的。是哈森弗拉茨、勒布伦和图因完成了工作。

——您在委员会中的存在赋予了它一种没有您就不会有的分量。这很重要。至今仍然如此。

——最重要的是，它让我能够在本应阻止的事情发生时在场。我庆贺的不是什么成功。

拉卡纳尔没有立即回答。然后他走去向图因问好。

卸货花了整个下午。

工人们很快摸清了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动作缓慢，根据尺寸将箱子分两人或四人来抬，目光紧盯着手中的东西。显然其中一些人曾在博物馆工作过。他们知道手势，

知道如何在不突然转身的情况下调整难搬的角度，知道如何放下重物而不让它坠落十厘米。

勒布伦陪同他那一组的每只箱子，一直到它在仓库里就位为止。他从瓦朗谢讷起就制定了一份存放方案。最脆弱的放在中央，架在搁架上，远离墙壁以防湿气积累；较坚固的放在外围。这个他在漫长的旅途中反复完善的方案，不加修改地执行了。博物馆的官员对仓库的布置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观察了勒布伦的安排片刻，随后未加讨论便采纳了他的判断。

下午约四点，装有梅赫伦范戴克的箱子最后一件进入仓库。

拉卡纳尔的秘书在登记册上记下了时间：十六时二十三分。

四十七只箱子。全部在场。全部完好无损。

当天晚上，拉卡纳尔在自己的公寓为委员们举办了晚宴。博物馆首席管理员巴比耶也在场。

巴比耶先问了实际问题。箱子什么时候开封？修复师什么时候能对这些藏品进行检查？鲁本斯的*《从十字架上下》*——其中一些部分被切割以便运输——何时能重新组装并展出？范艾克祭坛画中圣约翰洗者画板在根特装卸时出现了裂缝，此事是否属实？

图因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清晰明确，不留任何解释空间。

——在搬运过程中，维吉德礼拜堂的操作中出现了裂缝。不是在卸货时。裂缝在画板背面，撑木上。接合工作在现场完成，条件有限。这些材料需要由修复师用合适的材料处理。我记录了我们离开根特时裂缝的确切状况，以及此后每次检查时的情况。自瓦朗谢讷以来未见变化。接合状态保持稳定。

——需要一份完整的报告，巴比耶说。

——明天早上它会放在你桌上。

晚宴后，委员们在巴黎各散开。

图因返回植物园，助手们已经积累了他缺席期间的六周植物观察记录。他在仓库院子里和所有人握手后离去。

格雷瓜尔打车回家。

勒布伦更愿意回到仓库。

哈森弗拉茨次日早晨经过时从守卫那里得知了这件事。夜班守卫告诉他，勒布伦委员在二十二点刚过提着灯笼来到，请求进入。他一直待到黎明。他没有开任何一只箱子。他坐在一只凳子上，坐在箱子之间，黑暗中，灯笼放在他面前的地上。

守卫觉得这事奇怪，问他是否需要什么。

——不，勒布伦说。我会检查所有东西都在那里。

——如果有藏品缺失呢？

——那我今晚就知道了，而不是等到明天早上。这样更好。

守卫认为这个回答合情合理，便让他安静待着了。

第三年旺代米埃尔月十八日——旧历 1794 年 10 月 9 日——中央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新展厅。

范艾克的画板陈列于大画廊，背景为深色布料，将色彩的光辉衬托出来。巴比耶撰写的说明牌描述了这件作品、其来源、移至巴黎，并诚实地提到了圣约翰洗者画板上的裂缝及正在进行的修复工程。在神像画板前，三名艺术家一开门便坐下，素描纸在手，整天没有离开。

鲁本斯的作品占据了大型中央展厅的横厅。*《从十字架上下》*在十天内重新组装完毕。切割的接缝肉眼几乎看不见，从访客的正常距离上根本察觉不到。这幅画在这个空间里的效果非同凡响。几位访客在它面前停留了很久，比平时更久，陷入那种专注的沉默——那种凝视着超越自己、而不急于自我辩护的人的沉默。

梅赫伦的范戴克当天没有展出。巴比耶判断原始清漆在展出之前需要几天时间的稳固处理。画作还在仓库里，在箱子里等候，勒布伦的标签还贴在盖板上。

哈森弗拉茨没有去参加开幕式。那天早晨他在矿业学院的实验室里。有工作在等着。

下午，他的一个助手带来了拉卡纳尔的消息。下周召开公共教育委员会会议，讨论意大利未来征用事宜。意大利北部的军事行动即将到来。如果进展顺利，将有新的作品可以征集。新的任务需要组织。新的车队需要筹备。

哈森弗拉茨将信折好，塞进夹克口袋。有个会议要准备。

7 — 博物馆与委员会

巴黎，1794 年 10 月

梅赫伦的范戴克于旺代米埃尔月二十四日展出，距其他佛兰德收藏揭幕仅差几天。巴比耶坚持要按规程完成清漆稳定处理，不能仓促了事。这个决定激怒了拉卡纳尔——他急于向公众展示所有藏品——而巴比耶则以那种懂得自己专业领域是非的人特有的温柔固执，不动声色地坚持着，甚至毫无意义地坚持，因为政治论点改变不了技术事实。

画作被悬挂在大画廊第三间展厅，夹在两扇高窗之间，沐浴在微微带金色的十月光线中——巴比耶为寻找这种

光线整个上午把画从一面墙移到另一面墙。他最后一锤定音，然后退后一步。

——好，他对拿着水平仪的工人说。就挂在那里。

最初几周，博物馆遭到入侵。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博物馆于 1793 年开馆，巴黎公众从一开始便带着公民热情和真诚的好奇心参观。但佛兰德收藏带来了一种之前藏品所没有的维度：一种强烈的他者感。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拥有的意大利画作，是巴黎公众认可的审美的一部分；从勒布伦到大卫的法国绘画都从中汲取了营养，在博物馆看到卡拉奇或圭多·雷尼的作品，就是看到一处熟悉的源头以其自身面貌展出。佛兰德的作品则是另一回事——一种观看世界、以绘画表现世界、处理光线与质感的不同方式。

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率先到来。开幕次日，美术学院的学生们便坐在范艾克的画板前，临摹细节，试图理解技法，低声讨论所使用的工艺。更高年级的学生带来了备好的画布，开始制作临摹。博物馆的规定允许这种做法，因为临摹被视为一种致敬与学习的表现，而非与原作竞争。

一位名叫朗捷的画家在第三天坐到了鲁本斯*《从十字架上下》*面前，整整一周几乎没有离开。他没有临摹。他只是在看。他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字，一两句，很

少更多。博物馆的守卫早上给他搬来凳子，晚上展厅关闭时来请他离开。他用一个手势道谢，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画面。

一天早晨，巴比耶经过他时停下了。

——你是在寻找某个具体目标吗？

——我在想弄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朗捷说，没有回头。

——那个？

——白色。裹尸布。这块裹尸布里有三种白色。不是三种相近的白色。是三种本质不同的白色。一种是织物在直射光线下的感觉。一种是半色调区域的织物。还有一种是透过布料看到的，透明的，让底下的颜色透出来。表现白色的三种方法。我看不出他是怎么实现的。在这个距离应该能看见笔触。你什么都看不见。

——是笔触的柔滑感，巴比耶说。那些叠加的颜料层融合了过渡。这种方法仅凭观察是无法还原的。你必须亲自做过，才能理解你所看见的。

——我知道。这就是我还在看的原因。

巴比耶点头同意，然后离开了。

非艺术家的观众在下午成群结队而来，二三十人一组，有时更多。是个复杂的观众群体：穿戴整洁的资产阶级

，穿着工装的工人，带着孩子的女人，年长的男人用一种专注的目光凝视画作，姿态令人动容——身体前倾，像是对一种他们不习惯置身其中的场所保持着尊重的距离。

哈森弗拉茨只来过博物馆一次，是开幕一周后的一个下午，两次约会之间。他走进去，快步穿过最初几个展厅，在神像画板前停下。他在那里待了大约五分钟。周围有人在看，偶尔低语，有人走动。一个孩子问母亲，为什么画里那位先生戴着王冠。母亲说她不知道，那很古老，来自比利时。

哈森弗拉茨看着那张脸。这张脸是扬·范艾克 1432 年画的，色彩至今未曾褪色，衣褶的精准穿越了数百年的距离。他想起了根特。想起圣巴沃广场前的人群。被强行拖走的德沃斯神父。维吉德礼拜堂里，在早晨的光线下，图因开始拆卸装置。

他也想起了身后那对母子。孩子的问题：*为什么画里那位先生戴着王冠？* 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来自一个从未踏足根特、没有理由去根特的人——一个此刻正真诚地凝视着扬·范艾克很久以前所做的某件事的人，尽管她还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她所看见的。

他离开博物馆，回到矿业学院。

会议于第三年雾月三日——即 1794 年 10 月 24 日——在委员会位于圣奥诺雷街的常用厅室举行，那是一间矩形的房间，窗户朝向内院，透进间接的、白色而平坦的光线。墙上挂着地图。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教皇国。有人用大头针钉上了标注主要城镇和山口的标记。哈森弗拉茨进门时看了一眼，立刻明白这场讨论将不会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抽象。

拉卡纳尔主持。围坐桌旁的有：哈森弗拉茨、格雷瓜尔、图因、勒布伦、杜邦（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以及两个他不认识的人：菲利波（一位古物学家兼钱币学家）和库隆日（一位希腊学者，名字对他有些耳熟，却说不出具体缘由）。最后还有一位穿制服的参谋军官——贝法拉上校，他的在场意味着这场讨论不会只关乎文化。大卫没有到场：前一天已被逮捕，押往卢森堡监狱。

——共和国军队，拉卡纳尔在开幕时说，有能力在未来数月进入意大利北部。谢雷尔将军指挥着利古里亚。奥地利人仍控制着皮埃蒙特，但其力量已经削弱。我们今天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军队推进，共和国将在被占领土实施什么文化政策？

他让问题在空气中悬停片刻。他选好了自己的措辞，希望这些话被认真听见。

——我刻意用这种方式提问。不是：我们是否要征用艺术品？而是：我们怎么做，依据什么原则、什么界限、什么合法性？

贝法拉上校立即介入，带着一个不习惯在确定实际约束之前就让讨论展开的人的简洁。

——从军事角度看，占领领土上的艺术品问题，是战利品问题。罗马军队夺取了他们所征服的一切。奥地利军队在佛兰德也如此，延续了几个世纪。我们的军队也会这样做。这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是征服的自然结果。

——上校，格雷瓜尔说，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表述方式。如果我们把艺术征用视为战争战利品——与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大炮和军旗无异——那么我们就否定了对这一行动的任何文化与教育价值的讨论。我们承认了盗窃，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你还有别的措辞要提议吗？

——是的。被征用的作品不是战利品。它们是文化财产，暂时托付给法兰西共和国保管，直至政治条件允许建立国际性的保护机构。巴黎不是最终目的地。这是临时存放——目前最佳的存放方式，确保了藏品的安全与可及性。

哈森弗拉茨没有插话，只是听着。他看着墙上的地图。皮埃蒙特。伦巴第。米兰。从阿尔卑斯山通向波河谷的

道路。他想到了山口的规模，桥梁的问题，以及他从佛兰德运来的大型物件的重量——而北意大利所能提供的，远远超过这些。米兰的收藏。摩德纳公爵的柜子。帕尔马的画廊。他读过科尚，读过理查德森，也读过德布罗斯的《亲密书简》，那部书以开明业余爱好者的精确笔触，描述了他 1739 年游历时所见的伦巴第藏品。意大利北部与佛兰德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

是古物学家菲利波提出了他认为最切中要害、迄今无人直接问过的问题。

——谁来选？在佛兰德，画作由勒布伦负责，植物与自然方面由图因负责，整体协调由哈森弗拉茨负责。但遴选标准在出发之前并未正式确立。我们取走了看起来最重要的东西。结果因地点而异。

——结果并不参差不齐，勒布伦说。所选藏品均属上乘。

——我并非质疑遴选的质量。我质疑的是缺乏正式框架。在意大利，我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推进。那些收藏规模无比庞大，复杂得多。关于归属、来源、真实性等问题，需要我们七人委员会中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的专业能力。需要专家。古物学家处理雕塑与钱币。建筑师处理建筑。博物学家处理标本。如果我们要考虑乐谱与乐器收藏，还需要音乐学家。

——你提议扩大委员会，拉卡纳尔说。

——我提议建立一个职能与抱负相匹配的委员会。如果想做到系统而出色，就需要懂得各领域工作的人。佛兰德的任务是一次试验。意大利必须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拉卡纳尔作了记录。杜邦询问是否可以在征用之前与地方当局进行协商，建立一份经协商而非强加的名单。

——我们和谁协商？贝法拉问道。帕尔马公爵？教皇？意大利共和国？我们的军队抵达时，这些权威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对我们持敌对态度。没有人会与敌人协商取走画作的条件。

——可以和被击败的敌人谈判，格雷瓜尔说。和平条约中包含对战争期间缴获财产的条款。这是老一套做法。

——和平条约中包含赎金与领土归还条款。没有关于画作的。

——可以写进去。这是政治意愿的问题。

——这是力量对比的问题，贝法拉说。如果我们有能力主导条约条款，就可以把任何我们想要的内容写进去。包括艺术品条款。但这意味着决定权仍在军队而非文化委员会手中。

自会议开始便一直未发言的图因，此时开了口。

——我们应该派人去打前站。在军队到达之前。一两个人，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评估现存什么、处于什么状态。不是为了准备征用清单，而是了解收藏的真实状况、潜在风险，以及就地保护的可能性。也许有些藏品在巴黎保存会更好。还有一些，最好原地不动。

——一个文化间谍，贝法拉带着不完全是讽刺的笑容说。

——一个观察者。这并不等同。

——实际上是的。

——实际操作中，也许是这样。但意图不同。间谍寻找的是对军事行动有用的信息。观察者试图理解局势，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如果现在有人被派往意大利，那不是去准备掠夺。而是确保——如果我们确实做了什么——做得正确。

哈森弗拉茨做着笔记，记录名字、数字、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整场讨论中，他感觉自己正在拼装一台尚未见过完整形态的机器——像一个不断积累材料、却还不完全清楚要用它们建造什么的人。

会议结束时，当成员们起身开始收拾文件，勒布伦留在地图前，没有动。他看着半岛的轮廓，城镇的名称，那些标示出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地形的线条。

——罗马，他低声自语。

哈森弗拉茨从他身后经过时停了下来。

——罗马?

——梵蒂冈的收藏。贝尔维第。*阿波罗*。*拉奥孔*。博尔盖塞、多利亚、科隆纳画廊。拉斐尔在签字厅的壁画。教皇收藏中的提香。

他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我们走到罗马，那将与佛兰德完全不同。在佛兰德，我们从众多丰富收藏中选取了杰出的作品。在罗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些地方本身。我们无法带走拉斐尔的画室。我们无法带走西斯廷礼拜堂。这些东西无法运输。

——那他们就没被带走。

——不。但我们带走所有能带走的东西。而那将是很多。拉斐尔将留在罗马，米开朗基罗将留在罗马，人们会去罗马见他们。这意味着巴黎永远不会拥有一切。

他从椅背上解下夹克。

——这不是不去的理由。只是一个不对自己谎称我们去那里要做什么的理由。

他走了出去。哈森弗拉茨独自在地图前站了片刻。

六个月后，甚至更短，他就会在那里。

8 — 间歇

大卫被捕的消息在雾月三日的会议上宣布，随即成了所有人的话题。图因留在矿业学院实验室桌上的一张便条确认了细节：图因从植物园的一位同事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时间线。大卫于第三年雾月二日——即 1794 年 10 月 23 日——被捕，押往卢森堡。指控尚未公开，但所有人都明白其含义：他与罗伯斯庇尔的亲近，他在大恐怖时期总安全委员会所拟嫌疑人名单末尾的签名，以及他在罗伯斯庇尔用作强制去基督教化政策工具的那些革命节庆中所扮演的角色。

哈森弗拉茨读了字条，折好放进口袋。他完成了手头的工作，计算着七月佛兰芒使团中断的材料强度，现在他正努力寻找那个被遗弃太久的想法线索。然后他去见了格雷瓜尔。

格雷瓜尔住在圣雅克街，一栋楼二楼的三居室公寓，楼梯散发着蜡和陈旧木头的气味。那是一个博学神父的公寓。到处都是书籍，文件，墙上挂着几幅宗教雕刻，毫无顺序，工作台上堆满了手稿。哈森弗拉茨到来时，格雷瓜尔正在写作。他抬头，看出访客脸上的紧张，放下笔。

——大卫。

——你已经知道了吗？

——我在等。自热月以来，我一直在等。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

他走到窗边，望向楼下的街道，看着路人，看着商店，看着秋天巴黎清晨平凡的流动。

——他们把他关进了卢森堡，哈森弗拉茨说。

——是的。危险人物就关在那里。这里是政治案件的体面监狱。我觉得他不会面临断头台的风险。在目前的氛围下不会。热月政变厌恶公开流血，恰恰因为推翻它的人的双手沾满了血。他们现在改用监禁了。暂时不再上断头台。

——暂时如此。

——暂时是的。什么可以改变。

哈森弗拉茨坐在唯一空着的椅子上。另外两把被格雷瓜尔显然很久没动过的一摞摞书占据着。

——这对佛兰德任务来说有些影响。大卫是这次行动的政治主导者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征用令上——不是直接，是茹贝尔在现场签署了命令，但大卫是总安全委员会成员，正是该委员会授权并提供资金支持了这次任务。如果大卫被定罪，他在委员会的行为将被追溯性地作废或质疑。这可能包括这次任务本身。

——拉卡纳尔说任务已经确认。

——拉卡纳尔是在大卫被捕之前说的。在新的背景下，也许需要重新确认。

格雷瓜尔移开视线，不再望向窗户。

——你认为我们会被要求归还那些画作吗？

——不。我认为我们可能会被要求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所做的事辩护。不是以罗伯斯庇尔和大卫的文化政策为名，而是以他们倒台后依然存续的原则之名。博物馆本身——博物馆的理念——早于罗伯斯庇尔。画作就在那里。它们正在被展出。成千上万的人看见了它们。这是一个难以从政治上推翻的事实，不管下令征用它们的那些人最终遭遇如何。

——那我们呢？在这个新故事里，我们是谁？

哈森弗拉茨思考了一会儿这个问题。

——执行者。接受政治委员命令并以能力和尊重加以执行的人。这不光彩。但这是可以辩护的。

——你对这个立场感到坦然吗？

——我能坦然面对事实。事实是我执行了命令。我确保了作品得到妥善对待。我阻止了大卫如果没有约束便无法避免的过激行为。这不是我给自己颁的奖章。这只是事情发生的方式。

——我对这个立场感到不安。如果我在那里是为了提供道德担保，那我做的比执行命令更糟糕的事。我不过是掩护。

——你阻止了实实在在的损坏。图因在孔皮涅对你说过这话。

——图因慷慨。也许他说得对。范艾克的画板完好无损，是因为我顶住了大卫的急躁。但那些画板已经不在根特了。这也是事实。

楼下的街上，一个报贩在叫喊一个他们听不清楚的标题。

——你打算怎么办？哈森弗拉茨问道。

——我在写作。这是我每次遇到难处时会做的事。我在撰写一份关于佛兰德任务的报告，如实记述发生了什么。不是为了给大卫施压——他将因其他人和其他原因而承受足够的压力——而是为了留下一份诚实的记录，说明我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何即便合法，也存在问题。

——范·雷恩已经做过类似的事了。

——正因如此，我也必须这么做。如果唯一诚实的叙述来自我们清空藏品的那位布鲁塞尔管理员，那还不够。委员会内部也必须有一个法国声音，说出他们所看见的以及他们对此的看法。否则，百年后有人重读档案时，

他会看到一方面是官方的辩解，另一方面是受害者的抗议。这并不是事情的准确描述。

哈森弗拉茨看了他一会儿。

——你真的考虑长远吗？

外面，报贩又喊了一遍他的标题。这次哈森弗拉茨在街上的喧嚣中辨认出了*大卫*这个词，然后听到一些他没能搞清楚的东西。

——还有另一个后果，我想提一下。意大利委员会。大卫曾非正式地参与其中。他曾表示有意参与，像指挥佛兰德那样指挥艺术征用行动。随着他的逮捕，这个问题解决了。委员会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重组。这改变了平衡。

——什么意思？

——朝着拉卡纳尔无疑更乐见的方向。少一点政治，多一点具体能力。菲利波负责古物。一位建筑师。当然是勒布伦负责绘画。也许是图因，适合自然史收藏。而像我这样的人负责协调与后勤。

——那格雷瓜尔，委员会的良心呢？

这个问题中带着格雷瓜尔自己似乎并未真正想表达的讽刺意味。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去意大利，哈森弗拉茨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去。还没定下来。但如果你去，那是因为你的存在改变了某些事情——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不确定我是否相信。但还是谢谢你。

哈森弗拉茨站了起来。

——逮捕大卫对意大利任务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对他而言不是。但对行动推进的方式而言是。没有他，就更难将征用变成政治示威。这正是佛兰德的问题所在。不是征用本身，而是伴随而来的胜利演讲——关于法国共和主义对欧洲所有产出的优越性那套论调。那是虚假的，也是冒犯性的。没有大卫的掌控，也许我们可以少一点傲慢地做同样的事。

——做同样的事，但少点傲慢，格雷瓜尔重复道。这只是有限的进步。

——这就是现有的进展。

他走了出去。在楼梯上，他遇到一位邻居，正提着一篮衣物上楼。他退开让她先过。她没有看他，就道了谢。

外面，一切如常。卢森堡的某个地方，大卫被关在监狱里。博物馆的大画廊里，艺术家们临摹着他的佛兰德画作。矿业学院的实验室里，计算工作在等候完成。

哈森弗拉茨顶着十月的风竖起衣领，踏上归途。

格雷瓜尔参观博物馆，是第三年雾月十二日——旧历1794年11月2日，亡灵节——这个巧合他注意到了，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他整天都在写作。关于佛兰德任务的报告正在推进中。他写到第三部分——关于根特行动的那部分，是最难写的，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最难以辩护，也最需要诚实说出来。自早晨以来，他已经四次重写关于德沃斯神父被捕的段落，试图找到一个既不辩解也不指控的版本——如实讲述发生了什么，并把判断留给读者。

下午将近结束时，他放下了笔。他站起身，在公寓里走了走，在窗边挂着的一幅版画前停下。那是弗拉·安杰利科《*天使报喜*》的复制品，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他一直保留着它——不是为了它的艺术价值，而是为了它散发出的那种存在感：弗拉·安杰利科擅长的那种光，仿佛从形体内部发出，而非从外部照亮——

他想到了罗马。勒布伦在委员会会议后说的那句话——*如果我们去到罗马，那将与佛兰德完全不同。*安杰利科修士在佛罗伦萨，不在罗马。但原理是一样的。那些作品无法被运输，因为它们与所在之处融为一体。壁画。

整座教堂。建筑与图像的结合，其意义依赖于它在特定空间、建筑、城市中的存在——

他决定去博物馆。

他是在夜幕降临时到达的，展厅已对公众关闭。巴比耶还在。他每天结束时总是在那里，做最后的巡查。

——市民格雷瓜尔，巴比耶看到他从博物馆官员使用的侧门进入，说道。房间关门。

——我知道。我想多待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独自待着。

巴比耶用那种处理请求时不试图理解所有缘由的人的中立目光打量他。

——我需要守卫留在大楼里。

——当然。我不是要求一个人待在这栋楼里。我是请求独自待在展厅里。

——多久了？

——一小时。也许两个。

——我会让人给你送一盏灯笼。墙灯蜡烛半小时内就会熄灭。包里有备用蜡烛，以防万一。守卫就在入口的门房。想走时，敲三下门。

他没再多说一个字便走了。这是格雷瓜尔欣赏巴比耶的品质之一。他从不追问原因。他评估请求是否合理，若合理，便不需解释地予以批准。

几分钟后，一名守卫带来了灯笼。然后脚步声远去，建筑后方某处的门关上了，格雷瓜尔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大画廊里。

壁灯的蜡烛还亮着，大约还能撑十五分钟。光线温暖，摇曳，与自然日光截然不同。它给画作带来了新的质地——以不同方式加深阴影，突出某些色彩，削弱另一些。格雷瓜尔意识到自己在并不理想的条件下观看这些作品。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在理想条件下看见它们。他来这里有另外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与今天是亡灵节有关，也与他整天撰写一份令他倍感沉重的报告有关。

他首先走到范艾克的画板前。

在深色布质背景上悬挂着上层三位中央人物，按维兹德礼拜堂中占据的顺序排列，中间有空间，若全部移除，其他画板本可容纳。这些空白的空间传达着格雷瓜尔无法忽视的话。它们说，我们看到的是碎片。作品的完整含义需要其他未存在、留在根特的面板，而根特与巴黎之间的距离正好等同于碎片与整件作品之间的距离。

他举起灯笼，想看清楚坐在宝座上的神明的面容。

范艾克于 1432 年绘制了这张脸。三百六十二年前，格雷瓜尔在这个房间里看着他。在这三百六十二年里，这张面孔曾被几代根特居民在维吉德教堂中凝视，他们前来祈祷、结婚、为孩子施洗、埋葬死者。神父们曾在他面前主持弥撒。孩子们通过观察周围的铭文学会了阅读。老人们在晚年里只是为了坐在教堂里，这个一直属于他们的地方，面对着某种超越他们、无需理智关系也能存在的存在。

这一切在 1794 年 8 月 5 日清晨结束，当图因开始拆卸配件时。

壁灯上的蜡烛一根根熄灭，就像往常在这个时刻一样。守卫们穿过外面走廊，吹灭门上的火焰，但未进入房间。格雷瓜尔手中的灯笼光芒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光源。

他就这样待在黑暗中，手里拿着灯笼，面对三块画板。

这并不是一次宗教虔诚的拜访。格雷瓜尔是一名神父，但他在这些面板前的感受，与他在弥撒时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那是一种更复杂、不那么清晰的现实，关乎美，但不仅仅是美，关乎这些画作的古老，以及它们为出现而经历的一切。

他想起了那句从早晨起就一直试图写进报告的话。关于德沃斯神父被捕的那句话。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写不出来。不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措辞。而是因为他试图写一

件自己还没有真正想清楚的事情。他认为逮捕神父令人遗憾。他还没有想过，亲眼目睹这一切却没有大声抗议，意味着什么。

他没有反应。他告诉大卫这样做毫无用处。他说老神父也阻止不了他们取走祭坛画。他让这一切发生了。两名士兵抓住一个老人的胳膊，把他拖出了大教堂前的广场。

他当时就在场。他什么都没做。

这种羞耻感，他在根特就有了，在整个归途中都有，在孔皮涅的雨中也有。今晚，在展厅的黑暗中，手提灯笼，面对这几块画板，它的重量全然不同。那是那些无法挽回之事的重量。

他在展厅里待了很久。灯笼烧完了第一根蜡烛，他从巴比耶放下的包里取出备用蜡烛，用快熄灭的火焰点燃，继续向前。

他走进鲁本斯展厅。他在重新组装的*《从十字架上下》*前停下——切割的接缝几乎看不见，正如巴比耶所承诺的——画面重新融为一体，仿佛安特卫普的拆解从未发生过。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降落，由白色裹尸布托着。周围的人物在运动与静止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抹大拉的马利亚跪在地上，双臂伸展迎接圣体。圣母几近昏厥，由约翰搀扶着。

鲁本斯在一座如今因失去这幅画而哀悼的城市里创作了它。这个想法是荒谬的——一座城市不会为一幅画而哀悼。然而这正是安特卫普，在最具体的意义上。大教堂的墙上仍留着失去的框架的痕迹。那些前来在三联画空前祈祷的安特卫普信众，既看见了空荡荡的在场，也同样感受着那种在场。

他走进了第三个房间。

梅赫伦的范戴克就在那里，挂在巴比耶选定的位置，两扇高窗之间。灯笼的光无法呈现它的美。必须在白天，在巴比耶精心寻找的十月光线下观看。但即便在这微弱的光线下，画作的某些元素依然存在。构图的朴素，基督脸上那种听凭命运的神情，那道朝向画面之外的目光。

格雷瓜尔举起了他的灯笼。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他想起了圣伦博尔德唱诗班席位上的胡伊斯曼斯神父。*我会在那之前死去。但教会会在那里。* 胡伊斯曼斯以一种已经为自己时间定位问题感到沉稳的平静。格雷瓜尔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到。

备用的蜡烛开始暗淡下来。

他在各展厅间快步穿行，没有在每件作品前久留。最后一次看了三块画板。那幅伟大的乔丹斯——勒布伦在布鲁塞尔总督书房里挑选的那件。两幅特尼尔斯的微型画

，并排呈现它们的佛兰德村庄场景，精准得无论放大多少倍都完好如初。安特卫普的鲁本斯。

他想起了范·雷恩。*一切都已写下。当情况改变时——而它总会改变——文件将会存在。*范·雷恩在某一点上是对的，但在另一点上也许是错的。那些文件将会存在，至少部分会，那些能经受住火焰、战争与未来革命的文件。但那些文件将讲述事实。它们不会说明这些事实对亲历者意味着什么。那一点，必须由别人来说——一个曾在场、并有时间去思考的人。

蜡烛熄灭了。

格雷瓜尔保持在完全的黑暗中，睁开眼睛，直到视线调整到足以辨认出黑暗中画作的形状，那些比墙壁稍暗的矩形，几乎察觉不到，没有色彩，没有细节，仅仅存在于空间中。

他摸索着找到门，穿过走廊，敲了三下守卫室的门。

次日早晨，他重新拿起报告。关于德沃斯神父被捕的那句话一下子就来了，不费力气，不需修改。他写了，重读了，保持原样。它说出了必须说的。不多也不少。

他继续写。

大卫于第三年弗里梅尔月二十八日——即1794年12月18日——在被羁押五十六天后从卢森堡获释。一名守卫把

他的东西还给他，另一名打开了门。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寒冷灰暗的十二月早晨走在街上。没有人群。没有仪式。他的名字逐渐从征用令、委员名单和公共教育委员会的通知书上消失。这不是一种正式的失宠。而是更温和，也更彻底的东西。

格雷瓜尔于 1795 年 2 月亲自带来了一份关于佛兰德任务的报告副本。

大卫站着迎接格雷瓜尔，手里拿着调色板。他没有停止作画。

——报告，格雷瓜尔说着，把文件放在一张敞开的桌子上。

大卫看了看，但没有靠近。

——我读过。拉卡纳尔把它传给了我。

——然后呢？

——而你却说我们做错了。带着细微差别，带着保留，带着你所能展现的全部道德复杂性。但这就是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我们以复杂的动机和有争议的方式行事。这并非完全相同。

——对于那些我们掠夺的人，也是一样的。

——是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回事。这正是必须把它写出来的原因。

大卫放下调色板，第一次自对话开始以来看向格雷瓜尔。自根特以来，他的脸变了——不是变老，而是某种比那更精确的东西。也许是对声音的持续关注，或者只是习惯不让任何东西显露出来。这就是密闭房间里的五十六天，会在一个惯于填满空间的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你认为你的报告会改变什么吗？他问。

——不。现在不行。也许以后吧。

——以后你会死的。我也是。

——文件比人类更久。他们就是用这个。

大卫点头表示赞同。他又拿起调色板。

——你一直相信言语能追上行动。这是你的力量，也是你的局限。行动已经发生了。那些画作在巴黎。你的报告不会改变这一点。十年后，二十年后，没有人会读你的报告。他们会看那些画。

——两者可以共存。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美会抹去关于它如何来到这里的文字记录。美有一种特质，让人遗忘它的历史。也许这正是人们如此渴望拥有它的原因。

格雷瓜尔拿起帽子。

——我不确定你说的有没有道理。但我还是宁愿写出来。

他走了出去。在楼梯上，他听见大卫重新投入了工作，画笔敲击画布的声音清晰而规律，专注——一个在做自己最擅长之事的人，也许不需要别的什么便能坚持下去。

格雷瓜尔的报告于第三年普吕维奥斯月十五日——即1795 年 2 月 3 日——由公共教育委员会秘书处登记存档。它被赋予一个档案编号，按常规程序抄录三份，归入被征服领土艺术任务的卷宗。拉卡纳尔用三行字表示了对报告质量的认可，除此之外没有多说。

格雷瓜尔等待着。什么都没来。没有传票去讨论。他对最后几页提出的问题没有回答，比如未来任务应采取的程序、可能的归还问题、范·雷恩在布鲁塞尔起草的平行文件以及根特和安特卫普教士起草的平行文件的状态。

报告确实存在。它被存档了。也许有一天，有人在查找别的东西时会偶然翻到它。仅此而已。

格雷瓜尔继续他的其他工作，工作很多，总会有一些。他写过关于去基督教化、公共教育、地区语言及其与民族统一关系的问题。他参加了国民公会会议，随后又在职权要求下出席了五百人议会会议。他与欧洲各地的学

者、神学家和文人通信。他的一生由创作和接受的文本组成，思想被塑造和辩论，是一项不需要公共教育委员会存在的知识活动。

但每当他路过圣奥诺雷街的档案楼前，他都会想起那份编号卷宗，他的报告正在其中等候。他不知道范·雷恩是否仍在布鲁塞尔任职，不知道他的六十八页是否已归入相应的档案馆，也不知道这两份文件——法国的报告与比利时的清单——是否在两个互不相通的档案体系中彼此呼应。他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他学会不去纠结的一个念头。

在博物馆，1795 年是安装的一年。

一月，巴比耶获得了必要的经费，招募了四名额外的修复师——受过训练的人，两名法国人，两名佛兰德人，革命之前曾为私人收藏工作，凭实践而非理论，从内部了解古代技法。他们在修复作坊安顿下来，开始处理最紧迫的藏品：鲁本斯的切割接缝需要长期处理，还有圣约翰洗者的裂缝画板——图因当初的临时加固还撑得住，但巴比耶希望在下一个冬天来临之前找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圣约翰洗者画板占据了首席修复师——一位名叫乔里斯的佛兰德人——整整六周。他以一种缓慢而精准的动作

工作，让常来工作室的勒布伦想起了图因在根特维吉德礼拜堂的做法：同样简洁的手势，同样对每一毫米的专注，同样拒绝让自己被任务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分心。裂缝以兔皮胶与刨成极薄薄片的椴木混合加固，薄片以十字交叉的方式贴在断裂线两侧，以稳定支撑而不使其僵化。六周之后，从画面正面已肉眼看不出痕迹。乔里斯又花了三天确认颜料层没有任何透痕，才宣告工作完成。

巴比耶审视了画板，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

——很好。

那是他最大的认可。

公众继续来访。巴比耶每月汇总的参观人数显示稳步增长——不再是佛兰德藏品开幕后最初几周的庞大人群，而是稳定的观众，由回访者构成，他们带着家人，每次来访都会在同一幅画前停留更久。巴比耶在向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月度报告中满意地记录了这一点。对他而言，数字本身并不重要，他不是那种为了数字而在意数字的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所显示的东西：某种事物已经扎根，博物馆已经成为部分巴黎民众生活中的习惯——这正是他从一开始就希望看到的。

勒布伦每周来博物馆两三次。他很少去看画，或者说，看画已不再是他来访的主要目的。他来到巴比耶分配给

他的一楼小房间里工作——那是一间旧会议室，窗户朝向塞纳河，桌子足够大，可以铺展他所需的地图和文件。

他准备了意大利名单。

这项工作始于 1794 年秋天，他自发非正式地开始了它。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拉卡纳尔知道他在做这件事，却没说让他停下。这对勒布伦来说已经足够——他早已知道，在公共机构中，未被禁止的自发行动往往比明确委托的行动更为有用。

他汇编了一切现存关于意大利藏品的文献——旅行记述、导游手册、上世纪出版的拍卖目录、收藏家信件、外交官报告。理查森、科申、德布罗斯、拉朗德。德布罗斯 1739 年旅行中的*《亲密信简》*尤为珍贵。德布罗斯以一位既爱画、又以学者的严谨记录所见之物的目光，游历了米兰、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他对帕尔马的法尔内塞收藏、摩德纳的埃斯特画廊、以及梵蒂冈的描述，是尚未亲临现场之人所能找到的最佳出发点。

每当较新的资料在某些观点上与德布罗斯意见相左，勒布伦便加以注释、比较和修正。他按城市、收藏、艺术家建立了卡片索引。对于每件识别出的作品，只要能找到，他都会记录大致尺寸、载体——画布、木板、壁画

、大理石——资料中描述的保存状况，以及一栏标注为——*可行性*的栏目，记下未来若征用可能面临的实际限制。

这一栏通常是最长的。壁画，无一例外地获得*无法运输，需就地记录*的注记。大型祭坛画——博洛尼亚和帕尔马有几幅尺寸超过安特卫普鲁本斯——附有关于拆解或切割的必要性及相应风险的说明。大理石雕塑因重量与脆弱性而带来问题，勒布伦引用了图因对阿尔卑斯山马车承载能力的估算。

这项准备工作沉默而无形。它在博物馆的一间小屋子里进行，只有一个人和他的文件，除巴比耶和拉卡纳尔外无人知晓。然而正是这项工作，使得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而不是像在根特和安特卫普那样，在军事压力下于米兰或帕尔马临时决策，那种仓促的代价，他们已经多次险些付出过。

1795 年 4 月一个下午，哈森弗拉茨经过勒布伦工作的那间屋子。他在铺开的地图前停下——那张他去年十月在公共教育委员会会议室见过的意大利北部地图，现在被铅笔注释覆盖，数字指向堆在旁边的卡片索引。

——帕尔玛，他看着注释说。

——科雷焦，勒布伦回答，眼睛没有抬起。已确认十五件可移动画作。两个主要难题：圣若望福音修道院内的

*《死去的基督》*被嵌入一幅固定祭坛画中，须对修道院建筑进行干预方能取出。而*斯科德拉圣母*木板，尺寸两米十七乘一米三十七，附有巨大的原始雕刻框架，已远超阿尔卑斯山车辆的承载能力。

——你真的认为我们能走到帕尔马吗？

勒布伦打断了自己。

——我相信我们会去到罗马。帕尔马在途中。

哈森弗拉茨又看了看地图片刻。

——需要熟悉地形的人。不只是书本。是去过那里的人。

——德农，勒布伦说。革命前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三年。他会说那种语言。他了解那些藏品，不仅仅是凭旅行者的描述，而是从内部了解。拉卡纳尔已经在接触他了。

——他会接受吗？

——他在等。他是那种在被正式请求时才行动的人，不是说说而已。他需要任务是真实的，才会真正投入。

哈森弗拉茨拿了把椅子，坐到桌对面。他并不习惯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谈论尚未定下来的事情。但勒布伦的地图和卡片索引里有些什么，让他想多待一会儿。

——你觉得什么时候？

——等军队动起来。在那之前不行。不知道哪些城市在法国手中，就无法计划征用。但军队一旦行动，我们必须在几天内就做好准备。不是几周。几天。

——意大利战役定于明年春天。如果将军们能遵守时间表的话。

——将军们从来不遵守时间表。但明年春天是合理的预期，是的。

哈森弗拉茨站起身。他最后看了一眼地图——铅笔注释，卡片上的数字列。

——你做得很好。

这是哈森弗拉茨所能给出的最高赞誉。勒布伦知道。他点了点头，重新低头看他的卡片。

督政府于共和四年雾月四日——即 1795 年 10 月 26 日——执掌权力。五位督政，一部新宪法，一个旨在在恐怖统治和热月政变之后维持稳定的政权——对细心的观察者而言，它像是尚未完成彼此衡量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临时平衡。拉卡纳尔挺过了这次过渡，一如他挺过之前所有的政权更迭——凭借那种让自己对各机构变得不可或缺、却又从不与当权者产生认同的能力。

战争仍在继续。在德国，桑布尔-默兹河与莱茵河的军队前进、后撤、再前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意

大利，巴泰勒米·谢雷尔的军队已在利古里亚的山地驻守数月，因缺乏资源无法突破奥皮联军的防线。督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它想要胜利、领土和资源。在它眼中，北意大利代表着这一切：农业与商业财富，对抗奥地利的战略要地，以及勒布伦已在博物馆的小屋子里悉数编目的那些艺术收藏。

1795 年 11 月，拉卡纳尔召见了哈森弗拉茨。

某天早晨，一张普通便条送来了召见通知，没有注明主题。哈森弗拉茨次日下午前往圣奥诺雷街。他发现拉卡纳尔独自在办公室，没有秘书，也没有通常参加此类会议的官员。

——坐下。我要告诉你一件还未正式确定的事情。

——很好。

——督政府决定在意大利更换谢雷尔。意大利军团的新任指挥官尚未公开宣布。但那是波拿巴。波拿巴将军。

哈森弗拉茨知道这个名字。自旺代米埃尔以来，巴黎人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正是这位波拿巴在圣洛克教堂前用葡萄弹炮击散了王党叛乱。据说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必要时手段残酷。无疑野心勃勃。

——意大利战役将于春天恢复。波拿巴三月前往尼斯。如果军事预测无误，米兰可能在夏天之前陷落。这给我们四到六个月时间来敲定委员会的工作。

——勒布伦准备好了。名单准备好了。大部分准备工作已完成。

——我知道。我看过他的档案。卓越。今晚我想问的是，您是否愿意重操您在佛兰德担任的角色。整体协调。后勤。艺术管理员与现地军事现实之间的联络。

哈森弗拉茨没有立即回答。不是因为犹豫。这个决定他早就做了——早在 1794 年 10 月委员会会议室的地图前，那天下午在勒布伦办公室面对意大利档案时。吸引他的不是意大利。而是这样一个想法：佛兰德出过差错的地方，这次可以有不同的结果——错误已经被找出来了，具备了以更少损害做同样事情的条件。让他感兴趣的是这类问题本身，不是那些画作。

——是的。有两个条件。

——哪些？

——第一，委员会对征用的权威必须是真实的，不是名义上的。在佛兰德，大卫经常以政治考量的名义越权做决定，其他委员对这些决定并不认同。在意大利，波拿巴的军事压力取代了大卫的政治压力。结果可能相同：决策过快，藏品包装不良，本可避免的损毁。我希望委员会有权对不可能达成的期限说不，而且这个「不」必须得到尊重。

拉卡纳尔沉思了一下。

——当军队在地面行动时，这个条件很难保证。

——我知道。但如果原则上没有保障，实际上就永远不会被遵守。我希望把它写进委员会的指令里。

——第二个条件呢?

——德农。他必须进入委员会。不是作为辅助或联络员，而是作为正式委员，与勒布伦或图因有同等发言权。他对意大利的了解是我们凭书本无法企及的。

——德农已经在计划之中了。但正式委员的头衔是个优先次序问题，会使等级关系复杂化。

——这是效率问题。如果德农没有与其能力相符的权威，他会被与他打交道的军方绕过。他们只尊重官方头衔。

拉卡纳尔思考片刻，目光落在桌面上。

——我会看看能做些什么。关于第一个条件——委员会在时限上的自主权——我可以在指令中加入一条款。关于德农，我需要和其他督政商量。

——够了。

他拿起帽子。拉卡纳尔阻止了他。

——还有一件事。格雷瓜尔。

——什么，格雷瓜尔?

——他想去意大利。他三周前就告诉我了。他认为自己在佛兰德委员会中的存在起到了某种作用——尽管他自己嘴上并不这么说。他想再来一次。

哈森弗拉茨依然站着，手里拿着帽子。

——你呢？

——我认为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他在佛兰德的存在改变了一些行为。意大利战役会很漫长，体力消耗极大。山路与佛兰德的道路不同。

——他知道。

——是的。他告诉我他知道，而且他还是想去。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应该来。不是因为这会改变事实。而是因为有些男人需要亲身经历，才能诚实地见证。而格雷瓜尔就是那样的人。

——我会记下来的。

哈森弗拉茨走了出去。街上，夜幕以十一月特有的早熟降临巴黎。光线迅速消退，没有过渡，留下灰色的立面与被细雨浸湿的鹅卵石。他选择了去矿业学院的路。

接下来几周，在那种大事将至前沉默的紧张中度过。原则上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一切都还不真实。清单和方案

只存在于纸上——它们还没有遇到道路、重量和意想不到的阻力。

勒布伦继续完善档案。他加了一节关于罗马的内容，比其他部分简略，因为梵蒂冈的文献较难获取且不够精确，但足以大致了解其规模。他写信给两位在佛罗伦萨相识的古物学家，询问某些藏品的现状。回信来得很迟——巴黎与佛罗伦萨之间的道路并不安全，邮路也不稳定，而佛罗伦萨的古物学家在向法国人透露信息时，也自有他们谨慎的理由。

图因准备装备。他从佛兰德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根特差点失效的背带，雨天用的牛脂质量不足以填缝。对于意大利，他要有内衬的绑带、出发前检查的牛脂，以及队伍里一名外科医生或至少一名药剂师。

哈森弗拉茨处理了阿尔卑斯山口的问题。他通过总参谋部获得了辛普隆与蒙塞尼斯公路军事工程师的报告，包括当前状况、承载能力以及需要修复才能支撑重型车队的路段。他还研究了米兰的冬季仓储，以防战役延续至十月以后，使阿尔卑斯山的通行在来年春天之前都无法进行。

蒙日于 1795 年 12 月正式加入委员会。贝尔托莱于 1796 年 1 月跟进。德农以正式委员的名义获得了任命。据说拉卡纳尔赢得了与督政们的激烈讨论，其中一位督政认为

艺术家和古董商不需要官方头衔便能完成工作——头衔是要花钱的。效率论最终占了上风。

格雷瓜尔最后被任命，1796 年 2 月，由公共教育委员会颁布法令，头衔为道德与历史顾问。这是一个从未有人拥有过的头衔，专门为他的处境而创造，因为现有的头衔没有一个完全符合他被要求扮演的角色。他接受了这个头衔。

3 月 15 日，哈森弗拉茨徒步穿越巴黎前往一场重要会议。天气干燥而寒冷。他快步走着，口袋里装着上周的笔记。

在委员会大楼前，他停了一下。一楼的窗户亮着灯。他能听见屋内的声音。勒布伦的声音——他的措辞让人一听就认出——以及另一个他分不清是谁的声音。委员会已经在那里了。桌上无疑又铺着 1794 年 10 月的那些地图，同样的大头针——只是这一次不同：军队真的在行动了，波拿巴已经离开巴黎，十六个月以来一直只是纸上准备的东西，几周之内就将成为现实。

佛兰德。根特。孔皮涅雨中的车队，在瓦朗谢讷前三次险些陷入泥泞的马车。1794 年 10 月他在矿业学院桌上发现的那封召见信——一张普通便条，没有任何内容说明即将到来的事情。一切从那里开始。

他推开门，上了楼。门在他身后关上，街道空荡荡。

第 2 章：意大利争夺战（1796 年）

1 — 意大利地图

巴黎，1796 年 3 月

哈森弗拉茨走进房间时，勒布伦正将一张意大利北部的大地图铺开在桌上。其他人已经到了。图因在整理笔记，蒙日俯身察看贝尔托莱手指的位置，德农站在窗边，带着一个游历过这片土地的旅人的那种熟稔气息。格雷瓜尔坐在桌子一端，双手平放在木面上，注视着地图展开。

拉卡纳尔主持了会议。他示意哈森弗拉茨坐下。

——勒布伦正要给我们说明他名单的进展。您来得正是时候。

勒布伦为这个时刻准备了十八个月。堆在他面前的文件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铅笔批注、修改、划去又重写的数字。在这件事正式成形之前，他就已经认真对待它了。

——先是米兰。安布罗西亚纳图书馆藏有我们最缺乏的东西：达·芬奇的*《大西洋手稿》*，十二卷，逾一千页笔记与图稿，对科学与艺术同等珍贵。还有布鲁盖尔的铜版画：一系列四幅表现自然元素的版画，由博罗梅奥枢机委托制作。*《戴花环的圣母》*，老布鲁盖尔与鲁本斯合作所作。还有鲁伊尼的一幅《圣母》。

——《大西洋手稿》的尺寸？哈森弗拉茨问道。

——六十四厘米乘四十三厘米。十二卷。皮革装订。整套估重约四十公斤。

哈森弗拉茨记下。尺寸便于运输。需要带隔层的软垫箱，配有防潮袋。他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手稿是最棘手的类别，比绘画更难，因为羊皮纸对温度变化的反应是木头和画布所没有的。

——勒布伦继续道，米兰可移动的画作大约代表一百四十七件一级藏品，如果加上公爵宫殿和教堂的收藏。但我们不能全部取走。我列出了优先清单——这二十到三十件，博物馆在伦巴第文艺复兴方面的呈现将无以为继。

——壁画？德农问。

——圣玛利亚感恩教堂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无法搬运，壁画与食堂墙壁融为一体。鲁伊尼在各教堂的壁画同样如此。我们记录，不取。

——这便是这个体制的极限，格雷瓜尔语气平静地说。最重要的作品，恰恰是那些无法移动的。

——那是物理上的极限，勒布伦说。不是体制的极限。

格雷瓜尔看着地图。

德农插话。他在大革命前曾旅居意大利北部，在米兰、威尼斯与罗马之间度过了三年，穿梭于画室、私人收藏与学院之间，对这片土地颇为熟悉。

——在米兰，只要波拿巴在我们背后，当局就会配合。这座城市受奥地利统治已近一个半世纪，至少在最初，只有少数人口会欢迎我们。但藏品的管理者则是另一回事。安布罗西亚纳由神职人员主持。他们只服从罗马。

——他们会服从法国军队，图因冷冷地说。

——会服从。但必须预料到正式抗议、平行记录、为将来留存的证词。如同根特和安特卫普。

——如同根特和安特卫普，哈森弗拉茨接道。这不可避免，也是他们的权利。问题不在于避免他们的抗议，而在于对这些工作足够细心，使他们的投诉指向征用行为本身，而非运输过程造成的损毁。

拉卡纳尔点了点头。

——这正是督政府希望维持的区分。征用条款已写入停战协议。在战争法的意义上，它们是合法的。而对建筑物的损毁则无可辩护。

——那我们就必须争取必要的时间，哈森弗拉茨说。波拿巴想要快速的护送车队。入夏前要有战利品运抵巴黎，以向公众证明这场战役的正当性。我见过大卫在佛兰德斯催促时的行事。因此范艾克的画板差点被错误切割

，安特卫普的鲁本斯被锯开，巴比耶至今仍在修复数周。速度的代价超过了赶时间所节省的时间。

——波拿巴不是大卫，蒙日说。

——不。波拿巴更为果断。这才是对画作真正危险的地方。

勒布伦翻开了档案的下一页。

——帕尔马。该公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雷焦收藏。安东尼奥·阿莱格里，殁于 1534 年。他在大教堂与圣若望福音教堂的壁画无法搬运。与米兰的*《最后的晚餐》*同样的困境，只是面积更大。然而他的活动画板触手可及。*《圣母与圣婴及圣杰罗姆》*——人称*《白昼》*——被某些批评家视为最美丽的画作之一。高两米三十五。白杨木上的油画。保存状况极佳。

——重量？哈森弗拉茨问。

——加车架大约八十公斤。不带框架约五十公斤。

——从帕尔马通往阿尔卑斯山的路？

——沿波河平原到米兰，然后走斯普吕根。但如果我们在六月或七月于帕尔马行动，山口应该可以通行。问题在于高温——夏季意大利平原与阿尔卑斯山高海拔之间的巨大温差会使木板开裂。

——用绝热材料的加固箱，图因说。我有规格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接下来是摩德纳，勒布伦继续说。埃斯特画廊。提香、维罗内塞、科雷焦、多索·多西。但公爵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他会交付约定的那份。问题是弄清楚我们约定了什么。

——博洛尼亚，蒙日说。博洛尼亚画派在博物馆中缺席。卡拉奇家族、圭多·雷尼、格尔奇诺。至少有一百件作品被列为优先事项。博洛尼亚是教皇城市，与教皇国的停战协议将覆盖它。

——还有罗马。

所有人都看着他。

——罗马，他重复道。梵蒂冈。贝尔维第。阿波罗。拉奥孔。拉斐尔的画室。西斯廷礼拜堂。我们真的要走那么远？

——罗马的处置取决于教皇，拉卡纳尔说。督政府尚未决定是进军罗马还是谈判。波拿巴将说出他的意见。

——如果督政府允许，波拿巴会进军罗马，德农说。他已经控制了意大利北部。他会想要剩下的。

——拉斐尔的画室不比*最后的晚餐*更便于移动，格雷瓜尔补充道。我们可以去罗马。我们可以带走能搬运的东

西。但罗马的核心将留在罗马。这意味着巴黎永远不会拥有一切。

——这个问题已经提过了，勒布伦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不是不去的理由。

——不。这不是理由。

讨论旷日持久。哈森弗拉茨记下笔记，列着数字列、城市名称、出发前需要解决的后勤问题。山口。马车。箱子。护送人员。依军事推进速度安排车队时间表。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主要的未知数：波拿巴的速度。如果战役进展如预期，委员们最早将在五月开始在米兰行动，这样只剩六周时间来最终确定清单、备齐装备、招募包装工。

六周时间，准备勒布伦花了十八个月策划、佛兰德斯花了两年时间才使之成为可能的一切。

会议结束时，拉卡纳尔留住了哈森弗拉茨片刻。

——波拿巴知道你要来。我把你的名字和其他人一并转达给了他。他回复说，一旦城市到手，他想尽快在米兰见到你。

——他了解佛兰德斯的情况吗?

——他知道佛兰德斯的结果。数字。博物馆里的藏品。他不了解行动的细节。

——行动的细节才是关键。

——对您而言，是的。对波拿巴而言，结果才是关键。你们必须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在佛兰德斯，我们有大卫。他有明确的偏好，并将之强加于人。这带来了问题：过于仓促的决定，打包时间的压力，还有根特那次不必要的逮捕。波拿巴在某些方面会与大卫不同。在其他方面，问题将是一样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自主行动——我们不能。问题在于，在他施加的限制之内，我们如何争取到必要的时间。

哈森弗拉茨拿起帽子。窗外，巴黎开始在三月的光线中苏醒，那光线依旧寒冷，但已不同于一月的冷。

五周之后，也许更短，波拿巴将越过阿尔卑斯山。

2 — 可运输的物品

——这正是我与拉卡纳尔谈判的结果，蒙日说。委员会的指示中包含了一条关于包装时限的条款。没有技术负责委员的批准，任何车队都不得出发。

——面对波拿巴，这条款能撑住吗？

——只要我们共同维护，它就能撑住。如果每位委员各自为战，两天都撑不住。

德农微微一笑——那笑容不是讽刺，而是对这句话清醒措辞的一种认可。

——那我们必须达成共识。

勒布伦翻了几页档案，停在一个用红色纸签标记的章节上。

——帕尔马。帕尔马公国由西班牙国王的女婿波旁的费迪南多统治。这是一个约三十万人口的小国，夹在伦巴第与托斯卡纳之间。军事分量微乎其微。但公爵收藏意义极为重大，原因只有一个：科雷焦。安东尼奥·阿莱格里，又称科雷焦。伦巴第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在帕尔马大教堂和圣若望福音教堂的壁画，是北意大利最重要的壁画，仅次于西斯廷礼拜堂。而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可移动的画作。

——有多少幅画？哈森弗拉茨问。

——仅公爵画廊一处就有二十三幅科雷焦。此外还有散布于教堂与私人收藏中的作品。这是现存最大规模的科雷焦集中地。博物馆里没有一幅。

——没有，蒙日重复道。

——这是与博洛尼亚画派并列的最严重缺口。一座声称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却没有任何科雷焦的博物馆，是不完整的博物馆。批评者已经这样说了十年。

——科雷焦有何不可替代？贝尔托莱问道。我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的声誉。但我从未见过他的画作。

勒布伦思考片刻，不是因为不知如何回答，而是在寻找准确的措辞——那种能说出真实的话，而不是重复批评家惯常判语的措辞。

——科雷焦发明了一种绘制光线的方式，此前无人发现，此后无人能完全复制。不是卡拉瓦乔那种戏剧性的光芒。不是明暗对比，不是冲突，不是暴力。恰恰相反。一种金色的、漫射的光，仿佛从形体内部发出，而非从外部照亮。光与影之间的过渡几乎觉察不到，你看不见阴影在哪里开始、光线在哪里结束。一切融合成一种似乎并非人工构建、而是本然如此的和谐。自然而然，无可避免。

——这是技法问题？贝尔托莱问。

——这是技法问题，还有超出技法所能解释的别的东西。仔细研究他画作的画家——孟、雷诺兹——说他们理解了，却无法复制。仿佛方法一目了然，结果却遥不可及。这或许就是天才的定义：可以分析，却无法模仿。

德农介入了。

——我 1788 年在帕尔马见过*《白昼》*。*《圣母与圣婴及圣杰罗姆》*。弗朗切斯科·阿尔加罗蒂曾称它为世界上最

美的画作——这种极致的说法像所有极致公式一样过于夸张，但也确实反映了它所产生的效果。

——这些尺寸带来了运输问题。这个大小的木板意味着需要定制包装箱、加固的车辆，还要特别留意七月波河谷与阿尔卑斯山口之间巨大的温差。木材会在榫接处开裂，当温度在四十八小时内下降二十度时。

——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在佛兰德斯也处理过了。范艾克的画板在 1794 年夏天完好无损地度过了旅程。只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包装箱内有隔热材料，每天监测湿度——*《白昼》*就能顺利完成旅程。

——现场需要意大利木匠。我们不能把空箱子从巴黎运到意大利。我们会带工具和缓冲材料。木材当地有售。工匠也是。问题在于找到合适的人——那些知道自己在建什么的人，而不是被征用的造船匠。

——德农认识米兰的工匠吗？图因问。

——是橱柜匠，不是箱子木工。但我能找到合适的对接人。为公爵收藏工作的作坊了解作品运输的要求。他们会包装，并按取件间隔进行借贷。这在意大利公国已是沿用了一个世纪的惯例做法。

勒布伦继续说道。

——在帕尔马，除了科雷焦，公爵画廊还拥有帕尔米贾尼诺的作品。弗朗切斯科·马佐拉，科雷焦的崇拜者与继

承者。精致的样式主义风格，人物修长，尤显优雅。已确认八幅作品。还有谢多尼。巴托洛梅奥·谢多尼，十七世纪初的巴洛克风格，受卡拉瓦乔影响，明暗对比戏剧性强烈。两三件顶级作品。

——帕尔马的壁画？蒙日问。

——大教堂穹顶内的*《圣母升天》*。科雷焦于 1526 年至 1530 年间所作。直径十二米。绘画面积约两百三十平方米。无法搬运。与米兰的*最后的晚餐*一样，物理上绝无可能。

——你见过它吗？贝尔托莱问德农。

——是的。人们通过一段狭窄的楼梯攀上穹顶——两百级台阶——抵达距壁画仅几米的平台。近距离看，这些人物显得扭曲，几乎像怪物。四肢被夸张地拉长。比例全然失调。你不明白自己所见的。

——从远处看呢？格雷瓜尔抬起头，从地图上移开视线问道。

——从远处，从中殿地板下方五十米处俯瞰，一切各归其位。变形消失了，透视法将其修正。天使的螺旋确实升向苍穹。这是一道幻象。一道建立在四年脚手架劳作与精密计算之上的完美幻象。科雷焦将每个人物都画得带有刻意的变形，使其从下方仰视才显得端正。这是一件数学作品，其复杂程度超乎人们对一位画家的期待。

——这是应用描述几何，蒙日突然来了兴趣说道。

——正是。早于这门学科正式确立两个世纪。

蒙日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什么。哈森弗拉茨注意到，这位几何学家刚刚找到了一个亲身前往帕尔马的理由，超越了那些可移动的画作。这并非没有用处：一个想亲眼观察的委员，比一个只是执行指令的委员更有效率。

勒布伦转向下一部分。

——摩德纳。埃斯特公国。赫拉克勒斯三世，自 1598 年失去费拉拉给教皇后统治摩德纳的家族最后一人。如同他的先祖，他是个充满热情的收藏家。公爵画廊藏有提香、维罗内塞、科雷焦、多索·多西——一位十六世纪费拉拉画家，出色的色彩大师，其画作带有一种近乎梦幻的气质，令评论家们难以归类。尤其还有一批素描收藏，是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

——素描？图因说。

——约一千三百张页面。装在二十六个作品集里。由埃斯特公爵家族三百年间积累。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提香、科雷焦。卡拉奇，尤其是安尼巴莱，留下了数百份预备性研究。格尔奇诺。这些素描在实践上往往比许多绘画更有价值，因为它们展示了思考的过程本身，展示了一个念头在成为作品之前的样子，展示了天才在运动中而非在成果中的样子。

——而且更轻便携带，哈森弗拉茨说。

他说这话时没有细想。物流专家的论点：分量轻的东西运输更好。而这在这里意味着达·芬奇的素描比提香的画作更容易被带走。他没有止步于此。他的职责就是不能止步于此。

——而且更轻便运输，是的。五十幅素描的作品集不到一公斤重。运输风险不同，湿气是主要敌人，而非撞击。需要密封的箱子，如有可能内衬锌板，每张纸之间夹有薄纸。

——意大利北部有锌供应，贝尔托莱说。特伦蒂诺的矿区。供货不成问题。

——摩德纳还有一批自十五世纪以来积累的文艺复兴奖章和古代浮雕，勒布伦继续道。约三百枚奖章——意大利王侯的肖像，皮萨内洛、斯佩兰迪奥、尼科洛·菲奥伦蒂诺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制章师。还有一百五十块浮雕——罗马和希腊雕刻的宝石，质量参差，但其中最上乘的几件堪称卓越。

——公爵会自愿放弃这一切吗？蒙日问道。

——公爵会交出停战协议所规定的东西。波拿巴设定框架。如果协议写的是二十幅画，公爵就交二十幅画。问题在于这二十幅画包括什么，以及素描、奖章和浮雕是否算在计数内，还是属于独立的类别。

哈森弗拉茨抬起头。

——在佛兰德，征用条款故意含糊。这给了我们回旋余地，但也与地方当局产生了冲突，他们对解释提出异议。对于意大利，我建议在停战协议中明确措辞。不是二十件艺术品，而是明确：二十幅绘画，外加素描、科学物品和奖章。每个类别单独列名。这样可以避免事后的争议——

——波拿巴不会喜欢过于详细的停战条款，德农说。细节拖慢谈判。他想要快速结案。

——停战协议中的细节保护我们，哈森弗拉茨说。没有细节，公爵可以辩称奖章不是艺术品，拒绝交出。或者相反，如果我们宽泛解释，就会取走超出规定的东西。条款精确对所有人都有利——包括波拿巴，他在军事胜利后不需要法律纠纷。

拉卡纳尔作了记录。哈森弗拉茨注意到他是逐字逐句地记下刚才所说的，不是摘要。他是个知道措辞至关重要的人。

——博洛尼亚，勒布伦翻过一页说。教皇城市。自十六世纪起属于教皇国。十五万居民。大学创建于 1088 年，是欧洲最古老的。作为重要的艺术中枢，十七世纪的博洛尼亚画派是继威尼斯之后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卡拉奇家族于 1582 年在博洛尼亚创立了他们的学院，培养了

几代画家，并确立了主导欧洲绘画长达一个世纪的古典巴洛克美学。

——博物馆没有这些，蒙日说。

——几乎什么都没有。革命前被私人收藏家购入、随后国有化的几件次要作品。没有任何代表性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理解博洛尼亚画派是什么。卡拉奇缺席。圭多·雷尼缺席——他被同时代人视为欧洲最伟大的画家，司汤达至今仍称他为拥有法国灵魂的人。格尔奇诺缺席。多梅尼基诺缺席。

——主要的部分？

圭多·雷尼的《无辜者的屠杀》。两米六十八乘两米十一。作于 1611 年。同一幅画中，崇高的暴力、恐惧与形式之美并存——这正是巴洛克古典主义所追求的。格尔奇诺的《*阿基坦的圣威廉*》，戏剧性的明暗对比，斜线构图，画面中迸发的力量，带有卡拉瓦乔的残酷，却又自有一股抒情气息。

——这些画作的尺寸带来了问题，图因说。三米七十五是一只无法通过普通门的箱子。必须从窗户出，用吊车，配备低平台车辆。

——可行，哈森弗拉茨说。复杂，但可行。安特卫普的鲁本斯画作高达两米五十。我们运出来了。有了合适的团队和工具，三米七十五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

——需要现场修复师，勒布伦说。不只是包装工。要有能在搬运前后评估每件藏品状况的人。如果画布上有颜料层起皮，在加固之前不得移动。否则我们到达巴黎时带来的是一件损毁的画作，无法展出，这将引发争议。

——巴比耶可以派两名修复师，图因说。弗拉芒人乔里斯，还有那个冬天在鲁本斯上工作过的雷纳德。这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能在六周内出发吗？拉卡纳尔问。

——如果您正式提出要求，可以。巴比耶会抗议，因为他需要他们完成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工作。但如果这是委员会的命令，他会服从。

拉卡纳尔再次记录。哈森弗拉茨看着名单越拉越长——修复师、包装工、木匠、箱用锌板、画用日本纸巾、画布用佛兰德毡、处理过的麻绳捆扎。这次行动越来越不像一项文化任务，更像一场拥有自身后勤需求、供应链和脆弱性的军事行动。

最终，这个比喻并不坏。

是格雷瓜尔提出了那个问题，他提问的方式清楚表明他早就准备好了——不是有预谋的挑衅，而是那种对某事深思熟虑已久、等待恰当时机开口的人的方式。

——我们已经谈论米兰、帕尔马、摩德纳和博洛尼亚两个小时了。我们谈的是可运输的藏品、尺寸、重量、定

制箱子、阿尔卑斯山口。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提出，而那才是唯一重要的。我们要去罗马吗?

没人回应。拉卡纳尔放下笔。

——决定权属于督政府。

——我说的不是军事决策。我说的是原则上的决定。意大利委员会是否有权一路去到罗马，还是止步于博洛尼亚?

——我们的使命范围是意大利，勒布伦说。罗马在意大利。

——罗马属于教皇国。这与被军事力量征服的公国不同。教皇是一位精神统治者，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天主教徒拥有权威。进攻罗马就是进攻超越意大利政治的东西。

——督政府对宗教论点并不敏感，贝尔托莱说。

——督政府或许对政治论点更为敏感。十万法国士兵是天主教徒。他们的家庭是天主教徒。没收梵蒂冈宝藏，是连罗伯斯庇尔本人都没敢做的事。

——罗伯斯庇尔在意大利没有军队，德农说。

格雷瓜尔点了点头，不是认输，而是表示已经听见了。

——我不是说不该去罗马。我是说在去之前，应当知道要做什么。因为罗马带来了米兰、帕尔马和摩德纳所没有的问题。

——哪些？蒙日问。

3 — 罗马问题

——我们带走能运输的东西，就像往常一样。

——是的。但运往罗马的，并非罗马最精华的部分。罗马最精华的部分在墙壁里，在穹顶里，在天花板上。*贝尔维第的阿波罗*可以搬运。那是一座古老的雕塑，立于基座之上，高约两米二十，帕里安大理石，估计重达八百公斤。*拉奥孔*可以搬运。三尊大理石人像构成的雕塑群，尺寸更为复杂，但可行。梵蒂冈的绘画收藏可以部分搬运。美术馆中可移动的画作，以及若干帷幔。但拉斐尔留在罗马。米开朗基罗留在罗马。而拉斐尔在画室所做之事与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所做之事，其重要程度比我们所能带走的一切都高出一个数量级。

——您所描述的，勒布伦略显不耐地接道，是意大利所有壁画的处境。*最后的晚餐*留在了米兰。*圣母升天*留在了帕尔马。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

——不。但这应当阻止我们假装巴黎将成为新的人类精神宝库。如果拉斐尔留在罗马，如果米开朗基罗留在罗马，如果*最后的晚餐*留在米兰，那么巴黎所见的并非西方艺术的全部。是一部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终究只是一部分。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在这里、在出发之前把这话说清楚，而不是事后才发现。

外面，三月的光线变了，太阳在白天里移动，现在以不同的角度照亮着墙上挂着的地图，给道路和城镇的轮廓带来了早晨时没有的些许深度。

是德农回答了，他的回答之精准令哈森弗拉茨感到意外。

——您说的事实是对的。您得出的结论是错的。巴黎不会成为普世的文化保存地。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在座每位都清楚。但巴黎可以成为任何时刻可及性最集中的地方——最重要的作品，触手可及。这不等同于拥有一切。它意味着拥有足够多，使来巴黎成为任何想理解西方艺术之人不可或缺的目的地。这一点，即便签字厅里没有拉斐尔，也做得到。

——接受罗马依然是罗马，格雷瓜尔说。

——承认罗马依然是罗马。是的。并停止假装它可以被清空。

——波拿巴不会轻易接受。

——波拿巴将接受物理学对他的限制。他尚未尝试搬动直径十二米的壁画。等他尝试了，自会明白。或者他的委员们会在他尝试之前先向他解释清楚。

哈森弗拉茨介入了。

——格雷瓜尔没提到的还有第二个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更严重。外交问题。米兰、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这些是被军事征服的城市，或受停战协议约束的公国。战争法在这些情况下相当明确：胜者设定条件，败者服从。法律框架在道德上值得质疑，但它确实存在。

——那罗马呢？拉卡纳尔问。

——罗马不同。教皇是一位拥有不仅仅是军事或政治合法性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是精神性的，被古老的国际条约承认，数百年来融入欧洲外交关系之中。如果梵蒂冈的珍宝被武力夺走，将树立一个先例，影响的不只是意大利，而是整个欧洲。西班牙。奥地利。天主教德意志诸邦。所有与罗马有往来的君主，都将有理由与我们为敌。

——西班牙和奥地利本来就反对我们，贝尔托莱说。

——是的。但军事上的对立与道德上的对立之间有区别，后者超越了当前的冲突。如果我们对待梵蒂冈的方式和对待摩德纳一样，就是在给敌人一个能经受战争考验的论点。十年后，二十年后，当和平条约谈判时，教皇

珍宝问题将摆上桌面。对方律师将拥有非常有力的论据。

——范·雷恩在佛兰德有着扎实的文件记录。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大局。

——佛兰德是直接处于战争状态的领土。教皇的地位则是另一回事。罗马不是米兰。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处理。

拉卡纳尔把手放在桌上。

——外交策略属于督政府和波拿巴，不属于委员会。我们的职责是界定要什么以及如何取得。是否与教皇谈判或向他施加条件的问题，是超出我们能力的政治问题。

——并非完全超出我们的范围，格雷瓜尔反驳道。艺术委员们是进入那些收藏的人。他们是管理员所看见的。欧洲舆论会将征用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去梵蒂冈，是蒙日、贝尔托莱和德农打开橱柜、拿走浮雕和手稿。不是波拿巴。波拿巴在他的司令部里思考下一场战役。是我们，将在教皇的图书馆与博物馆中代表法国。

——米兰和帕尔马已经是这样了，勒布伦说。

——是的。但在米兰，公爵是奥地利人，民众并非一致敌视。在罗马，教皇就是教皇。处境不可同日而语。

德农介入了。

——我有个提议。对于罗马，采用与意大利其他地方不同的程序。不是带着名单和箱子跟在军队后面出现。而是在军队抵达之前，与梵蒂冈代表进行直接谈判。我们可以说明法兰西共和国想要实现什么。我们提出补偿——不是财务上的，而是外交上的。承认教皇对其剩余领土的权利。保证不干涉法国的教会事务。这些东西督政府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却对罗马而言价值不菲。

——督政府不会提供任何此类方案，贝尔托莱说。

——督政府将提供波拿巴建议它提供的东西。波拿巴是个务实的人。如果他明白与罗马谈判的代价低于军事征服——在政治、外交、法国与欧洲舆论等层面——他就会谈判。

——您认为波拿巴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计算吗？格雷瓜尔问。

——我认为波拿巴有能力做出任何计算，德农说。这正是他让人难以预测的原因。他可以在同一天里既粗暴又精明。他可能血洗帕维亚，下周又向都灵提出体面的和平条件。他的行事依据当下的利益，而非固定的原则。这意味着，只要以恰当的方式呈现论点，我们是可以影响他的。

——好的条件是什么？

——效率。不是道德。不是权利。效率。让他看见，与罗马谈判比以征服者身份进入更为有利可图——在政治稳定、外交关系，以及法国公众舆论方面，那里的天主教徒仍占多数。

格雷瓜尔以特别的专注望向德农——那种他给那些出于不完全正确的理由却说出正确或有分量的话的人，或者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清醒说出有争议的话的人的专注。

——你太愤世嫉俗了。

——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德农说。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有时候，格雷瓜尔说。不一定。

哈森弗拉茨望着意大利地图。罗马在下方，半岛的中央，四周是教皇国的轮廓。一座距米兰九百公里的城市。负重行进的军队要走六周。更何况还有一队箱子穿越那些没人拥有最新军事工程师报告的道路。

——还有第三个问题。这是个实际问题。伦巴第与罗马之间的道路。博洛尼亚至佛罗伦萨段穿越亚平宁山脉，而非阿尔卑斯山，但秋季可能颇为艰难，我们的运输队对这些山口并不熟悉。佛罗伦萨本身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托斯卡纳大公国由一位哈布斯堡王室成员统治，他是奥地利的堂兄。他会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维也纳那边？

——他会站在胜利者一边，德农说。一如既往。

——这样我们就只能通过第勒尼安海岸或艾米利亚之路通往罗马。有两条路我没有载重数据。我不知道它们能否应付重型车队。我不知道桥在哪里。我不知道沿路的旅馆能容纳一百人的军队护卫。

——一旦波拿巴控制罗马涅，你们就会收到军事工程师的报告，拉卡纳尔说。现在解决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

——现在解决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但不开始提出它们，却已经太迟。如果我们等到波拿巴抵达罗马才开始规划梵蒂冈藏品的运输，我们将只剩两周时间去组织一场需要六周才能完成的行动。佛兰德斯的根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时间不够，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拉卡纳尔点头同意。

——我将向总参谋部索要关于博洛尼亚至罗马道路的报告。我一拿到它们，你也会得到它们。

——那托斯卡纳呢？蒙日问。佛罗伦萨收藏丰富。美第奇家族积累了两个多世纪，这或许是继梵蒂冈之后意大利最大的藏品。乌菲兹美术馆。皮蒂宫。拉·特里布纳，陈列着古代雕塑。

——佛罗伦萨将另行处理。视军事局势发展而定。现在，让我们专注于确定的事情。米兰、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其余的到时候再说。

——那罗马呢？格雷瓜尔问。

——如果波拿巴去罗马，罗马就会来。如果督政府允许，波拿巴就会去。如果政治条件允许，督政府就会许可。这是一串条件句。

——一条通向梵蒂冈的链条。

——大概吧。

会议于下午五点结束。九个小时的讨论。哈森弗拉茨没有数，但他能从肩膀和眼睛里感受到时间的重量——那种脑子用了一整天、身体却几乎没动的疲惫。其他人以那种已经付出了当天所需、几乎没有剩余资源的男人特有的慢动作收拾文件。

勒布伦小心地卷起地图，用细绳捆好，塞进皮革套管。图因合上登记册，以哈森弗拉茨在根特、安特卫普、瓦朗谢讷以及佛兰德任务各个阶段都见过的那种精准姿势将它收进挎包——仿佛他整理笔记的方式是各次任务之间的一条线索，一个跨越岁月与地点的方法性连续。

贝尔托莱和蒙日一起走出去，继续低声交谈着会议中开始的一个话题——关于毡作为热绝缘体的物理特性，以及梳毛羊毛的特性——这个话题在其他语境下显得荒唐，却在此处格外切题。

其他人起身后，格雷瓜尔仍坐了片刻。他望着意大利地图——没人把它取下，它将挂在那里直到下一次会议，大头针标记着各个城市，像星座的点，而整个星座的形

状尚未完全显现。哈森弗拉茨在扣外套纽扣时从眼角余光注意到了这一点。格雷瓜尔的那种沉默似乎在请求独处。

他在门框里停了一秒。格雷瓜尔没有动。他继续凝视着地图上的大头针——那些嵌入纸中的金属点，就像旗帜嵌在真实的城市里一样，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哈森弗拉茨考虑是否要留下来，也许格雷瓜尔有话要说，是其他人不会以同样方式倾听的话。然后他听见走廊里德农的声音，那个时刻就过去了，就像这类事情一旦被放过，就会过去那样。

德农在走廊里等哈森弗拉茨。

——你有空吗?

——有那么一会儿，是的。

他们一同走下楼去。街上，三月的寒意自早晨起更为凛冽，从东边吹来的风干燥而直接，让商店招牌摇晃，迫使行人低下头。他们默默地并肩走了一段，步伐自然而然地协调一致，无需刻意决定。

——我想和你谈谈波拿巴，德农说。

——我早就怀疑了。

——你从未见过他。

——不。

——我见过他两次。一月在巴黎，二月在尼斯接任指挥时。他不是能用一句话描述的人。但和他打交道有一点必须知道：他无法容忍在公开场合被反驳。私下里，如果反对意见表达准确且对方确实懂得自己所说的内容，他会倾听。在公开场合——无论是在军官面前还是在地方当局面前——哪怕最轻微的抵触，他都无法忍受。

——您所描述的，如果我们的包装时限与他的军事日程相冲突，对我们来说就是个问题。

——正是这个问题。蒙日在指令中争取到的那条款——如果包装不合格，有权拒绝车队出发——在纸上是真实存在的。但实际上，如果波拿巴想要车队明天早晨出发，却被告知还需要三天，若他在将军面前提出挑战，那条款就一文不值了。

——那我们该怎么做？

——永远不要在将军面前与他正面对抗。要争取直接接触。单独和他交谈，或者有一个可信赖的对话者——可能是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一个理性且懂后勤的人。问题要作为技术问题提出，需要技术解决方案，而非拒绝。总要给他点东西。如果有人告诉他我们需要为科雷焦多留三天，就同时告诉他勃鲁盖尔的作品明天会照计划出发。他更容易接受局部的延期，而不是全盘的延期。

哈森弗拉茨想了想。

——你以前做过吗？应付这种人？

德农短暂地笑了笑。

——我曾在旧制度时期的那不勒斯担任外交官。我与费迪南四世共事，他以不同于波拿巴的方式难以预测，但每天都需要同样艰难的管理。我在意大利度过了三年，穿梭于不同公国的宫廷之间，每个都有自己不成文的规则、敏感性和灰色地带。这和波拿巴不完全一样，但也培养出了一些有用的直觉。

——格雷瓜尔会惹麻烦的。

——格雷瓜尔会提问，这不是一回事。波拿巴尊重那些在他不熟悉的领域提出具体问题的人。他不尊重道德上的阻挠——原则性的拒绝，没有替代方案。格雷瓜尔往往停留在问题本身，不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能教他用具体的替代方案而非抽象原则来表达反对意见，他将很有帮助。否则他会被边缘化。

——格雷瓜尔不会为了取悦波拿巴而改变说话的方式。

——不。但也许他不会直接和波拿巴说话。也许他会和蒙日或你说话，而你或蒙日来为波拿巴转述。

哈森弗拉茨考虑了这个提议。它务实到近乎愤世嫉俗——把格雷瓜尔变成一个被传递、被过滤的声音，翻译成波拿巴能听进去的语言。作为策略，这并没有错。但实际上是把格雷瓜尔降格到他从未接受的角色上去。

——我们现场再说。

——现场再说，是的。这通常是在不知道、又不想承认时才说的话。

——这通常也是在正确地不提前决定那些无法提前决定的事情时说的话。

他们在一个路口停下。德农向右走——他住在那边，朝皇家宫殿方向。哈森弗拉茨向左。

——最后一件事，德农说。你说的关于时限的话。关于佛兰德以及时间耗尽时发生的事情。措辞得当，也说得对。继续用具体的后果来表达，而不是原则。这是与他打交道唯一行得通的语言。

——我习惯于用具体后果来表述事情。这是我的训练。

——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和你谈谈的原因。

哈森弗拉茨步行回矿业学院。需要四十五分钟，他常走这条路，出于习惯，也因为走路让他能不受打扰地思考。

会议结束后格雷瓜尔独自留在地图前。哈森弗拉茨在走廊上望了他片刻，然后离开了。意大利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将与佛兰德不同：距离、藏品、外交复杂度。波拿巴取代了大卫。这是更好的——因为他理解后勤——也是

更难的——因为他的意志有一种惯性，委员会里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挡的。

走进办公室，他发现桌上放着两封当天抵达的信件。一封来自图因，是会议前的一封，指出博物馆的佛兰德毡库存不足以满足意大利任务的需求，若想及时收到订货，须在月底前下达至根特。另一封来自总参谋部，是一份关于通往皮埃蒙特和伦巴第道路的初步报告，由预先勘察地形以准备战役的工程师们编写。四十页的数据，涉及道路宽度、桥梁承重能力，以及满载马车所能通行的最大坡度。

他坐下，点亮灯，打开总参谋部的报告。

伦巴第的道路比他预想的要好。但报告止步于伦巴第和皮埃蒙特。罗马涅、翁布里亚、拉齐奥仍属灰色地带。博洛尼亚以南的一切规划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

他拿起一张纸，开始记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亚平宁山脉的桥梁。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的道路。帕尔马和摩德纳的木匠。木板穿越意大利平原与山区时的温差。

他在书房里独自写了一个小时，灯光下，巴黎渐渐暗去渐渐平静。有一刻他放下笔，站了一会儿，没有写字，也没有思考任何确定的事，只是感受着那份寂静，感受着那盏灯，感受那扇黑暗的窗——那是三月夜晚的尽头。

也许再过六周，波拿巴将翻越阿尔卑斯山。

如果战役进展迅速，八周后米兰将被攻下。

十周后，第一批委员将进入安布罗西亚图书馆。

他会在巴黎和米兰之间。

他又拿起笔，继续写清单。同一天，在南面九百公里外的尼斯，波拿巴将军正式接管了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

4 — 波拿巴接管指挥权

尼斯，1796 年 3 月 31 日

他经由山路抵达尼斯，信使们花了两天从巴黎赶来。马已筋疲力竭。他看起来并不显得疲惫。谢雷尔将军刚刚将指挥权移交给他，两小时内交接了一切：报告、部队报告、地图，还有工兵关于敌军阵地的情报报告。谢雷尔是个谨慎的人，因这场十八个月毫无进展的战役而消磨殆尽。他用一种不完全是轻蔑、却也相去不远的目光，打量着这位二十六岁的继任者——那是一个行家对尚未证明自己价值之人的怀疑。

波拿巴接过地图，解除了谢雷尔的职务。

他整夜研究地形。不是步兵报告，是地图。等高线。山口。河流。皮埃蒙特军与奥地利军之间的道路。他寻找的是一个明确的地点：两支敌军的接合处，彼此之间的

薄弱点，以及在施加足够压力时能在彼此来得及增援之前将其分开的确切位置。他大约凌晨三点找到了它——就在蒙特诺特附近的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那里奥地利防线露出一处侧翼弱点，十六个月来始终无人利用，因为没有人尝试过从那里发起进攻。

次日清晨，他召集了师级将领。

奥热罗，传奇的体力与粗暴，二十次战役打下来的人。一个带着暴力就像别人佩戴军衔的人。马塞纳，来自尼斯的走私者出身，后来成为士兵，他的战术直觉令上级感到不安。塞吕里耶，贵族出身后成为共和派将军，没有天才，但绝对可靠。拉·阿尔普，一个为法国效力的瑞士人，一名恪守条令、也带着条令般僵硬作风的军官。

他们走进房间，波拿巴正等着他们，站在铺开于桌上的地图前。

他们打量他。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量不高的男人，一米六十八，这不算出奇，但因他瘦削——几乎瘦成一个轮廓，没有奥热罗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严体格——显得比实际更矮。脸庞棱角分明，肤色灰黄，像一个睡眠不足、饮食无规律的人。一头长而扁平的黑发随意扎成髻，悬在颈后。灰色的眼睛盯着地图，而不是将军们，仿佛地图才是要紧的，而他们不过是附带的复杂因素。

他说话时没有多余。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皮埃蒙特军控制着从切瓦到米勒西莫的亚平宁山脊线。奥地利军队在右翼从蒙特诺特延伸至德戈。中间有一个缺口。不宽。也许两法里宽度。但够了。如果以足够的力量和速度击中那里，就会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之后，他们将被各个击破——

塞吕里耶谨慎地介入，语气更像是原则上的反对，而非真正的抵抗。

——将军，我们的兵力是三万八千人。皮埃蒙特军与奥地利军加起来有七万人。您的进攻预设是集中打击一个让侧翼暴露的据点。

——这就是风险。我接受，因为不进攻的风险更大。一支不吃饭、不领薪、每周数百人逃跑的军队，两个月后将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进攻，否则就永远不进攻了。

马塞纳盯着地图。他一言不发，但波拿巴看出他已经明白了——认出了这个计划中的某种东西，某种与他自己对地形判断方式相符的逻辑。

——我们需要速度，波拿巴说。这是我们对他们唯一的优势。他们人数更多，但分布在六十公里的战线上。我们集中兵力。如果我们行动得比他们预期的更快，就能在米勒西莫的皮埃蒙特人来得及增援奥地利人之前打垮他们。然后转向。奥地利人三天。两天行军。皮埃蒙特人两天。这是可行的。

奥热罗摇了摇头。

——这些人挨饿已经一个月了。有些连队逃兵率已达三分之一。他们被要求夜间行军，次日清晨再战。

——我们要求他们赢。这不是一回事。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正朝着伦巴第平原前进，那里有口粮、有薪资、有等着夺取的财富，他们就会迈开步伐。人只有知道自己在向哪里走时，才会走得动。

他依次快速地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仿佛在每张脸上评估着什么。

——十天后。4 月 10 日。有问题吗？

没有。不是因为将军们信服——他们还没完全信服——而是因为波拿巴的表达方式中有某种东西，让问题难以成形。没有傲慢，没有居高临下：只有一种笃定的语气，让人觉得疑虑是已经解决的问题，而非真正的障碍。

他们各自散去。

接下来的十天里，波拿巴每晚睡眠不超过四小时。他亲自视察了每个师——不是去见参谋部，而是去见士兵们。他会突然出现在军营里，检查武器状况、鞋子状况，向士官们发问。他寻找的不是形式上的秩序，而是更难以衡量的东西：他试图了解人们的想法、能走多远、缺少什么是十天之内能够弥补的，什么不是。

可以修复的部分：炮兵分散在过于宽广战线上的小阵地里。他将其集中。九个炮兵连聚集在三个阵地，而非分散在六十公里范围内——这个决定违背了惯常的战术原则，但符合他从地形判断出的情况。在一点上集中火炮，能产生任何有组织的防线都无法承受的压力。

十天内无法修复的：饥饿。制服。鞋子。哈森弗拉茨在巴黎列着后勤问题清单；波拿巴在尼斯，面对着望向亚平宁山脉的赤脚士兵，知道他们必须翻越它。他向他们承诺伦巴第平原。他告诉他们，胜利比失败更近。

他说这话时带着他真实感受到的信念——不是指挥官的慷慨激昂，而是一种内心的确定，建立于对地形和敌方阵地的分析，而非乐观原则。他的计划可能奏效：他核算过每一步，没有发现任何漏洞。

1796 年 4 月 10 日黎明，攻势开始。

马塞纳师在博利厄将军的奥地利军来得及反应之前，已经在亚平宁山脊布好了防御。

六千法国人对两千奥地利人，在狭窄的战线上，炮兵已集中成大型炮兵阵地。三小时内，奥地利军侧翼被突破。博利厄向东撤退，目标是德戈。

4 月 13 日，奥热罗从博尔米达河谷正面进攻皮埃蒙特军，同时马塞纳从北侧迂回。皮埃蒙特军坚守两小时后，

混乱地撤向切瓦。奥热罗俘虏了两千人，其中包括普罗韦拉将军。

4 月 14 日，博利厄重新集结部队，试图在德戈与皮埃蒙特军重新建立联系。波拿巴在他们完成集结之前打了过去。两次进攻被击退，第三次决定性。奥地利军留下五百具尸体，撤向阿奎。

两支敌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波拿巴转向皮埃蒙特军。蒙多维，4 月 22 日。通往都灵的道路敞开了。维克多·阿马迪乌斯三世明白自己已无法坚持。

切拉斯科停战协议于 1796 年 4 月 28 日签署。进攻开始后第十八天。皮埃蒙特将尼斯和萨伏依割让给法国，向法军开放要塞，并退出了同盟。这是一份纯军事协议，没有文化条款。波拿巴将艺术要求留待以后，优先考虑更富裕的领土——那些藏品理应在条约中被明确点名列出，而非在一场战败停战协议的混乱中被匆忙征用。

在巴黎，督政府收到消息时惊讶并非作假。他们派了一个无名将军，去指挥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穿越难以逾越的群山。十八天内，他分割了两支敌军，并将皮埃蒙特逐出了战争。

奥地利军队向伦巴第撤退。波拿巴紧随其后，不给对手重组的时间——这是他的原则：永远不给对手在两次打

击之间的喘息。速度是主要武器，机动是一种不亚于蛮力的压力。

5 月 10 日，奥地利军队坚守阿达河上的洛迪桥。

那是一座石桥，长两百三十米，宽十米。桥的另一端，一万四千名奥地利士兵，配备三十门炮，炮口瞄准桥的轴线。博利厄已不在，他已撤向曼图亚，但塞博滕多夫将军已布好一切，准备掩护撤退。

波拿巴推进了他的炮兵。左岸炮位二十门炮，与右岸三十门奥地利炮交火。炮击持续了三小时。双方的炮火都无法压制对方。

他下令攻击桥梁。

马塞纳率领了突击纵队——精锐掷弹兵，六百人，四人一排，冒着奥地利炮兵的火力冲上桥梁。最前排倒下。纵队重新集结，继续前冲。事后估算，奥地利的炮火在不到八分钟内造成两百人死伤。幸存者抵达右岸，包抄炮台，打开缺口，骑兵冲了进来。

奥地利军队撤退。

战斗结束后，波拿巴在桥上驻留片刻。伤员还在原处，有的在护墙边，有的倒在石缝里，有的落入河中。火药味尚未散去。被遗弃的奥地利大炮仍在夜色中冒烟。

一个旧念浮上心头，来自奥松的早年时光——那时他还是炮兵中尉，贪婪地读着凯撒与亚历山大，不知道那些伟大战役是否真如所记载，还是历史学家在事后美化了一个更为混乱残酷的现实。

他现在认为这两件事同时是真的。战争混乱而残酷，然而其中也有某种超越混乱的东西。这种东西从内部看不见，但亲历过的士兵们在他们读到的文字中认出了它。

他的掷弹兵称他为"小下士"，自洛迪之后。不是出于嘲讽，而是出于情感，出于士兵们把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化为熟悉尺度的那种方式。他不是他们的下士。但他明白这个绰号的含义：他曾与他们并肩在桥上，而不是在他们身后。

1796 年 5 月 15 日，他进入米兰。

这座城市像一片密密的钟楼与瓦屋顶铺展在伦巴第平原上，四周环绕着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城墙——这些城墙已有百年无人维护，部分地段因自身重量而崩塌。

人口约二十万，是北意大利仅次于都灵的最大城市，伦巴第贸易、丝绸与制造业的中心。两个世纪的奥地利统治留下了有形的痕迹：罗马纳门内院的宫殿，按维也纳模式建造；官方建筑立面上来不及拆除的哈布斯堡徽章。驻军军官的白色制服，如今已被法国军队的蓝色军装取代。

部分民众似乎热情地欢迎法国人。自 1789 年起就在阅读革命公报的伦巴第爱国者，在波拿巴的到来中看到了摆脱奥地利枷锁的解放开端。

另一些人则从窗边以那种多次吃过教训的人特有的谨慎中立态度旁观——他们深知，解放者一旦安顿下来，与占领者并无太大区别。两种类型中最清醒的人很快就会明白，法国占领与奥地利占领的实际差别，在摊派、征用与外部决策的管理上，并不像最初承诺的那样大。

波拿巴在东方门大道上的塞尔贝洛尼宫安顿下来，这是上个世纪的贵族府邸，高大凉爽的厅室适合作为司令部。他召见参谋长贝尔蒂埃，两天内组织好了谢雷尔十八个月未能理顺的事务：一套能够运转的被征服城市军事管理体系，摊派计算精确，征用手段公开到足以起威慑作用，又井然有序到不至于沦为波拿巴所不愿见到的无序劫掠。

一千五百万法郎战争贡献，十五天内以现金支付。征用十万人口三十天的口粮。为军需部门征用马匹与马车。任命法国专员监督市政当局。这一切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

还有艺术品。

5 月 17 日，他向贝尔蒂埃口授了一封写给督政府的信。核心句子简短而精准：*我们很快将拥有意大利所有美好*

*的东西，除了都灵和那不勒斯的少数几样。*这不是模糊的承诺，而是一个程序。在战役的几周里，他有时间思考，胜利在停战协议之外还应带来什么。绘画与雕塑拥有一种金钱所没有的政治价值：它们看得见，能运往巴黎，能陈列在博物馆里，每天两千人前来观看，无需人解释便能明白——法国如今已是一个超越军事力量本身的中心。

他读过勒布伦：委员在巴黎准备好的名单。他知道那些名字：*大西洋手稿*，安布罗西亚纳的布鲁盖尔，帕尔马的科雷焦。不是专家的那种细节，而是一个懂得这些名字在政治与象征意义上意味着什么的人所需的细节。他让德农写信告诉他米兰的情况。德农回答得精准。

5 月 19 日，蒙日、贝尔托莱和图因从巴黎抵达米兰，带着档案、测量仪器和箱子规格说明。哈森弗拉茨已于前一日先行抵达，经北面辛普隆路而来。委员会已就位。

5 — 米兰：库存

米兰，1796 年 5 月 19 日

波拿巴在塞尔贝洛尼宫的书房接见他们——斯福尔扎城堡车辆更方便通行，可以存放箱子——他站在一张标注着城市名的伦巴第地图前：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费拉拉。不是距离。是藏品。

蒙日、贝尔托莱和图因于上午十点一同到来。哈森弗拉茨是前一天才抵达的，因为瓦伦纳的车轴断裂，在科莫湖附近比计划晚了三天。他也在那里，站在窗边，手里拿着笔记本，旅途笔记还清晰地写在最后几页上。五分钟后，德农加入了他们。

波拿巴没有让他们等。他在看什么，进门时便放到一边去了。

他默默地打量着他们。

——先生们。你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我来说明我对事情的看法，你们来指出任何我可能忽略的障碍。

他绕过桌子，走向地图。

——军队两周后出发。曼图亚被围困。奥地利人将尝试解围。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战略选择。他们发动进攻时，我需要所有的师。我没有能力在米兰留兵护送艺术品车队的同时又在阿迪杰作战。所以从米兰出发的车队，要么两周后出发，要么等到秋天。秋天意味着阿尔卑斯山口积雪，也意味着你们不愿冒的那种风险。

——两周时间清点米兰、包装装车，哈森弗拉茨说。只要是简单包装，这是可行的。如果您要的是我为木板和手稿设计的那种三层加固箱，光是主要箱子至少需要十天。

——那先处理主要箱子，其他的并行推进。这里有木匠吗？

——我通过布罗莱托发现了一个工坊，图因说。一位为米兰大家族做工的木匠师傅。我昨天去看过了。他明白我们对他的要求，而且他有足够的干木料库存。

——好极了。那包装不是问题。问题是清点。要多长时间？

——仅安布罗西亚纳一处，至少三天，蒙日说。有几百件藏品。不至少看一遍，无法确定优先级。

——安布罗西亚纳三天，主要教堂两天，公爵藏室一天。六天清点。从第二天开始，九天并行包装。两周内可以完成。

他说话的方式就像在地图上画线——计算时限、距离、约束，以同样的方式将复杂问题化简为本质变量，得出一个事后看来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的结论。

——我要从安布罗西亚纳取走的：绝对优先级是*大西洋手稿*。十二卷手稿。德农一月写信向我谈过这件事，我读了他发给我的资料。这是米兰——也许是整个战役——最重要的收获。布鲁盖尔的*元素系列*和*带花环的圣母*。如果那幅静物画确实出自卡拉瓦乔之手的话。

——*大西洋手稿*会在管理员那里遇到麻烦，德农说。我掌握了关于阿尔杰拉蒂的信息。他是有原则的人，不是会妥协的人。他会抵抗。

——他会在停战协议允许的范围内抵抗。协议规定了艺术品的交出。如果他拒绝配合，你知会我，我派贝尔蒂埃去找他。这就够了。

——那壁画呢？格雷瓜尔问。

波拿巴转向他。

——圣玛利亚感恩教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壁画。无法运输。我知道。我问过两位军事工程师能否切断那堵墙，两位都说不行。承重墙会倒塌，油画也会随之毁掉。所以我们不碰*最后的晚餐*。向督政府提交的报告注明这件作品无法迁移。这是我们能做的全部了。

——如果在罗马也出现同样的情况——西斯廷礼拜堂、拉斐尔的画室呢？

——到了罗马，再回答。目前我们在米兰。

格雷瓜尔表示了解，不是赞同，而是表明他会再提。

哈森弗拉茨介入了。

——关于时限，有一件事我想说清楚。在佛兰德，我们曾遇到时间压力导致仓促包装决策的情况，险些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在这里，如果某件藏品需要额外时间才

能妥善包装——比如加固剥离的颜料层、晾干新涂的清漆、制作无法缩短的定制外壳——我需要这段时间得到尊重，而无需向参谋部证明其必要性。

波拿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您是在告诉我，您需要在技术问题上有自主权。

——我是在告诉您，运输途中对藏品造成的损坏，将在巴黎乃至欧洲引发争议。带着裂缝或颜料碎片的画作，会成为那些想证明征用就是破坏的人手中的武器。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这样说，很合理。那么：如果您需要对某件具体藏品推迟，您来找我，用两分钟向我解释为什么需要推迟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我来决定。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没问题。

——很好。还有别的吗？

这个论点奏效了。技术性的论点——藏品损坏与巴黎争议。这是一个好论点。也有一部分是虚构的。如果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这里藏品面临的风险并不比佛兰德高。他争取的，是时间。管理员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进行复制、编目、准备正式抗议材料。时间不会改变实质上的东西，但也许会在形式上有所改变。

——最后一件事，波拿巴说。这些藏品之所以去往巴黎，是因为巴黎如今已是欧洲文明的中心。这不是政治声明。这是事实。蒙特诺特、洛迪、米兰之后，欧洲没有人能说不是这样。做这份工作时，要意识到你们所承载的是什么。不是战争战利品。这些藏品将属于所有人，因为它们将为所有人所见。这就是我们所做之事，与从前的国王们把奇珍异宝堆满自己密室之间的区别。

5 月 20 日黎明，委员们开始清点工作。

第一站：安布罗西亚纳美术馆，由博罗梅奥枢机主教费德里科于 1609 年创立的图书馆与画廊。

馆长卡洛·阿尔杰拉蒂博士在入口大厅等候他们。白发，消瘦的面孔。他熟悉馆藏中的每一件作品——它们的来源、历史、意义。

他沉默地迎接了委员们。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是一个冰冷的目光，朝楼梯方向示意。

——跟我来。

他们上了二楼。美术馆的展厅排成一排。高挑的天花板。大窗户透进自然光。画作悬挂两排。

阿尔杰拉蒂指向第一个房间。

——这就是你来偷的东西。

蒙日听到"偷"这个词不禁一颤。但他没有反对。

这批藏品出类拔萃。数十幅佛兰德与意大利画作。原始派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巴洛克绘画。

图因取出登记册。开始记录。标题。艺术家。尺寸。保存状态。

第一件重要作品：布鲁盖尔与鲁本斯合作的*带花环的圣母*，正如勒布伦在巴黎描述过的——但原作比版画更为震撼。

——这件作品，阿尔杰拉蒂用低哑的声音说，是 1621 年由博罗梅奥枢机主教本人捐赠给安布罗西亚纳的。那是他最喜爱的画。他每天都对它沉思。

——尺寸？

——八十四厘米乘六十五厘米。油画布。

图因记下。在页边用红叉标记。待取走的藏品。

他们走进下一个展厅。那里是布鲁盖尔的*元素系列*——四幅铜板油画，是勒布伦在巴黎提到过的那些。

——*大地*与*空气*最为完整。*水*与*火*稍逊一筹。

图因仔细端详了四幅画。记下了最好的两幅。红叉。

——我们要拿走《大地》和《空气》。

阿尔杰拉蒂闭了一下眼。四幅取两幅。已经是这样了。这组系列将被打破，但至少还有两幅留在米兰。

下一个展厅。贝尔纳迪诺·卢伊尼的*圣母*。细腻的云雾感。柔和的色彩。圣母面容有一种无尽的恩典。

——卢伊尼约于 1520 年绘制了这幅画。这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曾属于博罗梅奥家族一个世纪，之后才进入安布罗西亚纳的收藏。

图因记下了。红叉。

接下来是卢伊尼的*圣安妮的神圣家族*。一组达·芬奇式甜美的圣人群像——圣母、圣婴、约瑟夫与圣安妮，沐浴在细腻的明暗对比之中，组成一座人形金字塔。

贝尔托莱走近，仔细端详了这幅画。

图因记下了。红叉。

清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一个展厅接一个展厅。一幅画接一幅画。阿尔杰拉蒂跟随委员们，面孔如大理石般坚硬。每当图因在某件藏品上打上红叉，他的手会微微一颤。但他没有反对。反对有什么用？

下午五点，他们来到手稿室。一个玻璃柜里，放着*大西洋手稿*十二卷。

棕色皮革装订。纪念性的尺寸，六十四厘米乘四十三厘米。一千一百一十九张页面，包含达·芬奇的素描与笔记。机械。解剖学研究。建筑方案。科学观察。达·芬奇的天才集中于这些卷册之中。

蒙日走到玻璃柜前。沉默了好几分钟，凝视着这些珍宝。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达·芬奇手稿收藏。博罗梅奥枢机主教于 1637 年收购了它。此后，安布罗西亚纳便是它的守护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来这里研究这些页面。

——我们要把它们带走，蒙日说。

阿尔杰拉蒂脸色变得非常苍白。

——您不能这样做。这是我们馆藏的核心。这是安布罗西亚纳存在的意义。没有*大西洋手稿*，我们将什么都不是。

——我们要把它带走，蒙日更坚定地重复道。这是波拿巴将军的命令。

接下来的几天里，木匠们开始为选定的作品制作箱子，蒙日和贝尔托莱前往米兰的其他教堂，完成他们的清点工作。

在圣马可教堂，他们检视了几幅祭坛画。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他们在此停留了足够的时间，亲眼确认了他们在巴黎时就已知晓的事——贝尔托莱抬头望向食堂的墙壁。

——这是最大的损失，贝尔托莱说。巴黎博物馆将永远不会拥有《最后的晚餐》。

——我们会得到《大西洋手稿》，蒙日回答。这已经相当可观了。

从圣玛利亚感恩教堂出来，他们前往圣安布罗焦教堂。这座四世纪的早期基督教巴西利卡式教堂，正门朝向一座罗曼式柱廊庭院，双层回廊环绕着粗壮的柱子，科林斯式柱头历经十五个世纪风雨侵蚀，地面石板早已被朝圣者的脚步磨得凹凸不平，自安布罗焦本人的时代起便是如此。接待他们的本堂神父名叫费尔莫·瓦萨利，一个平静的人，既没有阿尔杰拉蒂那种敌意的僵硬，也没有此行以来遇到的米兰士绅们那种精于算计的谨慎。他一言不发地领着他们穿过主殿，然后从一段狭窄的楼梯下到地穴。

圣安布罗焦的地穴低矮，拱顶密布，几盏冒着烟的油灯照亮四周。瓦萨利神父在北墙的一处凹陷前停下。

石棺就在那里。

月城大理石，灰蓝色，白色纹路蜿蜒其间。长两米二十，高六十厘米，深六十厘米。它嵌入一个石砌壁龛，至少自五世纪起便在此安放，或许自地下室本身建成之日起，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三面浮雕描绘旧约场景：中央画板描绘红海分开，摩西伫立右岸，臂膀伸展，法老的战车被风格化的螺旋波涛吞没。左侧画板，以撒的献祭，亚伯拉罕屈膝，举刀，天使从右上角斜掠而下，精准

如一只俯冲的鸟。右侧画板，但以理在狮穴中，站立于卧伏脚边的猛兽之间，带着早期基督教艺术特有的那种图像学式的平静——它追求的不是动物形态的写实，而是象征意义的清晰可辨。

这件雕塑品质卓越，不是古罗马大型作坊那种品质，而是某种更为紧张、更具叙事性的东西，人物身上带有帝国石棺往往缺乏的实体存在感。晚期罗马艺术与基督教图像学之间的过渡，在每一个细节中都清晰可见：褶皱仍是古典式的，构图却已趋于正面化与圣像化。这是一件过渡时期的器物，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又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完全相似。

——尺寸和估计重量？他问瓦萨利神父。

——我不知道重量，神父说。自我在这里任职以来，从未有人移动过它。至于尺寸，您自己有眼睛。

哈森弗拉茨用尺子测量。长两米二十二。高五十八厘米。深五十四厘米。壁厚估计六厘米。他计算起来。月城大理石密度约为每立方米二点七吨。大理石体积约一百七十升。重量：约四百六十公斤，若考虑厚度变化，或许接近五百公斤。

——要把它取出来，首先得清空壁龛。封固的灰泥已有数百年历史，硬化程度远超肉眼所见。敲得太用力会震裂大理石，太小心又寸步难行。

——需要一位石匠，图因说。不是普通的泥瓦匠。要懂得如何处理古老大理石而不使其破损的人。

瓦萨利神父一直静静听着这番交谈，此时开口了，语气平和，并不高声，那不是抗议，而是一个问题。

——按照我们教堂的传统，这具石棺内安放着四世纪殉道者的遗骨。热尔维和普罗泰。您知道这段历史。是安布罗焦本人发现了他们，并将他们安放于此。如果你们带走石棺，遗骨也会随之而去。或者你们把遗骨留下——但那样就必须打开棺盖，这是一种亵渎，未经大主教同意，我不能允许。

哈森弗拉茨看向图因。

——不碰遗骨。我们连同内容物一并取走石棺，原样运抵巴黎，遗骨的问题交由法国教会当局与米兰方面的同僚处理。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决定。

——维斯孔蒂大主教会提出抗议，瓦萨利神父说。正式地，以书面形式，致函波拿巴与督政府。

——这是他的权利，哈森弗拉茨说。我们会在搬运之前记录石棺的状态。如果遗骨在抵达巴黎时仍然完好无损，它们将继续保持完好。

瓦萨利神父点了点头。不是表示同意，而是表明他已经明白，并会信守诺言，将这番交涉记录下来。他和阿尔杰拉蒂一样，把自己无力的抵抗转化为一种见证的行为

。仿佛真正重要的不是阻止即将发生的事，而是确保留下一份记录。

两天后，一位名叫贾科莫·费拉里奥的米兰石匠在地穴里花了六个小时，用凿子和木槌一毫米一毫米地将石棺从壁龛中凿出，敲打着嵌在大理石与砌体之间的木楔。5 月 23 日晚，石棺终于躺在地穴的地面上，数千年来第一次脱离了它的壁龛。凿开的砌体上留下了它形状的精确印痕，一处干净的凹陷，将永远留在那里。

哈森弗拉茨叫来六名士兵和一具滑轮。花了四个小时才把石棺从狭窄的楼梯运出地穴，大理石与楼梯墙壁之间两侧各只有三厘米余地，整个上升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张力，中途因一名士兵在台阶上滑倒、险些脱手而停顿了二十分钟。神父站在楼梯底部看着，什么也没说。

在主殿里，高窗透入的天光下，石棺不再有它在地穴中的那种存在感。灰蓝色的大理石在午后的光线中泛出淡淡的粉色。浮雕变得更加清晰可辨，线条的紧张感，雕刻家处理红海波涛时近乎图案化的凿刻方式，与晚期古典作坊那种柔软风格截然不同。

瓦萨利神父也走上前来，站在石棺前一言不发。随后他说：

——它自安布罗焦时代起便在这里。一千四百年了。现在它要去巴黎了。

没有人回答。

布罗莱托街的作坊于 5 月 24 日投入运作。巴斯蒂亚尼手头已备有干燥的木材。他制作了三层壁的箱子，杨木与橡木相间，每层壁之间以佛兰德毛毡与梳理过的羊毛隔开。预计六十只箱子中，图因认定七只做工不合格，予以退回。巴斯蒂亚尼二话不说重新制作。米兰市议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波拿巴；他接见了代表团，回答说停战协议的条款已得到遵守，随后打发他们离开。

5 月 28 日，勃鲁盖尔的两幅《元素》——《大地》与《空气》——被装箱。次日，《大西洋手稿》——十二卷装在丝绸盒与吸湿黏土袋中——被封入 58 号箱，三层壁，红蜡封印。共和国的印玺。模板印刷的字样：易碎。

5 月 30 日，最后一天的装箱工作。阿尔杰拉蒂前来协助操作。他站在房间一角，双臂垂在身侧，脸如大理石般僵硬。

6 月 1 日，最终检查。波拿巴亲自确认一切准备就绪。他巡视了斯福尔扎城堡庭院里排列整齐的箱子。

——总共多少？他问蒙日。

——六十箱。

——《大西洋手稿》呢？

——58 号箱。三层壁。三天前已封存。

——勃鲁盖尔与鲁本斯的圣母像呢?

——1 号箱。同样的防护。

波拿巴露出满意的微笑。

——干得漂亮。这些作品将成为巴黎博物馆的骄傲。如此，意大利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耀做出了贡献。这很合理。

蒙日想着阿尔杰拉蒂。想着索马里瓦。想着所有那些眼看着自己的珍宝离去、却不谈论正义、只谈论盗窃的意大利人。

启程前夜，波拿巴检查完毕后，莫罗在斯福尔扎城堡的仓库里见到了图因，那里整齐排列着待运的箱子。

朱利安·莫罗上尉在整个战役中指挥着补给车队——弹药、口粮、火药、预备炮。他知道在山路上搬运装备是什么滋味，知道怎么处理断轴和疲惫的马匹，知道当一切都可能打乱计划时该如何维持时间表。但他从未运过无可替代的东西。

——委员先生，我需要知道我们运的是什么。哪些东西最脆弱？哪些最重？哪些措施最需要注意？规划好的道路?

图因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将一张大地图铺展在一只平放的空箱子上，置于他们之间。

——米兰、科莫、基亚文纳、斯普吕根山口——海拔两千一百一十三米——库尔，然后下坡至瓦莱、马蒂尼、日内瓦、里昂。总距离约六百公里。预计时程：一切顺利的话，六周。

莫罗皱着眉头仔细看着地图。

——六月走斯普吕根？这个海拔还有积雪。而且坡度很陡。某些路段有百分之十二到十五。那些马车……会很艰难。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辛普隆由奥地利人控制。圣哥达以这样的载重无法通行——路段太窄太陡。蒙塞尼斯会迫使我们向南绕行太远。斯普吕根是我们唯一合理的选择。

——那我们就慢慢来。非常小心。

6 月 2 日黎明，六十只箱子排列在斯福尔扎城堡的庭院里。已编号。已清点。已封存。

二十辆马车在等候。一百名护送士兵，由莫罗上尉指挥。最重的箱子每辆车配备六匹役马。其他配四匹。

装车。最重的箱子放在车厢底部。最轻的放上面。用粗麻绳绑牢。每个绑扎点逐一检查。

八点钟，车队准备出发。

图因逐辆检查了每辆马车。每处绑扎。每只箱子。

——很好，他对莫罗说。可以出发了。

莫罗下达命令。车队启程。车轮在鹅卵石上嘎嘎作响。马匹沉重地拉动。

车队从科马西纳门驶出米兰。方向朝北，前往科莫湖，然后是阿尔卑斯山。

一些米兰人聚集在城门附近，看着车队离去。大部分路人继续行走，表面上漠然——这是人们表示反对却不明言的方式。

莫罗让马匹在狭窄街巷里缓步行走。车轮在不平的鹅卵石上嘎吱作响。用编织麻绳固定的箱子纹丝未动。

图因在第一辆车旁步行，那辆车上装着一号箱和五十八号箱。他以马匹行进的步伐走着，一只手无缘无故地搭在车厢侧板上——出于一种身体上的警觉，虽然无法真正起作用，但对他而言是必要的。

在科马西纳门，车队停下，等卫兵检验通行证。负责岗哨的军官很年轻——也许二十岁，不超过二十岁——他逐一核查每份文件，这份认真劲儿透露出的不是真正的戒心，而是经验不足。他把文件还给莫罗，做了个放行的手势。

车队穿过了门。

6 — 阿尔卑斯车队

波拿巴没有前来送行，他前一晚便已南下追赶军队。贝尔蒂埃来签了最后的文件。

第一天相对轻松。沿纳维利奥运河的平坦道路通往蒙扎。七小时内行驶了二十二公里，马匹保持规律速度，每两小时停下检查负载、收紧绳索、让牲口歇息。

傍晚在蒙扎扎营。莫罗将最珍贵的箱子安置在营地中央的防御方阵内。四人全天候值守，每两小时轮换一次。

6 月 3 日，地势开始抬升。接近阿尔卑斯山麓，道路沿科莫湖延伸。路面变窄，部分路段宽仅三米，左侧为岩壁，右侧是陡向湖面的悬崖，没有护栏。车夫们紧握缰绳，步行走在马旁，在最狭窄的通道里低声安抚着牲口。

中午，出了意外。7 号车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坑洼里断了一只轮子。撞击相当剧烈。马车沉了下去。车厢里传来一声脆响，随后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图因冲了上去。

——停止一切。谁都别动。

车队停下来。十个人将箱子抬起，放到路旁的草地上。图因蹲下，从各个角度打量它。外壁有一道超过三十厘米的裂缝。每次稍有移动，里面都传来轻微的叮当声。

——怎么了？莫罗问。

图因查阅了他的登记册。

——7 号箱：普罗卡奇尼的*圣安妮的神圣家族*。油画布，一百一十厘米乘八十五厘米。这是车队里最珍贵的伦巴第作品之一。必须开箱。

图因带来的米兰石匠费拉里奥一颗颗取出钉子，十颗钉子共花了十五分钟。图因揭开了箱盖。

画作用三层布料包裹着。图因逐层展开。画布出现了。完好无损。没有新的裂缝，颜料层也没有剥离。

但那个贴金叶的旧框架已碎成好几块，角落都塌了。放在画作前用于保护的薄玻璃也碎了。那就是听到的声音。

——画本身没有损坏，图因说。但框架报废了。我们也没有防护玻璃了。

——我们能继续吗？

——是的。取出框架和玻璃碎片，将画布单独非常仔细地包裹，封好箱子并加装额外加固件，周围的稻草也加厚。

操作花了两个小时。与此同时，那名有木匠手艺的士兵修复了车轮：拆开轮轴，取下断裂的轮子，用附近农场的木材制作了一个新的。车队在下午结束时重新启程。莫罗再次命令减速：最高时速两公里，每辆车前方有一

名士兵探路，指出坑洼和石块；上坡时其他士兵在车后辅助推行。

6 月 4 日，下雨了。绵绵细雨，将路面变成了泥泞。车轮深陷其中。最重的马车不得不从四匹马增至六匹，一米一米地挣扎前行。中午时分，15 号车厢完全陷入泥沼，轮子没入毂处。莫罗命令卸箱。一幅中等尺寸的画作，重约一百公斤，由二十人抬着走了五十米到较干燥的地面。然后他们返回，将木板塞入轮下，加绑额外的绳索，十二匹马拉动，四十人推行。马车一厘米一厘米地从泥槽中脱出。重新装车，重新出发。当天，车队只走了八公里。

6 月 5 日，车队抵达基亚文纳，位于斯普吕根山口脚下，三千居民的小镇，嵌在一道狭窄山谷中，海拔三百米。山口顶端海拔两千一百一十三米。也就是说，要拉着装载数百公斤的马车爬升一千八百米的落差。

莫罗完整停留三天，为攀登做准备。他从当地农民处征用了另外三十匹马，付以报酬。共和国以固定价格收购，但价格是付了的。他招募了六名熟悉山口的向导，这些人因多次翻越而清楚地描述了危险：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仍有残雪，某些路段坡度达百分之二十，部分通道仅容一辆马车通过，北坡有塌方风险。他还命人为车轮制作铁链。基亚文纳的铁匠连续工作两个夜晚，共制作

六十条铁链，每轮一条，在冰雪坡道上不可或缺。他还检验了每辆马车：车轴、车轮、悬挂、制动器。一切都必须撑住。在高山上，任何机械故障都无法轻易排除。

与此同时，图因打开了所有箱子，检查四天旅途之后藏品的状况。*带花环的圣母*完好无损，布鲁盖尔的两幅*元素*同样如此。*大西洋手稿*——他逐卷检查了十二卷——就那样安卧在丝绸之中，干燥无损，连一张页面都没有移位。

——目前一切正常。但真正的考验明天才开始。

6 月 8 日黎明，攀登开始。

斯普吕根山口公路最近经奥地利人修缮，已不再是骡道，而是真正的马车路，部分路段宽达四米，部分路段铺有路面。路况依然艰险：平均坡度百分之十，部分地段达十三度，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仍有积雪残留。

第一辆马车——58 号箱，*大西洋手稿*——于早晨六点出发，由六匹马拉动，两名向导探路，莫罗和图因步行跟随，十名士兵在车轮旁协助。每小时一公里，有时更慢。在最陡峭的通道，他们每隔一百米就停下，让马匹和人在寒冷的空气中喘息。正午时分，已走了五公里，海拔八百米，还有一千三百米待攀。其他马车依次跟进，每小时一辆，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单独处置。

下午三点，18 号马车在一个急弯处断了轮轴，木头在张力下崩裂，车厢危险地向左倾斜。费拉里奥检查了损坏情况。

——可以修复。三个小时，还有实木。

两名士兵被派去砍附近林子里的一棵幼橡树。就地制作了新轮轴，换下旧的。共花了五小时，马车在入夜时由火把照着继续前行。

6 月 9 日，运载圣安布罗焦石棺的马车——52 号箱，九百公斤——拒绝攀越半坡。海拔一千两百米，坡度百分之十五，路面覆着压实的积雪。六匹马拼尽全力拉扯。尽管打了链条，车轮依然打滑。马车开始倒退。

——挡住它，莫罗说。在他坠落之前。

士兵们在后轮下垫上楔块。马车停住了。但它还是上不去。

——卸货。石棺由人力搬运。

图因抗议道。

——重达九百公斤。

——要用六十个人。如果强驱马匹，它们会倒下。如果为了减重而解绑，马车在有抓力的地方会猛然下冲。你宁可把藏品丢掉吗？

石棺被卸下。六根绳索穿入大理石底部，每根绳上十个人。六十人每人承担十五公斤，勉强可行。他们一步步向前。肌肉在颤抖。尽管寒冷，汗水依然直淌。一公里这样的路，一百次停顿，十个小时的劳作。傍晚五点，他们抵达一段坡度允许空车自行攀爬的平台。重新装车，收紧铁链，反复检验三次。车队重新出发。

三名士兵因精疲力竭倒下，外科医生说无大碍——肌肉疲劳，双手被绳索磨破。其中一人，杜邦，手心流血。外科医生为他的手包扎了。

——这一切，只为一块石头，杜邦嘟囔道。

图因听见他，走了过来。

——这块石头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四世纪时由一位名字都不为人知的艺术家雕刻。它历经了入侵、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劫掠。今天，它也翻越了斯普吕根山。

杜邦没有回答。

6 月 12 日，车队抵达山口顶端。两千一百一十三米。士兵们停下脚步。有些人倒在短草上，另一些人站着，望着积雪覆盖的山峰，目光凝止在静止的空气中。莫罗让车队停了六个小时。用从山谷运来的木柴升起篝火，分发白兰地，处理伤口。

——我们爬上来了。现在是下坡。同样危险，但危险的方式不同。

下坡从北坡开始，坡度与南坡相同。危险不再是马车上不去，而是它们会失控下滑。莫罗在每辆马车后部系了粗绳，十人拉着绳子充当人力刹车，逐步调节速度。每次只放下一辆车，其他的则在轮下垫着楔块等候。一辆马车下行一公里需要两个小时。

6月13日，9号马车在一段特别陡峭的坡上加速过猛。绳索从士兵手中滑脱，烫伤了手掌。马车加速，马匹开始奔跑以免被压垮，车夫拉着缰绳毫无效果。马车以每小时至少四十公里的速度冲下山去。

其中一名向导，朱塞佩，飞身扑到马匹前，挥舞着外套。牲口斜向左侧。马车偏离道路，冲进一片缓坡草地，在五十米外停下。车夫跌落，有瘀伤，所幸未断骨。马匹在颤抖。图因打开箱子——里面是卢伊尼的一幅*圣母像*。画作在包裹中有所移动，但画布完好无损。

朱塞佩拒绝了任何酬谢。他耸耸肩，拾起外套，不回头地走了。

图因在日光下重新打开每一只箱子。他在寻找新的裂缝、颜料层的鼓起、画布上的断裂——所有在颠簸半光下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他什么也没发现。

——我们成功了。

——这不是奇迹，莫罗回答。我的士兵在一公里的坡道上搬运了九百公斤大理石。他们拦住了一辆飞驰而下的马车。他们在山中就地制作了轮轴。这是法国军队尽职尽责。

从库尔出发，道路向下至博登湖，然后转向西。瑞士和法国的道路宽阔养护良好，远胜阿尔卑斯山小径。马车恢复了每天四十公里的行驶节奏。6 月 18 日，三次摆渡横越博登湖，二十辆马车上岸，历时六小时。6 月 22 日，在日内瓦附近越过法国边境。士兵们高呼。6 月 25 日，日内瓦，市民们聚集在路旁，注视着车队经过。

——你带的是什么？有人问道。

——意大利，一名士兵回答。

6 月 30 日，车队进入里昂。藏品被卸下，暂存于莱茵军的仓库——共和国街——一座干燥且戒备森严的建筑——等待最终运往巴黎。

当晚，莫罗在一家旅馆撰写报告。他按顺序记录了事实：六十只箱子运抵，翻越斯普吕根山口，五辆马车损毁修复，二十三人轻伤，一名车夫受伤，零丢失，事件按时间顺序记录——七号马车的车轮，山口途中断轴，石棺以百分之十五坡度手工搬运，那辆险些失控的 9 号马车，以及那些表现突出者的姓名——向导朱塞佩，还有那

位名字他已记不清楚的旧木匠。他重读一遍，认为满意，签了名。

7 — 帕尔马：科雷焦的作品

波拿巴没有停留在米兰。当第一批箱子前往巴黎的途中，他在意大利北部继续他辉煌的征途。帕维亚陷落。然后是皮亚琴察。然后是帕尔马。

帕尔马拥有为数众多的藏品，尤其是科雷焦的壁画，价值无量。大教堂收藏着 1526 年至 1530 年间绘制的*圣母升天*，这幅画声名远播欧洲，蒙日渴望一睹。

帕尔马停战协议于 1796 年 5 月 9 日签署，比波拿巴进入米兰早了六天：费迪南德提前投降，未等待伦巴第战役结果。波旁-帕尔马公爵费迪南德起初试图保持中立。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女婿，他享有强大的庇护。他的宫廷以精致著称：音乐家、画家、建筑师都曾在此居住。费迪南德本人也绘画、雕版。他曾扩建公爵画廊，购入画作，订制大师临摹品，以培养本地艺术家的品味。

但当法国军队逼近时，他明白自己必须屈服。撤退已无可能。奥地利军队自蒙特诺特一役以来便节节败退，北撤的道路已被切断。抵抗意味着帕尔马遭到洗劫。于是他谈判，希望将损失降到最低。

波拿巴没有给他任何余地。停战协议规定缴纳两百万法郎战争贡献。对于一个小公国而言，这是一笔巨额。此外还有二十幅由法兰西共和国择定的画作，特别指明科雷焦的杰作。

这最后一条说明意味深长。波拿巴什么都没有交给运气。

费迪南德提出抗议。二十幅画已经相当可观了。但要求科雷焦的杰作，就等于清空了画廊中最珍贵的东西。这几个字，摧毁了四代公爵耐心建立的体系。

波拿巴驳回了他的异议。条约于 5 月 9 日签署。费迪南德愤怒地回到公爵宫，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刚刚放弃了王朝的遗产。

1796 年 6 月 16 日，蒙日带着一支扩充后的修复师与包装工队伍抵达帕尔马。米兰的经验表明，处理大幅作品和易碎藏品需要更多人手。

公爵画廊的馆长阿福伯爵正在等候他们。伊雷内奥·阿福是位受人尊重的学者，著有多卷关于帕尔马及其艺术家历史的著作，将毕生奉献于公爵遗产的研究。他是个身体虚弱的老人，神情依旧生动，穿着一件肘部磨损的黑色长外套。

他在画廊里接待了他们，周围是他的助手们。没有欢迎致辞。没有礼貌套语。

——先生，我知道您为何而来。我已得知米兰发生的事情。我猜在这里您也将如法炮制。

——正是，阿福伯爵。我们必须依照停战协议遴选二十件藏品。

——二十件。从我们画廊一千多件藏品中。您本可以在选择上保持克制。

——我们将取走巴黎博物馆所缺少的。最美丽的藏品，当然。

阿福似乎并不惊讶。

——那就来吧。不如尽快了结。

他引领众人穿过各展厅。这是一座平面布局合理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宽大的窗户提供最佳采光。画作按流派悬挂：先是十四、十五世纪的本地原始派，继而是十六世纪的大师，最后是十七世纪的巴洛克作品。

科雷焦的部分占据了整整两间展厅。有宏伟的祭坛画、预备习作、虔诚画作。蒙日在画廊的镇馆之宝前停住——那是一幅大型画布，高两米三十五，宽一米四十一，此地称之为*《圣杰罗姆圣母》*，俗名*《白昼》*。

——这幅画是波拿巴本人亲自指定的"科雷焦杰作"，蒙日说。他明确要求它列入最先运往巴黎的藏品之中。

阿福伯爵几乎察觉不到地向后退了一步。

——这幅画约于 1525 年受托，为帕尔马的贝尔贡齐礼拜堂所绘。全城人都珍视它。而您要将它带走。

蒙日将这幅画记入清单。科雷焦特有的晕涂法的柔和——光与影之间那些几乎察觉不到的过渡——构图的宏大，以及弥漫于整个画面的金色光芒，使这幅画成为一件首屈一指的杰作。

——让我看看其他科雷焦作品。

阿福引领他走向相邻的画作。有一幅《持碗圣母》，充满亲切而温馨的优雅。圣母坐于室外景致之中，手持银杯——即赋予此画名称的小碗（scodella）。圣婴耶稣站在她与约瑟之间，握住双方各一只手。约瑟占据构图右半部，正从一棵倾斜的棕榈树上摘枣。画面顶部，一群天使在光芒中旋舞。连接三位主角的对角线赋予整幅画以优美的生动感。

——这幅也要，蒙日说。

接着是《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同样的金色柔光笼罩着圣母、圣婴与跪地的圣女。

——这幅同样要。

阿福握紧了拳头，却一言不发。蒙日继续清点，又选了另外三幅科雷焦：一幅尺寸较小的《圣母子》，但精致之极；一幅《基督悼亡》，带着一种宁静的庄严；还有一幅《橄榄山上的基督》，戏剧性张力十足。

共六幅科雷焦。这是帕尔马有史以来一次性离开的最多数量。

但画作不过是财富的一部分。还有壁画。而壁画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技术难题。

次日，蒙日前往大教堂审视《圣母升天》。他整夜研究版画和文字描述。如今他要亲眼看看原作。

帕尔马大教堂是一座十二世纪的罗马式建筑。外观厚重，朴素。但内部已被科雷焦在十六世纪所作的壁画彻底改变。

蒙日走了进来，目光抬向穹顶。

然后他震惊了。

在距地面六十米高处，圣母升向天空，置于云朵、天使、圣徒旋涡的中央。一切都在旋转，一切都在螺旋上升的运动中向上涌去。人物以剧烈的透视缩短法描绘——伸展的手臂，弯曲的双腿，扭转的躯干——近看毫无头绪，从下方仰视才豁然贯通。

这是一项技术壮举。科雷焦以复杂的透视法计算每个人物，使其看来似乎漂浮在观者头顶。云朵溢出穹顶边界，让人觉得建筑真的向天际敞开。幻觉无懈可击。注视这场天国升腾，令人目眩。

他在穹顶下独自站立了许久。图因赶来与他会合。

蒙日心知肚明。但他要亲自验证。他与图因一同攀上教堂的阁楼，直抵穹顶基部。近距离看，壁画不过是色彩的混乱。人物变形、拉伸，无从辨读。只有退到远处，才能看见整体。

图因检视了彩绘表面，用手触碰灰泥，探查接缝。

——这是真正的湿壁画。涂于新鲜灰泥上的壁画。颜料在干燥过程中渗入石膏。它与墙壁浑然一体。不将其彻底毁掉，就无法剥离。

——我们能切割一段墙体吗？

——看看这个面积。直径至少十二米。而且是弧形面。重量将达数吨。切割、在下降过程中支撑、运输，需要庞大的脚手架。就算做到了，又如何重新安装？穹顶是为了从下方六十米处仰视而设计的。在博物馆里，永远无法重现这个距离。幻觉将荡然无存。

蒙日不得不承认失败。《圣母升天》将留在帕尔马。

他还考察了圣若望福音教堂的壁画——科雷焦另一杰作。同样的结论。这些宏伟作品无法移动。它们与建筑融为一体。强行取走，等于毁掉它们。

波拿巴在壁画清单最终确定之前就收到了蒙日的报告。

他们在米兰会面，在波拿巴改作总部的斯福尔扎宫殿。将军坐在一张堆满地图和报告的桌子后面。他皱着眉头阅读蒙日的文件。

——怎么，不可能？我用两个月征服了意大利。我打败了四支奥地利军队。您现在告诉我一幅画无法搬运？

——将军，蒙日解释道，这不是意志的问题。这是物理的问题。壁画与墙壁浑然一体。强行剥离会毁掉作品。我们会毁掉我们想要保存的东西。

——那就想办法！找画家来复制！

——复制品永远无法取代原作。而且规模太大了。一个直径十二米的穹顶……

波拿巴挥手打断了他。

——我不在乎您的技术问题。如果无法取走壁画，就用可移动的画作补偿。加倍取走。三倍取走。我要帕尔马交出她最好的东西。明白了吗？

蒙日没有回答。他认识这种语气。当波拿巴用那种口吻说话，争辩毫无意义。

三天后蒙日返回帕尔马。这一次，他不局限于公爵画廊。他走遍了教堂、修道院和私人收藏。如果波拿巴想要更多，他就去找。

在斯泰卡塔教堂，他发现了帕尔米贾尼诺的一组壁画。壁画本身无法取走，但教堂里收藏了同一艺术家的几幅架上绘画。蒙日选了两幅。

在皮洛塔宫——公爵的副宅——他发现了一批佛兰德与荷兰画作：鲁本斯、范戴克、伦勃朗，这些作品在十七世纪由兰努乔二世公爵购入。蒙日选出其中四件。

在帕拉蒂纳图书馆，他征用了四十五部彩绘手稿。十五世纪的时祷书，技艺精湛出众。微型画描绘圣经场景、天文历法、奇幻的兽类志。每一页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蒙日在帕尔马共取走三十四件藏品，而非停战协议规定的二十件。

当阿福看到最后一份名单时，脸色变得苍白。

包装工来取走*《白昼》*。阿福走近，把手放到画框上——不是画布，而是木头上。他的手在那里停留了一秒。包装工们假装没看见。

费迪南德公爵正式向波拿巴提出抗议。他收到简短的回复：*条约条款已被尊重。如果殿下对我们的解释有异议，我们可以重新谈判整个停战协议。条件将更为不利。*

费迪南德明白了这个意思。他停止了抗议。

箱子准备了三周时间。图因亲自负责六件科雷焦的包装。

1796 年 7 月 20 日，一切准备就绪。三十辆马车在公爵宫的庭院里等候。两百名护送士兵，由波拿巴亲自指定的一名上尉指挥。

阿福前来见证出发。他站在大门的阴影里，身着黑色外套，面容紧绷。他看着箱子一只只被搬上车。每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巴黎中央艺术博物馆。

当车队启程，阿福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最后一辆马车消失在街道尽头。

8 — 摩德纳和博洛尼亚

蒙日没有等车队出发。他已经踏上前往摩德纳的路了。

摩德纳于 1796 年 5 月陷落，帕尔马之后几天。埃尔科莱三世·德斯特公爵未作抵抗便投降了。他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他的奥地利庇护者刚刚被击败。抵抗意味着首都遭到洗劫。他选择了谈判。

停战协议于 1796 年 5 月 17 日签署。波拿巴提出条件：七百万法郎战争贡献，为法国军队提供口粮和马匹，以及——如今已成惯例的条款——*由法兰西共和国择定转让二十幅画作和手稿*。

埃尔科莱签了字。但签字时，他知道自己交出了什么。四个世纪的积累。埃斯特家族的宝藏。

德斯特家族自十三世纪以来统治费拉拉与摩德纳。有文化修养的王侯，开明的赞助者，热情的收藏家，他们建立了欧洲最美丽的画廊之一。一代一代，他们收购画作，委托创作，庇护艺术家。

但 1746 年，迫于财政困难，埃尔科莱三世出售了最耀眼的明珠：科雷焦的*《圣乔治圣母》*。萨克森的奥古斯都国王以天价购下了它。它已经去了德累斯顿。

如今，五十年后，法国人来取走了剩余的一切。

1796 年 7 月 28 日，蒙日与贝尔托莱抵达摩德纳。哈森弗拉茨与一支十五人团队随行：修复师、包装工和负责记录每件被取走藏品的画师。

公爵画廊的馆长吉罗拉莫·提拉博斯基正在等候他们。

他在公爵宫的大画廊里接待了法国委员，态度冰冷但彬彬有礼。

——先生们，我听候您们差遣。您们将在这里找到 1746 年那次不幸出售之后的藏品余存。

——我们知道您们失去了科雷焦，蒙日说。但据我们所知，您们仍保有一批重要藏品。

——确实。提香、维罗内塞、丁托列托。费拉拉画派也有充分的代表：多索·多西、加罗法洛、早期原始派。我们的图书馆还收藏了极具价值的彩绘手稿。

——让我们看看，贝尔托莱说。

他们首先停在一幅《阿方索·德斯特肖像》前。约绘于1523 年，描绘公爵身着铠甲，手持指挥杖。目光犀利的武士形象，身披嵌金深色铠甲。

——尺寸？图因问道。

——一百八十厘米乘九十厘米。油画布。保存状况极佳。

他将其记入清单。

提拉博斯基引领他们走向其他展厅。另有一幅提香：《忧郁目光男子肖像》，神秘人物，目光忧郁。再有一幅《詹乔治·特里西诺肖像》——这位人文学者兼诗人四分之三侧身，身着深色长袍，手按翻开的书卷，威尼斯成熟期特有的儒雅肖像。

——再加两幅提香，蒙日说。

——三幅提香，先生们？提拉博斯基抗议道。您们把我们的威尼斯藏品清空了。

——我们执行条约。二十件藏品。目前我们只选出了三件。

提拉博斯基叹了口气，带他们走向专门展示费拉拉画派的区域。正是在那里，藏品中最独特的作品展出——那些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画作。

先是多索·多西。乔瓦尼·迪·尼科洛·德·卢泰里，又名多索·多西，十六世纪埃斯特家族的宫廷画家。他的风格独一无二：梦幻般的风景，闪烁的色彩，神话人物置于奇幻场景之中，营造出清醒梦境的氛围。

他在一幅*《木星、水星与美德》*前停下。木星安坐云端，水星持双蛇杖，美德站立其间，散发着仙子般的金色光芒。天空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蓝。一切都沐浴在多索特有的清醒梦境氛围中。

——多索是阿方索一世最喜爱的画家，提拉博斯基说。他热爱这些传奇般的氛围。这些虚构的世界，让神话得以在其中呼吸。

——就是这个，蒙日说。

他还选定了一幅*《圣家》*——在金色调林地背景中的神圣构图，是阿方索一世·德斯特最钟爱的画家的典型风格。

接下来是加罗法洛。本韦努托·蒂西，绰号加罗法洛，另一位费拉拉大师。比多索更为古典，但带有精致的优雅。蒙日选了*《圣母与圣婴》*和*《耶稣诞生》*。

最后是十五世纪的原始派画家。科斯梅·图拉，弗朗切斯科·德尔·科萨，埃尔科莱·德·罗伯蒂。这些画家发展出一种奇特的、几近幻觉的风格——棱角分明的人物，破碎的衣褶，奇幻的建筑，每幅作品中都充满着紧张的张力。

——这正是取走它们的理由，贝尔托莱回答。博物馆必须是普世的。它必须代表所有画派。

蒙日在清单上划下了一笔。他们继续。一幅宏伟的维罗内塞：*三博士朝拜*，四米宽的大型构图，在威尼斯建筑风格的宫殿环境中，描绘了衣饰华美的众多人物，光芒耀眼。

——这幅画于 1657 年由切萨雷·德斯特公爵购得，提拉博斯基说明道。它来自艾米利亚一座宫殿的私人委托。

——尺寸？

——宽四百一十厘米，高两百二十厘米。是一件宏伟的作品。运输将很棘手。

——我们运过更大的。就取这件。

蒙日还在清单上加了一幅丁托列托——*耶稣在圣殿中的呈献*，为圣马可大学院所绘的三乘两米大型画作。

但画作并非全部。还有图书馆。

埃斯滕塞图书馆，创建于十五世纪，收藏了数千份手稿。德斯特家族是伟大的藏书家，收集了中世纪手稿、早期印刷本、珍本和彩绘抄本。

贝尔托莱对科学同样感兴趣，在首席图书馆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检视藏品。

贝尔托莱选取了四十五部彩绘手稿。德斯特家族积累了品种丰富的抄本：蓝底金字的时祷书、嵌有天球图的天文学论著、装饰游吟诗人肖像的宫廷诗集。每一卷都以王公之姿打造。

还有十六世纪的航海图，装饰着海怪和船只。图示的标本志展示药用植物及其特性。关于炼金术的论文，饰有神秘符号。

首席图书馆员提出了抗议。贝尔托莱听完，然后继续清点。

提拉博斯基夜复一夜地撰写自己的记录，记下每件被取走藏品的来源和情况。那些他无法保留的，至少想写下来。

摩德纳的箱子于 1796 年 8 月 15 日启程前往巴黎。四十辆满载马车，三百名护送士兵。护送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花了四周时间。

埃尔科莱公爵从宫殿的一扇窗口望着他们离去。四个世纪的家族收藏正前往法国。阿方索一世珍藏的提香。埃

尔科莱二世最爱的多索·多西。阿方索二世从费拉拉带来的手稿。

埃尔科莱三世于七年后，即 1803 年去世。

但在巴黎，摩德纳的珍宝融入了中央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提香的画作加入了其他地方被劫掠的提香作品之列。多索·多西为费拉拉画派开辟了独特的区段。彩绘手稿充实了国家图书馆的收藏。

这正是格雷瓜尔在巴黎试图表述却未能成功的东西。所谓人类遗产的保护，正是在这里建立在对特定遗产的摧毁之上。他还没想清楚怎么把这句话写出来，才不会听起来像是指控，也不像是赦免。所以他没有写。

博洛尼亚于 1796 年 6 月 19 日投降。这座城市是欧洲著名大学的所在地，也是欧洲最古老的。这还是一座重要的艺术中心，十六世纪的博洛尼亚画派在此兴盛，卡拉奇、格尔奇诺、圭多·雷尼皆出其门。

停战协议于 6 月 23 日签署。条款一如既往：财政贡献、提供口粮，以及"转让艺术品和科学藏品"。共一百件。画作、手稿、仪器。

1796 年 6 月 25 日，蒙日与贝尔托莱率领一支扩充后的团队抵达——如今已有十五名助手：修复师、包装工、专家。体系已然磨合。各司其职。效率在提升。

他们由参议员阿尔德罗万迪接待——这位代表市政当局的人出身博洛尼亚望族，一生服务于这座城市。

——先生们，博洛尼亚投降。我们会缴纳这笔款项。我们会交付所要求的作品。但我们是被迫这样做的。我要把这说清楚。你们说服不了我们。你们是在强迫我们。

——我们注意到您的立场，参议员，蒙日回答。现在请协助我们进入藏品。

——我会协助您们进入，是的。但我不会协助掠夺。您们将得到条约规定的东西。不多一件。

蒙日知道他会取走更多。波拿巴已毫不含糊地说过：*带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条约是用来解释的。*

阿尔德罗万迪带他们前往设在波吉宫的国家美术馆。馆长马尔切洛·奥雷蒂正在等候他们。

他是一位细致入微的学者，三十年来将博洛尼亚所有的艺术作品一一编目。他的登记册是精准的典范。

他毕生都在为这座城市的艺术服务。但与阿尔德罗万迪不同，他并不确定今天所谓的效忠这座城市，就意味着与法国人对抗。

——委员先生们，我已准备好了我的目录。您们将在那里找到识别藏品所需的一切。我想您们将从卡拉奇开始。

——确实如此，蒙日说。这些是关键部分。

——跟我来。

奥雷蒂带他们穿过展厅。画廊占据了宫殿的整整一层。画作按照不同画派和时期悬挂：先是十四世纪的原始派，然后是十五世纪的大师，最后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伟大画家。

卡拉奇家族的专区是最重要的。安尼巴莱、阿戈斯蒂诺和卢多维科，这三位堂兄弟以反对矫饰主义的方式，彻底革新了十六世纪末的意大利绘画。

奥雷蒂指着一幅宏伟的画作。

——卢多维科·卡拉奇的*圣雅金托的圣母显现*。三米七十五乘两米二十三。1594 年为圣多明我教堂所绘。构图以罗马建筑为背景：荣耀中的圣母被天使云朵托举，显现于前景阴影中跪拜的圣人面前。看那天上光明与尘世幽暗之间的对比。卡拉奇家族所有的灵性都凝聚在这种对立之中。

蒙日审视着这幅画。构图的宏伟，写实与理想化之间完美的平衡，对明暗法的驾驭——一切都印证了卡拉奇家族的声誉。

——就是这个。

奥雷蒂闭上眼睛片刻。

——这是我们卢多维科最重要的作品。

——更应该这样。

他们转向安尼巴莱·卡拉奇。《升天》，一台气势恢宏的巴洛克机器。圣母在天使与云朵的螺旋中升向天空，使徒们倒在地上，高举双臂。接着是阿戈斯蒂诺·卡拉奇的《圣杰罗姆的圣餐》，较为朴素：垂死的老人在修士和柔光的寂静中领受圣体。

他们走向格尔奇诺。奥雷蒂在一幅*《圣伊雷妮照顾圣塞巴斯蒂安》*前止步。夜间构图，令人不安的感官性：光源无从辨认，光似乎从人物本身透发。

——早期作品，奥雷蒂说。1619 年。您看这光线。

——这个也一样。

——你拿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取用巴黎博物馆缺失的东西。

奥雷蒂在他的记录册中密密记录着，字迹紧凑而迅速。每一幅离去的画作都将有记录。每一次失去都将被存档。他还记下，格尔奇诺的*圣佩特罗尼拉*——高逾七米的巨大祭坛画，曾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委托，自 1730 年起移置奎里纳尔宫——在罗马。——这一幅，您在这里是拿不到的，他对蒙日说。但我想，等您的同僚们去了梵

蒂冈，自会处理它。他记下了这一点。罗马将是下一站。

然后是圭多·雷尼。奥雷蒂在一幅*《圣母怜子图》*前停住了脚步。圣母将基督已死的身体抱在膝上。构图呈绝对简约的三角形：没有布景，没有陪衬物，只有空间中的两个人物，色彩被简化为基督肌肤的白、玛利亚长袍的蓝、垂布的红。情感正诞生于这种简练之中。

——就是这个。

他还将一幅《沉思中的圣杰罗姆》加入了清单。

物理学博物馆藏有十八世纪精度与多样性无与伦比的仪器：望远镜、显微镜、反射罗盘、静电机、气泵。

还有一个植物标本馆，收藏了数千份极其精心编目的植物标本。精工制作的天球仪与地球仪。矿物标本收藏。

波拿巴明确要求也从这些藏品中取走。意大利不只是要提供绘画。它应该为所有知识领域做出贡献。

贝尔托莱亲自负责这部分任务。他在路易吉·加尔瓦尼教授——发现动物电的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物理学博物馆。

加尔瓦尼将一生奉献给了博洛尼亚大学。如今，他眼看着自己的仪器前往法国。

——先生，他对贝尔托莱说，这些东西不是艺术品。它们是教学工具。没有它们，我们的教学将严重受损。

——这正是把它们带往巴黎的理由。它们将用于培养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您的大学可以订购新的。

——用什么钱？博洛尼亚刚刚缴纳了一千五百万的贡献。我们的金库空了。重建这批藏品需要我们数年时间。

贝尔托莱继续清点，记录每件仪器的尺寸、状况和教学价值。

他共选取了二十件仪器。用于真空实验的气泵。光学镜头套装。精密天平。化学仪器。

他还取走了天球仪和地球仪——装在铜架上的精美彩绘木球。以及矿物学和植物学标本收藏。

加尔瓦尼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仪器被包装。他一生都在测量、称重、核验。他知道什么能被证明，什么只能承受。

贝尔托莱还参观了大学的解剖室。建于 1637 年，是一座精雕木制的小型圆形剧场，教授们在学生面前解剖尸体。

剧场里还收藏了埃尔科莱·莱利的解剖蜡像——器官、神经系统、胎儿——贝尔托莱认为这对巴黎医学院的学生具有真正的教学价值。

贝尔托莱已经开始将它们打包。

但征用并没有止步于画作和仪器。还有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创建于十三世纪，五百年来持续丰富，收藏了数千份中世纪手稿和珍贵的早期印刷本。博洛尼亚的教授们将自己的著作存放于此，抄写员在此誊抄古代文本，装饰师在此装点时祷书。

贝尔托莱在本笃会修士安塞尔莫·科斯塔多尼神父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后者毕生致力于图书馆的编目工作。

共选出三十份手稿。

科斯塔多尼取出最珍贵的文件：一部十二世纪金饰大写字母的《查士丁尼法典》，一部十三世纪拉丁文译本的阿维森纳《医典》，十五世纪彩绘装饰的时祷书——群青色、金叶、朱红色——一部《天文学大成》（托勒密），一部十四世纪的草药图鉴，一部红墨几何图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贝尔托莱逐一取用，逐一放在一旁。没有讨论。

——您还有成千上万份。这些将充实巴黎国家图书馆的藏品。

——没有人会去查阅它们！在巴黎，谁会对博洛尼亚的罗马法手稿感兴趣？在这里，它们是活的，被使用，被讲授！

——“可访问”并不意味着“被使用”。这些手稿将在巴黎的库房里因无人问津而消亡。

贝尔托莱知道科斯塔多尼有部分是对的。许多从意大利带走的手稿最终只是存放在国家图书馆，鲜少被查阅，渐渐被遗忘。

但命令就是命令。波拿巴想让巴黎富庶。这些手稿将离去。

清点工作持续了二十天。二十天走遍藏品、图书馆、储藏室，争论、称重、测量、决策。

1796 年 7 月 15 日，蒙日和贝尔托莱向博洛尼亚当局提交了最终清单：八十幅画作、二十件科学仪器、莱利的十二幅蜡像、三十份手稿、矿物标本收藏及各种雕塑——共一百八十七件，而条约规定的是一百件。

阿尔德罗万迪参议员召集了博洛尼亚参议院的特别会议。他在全体议员面前宣读了法国委员们的清单。

——我提出了抗议，阿尔德罗万迪回答道。蒙日委员告诉我，画作是主要物品。其他类别不计入配额。

参议院通过了正式抗议。一份由全体议员签署的官方文件被起草，收件人是波拿巴将军。

波拿巴的回复在一周后到来。一封三行短信：

条约写的是一百件艺术品及科学物品。画作是艺术品。其他是科学物品。如果您们不满意，我可以取走更多。由您们选择。

阿尔德罗万迪明白了这个意思。

在箱子准备期间，奥雷蒂在写作。他翻开登记册到当天的页面，记道：1796 年 7 月 15 日。格尔奇诺，*《报喜》*。油画布，248×197 厘米。下午两点由两名士兵取走。框架依然留存。这是他的抵抗方式——不是谴责，而是精确的证词、日期、尺寸，以及那种不加评论的赤裸陈述。

博洛尼亚的箱子于 1796 年 8 月启程前往巴黎。三十辆满载马车，两百名士兵护送。北上的旅程历时四周。

奥雷蒂与阿尔德罗万迪并肩站在宫殿庭院里，静静地看着马车远去。

每只箱盖上都刷着同样的模板铭文：*巴黎中央艺术博物馆*。

当最后一辆马车消失在街道尽头，阿尔德罗万迪转向奥雷蒂。

——他们把一切都带走了。卡拉奇。格尔奇诺。圭多·雷尼。加尔瓦尼的仪器。莱利的蜡像。一切。

——不是一切，奥雷蒂回答。我保留了目录。我保留了描述。我保留了记忆。

阿尔德罗万迪点了点头。然后他们各自回家了。

因为波拿巴将目光投向罗马。

在帕尔马、摩德纳和博洛尼亚的箱子前往巴黎途中，波拿巴继续他的军事行动。奥地利人没有放弃。他们正在重组军队。他们在准备反攻。

1796 年夏秋以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为标志。8 月 5 日，卡斯蒂廖内——法军击败了伍尔姆泽指挥的奥地利军队。9 月 8 日，巴萨诺——又一次胜利，奥军北撤。十一月，阿尔科莱——三天激战在一座狭窄的桥上，波拿巴本人险些阵亡。

然后是 1797 年 1 月 14 日，里沃利。决定性战役。波拿巴击溃了由阿尔文奇指挥的奥军。两万名俘虏。奥地利人就此失去了意大利北部。

十九天后，即 1797 年 2 月 2 日，曼图亚投降。这座城市抵抗了八个月。被围困、被饥饿折磨、被斑疹伤寒肆虐，它依然坚守阵地。但里沃利之后，抵抗已无意义，奥地利指挥官伍尔姆泽投降了。

随着曼图亚的陷落，整个意大利北部落入法国控制。各公国已臣服。奥地利军队告败。威尼斯保持中立，却心怀恐惧，按兵不动。

只剩下一个目标。最大的那个。

第 3 章：罗马与威尼斯（1797 年）

1 — 进入永恒之城

蒙日和贝尔托莱于 1797 年 2 月 25 日抵达罗马。这座城市让他们身不由己地为之震撼。他们见过米兰、博洛尼亚、帕尔马。但罗马不同。那是永恒之城。*世界之都（caput mundi）*。人在抵达之前便已知晓。

他们在卡比托利欧附近下了轿式马车。这座山丘是古罗马的政治中心，俯瞰着广场。废墟一望无际：断裂的石柱、凯旋门、坍塌的神庙、被植被侵占的巴西利卡。在这些古代遗迹之间，矗立着巴洛克教堂、文艺复兴宫殿、宏伟的喷泉。

罗马是一块羊皮纸，反复书写。每个时代都留下印记：异教的远古、基督教的中世纪、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辉煌的巴洛克——一切以独特的方式共存，彼此叠压。

蒙日凝视着这幅景象。所有这些重叠的文明，所有这些世纪，汇聚在同一片空间之中。

——令人印象深刻，贝尔托莱在他身旁低声说。

——不止如此。这令人窒息。我们感受到历史的重量。所有这些叠加的文明。所有这些积累的世纪。

——这更加说明要取走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将拯救这些珍宝。为后世保存。

他们在梵蒂冈附近一座征用的宫殿安顿下来。从那里，他们可以辐射至各大收藏：梵蒂冈以其非凡的博物馆，卡比托利欧山及其古代藏品，博尔盖塞、巴贝里尼、法尔内塞诸宫殿的绘画画廊，以及无数藏有壁画、雕塑与祭坛画的教堂。

从何处着手？选择之难是真实的。罗马所藏艺术珍宝，超过迄今所访所有城市的总和。

波拿巴一锤定音。他于 2 月 27 日致信蒙日：首先专注梵蒂冈。我要*贝尔维第的阿波罗*。我要*拉奥孔*。我要两座布鲁图斯半身像。从这里开始。其余的由你判断。

2 月 28 日，他们前往梵蒂冈。他们受到了圣座国务卿多利亚·潘菲利枢机主教和教皇博物馆馆长恩尼奥·基里诺·维斯孔蒂的接见。

这位枢机主教出身于罗马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多利亚家族世代为教廷效力，培养出枢机主教、外交官和行政官员。多利亚枢机主教体现了与圣座紧密相连的那个罗马贵族阶层。

他在宗座宫的一间厅室接待了法国人。庄重，典雅，装饰有十六世纪的壁画。教皇的画像点缀着墙壁。一种古老权力与千年传统的氛围弥漫其间。

——先生们，你们的到来是一种冒犯。是对基督教世界的冒犯。是对教会的冒犯。是对上帝本身的冒犯。

蒙日平静地回答。

——阁下，我们无意冒犯。我们来此执行一份合法签署的停战协议条款。第八条规定转让一百件艺术品。我们在此是为了遴选这些作品。

——威胁之下签署的停战协议！你们的军队已兵临罗马城下！这不是自由协议，这是敲诈勒索！

——法律文件依然有效，阁下。签署的条约就是签署的条约。

枢机主教正要回应，维斯孔蒂用一个手势打断了他。

——阁下，请允许我说几句。我以为我们在做无益的争论中浪费时间。这些先生奉命而来。无论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执行。我们不如专注于实际层面。

维斯孔蒂是贵族。他的父亲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斯孔蒂曾任教皇博物馆馆长。维斯孔蒂本人也出版过多卷古代雕塑目录。他熟悉每一个展厅，每一个细节，每一段历史。

他也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明白抗议无法阻止法国人。唯一能做的，是确保这些作品得到妥善处置，在运输途中免遭损坏。

他转向蒙日和贝尔托莱。

——先生们，我想你们手上有一份清单。有您们特别感兴趣的作品。

——确实如此，蒙日回答，递出一份文件。

维斯孔蒂浏览着。他的脸色愈来愈沉。

——*贝尔维第的阿波罗。拉奥孔。贝尔维第的躯干*。布鲁图斯的半身像。你们想全部拿走。你们想将梵蒂冈最珍贵的宝藏席卷一空。

——我们接受停战协议中规定的。一百件作品。

——但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百件！是最美的一百件！最重要的一百件！这是蓄意羞辱。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宣告罗马已被征服、劫掠、屈辱。

维斯孔蒂说得对。蒙日无可辩驳。那正是目标所在。波拿巴要的是象征。从梵蒂冈手中夺走阿波罗，意味着从罗马手中夺走艺术之都的桂冠。将阿波罗安置于中央艺术博物馆，意味着将这一地位移交巴黎。

——我们从庇护·克莱门蒂诺博物馆开始，贝尔托莱说。我们想看古代雕塑。

维斯孔蒂僵硬地站起身。

——跟我来。

他们穿过一连串廊厅与庭院。梵蒂冈是座迷宫：装饰着壁画的无尽走廊，宏伟的阶梯，巨大的厅室。到处都是几百年财富与权力的积淀。

庇护-克莱门蒂诺博物馆占据宫殿一翼。由教皇克莱孟十四世与庇护六世创立，专为收藏古代雕塑。藏品极为丰厚：历代教皇几个世纪间于罗马发掘中积聚了无数大理石——希腊与罗马雕像、皇帝半身像、雕刻石棺、镶嵌画。两千年历史所遗留的一切。

维斯孔蒂带他们穿过展厅，讲述每件作品的来源。他说话充满热情，但也带着越来越深的悲伤。

他们走进了缪斯厅。一个圆形房间，墙壁上凿满壁龛，壁龛内立着雕像。中央基座上矗立着*贝尔维第的躯干*。

那是一件雕塑残片。一个男性躯干，无头，无臂，无腿。只剩躯干与部分大腿，人坐在一张兽皮之上，兽皮搭在一块潘特里克大理石岩石上。高度：一米五十九。估计重量：八百公斤。但那是何等雄浑的躯干。肌肉的线条透出非凡的力量。每一块肌肉都清晰可辨，紧绷着，蓄势待发。你能感受到这具残缺之躯所蕴含的能量。微微弯曲的背部暗示着一个扭转的动作。腹部隆起分明。胸肌极为宽阔。

——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雕塑，维斯孔蒂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署名：雅典人内斯托尔之子阿波罗尼奥斯。签名

刻在作为底座的岩石上。米开朗基罗对着它研究了数小时。他拒绝为其修复，认为添加肢体是对原作的亵渎。

他温柔地抚摸着大理石。

——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件作品影响了整个西方雕塑。西斯廷礼拜堂天顶上的裸像直接从中汲取灵感。躯干塑造了米开朗基罗式的力量身体观——那种紧绷的张力。佛罗伦萨美第奇陵墓上的*《白昼》*，以及维奇奥宫的*《胜利》*。所有想要表现力量与蕴势的雕塑家都研究过这件躯干。它被称为米开朗基罗的学校。

图因检查着大理石，估算重量，思考运输的后勤问题。

——可以运输，但需极其谨慎。必须定制软垫包装箱。避免任何碰撞。大理石看似完好，但谁也无法断言。旅途颠簸可能产生肉眼不可见的裂纹。

——我们带走它，贝尔托莱决定，在清单上记下。

他们移步下一个厅室。阿波罗内室。在那里，一个专为突显此像而设计的壁龛中，雕像静立。*贝尔维第的阿波罗*。蒙日骤然停步。他见过复制品、版画、石膏翻模。原作令他震撼。

雕像矗立于红色大理石基座之上。高两米二十四，不计底座。帕罗斯大理石，耀眼的白。抛光极为精湛。在从高窗倾泻而下的光线中，大理石几近透明。

阿波罗被塑造成一个刚刚走出青少年期的年轻人。裸体。姿势既轻松又充满动感。身体的重量落在右腿上。左腿微微弯曲，脚向后稍稍抬起。左臂伸出，曾握着一张弓。右臂垂落，手中握着箭——箭矢如今已消失。

头部向左转，仿佛这位神祇凝望远方——或许是他刚刚击倒的敌人，或许是他注视的某片风景。表情平静，几乎带着一种超然。没有暴力情绪。只有沉静的贵族气质。

头发以复杂的卷曲排列，由发带固定。几缕垂落肩头。

身体在解剖学上达到绝对的完美。理想的比例。每一块肌肉各归其位，不过分发达，也不懈弱。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过渡流畅而自然。那是力量与优雅、雄健与精妙之间完美的平衡。

——这是一件失传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维斯孔蒂说。很可能制作于公元二世纪。原作是一座公元前四世纪的青铜雕像，可能归属于亚历山大大帝宫廷雕塑家利奥卡雷斯。但这些都是推测。原作已经消失。只剩下这件复制品。

他走近雕像。

——1489 年在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的领地上发现，很可能在安齐奥。朱利亚诺枢机当即购下。正是

这位后来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人，将这件雕像安置在贝尔维第宫的庭院里，它在那里矗立至今。

维斯孔蒂转向蒙日和贝尔托莱。

——温克尔曼曾写道，它代表了“古代所有幸免于毁坏的作品中，艺术的最高理想”。门斯花了数月时间临摹它。卡诺瓦特意前来观摩。它不仅仅是一件雕塑。它是典范。是绝对的范本。是终极的参照。

——几个有特权的人？维斯孔蒂愤愤地说。梵蒂冈是开放的！任何有推荐信的艺术家都可以来研究我们的藏品！我们有着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接待传统！

——推荐信，正是。您得认识某个人。有关系。这里不对人民开放。在中央艺术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不需要推荐信。没有特权。这就是旧制度与共和国的区别。

维斯孔蒂正要反驳，但还是忍住了。争论有什么用？法国人已经决定了。阿波罗会离去。

图因从各个角度审视着雕像。他估算重量，检查与基座的连接点，寻找任何薄弱之处。

——大约九百公斤，他估算。大理石非常密实。没有明显的裂纹。手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修复。接缝清晰可见。右腿也局部修复过。但躯干和头部是古代原物。

——这些修复会给运输带来麻烦吗?

——做工精良。用青铜销钉固定。应该能撑住。但必须小心操作。如果旅途中手臂松动，后果将难以弥补。

——那就确保什么都没掉落。

维斯孔蒂厌恶地听着这段对话。这些人把阿波罗当作任何一件普通物品来谈论。他们计算它的重量。评估运输风险。他们看不见艺术作品。他们只看到一块大理石，需要从 A 点搬到 B 点。

——您不明白。您无法理解。这件雕像不是可以随意移动的简单物品。它有其背景。与存放它的地方有着联系。将它从这里带走，就是在精神上将它杀死。

蒙日温柔地回答。

——维斯孔蒂先生，罗马人当年就把希腊的雕像带来了罗马。如今没有人因此责备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感谢他们保存了这些作品。

——罗马人是残暴的征服者，毫无廉耻地劫掠。您假装自己有所不同。您谈论文明、进步、教育。但您的行为和他们一样。您们是用华丽演讲洗白良心的掠夺者。

——也许吧。但结果是一样的。这些作品将在巴黎展出。会被看见，被研究，被仰慕。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最重要的是尊重。尊重拥有这些作品的人。尊重它们与原籍地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切，您们都在践踏。

讨论陷入了循环。最终，蒙日做出了决定。

——维斯孔蒂先生，我们尊重您的立场。但我们的命令明确。阿波罗将启程前往巴黎。还有*拉奥孔*、*躯干*，以及我们清单上的其他作品。您说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那为什么还要争论？如果一切已成定局，为何还要假装对话？

——因为我们需要您的专业知识。用来包装雕塑，确保运输中不受损坏。您可以拒绝合作。但那样我们只能自己来。这会带来各种风险。

维斯孔蒂明白了这场要挟。要么他协助法国人，这些雕塑就有机会完好无损地抵达巴黎。要么他拒绝，它们可能因操作不当而受损。

——好吧。我会配合。不是为了帮助您们，而是为了保护这些作品。这是我作为馆长的职责。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也是如此。

——我们感谢您的付出。

——我这样做是被迫的。

——随您便。

他们走进了下一个展厅。*拉奥孔*厅。中央矗立着那件群像雕塑。

*拉奥孔*描绘了特洛伊祭司与他的两个儿子被众神差遣的蛇袭击。三具人体纠缠于一场绝望的挣扎之中。父亲居中，肌肉发达的身躯因用力而绷紧，头颅向后仰，嘴巴张开，在痛苦中呼号。两侧年幼的儿子们，也被蛇身缠绕。雕塑高两米四十二。帕里安大理石。1506 年发现于埃斯奎林山脚、靠近斗兽场的前皇家宫殿旧址。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立即购入，安置于梵蒂冈。

——这是希腊化艺术的杰作，维斯孔蒂解释道。很可能由罗德岛的阿格桑德罗斯、波利多罗斯和阿西诺多罗斯于公元前一世纪雕刻。三位雕塑家合作。我们在构图中看到他们的合作：每个人物被不同处理，但整体形成了统一。

他指出了细节。

——父亲占据中央。这是焦点所在。他的身体最为发达，肌肉最为强健。他在拼命挣扎，试图撕开缠绕他的蛇。肌肉绷紧到极致。青筋凸出。关节处的皮肤起皱。

他指了指头部。

——那表情令人惊叹。嘴唇张开。眉头紧蹙。目光朝向天空，仿佛在向诸神质问，为何他要遭受这种惩罚。这

就是悲剧的精髓——人类在无法逃脱的命运面前的苦难。

然后他指向那两个儿子。

——两个孩子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左边那个，长子，仍在挣扎：他的身体抵抗着，肌肉收缩。右边最小的那个，似乎已经放弃了。他的身体在塌陷。他的力气消耗殆尽。我们感受到一种渐进：英勇的父亲，长子抗争，幼子屈服。

维斯孔蒂走近雕塑。

——这件作品影响了整个文艺复兴。米开朗基罗在它被发现的当天就亲眼见到了它。他跑遍整个罗马去看它。它改变了人们对雕塑的理解。《摩西》、《奴隶》，一切都从它而来。

他轻轻触摸着大理石。

——但超越艺术影响，还有更深层的意图。这件雕塑讲述的是人类的处境。无辜者的苦难。众神对无辜者痛苦的沉默。

蒙日尽管不由自主地着迷，还是静静地听着。维斯孔蒂将雕塑转化为哲学。他不满足于描述技术。他揭示了作品的意义与人性的幅度。

贝尔托莱更务实地打断了他。

——维斯孔蒂先生，这些思考很有意思。但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这件雕塑也将前往巴黎。它是如何固定在基座上的?

维斯孔蒂叹了口气。

——这件群像由多个拼合的块体组成。父亲的身体是整块雕成的。但手臂、腿、以及两个儿子的雕像都是分开的部分。这些部件由青铜销和水泥相接。整套装置可以拆解以便运输。

——太好了。我们会拆除它。那样会更安全。

——拆解拉奥孔……维斯孔蒂低声说。把人物分开。打破了作品的统一性。是的……这是一种亵渎。

——这是必要的亵渎。与其冒着旅途中损坏所有东西的风险，不如干净地拆解。

维斯孔蒂无言以对。他站在*拉奥孔*面前，仿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它。蒙日让维斯孔蒂退下了。工人们开始动手。

2 — 清点与梵蒂冈的掠夺

接下来几天专注于对梵蒂冈藏品的系统性清点。蒙日、贝尔托莱和他们的团队从黎明工作到黄昏，逐室参观，一件一件地研究雕塑。

维斯孔蒂陪同他们走遍每一处。他已同意配合，但这种配合让他痛苦。每一件被选中的作品都会引来他一声忧郁的评述。他讲述每件作品的故事，就像讲述一位即将失去的朋友的故事一样。

在烛台画廊，他们考察了提沃利哈德良别墅遗址出土的巨大大理石烛台。高两米五十。雕工精美：植物花环缠绕柱身，神话人物在基座上起舞，狮鹫守护顶端。

——这些烛台可追溯至公元二世纪，维斯孔蒂说明道。它们装点过哈德良的别墅。皇帝用从希腊进口的彭特利克大理石雕刻了这些作品。它们是罗马艺术巅峰时期的精致见证。

贝尔托莱记下：两件古代烛台。中等优先级。

在雕像展廊，他们清点了数十件雕塑。罗马皇帝：年轻的奥古斯都，容貌宁静而理想化。马可·奥勒留，哲学家皇帝，留着胡须，神情沉思。卡拉卡拉，残忍的面容，神情坚硬。每件肖像都呈现出君主的个性——罗马雕塑家在这种心理写实上所向无敌。

还有神祇。轰鸣的朱庇特，手臂高举准备掷出雷霆。庄严的朱诺，身着佩普洛斯。密涅瓦戴着头盔，手持长矛与盾牌。少年的巴克斯，头戴葡萄藤冠冕。每位神祇依照传统为其设定的图像规范来塑造。

——这个展厅有多少件雕塑？蒙日问。

——五十三件，维斯孔蒂回答。全部编目完毕。全部有文献记录。我已出版七卷描述这批收藏。现在您们要将它们分散各处。

——我们不是分散，而是集中。在巴黎，所有这些雕塑将汇聚一处。它们将构成一个比在这里分散于不同展厅更具连贯性的整体。

——连贯的藏品？您把连贯性称为将作品从千年历史的语境中撕出，堆放进现代博物馆吗？您在曲解词语。

贝尔托莱简短地插话。

——维斯孔蒂先生，我们感谢您的博学。但您的评注拖慢了我们的工作。请只提供我们所需的技术信息。尺寸。重量。保存状态。其余的我们不感兴趣。

维斯孔蒂僵住了。

——我明白了。您想让我变成一台简单的机器。让我忘记这些作品有其历史。有其意义。有其灵魂。

——作品没有灵魂。它们是物质对象。非常美丽。非常珍贵。但终归是对象。您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在它们身上。

——而您，却将它们简化为纯粹的物质。谁才是对的？热爱作品的管理者，还是把它们当作战利品的掠夺者？

——我不是掠夺者。我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委员，肩负合法使命。

——合法！以共和国的名义实施的盗窃，就成了合法的？

蒙日介入以缓和紧张局势。

——诸位，这样争论下去我们无法推进。维斯孔蒂先生，我们理解您的立场。但我们有任务在身。请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

维斯孔蒂深吸一口气。

——很好。继续吧。但请不要将我的沉默解读为同意。我是在胁迫下配合。仅此而已。

他们走进了半身像展厅。维斯孔蒂带着他们浏览藏品。蒙日打断了他。

——布鲁图斯的半身像。博洛尼亚停战协议中明确提及了它们。如我所理解，它们在卡比托利欧。

——确实如此，维斯孔蒂以新的干涩答道。那些是卡比托利欧博物馆的藏品，不属于我们。您们必须单独前往。

——我们会去的。但首先，请向我们展示这里有哪些可比的藏品。

维斯孔蒂领着他们参观了梵蒂冈藏品中的几件半身像。两天后，蒙日和贝尔托莱前往卡比托利欧博物馆，去取博洛尼亚停战协议中特别指名的那两件作品。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半身像是青铜铸造的。高四十厘米。表现的是一位面容严峻的中年男子，风格朴素克制。短发。刚萌生的胡须。目光笔直，不容置疑。这正是那位不妥协的共和派、驱逐国王并建立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形象。

——这尊半身像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纪，卡比托利欧的馆长解释道。但将其认定为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只是一种推测。我们没有任何确证。这也可能是共和时期的任何一位罗马显贵。

——这无关紧要，贝尔托莱回答。停战协议特别指名提到了它。所以我们就取这一件。

马库斯·布鲁图斯的半身像是大理石雕成的。更大：六十五厘米。一位年轻男子的形象，面貌高贵而带着痛苦。眉头微微蹙起。嘴唇紧抿。那是一种决心与怀疑交织的表情。

——马库斯·布鲁图斯，凯撒的刺客，蒙日低声评道。共和国抵抗暴政的象征。但同时也是道德模糊的象征。布鲁图斯杀死了他的庇护者。他的行为是英勇，还是犯罪

？是除去暴君，还是普通谋杀？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

波拿巴想要这两件半身像，理由显而易见——出于象征。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共和国的奠基者。马库斯·布鲁图斯，在凯撒面前捍卫那个共和国的人。两者共同为法兰西共和国提供了合法性，也预示了对暴君的抵抗。

蒙日长时间凝视这两尊半身像。

——这些半身像将前往巴黎。以庆祝法兰西共和国。

清点持续了两周。除了雕塑，蒙日和贝尔托莱还参观了梵蒂冈绘画画廊。

由拉斐尔在 1508 至 1511 年间装饰的签字厅，藏有四幅代表人类知识领域的卓越壁画：神学（*《圣体之争》*）、哲学（*《雅典学派》*）、诗歌（*《帕纳苏斯》*）与法律（*《基本美德与律法》*）。

这些壁画无法移动。它们与墙壁浑然一体。任何试图分离的举动都会将它们毁掉。蒙日与贝尔托莱不得不接受让它们留下的事实。

但梵蒂冈还藏有拉斐尔的可移动画作。

他们的清单以一件绝对的杰作开篇：*《变容》*，法国委员们刚从雅尼库卢姆的圣彼得·因·蒙托里奥教堂祭坛上将其取下，那幅画自 1523 年起便安放于此。四米十乘两米

七十九。那是拉斐尔最后的作品。以油画绘于一块木板上，始于 1518 年，受未来的教皇克莱孟七世——当时的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委托所作。拉斐尔于 1520 年辞世，未竟此作。他的学生朱利奥·罗马诺完成了下半部分。

构图大胆。它并置了两个圣经场景：上方，基督在他泊山的变容，环绕以摩西与以利亚；下方，无助的使徒们试图治愈一个癫痫孩童。

对比触目惊心。上方是神性的安宁、光明、超越，基督漂浮在金色的光晕之中。下方是尘世的骚动、阴影、苦难，使徒们的手势，人群的低语，孩子的抽搐。

这种二元性产生了戏剧性的张力。它提出了一个根本的神学问题：神性如何介入物质世界？拉斐尔的回答是明确的：唯有基督的直接临在。没有他，连使徒们也束手无策。

从技术层面看，这件作品非凡卓越。上半部由拉斐尔本人完成，展现了他的绝对掌控。基督、摩西与以利亚的形象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恩典。色彩明亮：耀眼的白，夺目的金，天际的蓝。尽管整体向上运动，结构依然保持平衡。

下半部由朱利奥·罗马诺完成，色调更为深沉。大地色系。棕，灰，深绿。人物更为厚重，理想化程度不及上方

。罗马诺尊重师傅的风格，但未能企及那种超凡的轻盈。

——这幅画不能运输，维斯孔蒂说。它太脆弱了。木板年代久远。可能已经变形，内部或许已有裂缝。运输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运输前将进行检查与加固。我们的修复师技艺精湛。他们会稳固画板，加强木材的榫接。之后在干燥天气运输，避免震动。

——您不明白。这块画板不可能在几周内完成加固。需要数月时间。即便经过最妥善的处理，这段旅程依然充满风险。请至少等一年。给我们时间充分准备。

——我们没有一年。波拿巴将军要求罗马的作品在入夏前抵达巴黎。六周后我们就出发，无论是否事先加固。

维斯孔蒂明白，一切反对都是徒劳的。*《变容》*将离开。无论风险如何。

——它不会被毁掉。它会被拯救。被保存。

一幅卡拉瓦乔的*《基督下葬》*，来自瓦利切拉圣玛利亚大教堂。构图极具戏剧性：六个人物围绕着基督的遗体，正将其降入墓穴。尼科德穆斯与约翰托着身体，圣母与另外两名妇女在身后哀恸，玛利亚·克里奥帕斯双臂向天举起。卡拉瓦乔粗粝的写实将这个宗教场景转化为普

遍的人间悲剧。身体沉甸甸、厚重。墓石占据前景，强调死亡的物质性。

一件表现力极强的大理石*《柱上的基督》*，从梵蒂冈藏室中取出。然后是一批古代青铜器：帝王半身像，供奉用小雕像，确切来源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散佚。这些无名、几乎没有历史记录的作品，其工艺水准却毫不含糊。

几幅佩鲁吉诺的作品——拉斐尔的老师——代表着十五世纪翁布里亚的绘画。彭图里基奥，色彩精致细腻。弗拉·安杰利科，虔诚之光溢于画面。

共选出二十三幅画作。加上已经选定的一百零七件雕塑。再加上贝尔托莱正在清点的梵蒂冈图书馆手稿。

梵蒂冈图书馆是欧洲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由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于 1475 年正式创立，几个世纪以来积累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稿：希腊文与拉丁文手稿、彩绘福音书、阿拉伯学术论著、古代重写本。

《托伦蒂诺条约》要求五百件手稿。贝尔托莱整整花了一周时间遴选，由教皇档案馆长博尔贾蒙席协助。

博尔贾将一生奉献给了图书馆。他熟悉每一份手稿，每一本初版印刷品，每一件珍品。如今，在生命的晚年，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耐心建造的东西正在崩解。

——这是*梵蒂冈抄本*，他指着一份希腊文手稿说。公元四世纪。圣经文本最古老的见证者之一。它几乎包含了整本希腊文圣经。它是确立原典的关键文本来源。

贝尔托莱仔细审视了手稿。泛黄的羊皮纸。希腊大写字体。七百五十九张页面。十五世纪装订。

——这份，我们将其列入后续车队的清单。

——不！博尔贾抗议道。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没有它，我们的圣经研究就将蒙受损失！

——有副本存在。您们可以在副本上开展研究。

——副本无法替代原本！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每一处边注！每一处涂改！只有通过审阅原始手稿，才能确立批判性文本！

——在巴黎，法国圣经学者将能够研究它。您的损失，是他们的收获。

博尔吉亚低下头，认输了。

贝尔托莱继续他的选取工作。一件五世纪的维吉尔手稿，是《埃涅阿斯纪》最古老的抄本之一，附有极为出色的微型画。一件九世纪的泰伦提乌斯，页边有喜剧场景的插画。一件十三世纪的托勒密，附有彩绘地图。

还有科学手稿。一件六世纪的迪奥斯科里德斯，描述药用植物并附有植物学插图。一本阿基米德重写本——希

腊原文被划去并覆盖了拜占庭祈祷文，但原始数学论著依然可辨。十二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拉丁文译本。

加洛林福音书，附有精美的泥金装饰。每一页本身就是一件杰作：金色的首字母，叙事性小插图，植物纹样边框。九世纪的微型画家达到了罕见的完美境界。

五百份手稿。五百位见证了两千年书写文化的证人。五百件无可替代之物，将离开罗马，前往巴黎。

博尔贾默默地目睹了这一切。他将每一份被取走的手稿记录在一本他独自保存的册子里。

1797 年 3 月 15 日，清点完毕。蒙日与贝尔托莱向多利亚枢机提交了最终清单：一百零七件雕塑、二十三幅画作、五百份手稿。另有约五十件各类藏品：奖章、浮雕、古代花瓶、青铜器。

总数远远超过条约规定的一百件。但波拿巴已提出了他惯常的辩解思路。这百件——主要作品包括主要雕塑：阿波罗、拉奥孔、躯干和布鲁图斯。其余雕塑则是——次要的。绘画是独立的类别。手稿又是另一类。杂项不计入统计。

这是一个明显的法律诡辩。但谁能反驳？教皇刚刚遭受了军事上的羞辱，被迫签署了一份灾难性的条约。他只能接受法国人的诠释。

多利亚枢机正式抗议。发出外交照会。要求按条约规定减少取走的数量。收到了波拿巴措辞严厉的回复：*如果教皇对我们对条款的解释不满意，我们可以重新谈判整个条约。对圣座而言，条件将更为不利。*

教皇不得不鞠躬。

打包工作于 3 月 18 日开始。维斯孔蒂督导每一道工序。他动员了梵蒂冈所有的修复师与工匠。木匠们制作了定制木箱。铁匠打造了金属加固件。纺织工们备好了防护布料。

雕塑最先处理。它们最为脆弱。一次撞击，一次坠落，数百年的艺术便可能灰飞烟灭。

阿波罗于 3 月 20 日被从基座上移下。为此需要搭建一套升降机与滑轮系统，以无损地将其吊起。十名士兵在维斯孔蒂的指挥下操作，他一边高声下达指令。

雕像缓缓升起，毫米一毫米。绳索绷紧了。大理石离开了底座。阿波罗悬在空中，悬挂在绳索上——令人屏息的几秒钟。

随后它被轻轻放落到一辆有软垫的推车上，横卧着，以绑带固定。

维斯孔蒂仔细检视了雕像。寻找最细微的裂缝。最微小的崩口。什么都没有。操作成功了。

推车将阿波罗运至梵蒂冈庭院内搭建的包装间。那里，一个特制木箱已经等候：双层橡木壁板，稻草与布料垫层厚达十五厘米，皮带固定雕像，配有青铜螺丝的旋盖，便于途中检查时开启。

雕像被轻柔地安置在箱子里。维斯孔蒂检查了垫层是否均匀，没有任何受力点，雕像不能移动哪怕一毫米。

确认满意后，他允许封箱。盖板旋紧。箱子已准备好运输了。

维斯孔蒂在封好的箱子前长久站立。阿波罗在里面沉眠。如今隐而不见。化约为一只木质长方体。那份美，不再可见。那份完美，不再可见。只剩一只箱子，与其他箱子无异。

随后处理*拉奥孔*。与整体浇铸的阿波罗不同，这件群像由多个部分组成。为便于运输，决定将其拆解。

操作历时两天。必须取出将各部分接合的青铜销钉。将父亲的躯干与手臂分开。拆下两个儿子。将蛇单独分离。

每一部分都装入各自的箱子。*拉奥孔*共分七箱。将在巴黎重新组装。

维斯孔蒂以恐惧目睹着这场肢解。看见雕塑群被拆成碎块，像是看见一具尸体被撕成碎片。艺术的统一被打破了。*拉奥孔*已不复存在。箱子里只有一块块大理石。

——您在毁掉这件作品，他对正在监督行动的图因说道。这组群像被构思为一个整体。将它拆开，就是将它杀死。

——我们会原样重新组装。用同样的销钉。同样的位置。没有人会看出区别。

——您不明白。这不是能否看见的问题。这是存在的问题。*拉奥孔*——将再也不是它曾经的样子。

图因耸耸肩。

——我负责后勤。我的工作是将这些大理石运到巴黎而不损坏它们。如果为此必须拆解它们，我就拆解。

其他雕塑随后跟进。*贝尔维第的躯干*装入软垫箱中。布鲁图斯半身像以布料包裹。罗马皇帝，希腊众神。

画作带来了不同的问题。有些画在木板上，比如*《变容》*。另一些画在画布上。每种载体需要特定的处理方式。*《变容》*从框架上取下。木板用加固横杆加固，然后以防水布包裹。

手稿更便于包装。每份用薄棉纸包裹，再用布料包裹，然后放入独立的箱子。五百份手稿共装满了二十只大箱子。

1797 年 4 月 2 日，一切准备就绪。梵蒂冈庭院里，一百三十七只箱子排列整齐。它们装载着罗马的艺术核心。两千年的积累。皇帝、教皇、收藏家枢机主教的珍藏。所有这些都将运往巴黎。

车队于上午编组完毕。二十三辆马车，装载最重的箱子——雕塑。三百名士兵护送，由米奥利斯将军指挥。工人协助装卸。修复师将在途中检查藏品状况。

维斯孔蒂前来目送出发。他站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看着马车一辆一辆装载完毕。

蒙日走近他。

——维斯孔蒂先生，我想感谢您的配合。没有您的专业知识，我们绝不可能如此细心地包装这些作品。

维斯孔蒂冷冷地看着他。

——不必谢我。我不是为您做的。我是为了这些作品做的。为了让它们在您的这场劫掠中幸存下来。

——我明白。但您的态度依然令人敬重。

——留着您的敬重吧。好好保存我们的作品。修复它们。保护它们。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取走它们的。等法国被击败的那天。等欧洲反抗您的傲慢的那天。到那一天，我们将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也许吧。未来会证明一切。

——不是也许。是一定。历史有它的轮回。帝国会崩溃。力量的对比会改变。您今天是胜利者。明天您将被击败。

他向蒙日伸出了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正式的礼节。

蒙日与伸出的手握手。

车队大约在正午启程。马车穿越罗马。车轮在鹅卵石上的声音在狭窄街道中回响。罗马人走到门口，看着这列队伍经过。

有些人在哭泣。另一些人在诅咒。当法国士兵走过时，有几个人朝地上吐口水。气氛沉重而充满威胁。军事护送队保持高度警觉。骚乱随时可能爆发。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罗马人沉默地看着他们的宝藏离去。

车队从人民门出发，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而行。目的地：巴黎。一千两百公里。

维斯孔蒂一直站在圣彼得大教堂台阶上，直到最后一辆马车消失。然后他返回梵蒂冈。回到他的办公室。坐到他的桌旁。打开登记册。

他开始写作。他记录每一件离去的作品。确切的来源。历史。征用的具体情况。他写得很仔细，每个字都字斟句酌。这种精确无法弥补任何东西。但他还是继续写。

与此同时，罗马已残缺不全。梵蒂冈被洗劫一空。永恒之城被削弱了。

距罗马五百法里之外，在北方的潟湖之中，另一座都城正等待着轮到自己。

3 — 威尼斯的陷落与圣马可的马匹

波拿巴继续他的战役。奥地利已被击败，但尚未彻底臣服。和平谈判迁延不决。维也纳试图将领土损失降至最低。波拿巴要求巨额赔偿。

在此期间，他把注意力转向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独立国家，存续了千年——在战争期间试图保持中立。但这中立偏向奥地利。波拿巴在寻找介入的借口。

借口出现于 1797 年 4 月。维罗纳爆发了反法暴动。法国士兵遇害。波拿巴谴责威尼斯政府的共谋。要求道歉。要求赔偿。要求人头。

威尼斯参议院——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寡头政府——不知如何应对。有些人想要抵抗。另一些人主张屈服。这种犹豫不决使机构陷于瘫痪。

波拿巴没有等待。1797 年 5 月 1 日，他对威尼斯宣战。他的军队占领了大陆——共和国在水上城市以外的领土。5 月 12 日，他们抵达泻湖岸边，威尼斯就在眼前。

这座城市在陆路上固若金汤。建于小岛之上，只能由舰队征服。而波拿巴没有舰队。法国海军被英国封锁。

但他用不着军事征服威尼斯。仅仅威胁就够了。1797 年 5 月 12 日，在法国的压力下，威尼斯参议院投票解散。共和国千年历史在一天之内崩溃。

最后一位总督洛多维科·马宁退位。他摘下公爵帽，交给贴身侍从，说再也用不着它了。然后回了府，背负着主持了塞雷尼西玛终结的羞耻。

波拿巴扶植了一个临时政府。威尼斯共和国被一个受法国控制的民主市政当局取代。旧政权的象征被系统性地摧毁。

圣马可大教堂的狮子——威尼斯的标志——被从各处公共立面上撕下。其中一只，带翼的青铜狮，被从它的圆柱上取下。这是一项壮观的工程，需要搭建脚手架和使用吊车。这只狮子，威尼斯权力千年的象征，现在躺在广场的鹅卵石上。

威尼斯的纹章凡出现之处皆被锤毁。颂扬塞雷尼西玛的铭文被划掉。有时哈布斯堡的双头鹰取代了狮子，因为

波拿巴已决定将威尼斯移交奥地利，作为和平谈判的一部分。

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波拿巴以捍卫自由为借口颠覆了威尼斯政府。如今他正把威尼斯出售给君主制的奥地利。自由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战略性的：以威尼斯换取维也纳在德国的让步。

但在把这座城市割让给奥地利之前，波拿巴要先洗劫它。

命令于六月初到达巴黎。一支新的艺术委员会将出发前往威尼斯。任务：在这座城市落入奥地利控制之前，取走威尼斯的杰作。

督政府招募志愿者。蒙日断然拒绝。他参与了米兰和罗马的任务。这已经够了。他不再愿意参与这类行动。去找别人。

贝尔托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相信——至少他这样认为——对这类任务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一份工作。组织。清点。包装。运输。他把这些看作技术任务，不会引发任何道德问题。

他于七月初带着一支精简的队伍出发：图因负责后勤，维卡尔与戈菲耶担任专家，六名专业包装工。波拿巴给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他希望在威尼斯正式割让之前，将其藏品清空。

贝尔托莱于 1797 年 7 月 15 日抵达威尼斯。这座城市令他震惊。他见过米兰、罗马、博洛尼亚。但威尼斯是独一无二的。建在水面之上。没有街道。只有运河和桥梁。宫殿直接从泻湖中升起。一座违背物理法则的不可能之城。

整座城市陷于哀悼之中。法国占领结束了长达千年的独立。最后一位总督两个月前已经退位。大议会解散了。塞雷尼西玛的象征被系统性地摧毁。

威尼斯人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运河旁。他们的骄傲被击碎了。他们的历史被抹去了。他们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有些人与占领者合作。另一些人以沉默抵抗。大多数人都陷入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

贝尔托莱在大运河边一座征用的宫殿里安顿下来。从那里，他可以方便地抵达各大收藏：总督宫与其数百年积累的珍宝；美术学院与其威尼斯原始派艺术收藏；斯科洛——宗教兄弟会——与其叙事性绘画系列；以及无数装饰着祭坛画、雕塑和金银器的教堂。

但最重要的，是圣马可大教堂。还有正面上方，俯瞰主广场的，那四匹青铜马。

圣马可的马匹是传奇。十八世纪时，人们认为它们是希腊遗产，属于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但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罗马时代的——公元二或三世纪。它们有着曲

折的历史。它们很可能装饰了君士坦丁堡的赛马场。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人洗劫了拜占庭首都，四匹马是战利品的一部分。自 1204 年起，它们统治着圣马可的正面。安置在主门上方的露台，它们是威尼斯本身的象征——它的海上霸权，它的财富，它的荣耀。

如今波拿巴想要它们。他要把这些马带往巴黎。安置在他计划建造的凯旋门上。或者在中央艺术博物馆的正面。具体地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们从威尼斯带走。将这个权力的象征从泻湖迁往塞纳河。

贝尔托莱于 7 月 16 日前往圣马可。他受到了馆长菲利波·法尔塞蒂的接待。法尔塞蒂家族世代为共和国效力。如今，这个共和国已不复存在。菲利波亲眼看着他服务了三十年的圣殿被洗劫。

——贝尔托莱先生，我知道您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您是来取马的。

——确实。波拿巴将军命令将它们转移到巴黎。

——这些马就是威尼斯。它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五百九十三年。带走它们，就是撕裂这座城市的心脏。

——法尔塞蒂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件事。这些马并非威尼斯本土的。您的祖先是从君士坦丁堡带走它们的

。那已经是一次掠夺了。如今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威尼斯六百年前所做之事的重演。

法塞蒂脸色发白。

——您竟敢！把我们十字军光荣征服君士坦丁堡，与您们卑鄙的掠夺相提并论？威尼斯人将这些马从堕落的拜占庭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们尊重它们。保护它们。而您是为了一己的荣耀而偷窃。

——这种视角的差异很耐人寻味。威尼斯掠夺时，那叫荣耀。法国征用时，那叫偷窃。但结果是一样的：马换了主人。

——这有根本的区别。威尼斯是在一场英勇的围攻之后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而您，是通过背叛得到威尼斯的。您利用了我们内部的分裂。您操纵了我们的派系。您迫使我们的参议院解散。

——政治细节不在我的考量之内。我有命令。我执行命令。这些马将启程前往巴黎。现在，请允许我进入露台。我需要看一看它们。

法尔塞蒂不得不低头。他带着贝尔托莱和图因沿大教堂内的一段窄梯走上了露台。他们站在俯瞰圣马可广场的平台上，沐浴在阳光之中。

四匹马就站在那里。

每座高两米三十三。镀金青铜，品质非凡。动物的解剖结构被极为细致地呈现：紧绷的肌肉，突起的静脉，卷曲的鬃毛。马头各自转向不同方向，造就出充满动感的动态。

原本，这些马很可能曾拉着一辆四马战车，其余部分早已消失。它们被设计成从正面观看，呈现出一种动态之中的姿态，体现着力量与速度。

保存状况令人惊叹。五百五十年暴露在威尼斯的气候中，只造成了轻微的损耗。青铜上的铜绿保护了金属。有些裂缝可见，但没有结构性断裂。

图因从各个角度检查了马匹。精确测量。计算重量。研究固定系统。

——每匹马大约九百公斤，他估算。总计：超过三吨半。它们以螺栓固定在露台上。拆卸应相对容易。难点在于下降。

——多高？贝尔托莱问。

——距广场地面二十米。需要搭建一套滑轮与脚手架系统。可行，但棘手。如果马滑脱，它会摔落，而我们也会跟着倒霉。

——需要多长时间？

——制造设备需要一周。然后是下降本身，每匹分别操作，需要三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如果出了差错呢?

——马匹坠落广场，变成一堆形状全失的青铜。

——那就确保一切顺利。波拿巴对这些雕塑极为在意。如果我们损失了它们，他会让我们承担责任。

法尔塞蒂一直在旁听着这番交谈，此时开口了。

——如果一匹马损坏，威尼斯就只剩三匹了。而您，将什么都得不到，只剩青铜碎片。在仓促行事之前，请三思。

贝尔托莱耸耸肩。

——马会离开。这才是最重要的。

准备工作花了数月。与临时政府的谈判。等待巴黎最终批准——这与法奥之间关于威尼斯割让的谈判挂钩。制造特殊起重设备，军械库的铁匠们研究了数周。行动于 11 月 29 日正式开始。木工们在圣马可教堂立面旁搭起了一座巨大的脚手架。铁匠们制作了能够承受雕塑重量的链条和挂钩。制绳工编织了特制的加固缆绳。

消息传遍威尼斯。人群纷纷前来观看准备工作。有些人哭泣。另一些人诅咒。几个极端者呼吁武装抵抗。法国

驻军不得不加强安保。士兵们昼夜值守，防止任何破坏行为。

12 月 3 日，一切就绪。从第一匹马开始——最左边那匹。首先需要将它从基座上拆下。自 1204 年以来固定它的青铜螺栓已腐蚀生锈。试图拧开时，几根断裂了。不得不锯断，这是耗费数小时的精细操作。

终于，大约正午，马匹脱开了。链条绕着它的身体，连接到滑轮系统。然后，开始下降。

二十人拉着绳索控制速度。图因在一旁督导，大声发令，调整张力。马缓缓下降。它的蹄子擦过了外墙。多次出现危险的摇晃。脚手架中传来令人不安的嘎吱声。

终于，大约下午四点，马蹄触地。完好无损。操作成功了。

但这技术上的成功丝毫未能减轻被侵犯的感觉。威尼斯人亲眼看着他们最神圣的象征被从千年古迹上撕下。像寻常物件一样降落。躺在广场的鹅卵石上。

哭声升起。先是一名女子，然后是几个人，然后是整个人群。没有人叫喊。没有人说话。只有那些从四面八方同时涌出的哽咽声，混杂着绳索的嘎吱作响。

接下来几天里，另外三匹马相继被取下。

12 月 11 日，四匹马在圣马可广场一字排开。贝尔托莱让修复师对这些雕像进行了检查。尽管经历了危险的下降，这几件雕塑依然保存良好。有一些表面划痕。

——什么都不要碰，他命令道。不要清洁。我们原样发运。到了巴黎，专家将决定合适的处理方案。

马匹被分别装入巨大的软垫箱中。每只箱子超过一吨。

12 月 13 日，车队离开威尼斯。四辆马车运载马匹。两百名士兵护送。工人协助应对困难路段。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经过安科纳、土伦、罗讷河几个月——马匹才最终抵达巴黎。

圣马可教堂正面上，四个空空的基座留了下来。朝向虚空敞开的豁口。城市可见的残缺。

威尼斯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千年的政府体制。失去了在国际协奏中的位置。如今又失去了它的马匹。它的象征。

大议会于 5 月 12 日自行解散。从那天起，威尼斯作为共和国已不复存在。它继续作为一座城市存在——宫殿、运河、钟楼、里亚尔托市场、里瓦·德利·斯基亚沃尼河上的人流——但使这座城市成为政治实体的标志，随着 512 票赞成、20 票反对这一解散投票而消逝。这是西方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共和国，用了不到半小时的会议就终结了自身的存在，在进入泻湖的法国炮口威胁下。

贝尔托莱于七月开始在威尼斯履职。三周后，他第一次遇见了莫罗西尼。

会议由临时市政当局召集，这是法国在大议会解散后扶植的雅各宾-贵族混合管理机构。会议在一间房间里举行——马宁总督两个月前离开时，在那里放下了象征其职位的公爵帽，没有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一声。房间陈设依然如共和国时期：大桌、银烛台、墙上挂着上一世纪一位总督的画像。还没有人决定要怎么处置这个房间。

莫罗西尼代表市政当局。另外两人陪同——一位名叫奎里尼的法学家，以及一位贝尔托莱不记得名字的档案官员。图因坐在贝尔托莱旁边。

——坎波福尔米奥条约，贝尔托莱宣布，将委员会指定的艺术品归属法国。我们在此列出清单，并依规定取走藏品。

——按规则，莫罗西尼重复道。是的。

他声音里没有讽刺。只有完美的中立——那是一个决定不再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的人的语气。

——我们将从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开始，他继续说。维罗内塞的《迦拿的婚礼》。

——*迦拿的婚礼*属于本笃会团体，奎里尼说。不属于共和国。大议会的解散不影响宗教机构的财产权。

——条约适用于整个威尼斯领土及其机构，贝尔托莱回答。委员会对所有公共与私人藏品拥有授权。

——我们明天早上开始。圣乔治马焦雷教堂。我希望您能出席。

——我会去的，莫罗西尼说。

4 — 圣乔治大教堂：*迦拿的婚礼*

次日，贝尔托莱乘贡多拉穿越泻湖。晨雾覆盖着水面。圣乔治马焦雷岛的轮廓缓缓浮现，帕拉第奥的钟楼在白茫茫的天空中格外清晰。他在其他任何城市都没有见过类似的。

他从侧门进入修道院。院长贾姆巴蒂斯塔修士一言不发地带他去了食堂。

他走进了房间。

他停了下来。

画布占据了后墙的全部宽度——九米九十四宽，六米七十七高。维罗内塞于 1562 至 1563 年间为这座食堂绘制了这幅画，应本笃会修士之请，要求画幅与整面墙壁等宽等高。合同上明确写道：*宽度与高度与正面墙壁相同，覆盖整面墙*。维罗内塞信守了这份承诺。这幅画布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它就是那堵墙。

《迦拿的婚礼》：宴席上一百三十人，基督居中，圣母在他身旁，新郎新娘被推挤到最左边，仿佛只是自己婚宴上的配角。十六世纪威尼斯生活的辉煌景象环绕四周。前景平台上的音乐家、提着罐子的侍从、身着闪亮丝绸的女士、戴着东方头巾的人物、一只鹦鹉、桌脚下的狗。柱廊式帕拉第奥建筑向湛蓝天空延伸，其立柱与食堂真实的立柱相互呼应，在真实建筑与画中宴席之间创造出一种空间上的连续性。

贝尔托莱走到房间中央，停下了脚步。在这个距离——大约二十米，也就是维罗内塞计算的观看距离——幻象完全发挥作用。画布三分之一处所画的柱廊似乎高出了墙面。湛蓝的天空仿佛向外敞开。那一百三十个人好像都活着。

随后他走近至距画面仅两米。

维罗内塞的技法在这个距离上清晰可见。他以油彩在画布上作画，叠涂半透明釉彩，形成透明的配方。桌布的白色——以铅白为主，部分以那不勒斯黄打亮——通过连续涂抹塑造出褶皱和阴影。帷幔的红色通过朱砂与漆的叠加获得，散发出一种版画复制品所无法传达的深邃。以维罗内塞特有的绿色——偏冷、略带蓝调——随视角变化而振动，随着从侧窗倾斜而入的自然光而改变色

调。这正是维罗内塞计算色值时所依赖的那种自然光。将画布从这个空间取走，就是将画布与它的光分离。

他一一认出了这些人。

在构图的绝对中心，基督，金色圆光，白色长袍，平静的面容转向观者。他右侧是圣母，因黑色面纱而一眼可辨。有人说那是哀悼的面纱，是婚宴欢乐中受难的预兆。新郎新娘被安排在桌子最左端，只不过是自己派对上的见证者。他们周围是穿着十六世纪威尼斯服饰的使徒与宾客，东西方服饰混杂，正如塞雷尼西玛港口中的景象。

前景正中央，一组音乐家占据着基督正下方的位置。据传说，这四位音乐家代表了威尼斯画派的几位大师：维罗内塞本人身着白衣，手持中提琴；提香身穿红衣，配低音维奥尔琴；丁托列托与雅各布·巴萨诺构成四重奏。与这些画家已知的自画像的相似程度不足以确证。但这个假说有其内在逻辑：维罗内塞在自己的画布中召唤了整整一代画家，一个整体的画派，以自身顶峰之年的荣耀呈现自身。音乐家桌上放着一只沙漏。基督使命的时刻刚刚开始，但时光是有限的。

桌子底部，两只灵缇用同一根牵引绳拴着。一个穿着小丑服装的侏儒以略带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观者。背景中，一名仆人在露台上切肉。前景有六只石罐，是基督吩咐

装满水的那些。水变成了酒。维罗内塞选择不直接表现奇迹——没有奇迹的手势，没有可见的变化——而是将奇迹隐含在管家轻抿杯中酒水时那若有所思的惊讶神情里。

贝尔托莱只见过这幅画的复制品。原作将他压倒了。

图因记录了尺寸。他走近，低声说道：

——九米七十。无法平放运输。太硬，寻常鼓筒无法滚动。这个尺寸根本无法制作包装箱。

贝尔托莱没有立即回答。他继续看着画布。贾姆巴蒂斯塔修士站在门口，双手埋进袍袖里。

——切开，贝尔托莱说。

——几条？图因问。

——七条。每条可以单独卷起。在巴黎重新拼合。

修士听见了。他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停住了。无话可说。贝尔托莱说出这话的口吻，与说装车一样平淡。

三名男子带着工具走进来——细刃刀、金属尺和白粉笔，用来画出切割线。他们无声地将工具放在食堂的石板地上。他们在米兰、帕尔马和博洛尼亚都干过这种活。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

贾姆巴蒂斯塔修士在这段时间里走了进来。他靠着侧墙站立，双臂垂在身侧。他身后站着一位年轻修士。两人都一言不发，图因低声完成他的计算。

图因拿着金属尺走向画布，解释切割方案，就像在陈述一道工程题一样。

——七条宽度大致相等的竖向条带，每条约一米四十。六米七十七的高度允许在滚筒上卷动，不会对颜料层造成过大应力，前提是滚筒直径足够——至少六十厘米。维罗内塞的原始拼缝已在画布上：他将多条亚麻布拼接成画。其中两三条可以无损地顺缝剪开。其余四道切口应选在穿越天空或建筑区域的位置，如此胶合时断裂便不易被察觉。

他用铅笔尖指着各处，没有触碰画面表面。

——中央切割线穿过基督群与乐手平台之间。

贝尔托莱望向指示的地方。基督在中央，音乐家们在演奏。神圣与世俗之间。切割将穿越这道精确的边界。

这时院长开口了。

——贝尔托莱。

贝尔托莱转过身。贾姆巴蒂斯塔修士沉默了片刻。他凝视着图因在画布上心中勾勒的那些想象中的线条。

——这幅画布是为这间食堂而绘的。维罗内塞依据这面墙与房间另一端之间的距离计算了透视关系。他根据这些窗户的光线计算了各处明暗。将它从这里取走，切成七块再拼合，它将不再是它现在的样子。

——它将在中央艺术博物馆展出，贝尔托莱回答。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能看见它。

——他们将看到一幅被切成七块又拼合起来的画布，被从它构思的空间、它被绘制时的光线中撕裂出来。

——他们会见到维罗内塞。

院长垂下眼皮。他已经没有站得住脚的论点了。共和国已不复存在。没有政府可以投诉，没有法院可以查封。剩下的只有眼前这个人的善意，而这里的善意有它自己的法律。

——我们没有异议可提。我们不再有权提出异议。

他向第一位修复师示意。

那人蹲下，用白粉笔在画布左边缘三十厘米处画出第一条垂直线，沿着柱廊上方的天空划过。白线从上到下横穿维罗内塞的天空，干净、精准、冷漠无情。

站在院长身后的年轻修士走了出去。贾姆巴蒂斯塔修士留下来了。

刀锋第一次刺入画布，发出短促而几乎轻柔的声音。亚麻布起初略有抗拒，随后在刀刃下松开了。修复师四人一组工作，两人分别在切口两侧展开画布，第五人引导刀刃沿粉笔线移动。每一寸都在永久隔断维罗内塞所构想的统一。切口向下，规律而机械。

图因记录着。第一条布幅的尺寸，该区域边缘颜料层的状况，亚麻布的张力。

贾姆巴蒂斯塔修士一动不动地注视着。

第一条布幅取下之后——基督与圣母在一侧，音乐家在另一侧，白粉笔线在画布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修复师们小心地将这部分画布绕到木质圆筒上。然后他们各就其位，准备第二刀。

第一刀完成后，贝尔托莱走出去，来到修道院的庭院里。泻湖的空气清凉。他站在那里，闭着眼睛。

他没有看接下来的那些。

次日清晨，贝尔托莱穿越了皮亚泽塔。总督宫沿着圣马可水池的整个南立面延伸。威尼斯哥特式风格，两层开放式拱廊，铺着白色与粉色菱形大理石——底部的轻盈承载着顶部的厚重，颠覆了唯有威尼斯独有的常规建筑逻辑。莫罗西尼在主入口的拱门下等候他。

卢多维科·莫罗西尼是临时政府最后任命陪同法国委员会的官员。他出身良好的贵族世家，曾在共和国担任多个

行政职务，如今却带领这位外国人穿行于曾是威尼斯权力中心的走廊。他说话非常得体，完全不带任何明显的情绪。

他们登上了由桑索维诺受普留利督辖之委托建造的黄金楼梯——白色灰泥和镀金装饰——进入二楼的机构厅。

贝尔托莱认真察看的第一间展厅是十人委员会厅。十人委员会是共和国最令人畏惧的机构。这一常设机构负责国家安全，拥有不受任何约束的调查与审判权力，运作于匿名检举之上——城中墙上嵌着狮嘴投书箱，收受市民的举报。国中之国。这间展厅的装饰与之相符：一个九格天花板，旨在彰显委员会的权力及其判决的合法性。

中央格间是维罗内塞于 1553 年至 1556 年间创作的椭圆形构图：*朱庇特雷霆击落罪恶*。贝尔托莱仰望天花板。

朱庇特占据构图中央，坐于云端，雷霆高举。他四周和下方，堕落的身影——异端、欲望、腐败、叛乱——由神的旨意从天而降。构图呈椭圆形，旨在从房间地板的低角度观看。维罗内塞据此计算了透视变形：坠落的身体仿佛向观众俯冲，四肢扭曲、失去控制，产生令人晕眩的感受。色彩——天蓝、明亮的肉色、温暖的红色帷幔——是纯粹的维罗内塞风格，毫无罗马矫饰主义的沉重。

信息明确无误：十人委员会所惩罚的罪恶，正是朱庇特亲自所惩戒的。威尼斯的正义与神圣的正义合而为一。

——尺寸？贝尔托莱问图因。

图因量了量。椭圆形构图约两米四十长。便于携带。框架为镀金木材，通过悬挂系统固定于格栅天花板。小心处置即可取下。

——我们带走它。

莫罗西尼望了望椭圆形构图片刻，然后将目光移向将要留下的侧格——两幅维罗内塞依然在那里：*朱诺将她的礼物倾注在威尼斯*，以及一幅关于青春与衰老的寓言。留下的是边缘。中心、焦点、赋予整体意义的那件——被取走了。剩下的将是一组中心被挖走的构图的残余。

——会有一份复制品留下。

反学院厅是外国大使和代表团等待被学院接见的前厅——学院是共和国的行政机构，由总督、萨维与大议会组成。房间面积不大，这反而格外紧张：作品在近距离观看，空间的狭小放大了它们的存在感。

丁托列托在四面墙上绘制了四幅神话题材的构图，每幅约高两米。贝尔托莱逐一审视。

墨丘利与三美神：墨丘利朝三位女神降下，她们裸露的身体以惊人的流畅缠绕在一起。丁托列托以他特有的光

泽处理肉体——珍珠般的白从深邃、几乎如丝绸般的阴影中浮现。寓言具有政治意涵：商业之神墨丘利降临，祝福代表威尼斯繁荣美德的三美神。

瓦肯的熔炉：这位跛脚的神明在锻造中劳作，周围环绕着独眼巨人，肌肉在用力中绷紧。这是一幅暗色调构图，带着余烬的红和烟火的黑，与三美神的轻盈截然不同。

密涅瓦将战神与和平及丰饶拉开：智慧女神拒绝战神，而背景中和平与丰饶以安坐的女性形象呈现，象征着共和国的理想。图像体系一目了然：威尼斯偏好外交胜过战争，贸易胜过征服。

阿里阿德涅、维纳斯与巴克斯：四幅中最为空灵的一幅。巴克斯从云层降下，朝着被遗弃的阿里阿德涅而来，维纳斯悬浮在明亮的天空中。人体漂浮于空中，帷幔在无重力中飘逸。丁托列托展示了他废除重力的能力。

——那四个？图因问。

贝尔托莱思量着。四幅重要的丁托列托，可运输，保存极佳。每幅约高两米，宽亦相近。无需切割即可卷起。

——这些就留在这里。

莫罗西尼闭上眼睛一秒。然后重新睁开。他没有听错。

——这四幅画布构成一个整体，他停顿后说。它们共同为这个房间、这个特定的空间而绘。脱离语境，它们失去了图像的连贯性。正是反学院的墙壁赋予它们意义：没有大使等待，没有观众礼仪，没有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过渡，它们不过是四个神话场景。

图因记录了下来。丁托列托在别处还有其他作品——圣罗科学校，圣乔治马焦雷岛。那些孤立的藏品，没有外交代表的负担，不与自身的所在地融为一体。

莫罗西尼一言不发。这是自清点开始以来，第一次有一间展厅因物理上不可能以外的理由而得以保全。

学院厅最能体现共和国装饰上的抱负。正是在那里，总督正式接见大使，学院召开全体会议，国事决定被正式宣读。装饰工程因此全部委托给了维罗内塞一人，他于1575年至1582年间完成了全部工程。

天花板分为十一格，形状各异——矩形与菱形交错——每格各藏一幅寓言。维罗内塞描绘了奠定威尼斯政府理想的诸种美德：信仰握杯与十字架，正义持剑与天平，节制将水倒入酒中，和平以橄榄枝为冠冕，还有克己与警觉——按传统图像学，警觉的形象是一只鹤单足举石而立。这些女性形象飘浮在光辉的天空中，衣袍上流转着委罗内塞晚期风格特有的绿色与银色光泽。

图因测量了天花板的隔间。

——天花板画板嵌在精工木制结构中，线脚、檐口、镶边都与屋架合为一体。要在不损坏的情况下拆卸，需要搭建脚手架，逐一拧开固定件，将每块画板平放降下。镶边的木料已经老化。每一步都存在真实的风险。

——预计时间？

——十一格全部算下来：至少三周。而且如果木料撑不住，还有损失画板的风险。

贝尔托莱算了算。三周是他距波拿巴设定的截止日期所剩时间的三分之一。而这十一格所展现的，是威尼斯式的寓言美德——没有可辨认的面孔，没有大作品那样的叙事华彩。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里有更易接近、更具代表性的维罗内塞。

——天花板留下。

这一次，莫罗西尼没有闭上眼睛。他沉默地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共和国的诸种美德在明亮、不变、冷漠的天顶漂浮。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不是寓言。我们的故事。

——每一件收藏都是由他人的历史构成的，贝尔托莱回答。这就是普世博物馆的原则。

图因注意到了。修复人员被召集了。

5 — 被盗的教堂

接下来几天，贝尔托莱参观了威尼斯的教堂。它们充满了杰作。威尼斯有两百多座教堂，许多教堂藏有大师的祭坛画与绘画。

贝尔托莱一抵达威尼斯，便开始清点藏品。波拿巴想要的远不止是那几匹马。他想要威尼斯画派最精美的画作——提香、维罗内塞、丁托列托，小塞雷尼西玛的荣光。

威尼斯在意大利有着独一无二的绘画传统。佛罗伦萨偏重素描，罗马偏重宏伟的构图，而威尼斯则发展出了一种色彩艺术——着色（colorito）。这种特殊性并非偶然，它由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地理特征来解释。

圣母安康教堂是一座巴洛克式大殿，矗立在大运河入口处，为感谢 1630 年大瘟疫结束而建。它的圆形建筑主导着泻湖的景观已逾一百一十年。贝尔托莱乘贡多拉抵达，黄昏时沿大运河溯流而上。

他走进了圣器室。提香的三幅大型作品装饰着天花板：*亚伯拉罕的献祭*、*该隐与亚伯*、*大卫与歌利亚*，均为成熟期之作，创作于 1540 年代，原为伊索拉圣灵教堂所绘，1656 年移置于此。这几件作品色彩深沉浓郁，戏剧张力惊人，旧约的暴力以一种严峻的力量呈现，与弗拉里教堂《圣母升天》那光辉灿烂的恩典截然不同。

——这些提香无法运输，守护神父解释道。它们嵌在天花板中，是专为从下方观看而设计的。拆除需要数周，且有损毁的风险。

贝尔托莱仰头望去。确实，这三幅画嵌在格形天花板中，是专为低角度观看而设计的。

——这些留下，他决定。

一丝难以察觉的宽慰掠过神父的脸。至少圣器室的提香得以幸免。至少还会留下些什么。

贝尔托莱几乎感到恼火。在米兰、罗马，管理员们曾经抗争。争辩过。抗议过。留下了证词。在威尼斯，那是一种无奈的接受，一种被动的顺从。

也许这种差异有其解释。米兰、罗马、博洛尼亚依然存在。它们被占领、受辱，但作为政治实体存活了下来。而威尼斯已经消失。共和国已不复存在。政府已经解散。这座城市在等候被移交给奥地利。那是一具政治的尸体。一具尸体为何要自我防卫？

在圣乔瓦尼与保罗教堂——一座巨大的哥特式大教堂，葬有二十五位总督——贝尔托莱考察了乔瓦尼·贝利尼的多联祭坛画。九幅画板描绘圣人与殉道者，环绕着一位庄严的圣母。年代久远的绘画，属于威尼斯第一代，仍带有晚期哥特式的痕迹。

贝利尼是奠基者。没有他，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一切随后的成就都不可能。

图因量了量。计算了一番。检查了固定件。

贝尔托莱凝视多联祭坛画片刻。这件作品具有不可否认的品质。但其他藏品还在等候，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过去。学院里有更易接近的贝利尼。

圣乔瓦尼与保罗教堂的院长在旁观此事却不敢干预，闭上了眼睛。武力优先于权利。

在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一座由维罗内塞于 1555 年至 1565 年间全面装饰的教堂——贝尔托莱取走了四幅画作。不是天花板的壁画——无法运输——而是表现旧约场景的活动画布。以斯帖被亚哈随鲁加冕，呈现出威尼斯的辉煌：宏伟的建筑、华美的服饰、瑰丽的色彩。

贝尔托莱的起点是总督宫。宫中收藏着一系列历史画作，颂扬塞雷尼西玛的伟大。那些巨大的厅室——大议会厅、学院厅、参议院厅——全部以壁画和宏伟画作装饰。

宫殿的馆长阿尔维塞·莫罗西尼出身于威尼斯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塞雷尼西玛。五月共和国的覆灭将这一切打碎了。从那以后，每天都有新的屈辱。他勉强同意监督这些藏品，试图保护那些还能留下来的部分。

——贝尔托莱先生，我知道您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您是来取画的，就像来取马一样。

——确实。波拿巴将军下令对威尼斯藏品进行全面清点。最重要的作品将被转移至巴黎。

——人类！我猜您即将向我解释，您是以人类的名义行事的。这些作品在巴黎会得到更好的保存。参观将是普世性的。我们应该为自己被掠夺而感到荣幸。

莫罗西尼穿着他的黑色官服，带着一种似乎没有什么能动摇的尊严。他的目光流露出冷漠的悲伤——不是愤怒，而是已经失去一切的人的悲伤。

——巴黎是欧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首都，贝尔托莱回答。人权被宣扬的城市。

——威尼斯早在法国之前就是一个共和国，莫罗西尼反驳道。自十一世纪以来。千年的共和传统。但那是贵族共和国，所以在您看来无所谓。只有您们的共和国算数——那个掠夺、压迫、摧毁的。

——莫罗西尼先生，让我看看藏品。我有一份我们想查看的作品清单。我们开始得越快，结束得越快。

莫罗西尼鞠躬。他已经没有力气争辩了。

他们站在总督宫的一间前厅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泻湖在七月的阳光下波光粼粼。贡多拉无声地滑过水面。

威尼斯仿佛沉眠于悲伤之中，仿佛活在慢动作里。法国的占领耗尽了这座城市的活力。威尼斯人照常生活，却没有喜悦，没有骄傲，就像自动机在做着已无意义的手势。

贝尔托莱没有被这些思考所动。他在米兰、博洛尼亚和罗马听过同样的论点。总是同样的反对。总是这种不理解。这些意大利人没有看到藏品集中所代表的进步。他们依然执着于地方的特殊性，无法理解人类的普遍利益。

莫罗西尼带他穿过各个展厅。先是大议会厅。一个长五十四米、宽二十五米的巨大空间，威尼斯贵族议会大议会就在这里举行，成员多达两千人。这是欧洲最大的厅室之一，也许是世界上没有柱子支撑的最大房间。

墙上完全覆盖着颂扬威尼斯历史的画作。海战。大使接见。国家典礼。每幅画都讲述着塞雷尼西玛辉煌的一章。整体构成了威尼斯千年历史的宏大视觉叙事。

丁托列托的*天堂*占据了整面后墙。近七米五高，二十四米半宽。有史以来最大的画布绘画。

壮观的构图，中央呈现基督与圣母，周围环绕着五百个人物：圣人、天使、受祝福者、先知、族长。所有这些以同心圆排列，形成旋转的运动，神秘的漩涡将目光牵引向神圣的中心。

——丁托列托从 1588 年到 1592 年创作了这件作品，莫罗西尼说明道。他开始时已经七十岁了。完成时大约七十三四岁。这是他的艺术遗嘱。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综合。看那构图：它在旋转。每个人物通过手势、目光和衣褶相互关联。整体构成了一种宇宙般的运动。一场天界之舞。

贝尔托莱专注地打量着。画布巨大无比。根本无法移动。框架本身与墙壁融为一体，融入了大厅的建筑结构之中。任何拆除尝试都将耗费数月，且极有可能损坏作品。

——这件留下，他检查后决定。无法运输。我们会在别处取其他丁托列托的作品。

但大厅里的其他作品是可移动的。侧墙上，维罗内塞与帕尔马小帕尔马的画作描绘着海战、共和国的寓言与历史场景。每幅约三米乘两米。尺寸庞大，但以适当方式可以运输。

贝尔托莱在安德烈亚·维琴蒂诺的*勒班陀战役*前停下。这件作品颂扬了 1571 年威尼斯在科林斯湾击溃奥斯曼舰队的伟大胜利——由奥地利的胡安亲王指挥的基督教舰队战胜了土耳其舰队。这场胜利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

维琴蒂诺以纪实准确的笔触描绘了这场战役。威尼斯战船帆布鼓胀，占据前景。穿戴闪亮盔甲的士兵在甲板上肉搏。大炮喷火。天上，胜利与信仰的寓言在扶助基督教一方。色彩华丽：深邃的海洋绿，旗帜的猩红，盔甲闪耀的金色。

——这件，贝尔托莱在清单上写道，我们要它。

——不，莫罗西尼抗议道。这场战役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最后一次伟大的胜利。勒班陀之后，威尼斯开始衰落。但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在纪念那一天。这幅画是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那它就该去巴黎。它完美地呈现了威尼斯历史绘画：构图、色彩、运动，一切俱在。

——您的历史将在书籍、编年史、记忆中延续。而这幅画，在巴黎将得到更好的保存。我们的修复师技艺精湛。我们拥有最佳的储存条件。这件作品在中央艺术博物馆存留的时间，将比在这间潮湿的房间里更久。

莫罗西尼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立场上说错了。而是因为他已经精疲力竭，为一个在场无人愿意倾听的立场辩护。

他们继续清点。贝尔托莱从大议会厅选取了八幅画作——维罗内塞、帕尔马小帕尔马、巴萨诺。

随后他们参观了四门厅——一间前厅，连接各个国家厅室。

格里马尼以侧面呈现，身着礼服，跪在一位象征基督教信仰的高大女性形象前。圣人手持十字架与圣杯。她身后，威尼斯的化身——以狮子认出——注视着这一幕。天堂中，天使们拥有公爵权力的属性。

作品高三米六十。尺寸宏伟，但可运输。框架固定在墙上，但可以拆卸。尽管自建成以来已过去两个半世纪，保存状况依然良好。

贝尔托莱研究了这幅画。构图极为出色。但那是一幅总督格里马尼的肖像，重要的政治象征。格里马尼家族依然具有影响力。取走这幅画会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此幅留下，贝尔托莱宣称。政治上的麻烦不值得。

——威尼斯历史的象征留在了威尼斯，莫罗西尼松了一口气低语道。格里马尼总督是我们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艰难岁月后恢复了威尼斯的权力。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提香了，他补充道，在清单上记录着。

总督宫共选取了十二幅画作。与宫殿内数百件藏品相比，并不算大规模征用。但这十二件是最重要的。最具象征意义的。那些最能体现威尼斯精神的。

6 — 弗拉里和圣塞巴斯蒂亚诺

贝尔托莱接下来的几天里穿梭于城市各处。

罗马的藏品集中在梵蒂冈和几座大型宫殿，威尼斯则截然不同——分散在全城各处。每座社区教堂、每个宗教兄弟会、每座修道院都有它的珍宝。

这种分散反映了威尼斯的历史。共和国从未有过像佛罗伦萨或罗马那样的中央集权宫廷。权力分配给了各大贵族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私礼拜堂、参考教堂和艺术委托。这种分权造就了分散而巨大的艺术财富。

圣玛利亚荣耀弗拉里教堂——通称弗拉里教堂——是威尼斯最重要的教堂之一。这是一座方济各会于十四世纪建造的大型哥特式大殿，曾是多位总督和显赫家族的陵墓所在。规模极为宏大：长一百零二米，中殿宽三十二米，穹顶高二十八米。

弗拉里教堂收藏了提香的两件重要杰作。*《圣母升天》*主导着主祭坛。宏伟的祭坛画，高六米九十，宽三米六十。金字塔形构图分为三个层次：底部，使徒们高举双臂仰望苍穹；中央，玛利亚复活升腾，由天使乐手托起；上方，天父在金色荣光中现身，迎接母亲。

这件作品创作于 1516 年至 1518 年间，彻底革新了威尼斯绘画。提香之前，威尼斯祭坛画大多仍遵循拜占庭惯例：静止的人物、平静的构图、镀金的背景。提香引入

了动作、情感与戏剧性。他的圣母升天创造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向上冲力。目光随着玛利亚被引向天堂，被天使的冲力所裹挟。

色彩鲜艳夺目。玛利亚斗篷的红色以非凡的强度震动着。提香使用了纯辰砂——一种昂贵的颜料，但对于红色无可替代。他将其与朱砂漆混合，调出不同色调。叠加在橙红色底色上，增强了光泽。结果是那种仿佛从自身发光的红色。

金色闪耀如真正的金属。提香不像原始派画家那样使用金箔。他用颜料来绘制金色——镀金色、铅黄和锡黄，有时加入真正的金粉以增强光泽。这些彩绘金色比平金箔更有层次感，创造出更为微妙的光效。

天空的蓝色深邃而明亮。最强烈的区域用纯青金石。次要部分用较便宜的天蓝石。蓝色玻璃粉用于上釉。每种蓝色都有其功能、色调，以及在整体和声中的作用。

贝尔托莱在这幅祭坛画前驻足良久。即便是他，虽非艺术专家，也能感受到它的力量。这件作品主导着整座教堂。它从百米外的入口处就已牵引人的目光。那些身影仿佛活了过来。玛利亚真的像是在空中漂浮。天使们在她四周旋转。整体营造出一种运动与超越的幻象。

这幅画是专为这个地点绘制的。

贝内代托修士是一位方济各会修士，脸庞消瘦，胡须花白，双手粗糙，惯于体力劳动。他穿着修会的棕色长袍，肘部有补丁。

贝尔托莱从各个角度审视了祭坛画。它巨大无比。框架融入了后殿的建筑结构中。雕刻的柱子环绕四周。一道宏伟的檐口装饰其顶端。拆解整套装置需要数周时间。而一幅七米高的画布又如何运输？需要专用的车辆。要考虑道路通行。对雨水、风和震动都需要特别的防护措施。

——此幅留下，他思考了几分钟后决定。

贝内代托修士低声祈祷致谢。至少*圣母升天*得以幸免。已经是奇迹了。在这场灾难中的一次小小胜利。

——现在给我看看你们教堂的其他作品。

他带着贝尔托莱穿过教堂。圣器室里，乔瓦尼·贝利尼创作的三联祭坛画描绘了*圣母与圣婴*，为圣人所环绕。十五世纪精致的绘画。这三块面板是专门为这个地点委托制作的——方济各会的圣器室，修士们在那里准备礼仪仪式。

贝利尼代表了威尼斯画派的第一代。在他之前的十四世纪，威尼斯大体仍遵循拜占庭风格：镀金马赛克、圣母图像、继承自东方的对称构图。贝利尼引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他研究了佛罗伦萨人——马萨乔、多纳泰

罗、布鲁内莱斯基——他们在十五世纪初正在革新艺术。他学习了透视、解剖和写实。但他以威尼斯的方式消化了这些：软化了这些手法，将它们融入泻湖特有的光线之中。

佛罗伦萨画家偏好精确的素描，贝利尼则发展出了更富氛围感的绘画风格。他柔化了轮廓。在人物与背景之间创造出微妙的过渡。光线弥漫、包裹，几乎如液体，仿佛身影沐浴在威尼斯泻湖的金色光辉之中。

这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用地理来解释。佛罗伦萨是一座大陆城市，气候干燥，光线清晰而对比分明。在那里，物体格外清晰。阴影干净利落。现实是精确的。威尼斯建在水面上。泻湖中升腾着一层薄雾。光线漫射、变化，被水面反射。轮廓模糊了。颜色会随一天中的时刻和季节变化。形态消融于空气之中。

——这件三联画作于 1488 年，贝内代托修士说明道。贝利尼当时五十八岁。他正处于技艺的巅峰。请看这位圣母：她的面容展现出一种完美的宁静。一种似乎无物能扰的内心平和。然而你又能感受到一丝忧郁——对将临苦难的预知。贝利尼做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让一种矛盾的情感变得可见。喜悦与悲伤同时并存。

贝尔托莱凝视三联画良久。然后他摇了摇头。

——它固定在这座祭坛上了吗？他问图因。

——完全是这样。拆解可能损坏面板。木料年代久远。榫接处脆弱。

——这件留下，贝尔托莱决定。我们清单上已经有足够的贝利尼了。我们不取这件。

贝内代托修士低下了头。又一次微小的胜利。几乎察觉不到。但确是真实的。

教堂唱诗班席内，1659 年去世的总督乔瓦尼·佩萨罗的墓碑以巴洛克雕塑装饰。石棺两侧排列着巨大的寓言人物。胖圆的天使们佩戴着权力的象征。摩尔人的头颅——暗指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支撑着石棺。

这些雕塑在艺术上不如画作出色。十七世纪的威尼斯巴洛克不如罗马巴洛克富于创造。但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种传统。贝尔托莱同样记录了它们。博物馆必须完整。代表所有时期。各种风格。

他此前曾去过圣乔瓦尼与保罗教堂——弗拉里的对手教堂，由多米尼加会建造。贝利尼曾经牵住他的目光，然后又将他推开了：自十五世纪以来，固定木构件的螺栓已在石头里生锈，超出了他的意图。他今天回来是为了完成其他展厅的清点。

院长保罗修士在中央中殿门口等他。语气比第一次来访时更显无奈，少了些挑衅。

保罗修士也没有进一步抗议。他早在贝尔托莱开口之前就明白，什么都不会改变。他默默地陪着清点，用中性的语气指明尺寸和固定情况，仿佛在口述一份报告。玫瑰经礼拜堂的丁托列托被记录、被评判、被判走。

在圣塞巴斯蒂亚诺，贝尔托莱发现了一个独特的整体。维罗内塞花了十年装饰他教区的这座教堂。他绘制了天花板、墙壁、风琴和圣器室。他辉煌的风格将教堂空间变成了一座天堂般的宫殿。

中殿的天花板描绘了旧约场景：以斯帖记，由三块大型面板构成。以斯帖被亚哈随鲁加冕。末底改的凯旋。以斯帖指控哈曼。华丽的构图展现了想象中东方宫廷的辉煌。然而实际上，维罗内塞描绘的是他自己的城市。建筑风格模仿泻湖。服装是里亚尔托贵族的衣着。人物的面孔是他同时代人的面孔。他把圣经叙事移植到了他自己的当下世界。

这种移植是北方画派的典型特征。与追求考古准确性的佛罗伦萨人，或偏好古典理想化的罗马人不同，塞雷尼西玛的画家们展现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不是在重建古代犹大或罗马帝国。他们将神圣故事置于熟悉的环境之中，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座城市就是文明的核心所在。

这种态度反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骄傲。共和国自视为与历史上的伟大帝国比肩。罗马的继承者。一个新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将圣经场景置于大运河背景下，并非时代错置。这是一种宣言：他们的城市与耶路撒冷一样神圣。强大如同亚哈随鲁的波斯。

——这些天花板无法运输，唐·马尔科解释道。

唐·马尔科比迄今遇到的所有守护者都更年轻。他还没有老一辈那种认命。他依然愤怒。但愤怒毫无用处。贝尔托莱听他说完，看着他，在清单上记下了四幅维罗内塞。

圣塞巴斯蒂亚诺圣器室里，另一些维罗内塞装饰着墙壁和天花板。更小、更亲密的场景。*圣母与圣婴*。*橄榄园里的基督*。*复活*。维罗内塞将圣器室视为私密空间，虽不如中殿壮观，但更为人所铭记。

贝尔托莱在清单上记下了它们。来自圣塞巴斯蒂亚诺的维罗内塞共八幅。这是迄今为止在单一教堂中最大规模的征用。圣塞巴斯蒂亚诺几乎所有可移动的画作都被取走。留下的只有无法搬运的天花板。

——你们将毁掉这座教堂，唐·马尔科说。维罗内塞葬于此。他的墓就在这里，主祭坛前。他想在作品的环绕中长眠。如今你们将它们拔走。你们在亵渎他的记忆。

——我们通过保存他的作品来尊重他的记忆。在巴黎，如有必要，这些作品将得到修复。维罗内塞本人也会高兴，他的艺术为全人类服务。

唐·马尔科引导贝尔托莱走向出口。中殿里，几位教友正在祈祷。年迈的妇女们在拨弄玫瑰串。

她们的目光流露出无言的敌意。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敢公开抗议。恐惧太强烈了。法国士兵在街头巡逻。任何抵抗都将被镇压。

7 — 圣马可大学堂与美术学院

圣马可大学堂矗立在圣乔瓦尼与保禄广场的北侧，面向多米尼加大殿——凭借其宏伟的正立面，似乎要与之一较高下。

这座立面——白色大理石与绿色斑岩，由皮耶特罗·隆巴多设计，毛罗·科杜奇于十六世纪初完成——是威尼斯最美丽的立面之一，或许仅次于圣马可大教堂本身。错视浮雕刻画卧狮，仿佛从幻觉深处浮现。科林斯柱廊框住壁龛。中央拱门半圆顶描绘了圣马可荣耀中的身影，四周环绕着跪拜的兄弟会成员。铭文以拉丁文颂扬学堂对威尼斯穷人的善举。整座建筑传达出一种威尼斯特有的骄傲——既虔诚又世俗。

贝尔托莱在进门之前在立面前停顿片刻。他在威尼斯已经待了十八天。参观过宫殿、教堂、修道院。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见过杰作。做过数百个决定，挑选、放弃、权衡、计算。在这些疲惫的日子里，他形成了一种外壳，让他能看着作品而不被它们带走。评估它们。分析它们。在不被情感带走的情况下决定它们的命运。

但面对圣马可大学堂，某种力量在抵抗着这种自愿的麻木。他注意到了这种效果，没有多想，便走了进去。

守卫在中庭等他。

阿尔维塞·佐尔齐的脸上留着一生投身于登记册与档案、而非户外劳作的痕迹：薄薄的皮肤，圆框眼镜后极为苍白的蓝眼睛，双手修长而精准。他自二十七岁起便服务于学堂。他熟悉每一份文件、每一份清单、每一份采购记录。他花了三十五年时间进行编目、保存和保护。

——贝尔托莱先生，他用带口音但十分流利的法语说道。我一直在等您。我准备好向您展示我们的藏品。我无意抵抗，无意抗议，也不想用无谓的争辩浪费您的时间。我只请求一件事：请以我们两个半世纪以来对待这些作品的同样用心，来对待它们。

——这也是我的利益所在，贝尔托莱回答。受损的作品对博物馆毫无价值。

——很好。所以我们彼此理解。

这语气中既无温暖也无敌意。一种冷静、几乎临床的精准。仿佛佐尔齐早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就已决定，尊严是唯一还能触及的抵抗形式，而他正以同样的严谨坚守着。

学堂的门廊由十根立于极高基座上的柱子构成，排列方式仿佛一场庄严的游行。墙上有石雕、圣马可生平场景、威尼斯大家族的纹章和纪念铭文。光线透过高耸的尖拱窗，以斜长的光线投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整体营造出介于宫殿与圣所之间的氛围，这正是建造者所期望的：威尼斯共和国的一座以商人之力所建的神之家。

——圣马可大学堂是威尼斯六大兄弟会中最古老的之一，佐尔齐一边带贝尔托莱走向主楼梯一边开口说道。创立于 1260 年。几周前被你们的当局解散了。这个机构存在了五百年。这正是您此次来访的意义所在。

——我知道这次来访意味着什么，贝尔托莱说。

——很好。所以，我们别再谈这个了。

他们上了楼梯。楼梯间的天花板以十七世纪的灰泥与小幅画作装饰，描绘着象征慈善、审慎与正义之德的寓言场景。佐尔齐多年来几乎从未留意过它们。这里是他日常生活的场所，就像家中的墙壁一样隐而不见。但今天早上，他看着它们。他凝视着它们，最后一次审视那些他知道将要失去的东西。

他们进入了阿尔贝戈的大厅。

这是最古老的房间，也是 1485 年火灾后重建过程中第一个装饰完毕的。墙上挂着十六世纪初的画作，出自不同的手。老帕尔马、巴黎·博尔多内和一些无名画家——质量参差不齐。天花板的镀金格形藻井可追溯至 1495 年，由皮耶特罗和比亚焦·德·法恩扎制作，是威尼斯鲜为人知的奇珍之一。缠绕的莨苕叶、圣徒肖像命令章、八角星从木上镂刻并贴在金色背景之上。这是一件精巧之极的工艺，几乎无人留意，因为视线自然地被壁画所吸引。

贝尔托莱检查着天花板。记录。测量。计算。

——格形沉箱嵌入建筑结构，佐尔齐说。需要拆除整个天花板才能取出。而且木头很老，脆弱，过程中极可能损坏。

——我明白了。壁画则不同。

——大部分可运输。尺寸合理。

佐尔齐声音里有种奇怪的东西：一种精准，几乎像是效率，像是某种默契——但又不是。恰恰相反，那是一种被推至最彻底程度的放弃，是那种停止抵抗不可避免、开始与之同行以减轻其伤害的时刻。

贝尔托莱在展厅的镇馆之宝前久久伫立：巴黎·博尔多内于 1534 至 1535 年间所作的《将戒指赠予总督》。画布高三米七十，宽三米。题材取自威尼斯的一则传说：一

名渔夫梦中受圣马可之命，将一枚象征威尼斯对海洋之主权的戒指呈献给总督。

博尔多内在极具建筑华丽感的环境中描绘了这一场景。彩色大理石的宏伟柱子环绕着整体构图。上半部被镀金格形穹顶覆盖。一群身着威尼斯礼服的官员与贵族——参议员的红色斗篷、行政长官的丝质长袍、总督的镀金衣袍——构成了一幕壮观的场面，堪比维罗内塞后来之作。位于中央的渔夫，身着蓝色长袍的朴素人物，跪下呈上戒指，被这一切贵族的华彩所包围——却并未被淹没。背景的柱廊后，可见泻湖、小船、城市的地平线。威尼斯进入了她自己的画中。

——保罗·博尔多内，佐尔齐说明道，他刻意放慢速度，一字一句地说出这个名字，仿佛把它念得足够清晰，就能将其锚定在现实之中，阻止它被抹去。生于 1500 年的特雷维索。曾在提香的画室受训，后来才走出自己的路。这幅画的尺寸恰好对应地面到檐口之间的高度。他计算比例时考虑了从入口处观看的透视效果。从您现在站的位置看过去，构图完美地展开。画中的柱子与门廊中真实的柱子对齐。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建筑延续。把这幅画搬到别处，您就打破了这场对话。作品在物理上会存活下来。但它将失去一半的意义。

贝尔托莱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画布前，双臂交叉，目光落在中央跪着的那个身穿蓝袍的渔夫身上。佐尔齐刚才说的并非虚言。画中的柱子确实延续着门廊里真实的柱子。建筑空间与绘画空间按照博尔多内为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所计算的逻辑相互呼应。搬走这幅画布，就是拆解一个方程式，而其中一项——房间本身——无法随之移动。

——这幅留下。

佐尔齐僵住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握着登记册的那只手停顿了一秒，然后继续记录。

——我注意到您的决定。博尔多内留下来了。

这语气中有一种不寻常的迟疑——不是松了口气，因为佐尔齐强迫自己不再感受任何情绪——只是一种冷漠的认知：论点被听见了。这不是慷慨的举动。这是一种计算。但结果是一样的。

贝尔托莱转向房间里的其他藏品。还有其他作品要检视。博尔多内将留在威尼斯。这是法国人在学堂大厅里唯一未取走的画作。

他们进入了宏伟的章节厅。

贝尔托莱停在门口。

这间房间的墙壁高逾七米、宽十四米，悬挂着一组题材为圣马可奇迹的画作。南墙自 1548 年起就占据着整个空间，展示着开启雅各布·丁托列托艺术生涯、并改变威尼斯绘画进程的那幅画布：*奴隶的奇迹*。

画布高四米十五，宽五米四十一。这幅画出自一个尚未满三十岁的丁托列托之手，一个急于证明自己的人——证明自己可以与提香比肩，与维罗内塞齐平，甚至更胜一筹——而他的成就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构图大胆无比。画布中央，一名裸体奴隶以令人眩晕的透视角度俯卧在地，身体被献给行刑者，而行刑工具——锤子、尖刺、钳子——却奇迹般地在他们手中断裂。他周围，密密麻麻的士兵、旁观者、妇女与孩子，表达着各种情绪：呆滞、恐惧、难以置信、病态的着迷。右侧，奴隶的主人——一位头戴红色头巾的东方权贵，端坐在高台之上的宝座中——居高临下地注视着这一幕，神情中混杂着愤怒与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某种初露端倪的疑虑。

在构图的顶端，圣马可以绝对令人震撼的透视缩短姿势从天堂中出现，头朝下，双臂伸展，像一枚神圣的炸弹俯冲向奴隶的身体。圣人的形象没有那种天上代祷者的宁静神情。它有一种暴力、紧迫与能量，与此前所有图

像惯例背道而驰。这位圣马可不是一个施予恩典的冷漠法官。他是一名投身混战的斗士。

光线同时来自多个方向。左侧，自然光。从圣人的光环，一道金色的超自然光芒。舞台后方，一束冷光突显阴影。这些相互矛盾的光线营造出一种不稳定、迫近的氛围，仿佛整个物理世界都在与奇迹的接触中颤动。

贝尔托莱停下了脚步。很长时间。比平时更长。

——丁托列托画这幅画时多少岁？他终于问道。

——二十九或三十岁。委托于 1547 年授予他。兄弟会注意到了他的才华。尽管年轻，他在威尼斯的圈子里已经赢得了声誉。画作于 1548 年 4 月完成并挂上这面墙，立刻获得巨大成功。阿雷蒂诺本人曾写信赞扬这件作品。即便是不喜欢丁托列托风格的乔尔乔·瓦萨里，后来也承认《奴隶的奇迹》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和“精妙绝伦的透视缩短”。

——这幅画为他打开了威尼斯的所有大门。正是凭借它，他数年后获得了圣洛可大会堂的委托。它标志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画家蜕变为公认天才的确切时刻。

贝尔托莱走近画布，直到距离只有几厘米。他仔细端详笔触。宽阔的笔触，涂抹迅速而自信。奴隶的肉体以几处轻快的涂抹完成，营造出几乎雕塑般的体积感。帷幔被迅速大量处理，没有多余细节，却装饰效率极高。建

筑背景——一个被模糊东方柱廊环绕的庭院——以极少的笔触表达出来，只是暗示，而非描绘。

他后退一步。然后又一步。重新回到他最初观看时的距离，双臂交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一直在房间门口观察他的图因无声地走近。

——五米四十一宽，他低声说。四米十五高。我们没有这个尺寸的运输圆筒。即便造一个，画布也太硬，卷起来会有爆裂的风险。车身需要超过六米的平台。车队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装备。

——把盒子建好。

图因打断了自己。

——这里？在威尼斯？

——军械库的木匠们还在工作。去找两个。把精确尺寸给他们。一只平坦、加固的箱体，内部有支撑以防运输时画布弯曲。我们需要十天。护送队出发前我们还有十二天。

佐尔齐在房间门口听见了。他在他的私人登记册上——他自己那本——做了记录。

——多梅尼科·丁托列托的两幅大型画布，兰戈内的肖像，贝尔托莱数道。还有奇迹。一共几件？

——七，佐尔齐说。

佐尔齐在他们准备离去时停在了门槛上。

——贝尔托莱先生！

贝尔托莱转过身。

——贝尔托莱先生，我想问您一件事。不是为了改变什么——我知道那不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心。

——我在听。

——你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我不是在问官方的理由。我问的是你，贝尔托莱，在这幅画面前有什么感受。

这个问题让贝尔托莱有些措手不及。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的对话者抗议、乞求、争论、诅咒。但问他感觉如何——从来没有。

——我看到一件作品，对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大胆非凡。一种透视缩短的掌握，在欧洲绘画中或许从未被超越。还有一种更难命名的特质——一种能量、张力，光线与运动共同营造出的迫近感。仿佛画中的那一刻并非凝固的，而是即将发生的。

——这正是丁托列托想要的，佐尔齐说。他称之为狂暴。描绘的能力不是一个瞬间，而是瞬间之前的那一刻。那个一切都还可能、却已不可逆转的时刻。

——我明白。

——可你却接受了。

——是的。

一个字。但这个字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坦诚。没有任何辩护。没有关于人类或进步的言辞。只是对自己在完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所做之事的赤裸承认。

——我不是在怪你个人，贝尔托莱先生。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你在奉命行事，以任务所需的能力执行。但你带走的，不只是一块四米乘五米的画布。你带走的，是活生生的证明：1548 年，这座城市里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知道如何创造出前所未见的事物。你带走了天才的诞生地。而这个地方不会随画布一同离开。它将永远空着。

贝尔托莱没有回答。

他向他的助手们示意，助手们带着工具与预制箱子走进了学堂。

佐尔齐站在门槛上。他看着技术人员消失在门廊中。他听见他们的声音、脚步声，以及打开箱盖的叮当声。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双手背于身后，目光落在对面圣乔瓦尼与保禄大教堂的立面上——哥特式的外墙、大理石门廊和尖形窗。那座教堂里葬有二十五位总督。这座最尊贵共和国的万神殿，历经沧桑而存续至今，这一次，它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存续下去。

那个时刻，广场几乎空无一人。两个孩子在中央水井旁玩耍。一名女子在对面楼房二层的窗口晾衣服。日常生活照常进行，对身后学堂里发生的事情漠然无知。

佐尔齐想，这才是最难受的。不是因为这件事的残酷——胜者夺走败者的宝藏，那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战争一直如此运转。不。难受的是周围世界的冷漠。广场继续着。天空依旧碧蓝。泻湖的水继续拍打着基桩。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件花了两百五十年才在这间展厅找到其位置的杰作的消失，不是一个事件，只是事情运转的日常秩序中的一个事实。

他走回了学堂。他还有最后一项任务——监督拆卸，确保法国技术人员以他们声称的那种细心来操作。这是他作为守护人的最后一份职责。保护，直到最后，那些他所守护的作品。包括在它们离去的那一刻。

大型平板箱的建造耗费了九天。威尼斯木匠们在图因的指导下不间断地劳作。

《奴隶的奇迹》的拆卸花了整整一天。图因记录了精确的尺寸、颜料层的状况、可见的裂缝以及重绘区域。整幅画卷入大箱中，封好，钉牢，以金属箍固定。

多梅尼科·丁托列托的两幅大型画布与兰戈内的肖像在前几天已被包装完毕。*奴隶的奇迹*是最后离去的。

佐尔齐在他的登记册上写道：*奴隶的奇迹，雅各布·丁托列托，1548 年。1797 年 8 月 8 日为巴黎博物馆取走。*

大型会议厅呈现出一幅令人揪心的景象。没有可见的破坏，没有明显的损毁——墙壁完好无损，天花板完好无损，地板完好无损。但墙上较浅色的矩形——画布数十年来一直悬挂的地方，遮挡着背后的墙面免受空气侵蚀——却在述说着自己的故事。作品的幽灵。清晰而确凿的缺席。形状精准、有案可查的虚空。南墙上最大的矩形：曾经是《奴隶的奇迹》，如今和其他矩形一样苍白，一样空洞。

佐尔齐就在房间里。他看着墙壁。

——很奇怪。这些较浅的矩形。墙壁如今也有了记忆。墙壁知道这一切。

贝尔托莱看着墙壁。

——几个月后，光线与尘埃将使墙面趋于均匀。到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了。

——是的。几个月后。但在这几个月里，所有进入这里的人都会知道被夺走了什么。缺失的精确轮廓将显现出来。尺寸。位置。这种损失可以用尺子量出来。

佐尔齐在这座空荡荡的大会议厅里又多待了几分钟。他望着那些墙壁——他认识了三十五年的墙壁——今晚已非今晨那双眼睛所见的模样了。然后他拿起登记册，记

下了时间与日期，并在最后一页底部写下：圣马可大学堂损失清单，1797 年 8 月。撰写者：阿尔维塞·佐尔齐，守护人。愿此文件为后世所知。

他合上登记册。将它放到他的桌上。然后去熄了灯。

次日，贝尔托莱前往美术学院。

自 1750 年建校以来，学院积累了威尼斯早期画派和威尼斯画派大师的收藏。卡尔帕乔叙事性地讲述圣徒传说；科内利亚诺的奇马展现了威尼斯技艺的完美；洛托则以心理分析深入探索肖像的内心世界。

学院院长乔瓦尼·巴蒂斯塔·门加尔迪，画家兼院士，以庄重的态度迎接了贝尔托莱。

如今，那个威尼斯已经死了。而门加尔迪正在目睹它最后的洗劫。

门加尔迪带贝尔托莱穿过学院的各个展厅。这座建筑是旧修道院改建而成的艺术学校，收藏了所有威尼斯时期的作品——从十四世纪的哥特式原始派到十七世纪的巴洛克风格。一部展示威尼斯画派演变的教化读本。

主厅画轨上，十五世纪的作品构成了学术收藏的核心——门加尔迪毕生收集和编目的威尼斯早期画作，而在贝尔托莱眼中，这些如今代表着待评估的众多藏品之一。

一幅维瓦里尼首先吸引了他的目光。安东尼奥·维瓦里尼，年轻贝利尼的同代人，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创作了这幅多联祭坛画：镀金面板，草图式人物，带有贝利尼后来用光线与色彩消解的那种哥特式僵硬感。多联画完好，保存状况极佳。运输时尺寸合理。

——维瓦里尼。他与姐夫乔瓦尼·达莱马尼亚共同创立了同名工坊。贝利尼之前，卡尔帕乔之前，他奠定了威尼斯绘画的基础。这批面板约可追溯到 1440 年左右。

贝尔托莱审视着这些人物。确实有几分僵硬。但执行质量很高。背景的镀金。帷幔的精准。这些作品将向巴黎公众展示一种绘画传统的起源——而这一传统，公众此前只知道其晚期的成就。

——就是这件。完整的多联祭坛画。

门加尔迪作了记录。他的手没有颤抖。从第一天早晨起，他就决定他的手不会颤抖。

随后，一幅科内利亚诺的奇马留住了贝尔托莱的目光。一幅高七十一厘米、宽四十八厘米的圣母与圣婴，甜美出众。圣母抱着圣婴，两人都以宁静的目光凝视着观者。

——科内利亚诺的奇马。乔瓦尼·巴蒂斯塔·奇马，约 1459 年生于特雷维索省科内利亚诺。贝利尼最好的继承人之一。形式亲密，质量精湛。

——这幅也要，贝尔托莱决定。

他还向贝尔托莱展示了其他藏品。洛伦佐·洛托的肖像。这位十六世纪的威尼斯画家专注于心理肖像，试图揭示个性、疑虑与内心渴望。一幅持信肖像画中，一位绅士手持一封信，目光茫然望向远方。担忧吗？希望吗？遗憾吗？洛托在这种心理的模糊性上炉火纯青。贝尔托莱选了三幅洛托。它们将补充中央艺术博物馆的肖像藏品，展示威尼斯艺术的另一面：心理内省，而非装饰性的颂扬。

共计五件作品在学院入选。一幅维瓦里尼多联祭坛画。一幅科内利亚诺的奇马。三幅洛托。这些一流之作大大丰富了博物馆中早期威尼斯画派的呈现。

门加尔迪陪送贝尔托莱到出口。

8 — 最终登船

1797 年 8 月 25 日，威尼斯的清点工作结束。共选取八十六件藏品。加上已先行运走的四匹马。总计：九十件作品将进入中央艺术博物馆。

这在意大利战役的绝对数量上并非最大规模的征用。罗马提供了一百零七件。博洛尼亚一百八十七件。

威尼斯的箱子被装上船，横渡泻湖。然后换马车走陆路前往巴黎。一支由二十六辆马车组成的车队，二百名士兵护送。计划于 9 月 1 日出发。

莫罗西尼前来见证了最后的装运。他站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的码头上，看着箱子一只只被搬上船。那些木箱里，提香、维罗内塞、丁托列托、贝利尼在沉眠。

那天早上天色阴沉。低云覆盖着泻湖。一层薄雾从水面升起。空气潮湿而压抑。

贝尔托莱走向莫罗西尼，向他道别。

——莫罗西尼先生，感谢您的配合。没有您的协助，清点工作会更加困难。

——我没有配合，莫罗西尼低声回答。我限制了损失。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您也许无法理解。

第一艘船装满了。它离开码头，悄无声息地在灰色水面上滑行。贡多拉船夫谨慎地划桨。箱子很重。一个错误，船可能倾覆。数百年的艺术将沉入泻湖。

莫罗西尼用目光追随着它，直到它消失在薄雾中。

——我一生都在为塞雷尼西玛效力。我小时候、年轻时、成熟后都看过这些作品。它们和这些墙壁一样，是我的一部分。但今天，就在此刻，我愿意付出一切——我的名誉、财富、剩余的岁月——来阻止这支车队离去。

把这些作品还给它们所在的教堂。把您从威尼斯夺走的一切还给这座城市。

——但你不能。

——不。我不能。没有人能。您太强大了。我们太弱小了。这是丛林的法则。强者的法则。尽管您高谈文明，您却毫不羞耻地使用它。

第二艘船正在装载。然后是第三艘。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箱子必须小心安置以平衡重量，防止船侧倾。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们在工作，机械地完成任务，不看监督行动的法国士兵。

最后一艘船大约在正午装满。共二十五艘船，运载着八十六只箱子。它们排成一列长队，悄悄滑过泻湖，朝着陆地方向。

从那里，马车已在等候，准备走陆路前往巴黎。

1797 年 9 月 1 日黎明，护航队启程。

二十六辆有篷马车。二百名士兵护送。一位名叫杜邦的军士长，在意大利北部奔走了十八个月，熟悉道路、旅馆和陷阱。还有铁边木箱，稻草和油纸包裹，内衬绳索固定，里面装着来自威尼斯的八十六件藏品。

车队在日出前离开梅斯特雷。马匹沿铺好的道路前行，在清晨凉爽的空气中呼出白雾。马车的轮子在石板上发

出规律、几乎像音乐般的节奏。士兵们排成纵队，步枪扛肩，目视前方。

贝尔托莱骑马走在队前。他没有回头看威尼斯。几个月来，他养成了永不回头的习惯。

这个季节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唯一选择是布伦纳路线。更西边的蒙塞尼斯山口已受到高海拔初雪的威胁。布伦纳较低，更易通行，允许马车在十月初通过。

最初几天平安无事。车队每天前行约二十公里。天气温和，秋高气爽，天空多云，未曾下雨。威尼斯平原平坦，道路宽阔，马车平稳行进。

贝尔托莱用晚上的时间重读他的清单。他想在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前确认一切井然有序。每只箱子都有编号，对应着包装时列出的清单。这些藏品确实是离开威尼斯时的那些。

他检查了一下。他重新计算。他再次核对数字。

一切都井然有序。

但这种机械性的工作不足以占满他的全部心思。门加尔迪的话回来了。莫罗西尼的话。佐尔齐的那一行，他在登记册里以陈述的口吻记录：1797 年 8 月 8 日为巴黎博物馆取走。这种语气的中性或许是最有效的抗议形式——比眼泪更有力，比诅咒更有力。只是干燥的记录，记

述了所发生之事。佐尔齐想说的是：我记录。我作证。历史将会知道。

贝尔托莱合上笔记本，吹灭了蜡烛。

9 —车队——通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

贝尔托莱没有回头，直接上了马车。

次日清晨，车队继续向北。

在特伦托停留了两天。马匹需要在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前休整。铁匠检查了链条、轮轴和螺栓。士兵们睡在谷仓里。车夫们修补撕破的防水布。

贝尔托莱走上特伦托的街头。一座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意大利语和德语都在使用，有时同一句话里两者都有。大教堂是巴洛克风格的，房屋有彩绘山墙，喷泉以贵族纹章装饰。两百五十年前，这座城市曾迎来它的高光时刻，当时大公会议在此召开，为反宗教改革确立教义；此后，这座城市便一直活在对那段往事的追忆之中，仿佛住在一栋对自己而言过于宽敞的房子里。

他走进了大教堂。内部清凉、寂静。几位跪着的信众。一位神父在角落里朗诵日课经。墙上有十七世纪的壁画，圣人形象，动作丰富，天空敞开，云与天使的辉煌。中等品质的作品。不是巴黎博物馆想要的那类东西。

他是在下午的光线下出来的。

一位老人坐在台阶上，面向广场。他从那里看着车队，街道尽头清晰可见的篷布，来来往往的士兵。他看见贝尔托莱从大教堂走出来，便用意大利语问道，没有任何铺垫：

——那些是威尼斯的画吗？

——部分是，贝尔托莱回答。而且不仅如此。

——我听说了。大家都听说过。

——说了什么？

——您什么都拿走。画作。雕塑。书籍。什么都不再留在原处。

老人继续说，没有敌意，带着那种已经过了仍会被事件惊讶的年纪的宁静。

——我父亲告诉我，威尼斯人在拜占庭也做过同样的事。很久以前了。他们把青铜马匹放到他们的大教堂上。现在您把青铜马从威尼斯带走了。历史就是这样运转的。

——故事就是这样，贝尔托莱重复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是对的。这意味着它会重复发生。

贝尔托莱在大教堂台阶上停留了片刻。然后他返回去重新检查他的清单。

阿尔卑斯山的穿越始于 9 月 8 日。

这是旅途中最精细的部分。道路从博尔扎诺开始逐渐攀升，在岩石峭壁之间蜿蜒，接近山口时路面收窄。马车必须以绝对的精准驾驶，一个错误动作，轮子会在石头边缘打滑，箱子可能坠入虚空。车夫们让马匹靠近行走，低声与牲口交谈，谨慎前进。士兵们走在车轮旁，随时准备拖拽、推撑、扶持。

9 月 11 日上午末，车队登上山口顶端。从高处望去，视野无垠——四面都是阿尔卑斯山，山峰已经被初雪覆盖，深邃的山谷隐于阴影之中。空气寒冷、干燥、明亮。

杜邦在顶端召集车队，清点箱子。

——威尼斯出发时八十六只箱子，他对贝尔托莱说。山顶也是八十六只箱子。我们下去。

下山进入因河谷更快，但同样凶险。马车在坡上容易加速，必须不断刹车——士兵们在车轮下垫入木楔，双手紧握刹车，肌肉绷紧以承受负载。其中两辆马车不得不用绳索绑在最陡峭处的树上，士兵们轮流拉紧，缓慢放开。

因斯布鲁克。

这座奥地利城市仍受法国军队的影响，坎波福尔米奥的谈判即将结束。和平协议将在数天后——10 月 17 日——签署，但法军尚未撤离所有阵地。车队在旅馆停留两晚，由一位表情冷漠的蒂罗尔人经营，他默默端来食物，默默收下了钱。

贝尔托莱独自在公用厅吃晚饭。邻桌两位法国骑兵军官在谈论和平，分别是督政府和波拿巴。来自巴黎的消息零星传来——信件，十天前的报纸，信使传递的传言。波拿巴已返回法国。他被当作凯旋英雄接待。督政府既惧怕他，又需要他。

他点了酒，却睡得不好。

护航队于 1797 年 10 月 27 日进入巴黎。

此时是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街道依然热闹——商铺关门，路人匆匆，市民们下班归来。没有人在看那些正驶向中央艺术博物馆的有篷马车。没有人知道它们装载的是什么。

贝尔托莱前一天已用信件通知了博物馆。守卫们举着灯笼在等候。当车队抵达时，中央艺术博物馆院子的大门被打开，马车一辆接一辆驶入内院，城市的喧嚣让位于寂静和相对的黑暗。

杜邦最后一次清点。

——威尼斯出发时八十六只箱子。巴黎到达时八十六只箱子。车队完整无损。

——很好，贝尔托莱说。

他说了这么多。

蒙日也在场。

贝尔托莱没有料到这一点。他在阴影中看见了学者的身影，在庭院中央喷泉旁，披风在十月的寒意中裹紧。蒙日独自一人来了，没有知会任何人。他从博物馆的守卫那里得知了抵达时间，便赶了过来。

——加斯帕尔。

——克劳德。

他们没有握手。他们不习惯这样。他们并肩站立，看着士兵们开始卸货，箱子从马车上降下，每只由四人抬着，由杜邦以他一贯的精准监督，摆放在庭院的铺石地上。

——全都到了？

——一切。

——受损了吗？

——没有。除了途中几处包装调整。没有严重的损坏。

蒙日点了点头。他看着箱子排成一列。灯笼光下，深色木头的长方体。匿名，封闭。外表没有任何迹象说明里面装着什么。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他低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知道。

——我也知道，一部分。我看了您的初步报告。丁托列托。维罗内塞。提香。

——还有其他的。贝利尼。洛托。学院的早期画派。

——贝利尼，蒙日重复道。

这个词里有某种东西，既不是满足，也不完全是忧郁。某种中间地带，贝尔托莱没有费心去定义。

——修复师明天早上开始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三周后挂画。

——然后呢？

——然后是公众。房间将在十二月开放。

最后几只箱子正从最后几辆马车上卸下。杜邦将笔记本收入挎包，解散了护送士兵，与中央艺术博物馆的警卫长交谈了几句。

——我收到了维斯孔蒂的信，蒙日终于继续说。

这位梵蒂冈管理员，他以学者的精准和一个看着自己的生命被裸露的人的痛苦评述了一切。

——他说了什么?

——他请求来巴黎。去看那些雕塑。他想确认阿波罗和拉奥孔状况良好。他还有一个项目：为移交博物馆的古代作品编写科学目录。他认为这项工作对科学而言是必要的。为了记忆。

——为了记忆，贝尔托莱重复道。就像佐尔齐的登记册。就像门加尔迪的警告。

——也许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科学。

——这两者并不互斥。

——不。这两者并不互斥。

庭院里此时已没有马车了。八十六只箱子排列在鹅卵石路上。守卫们依然保持警戒。夜幕完全降临，灯笼在中央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你饿吗？蒙日问。

——我从早上开始就没吃东西。

——我家有一张桌子。没什么特别的。但有些热乎的东西。

他们从博物馆院子的马车门走了出去。外面，巴黎在夜晚的喧嚣中生活——声音、车轮声、迟归商贩的叫卖声。这座城市对此漠然。它不知道院子里的箱子装着什么。它不知道威尼斯、维罗纳或博洛尼亚的名字。它对莫

罗西尼的眼泪、佐尔齐的登记册、门加尔迪和他的六十五岁一无所知。

巴黎活着。巴黎始终活着。这或许是整个故事中唯一确定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周都是工作。

中央艺术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室一只接一只地接收了这些箱子。修复师们——由一位名叫范德伯格的佛兰德人领导，他曾在革命前于布鲁塞尔工作——打开了每一只箱子。先剪开包装，一层层地切开。稻草用手一根一根地从精细的角落里拔出。涂了油的纸慢慢展开。作品终于在工作室的光线下现身，呈现其绘制的表面、画框的边角、画布的边缘。

范德伯格用放大镜审视每一件作品。他记录状况，向助手口述，决定必要的处理：这里加固清漆，那里强化框架，别处修补途中产生的颜料裂纹。

贝尔托莱参与了所有的开箱。他想在每只箱子揭示内容的那一刻在场。这是最后的清点——核对进入工作室的藏品是否与离开威尼斯的一致。

一切都吻合。

丁托列托的*奴隶的奇迹*是第一幅被展开的大型画布。范德伯格为这次操作预留了时间——画布面积超过二十平

方米，卷在一只五米长的木鼓上。六个人操作，花了一小时缓缓展开。

它完好无损。

范德伯格转向贝尔托莱。

——保存状况出众。卷收效果很好。没有新的裂缝。加固布保持了均匀的张力。您们的包装团队做了出色的工作。

——杜邦做得非常出色，贝尔托莱纠正道。

——你什么意思？

——指挥车队的军士长。是他维持了运输条件。他和他的士兵们。

范德伯格用一个手势打消了这个说法——这个细节他不感兴趣——然后继续检查。

贝尔托莱望着摊开在桌上的丁托列托。被推倒的奴隶。行刑者手中断裂的工具。目瞪口呆的人群。在最顶端，圣马可如彗星般从天而降，前来援助他的仆人。神圣的身影倒悬，双臂展开，披风随着天体坠落的韵律飘扬。佐尔齐曾描述过这种大胆：一种透视缩短，在丁托列托之前无人敢尝试，此后无人能在不感受到某种东西在内心移动的情况下观视。

佐尔齐和他的登记册。那紧密的字迹，笔在箱子一只只被抬走时依然稳稳握住。

佐尔齐在那座空荡荡的大会议厅里说的话无缘无故地回来了：这些较浅的矩形。墙壁如今也有了记忆。

他强行将自己从这个念头中拉出来，去查看下一只箱子。

1797 年 11 月 15 日，威尼斯新展厅开始悬挂工作。

中央艺术博物馆在扩张。王宫的厅室几年前已改建为展览厅，如今已无法再容纳接连而来的战役成果——1794 年的佛兰德藏品、罗马的古代雕塑，以及如今的威尼斯绘画。不得不向督政会申请额外经费，申请使用北翼的两间新展厅，安装新画架，修复天花板，布置照明。

悬挂是一门学问。不是随意地钉画。博物馆的委员们制定了原则：按画派、时代和主题分组；大幅与小幅交替悬挂以避免视觉压迫；在重要作品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让目光得以不受干扰地停留。

贝尔托莱不是博物馆的委员。但他被邀请以藏品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关于威尼斯作品陈设的讨论。他了解每一幅画，每一件即将悬挂的雕塑。他知道每件来自何处，在什么背景下，处于什么状态。

他来了。他倾听着。他回答了问题。

当第一批画布挂上新展厅的白墙时，他在下午的寂静中驻足凝视——工人们已去休息，委员们去用午饭了。

维罗内塞的*迦拿的婚礼*占据了大厅的后墙，正对着入口。就像在圣乔治马焦雷岛一样，自 1563 年以来它一直面向食堂的门。形式不同，但理念相通：访客进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东西。这幅画布在人们还来不及做好接收的准备之前，便已闯入了视野。

贝尔托莱停在门口。

他看不见那七条拼合的布幅。看不见拼接的痕迹。他看见的是维罗内塞所期望的画布——一团生命、色彩与动感，两百个人物汇聚在宴席之上，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每一件礼物，每一张脸都带着画家的目光捕捉并永远定格的故事。

他在那里待了很久。

然后他离开了房间，没有回头。

威尼斯展厅的大门于 1797 年 12 月 1 日向公众开放。

从开门第一个小时起，访客便蜂拥而至。开幕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几周以来一直有传言说威尼斯的珍宝将要展出。好奇的人、艺术家、学生、教授、穿着礼拜日服装的资产阶级、抽出一小时的工人——都来了。

贝尔托莱悄悄混入其中，不声张。他想看看公众怎么看。怎么反应。

他看着。

一群年轻人——从穿着判断是学生——在奴隶的奇迹前停下了脚步。其中一个高高瘦瘦、脸颊凹陷的人，用透视缩短的目光凝视着圣马可的面容。他低声说了什么。同伴们走了过来。交换着几个词——构图、透视、缩短——技术词汇，绘画课上学到的词汇。但在那个高瘦男孩的眼中，词汇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种震撼。一种无名的情感。

一位女士独自站在贝利尼的*圣母与圣婴*前。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很久。双手交叠在身前，就像在教堂里那样。她没有说话，也没有翻阅入口处发放的小册子。她在看。在那目光中，贝尔托莱读出了他认出的某种东西，虽然无法命名。

一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大约十岁、十二岁——在维罗内塞的《迦拿的婚礼》前停下了。父亲朗读了说明牌，解释了场景，指出细节。孩子们半心半意地听着，目光被色彩、背景华丽的建筑，以及一旁那位仆人——他朴素的衣袍与宾客们华贵的服饰形成鲜明对比——

——他为什么穿得这么破旧？最小的孩子问道。

——因为他是仆人，父亲说。一个来自民间的人。

——他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看看这幅画。你怎么想？

孩子看着。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说：

——我想是的。

贝尔托莱离开了。

他走出中央艺术博物馆，沐浴在十二月冷冽的光线中。码头空无一人。塞纳河灰蒙蒙地在两岸之间流淌。几艘船逆流而上，载满了冬日的木材。巴黎寒冷、热闹、喧嚣，那种城市特有的永不停歇的能量。

他想起了站在维罗内塞画作前的那个孩子，说，我想是的。

两个无法调和的真相，却又同时为真。

他回到了家。

明天，展厅将重新开门。还会有其他人来看。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提出他们的问题。

而在威尼斯，墙壁依然留着那些浅色的矩形。

第 4 章：埃及计划（1797-1798 年）

1797 年 12 月 5 日，波拿巴在意大利的胜利之后返回巴黎。街头人群为他欢呼。女人们抛洒鲜花。人们高呼他的名字。征服者归来了。

但胜利街的景象令他厌恶。约瑟芬把他们的房子变成了一座永久的沙龙，数十个食客、宫廷侍从、谄媚者、投机客，像苍蝇扑向蜂蜜一样挤在各个房间，都想接近得胜的将军，握握他的手，说上几句话，捕捉一个微笑，好在第二天夸耀一番。

他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出去！全部出去！这房子不是马戏团！

约瑟芬无力地抗议——她喜欢接待，喜欢光彩夺目，喜欢被人仰慕。但波拿巴态度坚决，她最终耸耸肩，带着那种若无其事的优雅，不显痕迹地妥协了。他要的是宁静、安静、专注。

他有计划。有方案。有野心。

1 — 对运动的痴迷

波拿巴十点钟醒来。迟了。对一个在意大利黎明便率军出征的人而言，太迟了。但在巴黎，在胜利街这间奢华的卧室里，除了睡觉，还能做什么？

约瑟芬还在睡，埋在三条羽绒被下。前一天，她在巴拉斯家跳舞跳到凌晨四点。波拿巴以疲惫为由，午夜便离开了。事实上，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巴黎的沙龙：那些流言，那些阴谋，涂脂抹粉的女人，只谈论自己重要性的男人。

他没有惊醒约瑟芬，径自下楼去了书房。室内仍弥漫着雪茄的气息。他一边读莱茵军的军事报告，一边抽烟，抽到凌晨三点。糟糕的报告。无能的将军。装备简陋的士兵。粗心的行动。与他的意大利军团毫无相似之处。

他的秘书布里安于十点半进来，带着三摞信件。他小心地将邮件放在桌上。他知道，早晨稍有混乱便可能招致训斥。

——早上好，将军。督政会请您今天下午出席。三点钟在卢森堡。议题：英格兰。

波拿巴嘟囔着，眼睛也没抬。

——又是英格兰。他们脑子里全是这个。仿佛三艘小艇加上一支见水就晕的军队就能入侵英格兰似的。

他拿起第一摞邮件。邀请函。二十三份晚宴、舞会、招待会的邀请。全巴黎都想见他。展示一下。炫耀自己见到了他。他皱着眉头翻看，然后疲倦地将那摞扔到一边。

——一律拒绝。

布里安犹豫了。

——将军，有些邀请来自重要人物。德·斯塔尔夫人非常坚持。她正在筹备一场晚宴，届时将出席……

——德·斯塔尔夫人？我才不稀罕！波拿巴一拍桌子打断道。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话痨，还以为喋喋不休就等于在思考！拒绝，别再提了。

布里安一声不响地记下来。他了解他的主人。坚持没有用。

——第二摞，将军？

——说来听听。

——求职信。一百一十七封信，来自想要职位、帮忙、养老金的人。

波拿巴做出不耐烦的手势。

——筛选。留下来自我意大利军官们的。其余的，扔进纸篓。

——好。第三摞呢？

——给我。

——军事报告。军队现状。兵员。装备。

波拿巴接过那摞文件，开始阅读。随着每一页翻过，他的脸色愈来愈沉，双颊肌肉收紧，目光愈来愈尖锐。

——莱茵军团在九月损失了四千人，他终于开口，好像无法相信自己所读的内容。逃亡。疾病。战斗。四千人！凭我的意大利军队，再加四千人，我本可征服整个德国！

他把报告啪地一声扔到桌上。

——这些将军都是饭桶。儒尔当，莫罗。全是饭桶。他们不懂机动。他们像牛一样直线推进。敌人在三天路程之外就能看见他们。

布里安保持沉默。当着旁人的面说其他将军的坏话是危险的。督政府在监视。间谍无处不在。

波拿巴走到窗边。胜利街在灰蒙蒙的清晨里热闹起来——商贩叫卖，马车驶过，巴黎人依旧活跃。他感到无聊。

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双手背在身后，目光空洞无着。

——布里安，我快疯了。

秘书以为他听错了。

——将军？

——疯了。留在这里无所事事，我会发疯的。读报告。拒绝邀请。听巴拉斯和他的同僚们争论数小时，却始终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他猛地转身，拳头重重砸向墙壁，力道之大让布里安一惊。

——我才二十八岁！二十八岁！我征服了意大利！击败了四支奥地利军队！将和平强加于维也纳！而如今要我坐在巴黎，扮演沙龙政客！

布里安在回答之前谨慎地斟酌措辞。

——督政府怕您，将军。他们宁愿你在眼皮底下，也不愿你在远处，身后带着一支军队。

——我知道他们怕我！他们有理由怕我！但这不改变任何事。如果找不到事情做，我会在这里腐烂的。

他回到书桌后坐下，双臂交叉，盯着他的秘书。

——必须重新出发。很快。最多六个月。一次新战役。新的征服。

——您打算去哪里？布里安轻声问道。

波拿巴微微一笑——那种缓慢而神秘的笑，他总是留给自己的思绪已经绕了一圈、而别人尚未开始的时刻。

——我还不知道去哪里。但我会找到的。善于寻找的人，总有地方可以征服。

卢森堡宫内设督政府，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曾是玛丽·德·美第奇的宫殿，如今是共和权力的中枢。波拿巴准时三点抵达，由两名副官陪同，制服无懈可击，面色坚定。

会议室已经坐满。五位督政与几位部长——其中包括负责外交事务的塔列朗，以及负责战争的谢雷尔——围坐在大桌旁。

波拿巴点了点头，不等邀请便坐了下来。

巴拉斯开口发言，带着那种自以为在施恩的人特有的圆滑。

——波拿巴将军，感谢您的到来。我们希望与您谈谈英格兰的局势。

——我在听，波拿巴说，目光紧盯着巴拉斯，那注视之强烈让这位督政不得不垂下目光。

——大陆的和平已经到手，巴拉斯接着说。奥地利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西班牙是我们的盟友。普鲁士中立。只剩英格兰还在战斗。它的舰队封锁我们的海岸。它的金钱为所有反对我们的联盟提供资金。必须给它致命一击。

——好吧。怎么做到的？

巴拉斯犹豫了。鲁贝尔接手了。

——直接入侵。五万人登陆英格兰。进军伦敦。向皮特首相强加和平。

波拿巴故意放慢速度，将他们逐一打量，仿佛在确认他们是认真的。

——直接入侵英格兰，他重复道。用什么舰船？

——我们会建造船只，鲁贝尔说。一千艘平底船。每艘可载五十人。

——一千艘平底船，波拿巴重复道，细细品味这个数字的荒诞。在建造这一千艘平底船的同时，皇家海军在做什么？它有两百艘战列舰、五十艘护卫舰、数百艘小型舰船。昼夜不停地巡逻英吉利海峡。我们的一千艘艇船永远无法穿越这三十五公里的水面。其中四分之三会在抵达英国海岸之前沉没。

拉·雷维利耶-勒波前倾身子，带着一副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对策的神情。

——我们会选择合适的时机。一个大雾之夜。一场风暴。英国人什么都看不到。

这一次，波拿巴没能完全憋住一个难以置信的微笑。

——风暴？您想在风暴中让五万人乘船？督政公民，他们还没看到英国人就会全部溺死。

是塔列朗从桌子一端插话，用他那柔和的、几乎带着懒散意味的声音。

——波拿巴将军说得对。在这种条件下，直接入侵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寻找打击英格兰的其他手段。

巴拉斯带着些许不耐烦转向他。

——什么手段，塔列朗？

外交部长不慌不忙，一如惯常，让沉默先行发酵，然后才开口。

——它遥远的财产。它的贸易航线。它的殖民地。英格兰之所以富有，是因为贸易。切断它的航线，摧毁它的商业，我们对它造成的打击，将比任何能够想象的海战都更为致命。

波拿巴用新的目光打量着塔列朗。此人狡猾、腐败、彻头彻尾地愤世嫉俗，但拥有一种令人难以不敬佩的智识。

——您是在想某个具体的地点吗？他问道。

——东方，塔列朗毫不犹豫地回答。东地中海。通往印度的道路。英国真正的财富就在那里，就是在那里要给予打击。

鲁贝尔立刻提高了声音。

——东方？太远了！太冒险了！我们的舰队连土伦都出不了，就会被英国人骚扰！

——那就更有理由去尝试，塔列朗面不改色地回答。如果成功，影响将是巨大的。如果失败，我们不过损失了一支远征军。

波拿巴几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一个事实刚刚以清晰如镜的方式呈现在他脑海中：督政府并不真的想击败英格兰。他们想把波拿巴调走。将他连同一支军队，送上一场也许再也回不来的危险冒险。

但这恰恰是他想要的。离开。征服。远离巴黎，远离那些令人厌倦的沙龙，远离那些自以为掌控着他的平庸政客。

——我愿意研究这个选项。东方让我感兴趣。已经很久了。

巴拉斯微笑了，那是一种满意的笑，像是相信自己已经把棋子放到了想要的位置上的人。

——好极了。我们将任命您为英格兰军团司令。官方而言，您将准备入侵英格兰。私下而言，您将探索其他选项。比如东方。

——好。那么我要完整的权力：军官的遴选、组织、装备。一切，无一例外。

——您会得到的。

——还有无限制的预算。

巴拉斯沉思着，眼神试图与同事们交换意见。

——无限真是太多了……

——如果您们认真想打击英格兰，就需要认真的手段，他干脆地说。否则，还不如呆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督政们互相交换眼神。第一个点头的是巴拉斯。

——同意。预算不设上限。但您要定期向我们汇报。

——定期，波拿巴说。

会议又持续了一小时，涉及行政细节、任命与经费。波拿巴半心不在焉地听着，用单音节应答，在恰当的时刻点头。他的脑子已经在想别的事情了。

东方。地中海。也许是埃及。或者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印度。踩着亚历山大的脚印。荒唐。当然危险。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2 — 埃及项目

次日，他召蒙日来胜利街。早上九点。这位学者准时到达，夹着一个塞满文件的沉重公文包，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就坐。

——早上好，加斯帕尔。咖啡？

——很乐意。

一名仆人端上了两杯咖啡。波拿巴等到只剩他们两人，绕到书桌前方，背靠桌沿站立，双臂交叉——那是他想坦率说话时惯常的姿势。

——加斯帕尔，我需要你。

波拿巴说话随意地用「你」。这是他表示某种亲近的方式，同时也是某种支配。作为回应，很少有人敢以同样的称谓回应。

——随时听候您的差遣。任务性质如何？

——这次不是科学。至少不是直接的。是政治。

蒙日挑了挑眉，带着疑问。

——督政府任命我为英格兰军团司令。名义上：准备入侵英格兰。真正的计划：别的东西。

蒙日犹豫了一下。

——东方？

波拿巴微微一笑，那种简短的笑，既表示惊讶，也表示赞许。

——你猜得快。是的，东方。但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必须研究各种选项。

他站起身，在桌上铺开一张巨幅地图，覆盖东地中海直至印度海岸。蒙日本能地走近，想看得更清楚。

——看。整片区域控制薄弱。奥斯曼帝国正在瓦解。马穆鲁克统治埃及，却不受苏丹真正的管辖。波斯四分五裂。莫卧儿帝国的印度正在崩溃。到处都是空白。到处都是机会。

蒙日默默研究着地图，眉头微微蹙起。

——那英格兰，在这一切中扮演什么角色？

——英格兰与印度贸易，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英镑。如果我们切断这条航线，如果我们威胁它在印度的财产，就是打中了它的钱袋。比世界上任何海战都更有效。

——埃及将是合乎逻辑的据点，蒙日沉思片刻后说。中心位置。控制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陆路通道。农业财富。众多人口。

——我也这样想。但我想听你作为学者的判断，不只是作为战略家。埃及究竟是什么？

蒙日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回答。

——文明的摇篮之一。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金字塔。神庙。那些欧洲没有任何人能读懂的象形文字。一个埋藏了数百年的知识宝库，无人有能力去探索。

波拿巴的眼睛亮了起来。

——知识的宝库。正是。那如果我们来一次双重征服呢？一次大规模远征。军人与学者同行。我们以武力征服

埃及，同时以科学探索它。我们测量一切。我们描绘一切。我们记录一切。我们完成一部埃及的鸿篇描述，使法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科学大国。

蒙日看着他。波拿巴站着，眼睛发光，双手在地图上比划，仿佛已经看见了行军中的军队。

——这很有野心，科学家克制地说，却难掩兴趣。

——当然有野心！小项目我不感兴趣！我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波拿巴重新坐下，语气变了，更为沉稳，更为精准。

——还有一件事，加斯帕尔。中央艺术博物馆。

——中央艺术博物馆？

——7 月 27 日那天，你们见证了胜利。如今，巴黎拥有了世界上最精美的意大利艺术收藏。但为什么止步于意大利？为何不拥有世界上最精美的埃及艺术收藏？

蒙日猛然明白了，胸口一紧。

——您想从埃及带走古代文物。就像您在意大利所做的那样。

——大规模地。凡是能运输的，统统带走。雕像、石碑、石棺、木乃伊、纸莎草。中央艺术博物馆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普世博物馆。所有文明的艺术，汇聚一堂。

——这将比意大利更困难，蒙日反驳道。运输、酷热、埃及古迹的重量。其中一些巨型构件重达数十吨。

——我知道。这正是我需要你的原因。你和贝尔托莱。你们将组建科学委员会。招募最优秀的学者。全部志愿者。必须能承受艰苦环境。测量员、绘图员、博物学家、化学家、东方学家、医生、工程师。

——有多少人？

——至少一百五十人。也许两百人。我要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委员会，向世界证明法国不只是在打仗。

蒙日既兴奋，又忧虑。为这个计划的科学广度而兴奋。为它在道德上意味着什么而忧虑。更多的征用。更多的掠夺。继意大利之后。如今是埃及。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波拿巴已经决定了。波拿巴一旦决定，事情便会发生。

——我要开始招募人选。

——完美。加斯帕尔，最后一条指示……

蒙日抬起头。

——绝对保密。督政府绝不能得知我计划的深度。现在还不行。招募学者时，告诉他们这是一次科学考察。不提埃及。不提任何征用的内容。就说：科学考察，目的地待定，六个月后出发。

——明白。

蒙日拿起公文包。在门口，他短暂地踌躇了一下，像是想补充什么，但什么也没说，默默走了出去。

波拿巴回到他的地图前。埃及在他面前展开：亚历山大、开罗、尼罗河、沙漠道路。他拿起铅笔，从海岸线画向金字塔。

波拿巴当选为国家研究院力学部门成员。重要的是形象——将军与学者，征服者与知识分子，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合为一身。

就职典礼于 1798 年 1 月 4 日举行。大厅富丽堂皇。一百位院士出席。拉普拉斯、拉格朗日、蒙日、贝尔托莱、福克鲁瓦、沃尔内，全都在场。

波拿巴身着制服登上讲台。没有便装。他要让人记住：首先，是军人。

他宣读了一篇事先准备的演讲。浮夸。空洞。但文辞老练，引经据典——亚历山大鼓励亚里士多德，奥古斯都庇护维吉尔，凯撒在两次战役之间撰写《注释》。

礼貌的掌声。

拉普拉斯致答词。一篇赞美数学与军事艺术、弹道学、工事构筑的颂辞。伟大的将领必是数学家。波拿巴便是

。

更多的掌声。

典礼结束后，蒙日宣读了一篇关于可展曲面的论文。波拿巴在听。他只听懂一半，不足以全程跟上，只是在恰当时刻点头。

会议结束后，几位院士来到他身边。沃尔内尤其如此，他带着那种精心计算的低调走近——那些想让人觉得自己毫无准备的人惯有的姿态。

——将军，我听说您正在筹划一次东方远征。

波拿巴沉默了几秒才回答，目光盯着他，眼皮一眨不眨。

——谁告诉你的？

——传闻，没什么确切的。但如果是真的，我非常有兴趣参与。我出版过一本*《叙利亚与埃及之旅》*，或许至今仍是权威之作。我曾旅居这些国家。我可以帮助您。

波拿巴打量着他——一个矮小干瘦的男人，目光敏锐而聪慧，欧洲公认的东方学权威。会有用的。

——如果我要组织这样一次远征，我需要一流的东方学家。您将在我的名单上，公民沃尔内。

——我深感荣幸，将军。

随后几分钟内，其他院士也陆续上前。傅里叶、乔马尔、孔戴，人人兴致勃勃，人人准备好出发去那个尚未说

出名字的目的地。波拿巴在心里记下了。在院士中招募能带来声望，证明了这是一次严肃的科学考察，而非单纯的军事冒险。

他满意地离开了研究院。这次当选巩固了他的形象。一切都在就位。

3 — 委员会的招募

接下来的几周是具体实施的阶段。

蒙日在理工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安顿下来，开始招募工作。波拿巴给了他全权：预算不设上限，没有任何限制。委员会必须组建。最优秀的学者。

这项任务规模庞大。到哪里去找一百六十七个男人，愿意在六个月内出发，前往未知目的地，时限不定，风险极高？

需要数学家来进行天文和大地测量计算；博物学家来研究动植物；化学家来分析矿物和水质；工程师来修建道路、桥梁和防御工事；绘图员来记录一切发现；医生来救治士兵；东方学家来理解语言与习俗；建筑师来测绘古迹；印刷工来印发公告和报纸。

蒙日从最容易的人开始：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年轻。热情。能力出众。

傅里叶，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恐怖统治时期的热血革命者，曾被监禁，后获赦免。不久前在师范学院任教，眼中仍闪烁着那种曾与死亡近距离相遇、从此不再慢慢度日的人特有的微微热度。蒙日在一月的一个早晨召他到办公室。

——约瑟夫，我有个提议要向你提出。回答之前先听我说完。

傅里叶坐下，双臂交叉，神情专注。

——我在听。

——一次科学考察。遥远。危险。令人着迷。目的地暂时保密。你将在土伦得知。六个月后出发。时限不定。薪俸加倍。如果你活着回来，荣耀将比你更长久。感兴趣吗？

傅里叶没想多久——几乎没等蒙日把话说完。

——是的。

蒙日微笑了。他曾希望得到这个回答，却不敢确定。

在开始之前，一句话都不能告诉任何人。

——明白了，傅里叶伸出手说。我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在土伦。在那之前不会。

傅里叶出去了。

然后他迈着克制的步伐，走回了课堂。

孔戴是个特例。一位天才工程师，铅笔的发明者，能修任何东西，能造任何东西，拿三件工具加上常识就能即兴应变——这对远离文明的远征队而言至关重要。

孔戴弓着腰摆弄一台机器，耐心地拆解它，像外科医生一样仔细。他在蒙日推门时抬了一眼，动作没有停歇。

——尼古拉-雅克，蒙日说，我需要你执行一项非凡的任务。

——什么叫非凡？孔戴放下螺丝刀问道。

——科学与军事远征。气候恶劣，设备匮乏，补给不定。一切器材都必须就地制造。科学仪器、工具、机器、零部件。在这种条件下，只有你能做到。

孔戴用眼神扫视了一圈他的工作室，仿佛打算把它整个装进行囊。

——我来了。但我带了工具。

——当然。

——我所有的工具，孔戴补充道。包括那台便携熔炉。

——随你便。

孔戴伸出手，不到一分钟，事情就定了。

招募工作在推进。但并非每个人都那么容易说服。

多洛缪，欧洲著名矿物学家，岩石与晶体专家，马耳他骑士团骑士。一个有原则的人，做事非得知道缘由。蒙日约他到福塞-圣日耳曼街的公寓客厅见面。

——迪奥达，远征不能没有你。沙漠的矿物学，那些至今无人研究的地质构造。

多洛缪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去哪里？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那我拒绝，多洛缪平静地说。我不会在不知道原因、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去服务于我不了解的利益。

——这次远征由波拿巴指挥。

这个名字起了作用。多洛缪蹙起了眉头。波拿巴——那个征服者，那个野心家，那个把学者当将军一样使用、为自己的荣耀服务的人。他对这个人并无特别的景仰。

——我会去。但话要说清楚：我不会无限期地留下。

——你会待到该待的时候，蒙日温和而坚定地说。你会做一份有分量的工作。

多洛缪勉强挥了挥手，半心半意地答应了，但到底答应了。

贝尔托莱则是另一回事。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谨慎而深思熟虑，几乎不喜欢冒险，更不喜欢轻率的决定。蒙日更希望由波拿巴亲自来说服他。

贝尔托莱带着熟知自己名字分量的从容，走进了波拿巴的书房。

——克洛德-路易，你要跟我们一起去东方。

贝尔托莱戛然而止。

——去东方？

——大概是在埃及吧。

沉默了一会儿，他似乎像权衡一种危险试剂那样权衡这个提议——仔细，不急。

——话说回来，我已经五十岁了。埃及在这种条件下的气候……

——你会来的，波拿巴打断道。我需要你。不只是为了化学。是为了组织，为了声望，为了赋予这次考察应有的科学分量。你是研究院院士。你的名字在这委员会上，胜过十个无名的年轻人。

贝尔托莱又沉默了片刻，双手放在膝盖上。

——那我的家人呢？

——如果你愿意，可以带家人一起。或者她留在巴黎，你给她寄钱。这是你的选择，不是我的。

他又想了想，然后抬头。

——我接受。但有一个条件，我要说清楚。

——哪一个？

——让这次探险真正为科学服务。不仅仅是某人的政治野心，无论这野心多么高明。

波拿巴看了他片刻，带着那种他有时会有的表情——介于玩味与尊重之间。

——两者兼顾，我亲爱的贝尔托莱。科学与政治。正是这一联盟，使这次探险在世界眼中独一无二。你我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

贝尔托莱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个论点，随后告辞离去。

招募工作在推进，但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许多学者拒绝了——太危险，太遥远，对于有家庭、有教席、有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人来说，太不确定了。

1798 年 3 月 15 日，蒙日出现在胜利街，手里拿着一份他并不急于上交的报告。

——我们有一百一十二份确认。还差五十五人。

波拿巴皱起眉头。

——他们为什么拒绝？

蒙日深吸一口气。

——原因各异。首先是恐惧。还有家庭。健康。有些人不愿放弃耗时多年、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还有人只是害怕客死异乡。

——给他们更多钱。

蒙日摇了摇头。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些人并不缺钱。这是勇气的问题。或者，说公道话，是对自己所拥有的和将要失去的进行的合理权衡。

——那就去找有勇气的人。六周内我需要名单。你自己去找，为每个人找到合适的理由。

蒙日重新出发招募。他扩大了范围，不再只是理工学院和研究院，还有外省的学校、作坊、制图室。他招募了专攻动物学的博物学家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萨维尼，着迷于昆虫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德利勒；科斯塔兹，路桥工程师；沙布罗尔，地理测量工程师；维利耶·杜·特拉日，工程师；格拉蒂安·勒佩尔，军事工程师。个个年轻。个个才华出众。个个渴望荣耀与发现。

但也需要更有经验的人。公认的学者。能让欧洲刮目相看的名字。

文图拉，地理测量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绘制埃及地图是他毕生的梦想。画家兼版画家迪特雷也接受了——

蒙日承诺他的素描将刊登在将成为这次远征冠冕之作的那部鸿篇巨著中。

口译方面，他找到了德·旺图尔·德·帕拉迪斯，一位流利掌握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与波斯语的东方学家，等待这个邀请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自行组建了一支小团队：阿拉伯学者马塞尔；精通土耳其语的布拉塞维奇；叙利亚基督徒埃利亚斯；由其父亲亲自培训的旺图尔二世。

在最后几个职位上，蒙日不得不接受非常年轻的人选。乔洛伊斯，年仅二十岁，理工学院出身，答应了——竭力不让自己的兴奋溢于言表。维利耶·杜·特拉日，二十三岁，简单地回答道：

——很好。我会到。

没有感叹，没有多余的问题。蒙日心存感激。

4 月 15 日，蒙日将完整名单放在了波拿巴的桌上。

——我们有一百六十四名确认的学者。还差三人。

——找到他们，波拿巴说。

——我们在积极寻找。但缺少的这几个专业极为稀缺。最优秀的人选都已经明确接受或拒绝了。

波拿巴驳回了这一论点。

——那就拿现有的。这不是填补显赫职位的问题。需要的是能搬运箱子的双手，以及能临摹铭文的眼睛。

蒙日于是招募了最后三人：一位名气不大但踏实的助理博物学家，一位才华平平但意志坚定、有耐心的绘图员，以及一位经验不足却渴望经验的年轻化学家。

1798 年 4 月 20 日，他终于带着几分宽慰，敲响了波拿巴书房的门。

——我们有一百六十七位学者了。委员会组建完毕。

波拿巴微笑了。那是一种真诚的笑，比平时更为罕见。

——好极了。5 月 10 日前让他们汇聚土伦。他们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目的地。英国人在每个港口和每个客厅都安插了间谍。

——明白。就这些吗？

波拿巴迟疑了一秒，然后用略有不同的声调说道：

——蒙日？

——嗯？

——谢谢你。没有你，这次远征不可能成形。不会是这个样子。

蒙日微微鞠躬。他带着一个未曾出口的想法离去：这个科学委员会是他的事业，是他的孩子。他心怀一种沉静而痛苦的确定，知道这些热情的年轻人中，许多将永远回不来。

4 — 土伦登船

与此同时，波拿巴正在组织军队。

需要三万八千人——最优秀的，最身经百战的，最有纪律的——能够忍受酷热、口渴、在无人涉足的沙漠中强行军。

波拿巴逐一召见他的将军。首先是贝尔蒂埃，参谋长，忠诚如影，细密至极，任何大规模行动不可或缺的人。

——亚历山大，波拿巴起身接待时说，你要跟我一起去东方。大概是去埃及。

贝尔蒂埃没有片刻犹豫——波拿巴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从不追问原因。

——很好。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五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准备参谋部。我要最优秀的军官。不要混日子的，不要那些靠裙带关系混进来的无能之辈。

——明白。下周我会呈上名单请您过目。

接着是德赛。师级将军，英勇的程度令士兵以为他刀枪不入，头脑清醒，深受爱戴——那种真正优秀的将领理应获得的拥戴，无需刻意经营。

——路易，波拿巴说，你随我去东方。

德赛笑了。

——荣幸之至。任务究竟是什么？

——征服埃及。切断英国人通往印度的航线。如果情势允许，或许之后还能进军印度。

德赛在扶手椅中往后靠了靠，对宏大的构想显然怡然自得。

克莱贝尔则是另一种人。阿尔萨斯人，将近两米，才华无可置疑，却生性粗犷，批判性强，脾气火爆，嫉妒自己的独立性，对波拿巴既无贝尔蒂埃那样的盲目忠诚，也无德赛那样的热情友谊。波拿巴一天早晨召见了他，没有试图说服他。

——让-巴蒂斯特，你要跟我们去埃及。

克莱贝尔挑了挑眉。

——在埃及？为了什么目的？

——征服这个国家。建立永久的法国殖民地。让英格兰在贸易航线上陷入难堪的处境。

克莱贝尔撅起嘴。

——很远。据说很热。风险也相当大。

——确实如此，波拿巴说，不试图反驳。但这是荣耀。你会是师长，拥有你自己的师，完全由你指挥。

克莱贝尔沉思了一下。他不喜欢波拿巴，觉得他太有野心，太善于操控，太容易为了形象牺牲士兵。但拒绝是

不可能的：波拿巴从不原谅拒绝，克莱贝尔还有多年的生涯。

——我接受。

兰纳，加斯科尼人，冲动急躁，勇敢到近乎不顾一切，是波拿巴最少征询意见、却最珍视其陪伴的朋友，甚至还没听清目的地便已应允——「你要去哪儿，我都跟你去，随时可以」——只提出一个要求：带上他的师，那些在阿尔科莱和里沃利立下战功的老兵。

穆拉特，骑兵中的翘楚，英俊如画，虚荣与美貌成正比，却勇猛如狮，这一点抵消了一切，只问了一句——「带马吗？」——便去安排他整支骑兵的登船，连马具与草料一并算上，带着一种从未错过与荣耀之约的人特有的从容。

最后是梅努，战术上平庸，但有着几近神秘的热情共和信仰，怪异，古怪，带着某种令周围人略感不安的不可捉摸——不过对政府有用，且足够无私，可以放心地托付责任，不必担心他会将权力用于私利。波拿巴在一天结束时接见了他。

——雅克-弗朗索瓦，你要陪我去埃及。

——去埃及，梅努重复道，像是在品味这个词，带着某种沉思般的缓慢。

——是的。征服、管理、文明。

——我接受。也许我会在那里皈依伊斯兰教。

沉默了一下，波拿巴显然在判断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

——什么？

——伊斯兰教是一神论宗教，理性，其基本原则与启蒙思想兼容。如果我皈依，埃及人会更信任我们。有助于治理。

波拿巴凝视梅努良久。这个人疯了。但那是一种有用的疯，他是真的相信——这让他比十个愤世嫉俗者更有效率。

——你的良心和信仰随你处置。只要你服从我的命令。

——当然，将军，梅努恭敬地说，显然无意在任何要紧的事上违抗命令。

这些单独的召见分散在整个四月。然后是把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时刻。1798 年 4 月 25 日，波拿巴召集所有将军在战争部的一间大厅里。二十位师级和旅级将军——贝尔蒂埃、德赛、克莱贝尔、兰纳、穆拉特、梅努、邦、朗珀、维亚尔、韦尔迪耶、杜加、雷尼耶等——在马蹄形桌旁落座，鸦雀无声。有重要的事情即将宣布。

波拿巴走上讲台，在开口之前打量了他们一眼——在他，这意味着接下来要说的话已经权衡过了。

——诸位，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出发了。目的地：东方。目标：在那里站稳脚跟，打破英国人对印度航线的控制，奠定地中海帝国的基础。

房间里陷入震惊的沉默。

——埃及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尼罗河自古以来灌溉着肥沃的大地。人口众多。城市繁荣。这一切将属于法国，属于共和国。这次远征会很艰苦。极为艰苦。难以忍受的酷热。永恒的干渴。我们的医生还不了解的疾病。与马穆鲁克的战斗，也许还要对付土耳其人，也许还有英国人。你们中的许多人将会死去。我把这些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军人，不是孩子。但活下来的人将征服东方。他们的名字将会流传下去。

——我们将于 5 月 19 日在土伦登船，波拿巴继续说。三万八千人。十三艘战列舰。六艘护卫舰。三百艘运输船。一百六十七位学者。这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没有一位法国国王能做到比这更多。

克莱贝尔从房间后方举起手。

——纳尔逊的英国舰队在地中海巡逻。您打算如何用三百四十七艘船规避它？

——我们将尽可能在夜间航行。我们走出人意料的路线。英国人在意大利沿岸找我们，我们就绕远，走外海。我们在他们搞清楚目标之前就抵达埃及。

——如果我们碰巧还是遇上他们呢？克莱贝尔追问。

——我们迎战，波拿巴以绝对的平静说。我们会赢。

克莱贝尔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诸位，波拿巴总结道，准备好你们的师。选最好的人。没有病号，没有弱者，没有会成为战友负担的人。5月15日土伦集合。解散。

将军们三两成群地散开，低声交谈着波拿巴没有刻意去听的话。有人兴奋。有人忧虑。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或者说是灾难性的。

1798年5月4日，波拿巴离开巴黎，动身前往土伦。五天，策马疾驰。每两小时换一次驿马，每程备有生力马匹。他于5月9日黎明前抵达，眼睛因风尘和失眠而充血，甚至在马车上就已经开始处理文件了。

土伦。军事港口。规模庞大的兵工厂。造船厂、补给仓库、军营层叠在城市后方光秃的山丘上。一切都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或者说，几乎准备好了。

布鲁伊斯海军上将在码头等候他。弗朗索瓦-保罗·布鲁伊·达加利耶，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出于信念而非机会主义皈依共和国的保王党人。他指挥亚得里亚海舰队，4月

2 日率舰队抵达土伦，自那以后便以老水手特有的固执与细密组织各项准备。

波拿巴下了马车，毫无客套地与他握手。

——布鲁伊斯。很高兴见到你。今天我要检查一切。船只、军火库、人员、补给、淡水。带我去。

上将鞠躬。

——你想从哪里开始?

——从港口开始。我想亲眼看看舰队，再看数字。

他们沿码头走去。眼前的景象壮观至极：数十艘舰船在晨曦中锚泊摇曳，战列舰高大的舰体排列在港口两侧，倒影映在深暗的水面；修长的护卫舰与沉重的运输船因货物重量深浸水中。到处都是沸腾的活动：水手穿越缆索，士兵成队登船，码头工人伸手装载箱子，铁匠击打锚具，火花四溅，帆匠跪地修补帆布。

波拿巴的目光从停泊地一端扫到另一端，然后开口说话。

——总共有多少艘船?

——三百四十七艘，海军上将回答，语气克制，却难掩其中的自豪。十三艘战列舰，六艘护卫舰，一艘轻巡航舰，三十五艘杂项军舰，以及三百艘运输船。

波拿巴轻声吹口哨。

——三百四十七艘船。整整一支军队在水上。

——确实如此。就连路易十四，在他最辉煌的年代，也从未将这么多船只集结于一处。

他们走进军火库的办公室，一个宽敞的大厅，铺满了展开的地图、堆叠的登记册和无尽的清单列表。海军军官们在里头忙碌，手握羽毛笔，连头都未曾抬起。

布鲁伊斯在大桌上铺开一张地中海地图，像一个熟记这片海域每一海里的人一样，将食指轻轻按在上面。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我们先绕过科西嘉岛，离开英国巡逻队的射程，然后与热那亚、阿雅克肖和奇维塔韦基亚分出的分舰队会合。集结后的舰队向马耳他进发。这座岛坚持不了多久，骑士团已精疲力竭。然后我们直线向东前往亚历山大。

波拿巴用锐利的目光研究地图，手指沿着所划定的航线滑过。

——那纳尔逊呢？他就在这片海域的某处。

——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它在科西嘉与撒丁岛之间巡逻。但它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他的间谍报告说我们在准备进攻那不勒斯，也许是西西里，甚至是君士坦丁堡。他在追逐幻影。

——好。必须让他尽可能长时间地追逐下去。到亚历山大的总距离是多少？

——沿我建议的路线，五百法里。根据风向也许更多，地中海很少让人无风无波地穿越。

——预计时间？

——如果一切顺利，四十天。算六周，留出合理的余量。

波拿巴似乎满意，随即直截了当地问道：

——如果我们途中遇上纳尔逊呢？

海军上将迟疑了一下，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他是那种即便话不好听也要说实话的人，他在寻找合适的措辞。

——必要时我们会战斗。但我不会对您隐瞒任何事：我们胜算不大。

——换句话说，我们会输。

——大概如此。至少在正常的海战条件下是这样。

波拿巴点了点头。布鲁伊斯说的是实话。法国海军已不复路易十六时期的面貌：最优秀的军官流亡海外，水手缺乏训练，舰船保养状况不佳。

——那我们必须避开纳尔逊。不惜一切。

——正是我的意图。速度和谨慎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波拿巴在下午参观了军火库。这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用大麻纤维编绳的作坊，手工缝制帆布的天井，锻造锚具的铁匠铺，修理船体的木工车间，以及储存着食物、弹药、火药和炮弹的仓库——那里弥漫着树脂与硝石的气息。

一名军需官以紧张细碎的步子跟在他身后。矮小瘦削，登记册夹在腋下，用急促的声调报出数字，仿佛生怕被打断。

——我们储备了以下物资：两百万磅饼干，五十万磅咸肉，三十万磅大米，十万磅豆类，五万升葡萄酒，两万升白兰地，一万磅咖啡，五千磅糖。

波拿巴目光茫然地计算着。

——够用多久？

——三个月，将军。

——那水呢？

军需官咳嗽了一下。

——一万五千吨。一个月的消费。

波拿巴突然停下，转向他。

——不够。在埃及，没有水，军队就会死。我需要两倍的量。

军需官的脸色变白，那种白从额头一路沉到衣领。

——两倍？将军，以现有条件这根本不可能。整个港口已经没有多余的桶了！

——那就造。买。在周边地区征用。我不管方法。我要在 5 月 19 日前把三万桶淡水装上船。

——是，将军，军需官说，声音中透着无奈而非笃定。

波拿巴继续检查。先是火药库。一百吨火药被小心地存放在地窖的阴凉处，两名士兵永久值守。这里一旦起火，整个军火库和港口的一半都会被摧毁。然后是炮弹库。成千上万的铸铁弹丸按口径堆叠——十二磅、二十四磅、三十六磅——整齐地码成金字塔形，直抵拱顶。然后是武器库。四万支步枪成捆，一万把军刀，五千把手枪，两百门拆卸下来的大炮，炮管架在支架上等候组装。

到处都是士兵在装载、搬运、堆叠，在五月的烈日下汗流浃背，低声咒骂，弯腰承受重负。

波拿巴走向一群正努力将大炮抬上车的士兵，他们满脸通红，脚在鹅卵石路上打滑。

——你！他向其中一人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士兵猛地挺直身子，立正站好，尽管汗水顺着眼睛直淌。

——杜波依斯中士。

——你来自哪里?

——意大利军团。

——你们在哪里打过仗?

——阿尔科莱，里沃利，曼图亚，我的将军。

波拿巴端详了他片刻——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孔，那个既消瘦又强健的身躯，那种既不讨好也不回避的直视目光。

——好样的。你们很快就会再打一仗，这次是在埃及。

中士露出灿烂的笑容，毫无计算。

——我们准备好了，将军。弟兄们也是。

波拿巴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往前走。5 月 9 日傍晚，他登上了东方号。

5 — 东方及舰队准备

旗舰。一百二十门炮。法国最大的战舰，海军的骄傲，一座浮动的要塞，桅杆高达一百八十法尺，庞大的舰体俯视着整个锚地。

卡萨比安卡船长在甲板上以简朴的仪式迎接他——一个不喜欢排场、却坚持礼数的严谨人。

——将军，欢迎登上东方号。

——船长，他望着宽阔的甲板说，带我参观我的船。全部。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卡萨比安卡不紧不慢地引导他，带着一位熟悉船上每一块木板的船长的自豪。先是上层甲板，长六十八米，宽十七米，三根巨大的桅杆，主桅高出水面五十五米，晴天在数法里外就能望见。

——有多少船员？

——正常情况下需要一千二百人，才能在良好状态下操作这艘船。但我们目前只有八百人，卡萨比安卡坦率地回答，语气里带着几分窘迫。

——少了四百人？为什么？

——招募很困难，将军。港口里流传着各种传言。许多水手害怕这次远征。目的地未明，不确定性滋生了不信任。

波拿巴想了想。

——薪酬加倍，回程时承诺重赏。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但我要在 5 月 19 日之前让这艘船上有一千二百名水手。不是一千一百九十九。

——我会尽力而为，将军，卡萨比安卡回答，没有承诺他不确信能否兑现的事。

卡萨比安卡随后带他前往炮台，在中间甲板幽暗的光线中，弥漫着湿木头与火药的气息。炮口一字排开，朝着关闭的炮眼张大嘴巴，沉默中带着某种庄严。

——第一炮台，他说，手放在最近的炮架上。三十二门三十六磅炮。整个舰队中最重型的火炮。

——射程？

——平射距离一千寻。仰角调准的话，弧线射击能打两千寻。

——射速？

——持续战斗节奏下每两分钟一发。如果炮手训练精湛且不疲惫，每分钟一发。

波拿巴点了点头。他懂炮兵，那是他的本行，他的母语。但海军炮兵是另一回事：舰船在浪中行进、俯仰、摇晃，在这种条件下瞄准，更多是一种只有经验丰富的水手才具备的本能。

——这还不够。

卡萨比安卡点头同意。他从一开始就持同样的看法。

——我知道，将军。但货舱已经满了。一寸空隙都没有了。您自己去看。

波拿巴看了。卡萨比安卡没有错。货舱拥挤到几乎无法直行穿过。

——重新整理一切。优化容积。压得更紧。但给我腾出一百桶额外的空间。

卡萨比安卡犹豫了。

——将军，恕我冒昧……

——这是命令，波拿巴说，声音没有升高。

——很好。

他们重新回到甲板上。夜色已经降临在停泊地，港口已经变了模样——数百盏灯笼将船只、码头和军火库的建筑照亮，在黑暗中勾勒出水岸的星座。

波拿巴俯身靠在栏杆上，深深吸了一口海风——带着碘味与咸味，带着船体焦油和绳索麻绳的气息。他沉默了片刻。

——这艘船太壮观了。

——这是法国舰队中最好的，卡萨比安卡毫不虚伪地说。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之一。

——它将始终如此。几周后，它将在亚历山大港抛锚。

5 月 10 日，部队继续涌入土伦。师接师，团接团，士兵们成队列沿普罗旺斯的道路抵达，卷起白色的尘土。他们在城市周围扎营——田野、橄榄林、山丘——哪里有空间和阴凉就扎在哪里。

波拿巴从黎明便开始检阅，第一个是德赛师。

五千名士兵。身经百战的步兵，意大利的老兵。皮肤黝黑，身形精瘦，身体坚硬，仿佛由多年征战风干的老木铸成。德赛站在他们面前，目光平静，那是见惯了一切的人才有的眼神。

——路易，波拿巴走近，你的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德赛说。他们在里沃利、曼图亚和阿尔科莱打过仗。他们会用同样的斗志在埃及作战，也许更甚——因为这次他们要向从未见过的东西进军。

波拿巴逐排查阅，检视、观察、记录。制服磨损、打了补丁、被意大利的太阳晒得褪色。但干净。武器保养良好——步枪上了油，刺刀磨锋，军刀刃利。这些人懂得照顾让他们生存的东西。

他转身站在队伍前。

——士兵们！他喊道，声音穿透清晨的空气。你们打败了奥地利！你们征服了意大利！现在，你们将征服东方！你们将踏上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

欢呼声骤然响起，喝彩声与万岁声夹杂，沙科帽在阳光下飞上天空。

波拿巴转向克莱贝尔师。六千人，那位阿尔萨斯巨人站在队列之前，散发出一种连爱他的人都感到畏惧的气场。

——让-巴蒂斯特，你的人状态如何？

——准备好了，克莱贝尔用他低沉的声音说。

波拿巴微笑着。

——他们到了就会明白。当他们看见金字塔、尼罗河、神庙时。那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士兵从未见过的东西。

克莱贝尔蹙起了眉头。他已经学会了在大事上由波拿巴说了算。

波拿巴继续检阅。邦师、梅努师、雷尼耶师、兰纳师、穆拉特师。到处都是同样的景象：身经百战的士兵，磨损的军装，但士气昂然，对将军抱有绝对的信心——那种由共同胜利铸就的自信，别无可比。

到一天结束时，他已经检阅了两万人。还有一万八千人未看。但他满意了。这支军队已经准备好了。或者说，几乎准备好了。

5 月 11 日，波拿巴召蒙日与贝尔托莱到他在军火库临时搭建的办公室。

两位学者一同到来。蒙日腋下夹着那捆几周未曾离手的名单。贝尔托莱有一种平静地接受困难、不轻易退缩的从容。

——先生们，波拿巴招手让他们坐下，咖啡？

一名仆人端上三杯。波拿巴等到门关上之后才开口。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巴黎的消息。艺术品仍在持续运抵中央艺术博物馆。

蒙日与贝尔托莱交换了一个短暂的眼神。又是征用。

——这次是什么藏品？蒙日问。

——来自博洛尼亚，拉斐尔的*《圣塞西利亚的狂喜》*。委员们将其从圣若望蒙特教堂取走。那曾是这座城市三百年来最受崇敬的艺术珍宝之一。博洛尼亚人在街头抗议，甚至嚎啕大哭。但条约就是条约，博洛尼亚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同样来自博洛尼亚，圭多·雷尼的*《无辜者大屠杀》*。从圣多明我教堂夺取。一幅宏大的画作。令人战栗。崇高。

贝尔托莱放下了杯子。

——这些作品在礼拜场所之中，将军。那是神圣的空间，与军事条约毫无关联。这难道不是一种……

——偷窃？波拿巴打断他，措辞清晰，不容置疑。不。这是战争。意大利输了。法国赢了。胜者得奖。自古以来，罗马人清空希腊以填补神庙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存在。

他重新拿起信。

——来自曼图亚，曼泰尼亚的*《胜利圣母》*，城市于1797年2月投降后取走。来自佩鲁贾，几幅祭坛画被从祭坛上撕下，尽管当地神职人员抗议。还有来自帕尔马的科雷焦作品——那些无与伦比的圣诞图与圣母像。博洛尼亚巴洛克大师安尼巴莱·卡拉奇与卢多维科·卡拉奇的画作。格尔奇诺的作品。自意大利战役开始以来，总共已超过五百幅画作。

蒙日沉默着，双手平放在膝上。这些征用令他深感不安——不是因为他否认条约的效力或战利品的逻辑，而是因为他了解这场掠夺的人情代价。这些作品将被保存、修复、展出。但意大利人的怨恨极为炽烈，已凝结成一句从城镇流传到城镇的谚语：并非所有法国人都是强盗，但很大一部分法国人确实是强盗。

波拿巴放下信，盯着他的两位对话者。

——中央艺术博物馆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博物馆。罗马曾拥有古代的杰作。如今，巴黎拥有了。罗马曾拥有文艺复兴的杰作。如今，巴黎也有了。

——然后是埃及，贝尔托莱轻声说——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种陈述。

——埃及将是下一步，波拿巴确认道。我们将取走雕像、石碑、石棺。我们将清空神庙。我们将探索陵墓。中央艺术博物馆将收藏所有文明、所有时代的艺术。

蒙日叹了口气——长而克制的一声，意味深长，却不着一字。

——将军，我理解您的愿景，也不否认其大致轮廓。但请允许我提醒您，我们也是学者。不仅仅是为博物馆服务的采集者。我们必须记录、研究、理解，而不只是取走。我们带回来的知识的价值将与物品本身相当，甚至更高。

波拿巴微笑着。

——加斯帕尔，这正是你们在这里的原因。你们将记录。你们将研究。你们将理解。然后你们将带走。这两种做法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们相互补充，各自赋予对方一种单独时无法拥有的合法性。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这个动作意味着讨论结束了。

——八天后我们就出发。确认委员会每位成员都准备好了。仪器、记录本，所有记录埃及所需的一切。

5 月 12 日，科学装备开始在码头上装载，一片有条理的混乱，足以令普通观察者绝望——但卡法雷利却以乐队指挥般的精准驾驭了这一切。

工兵将军卡法雷利·杜·法尔加在之前的奥地利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此后便以木腿行军，木腿在港口的鹅卵石路上发出一声声节拍器般的叩击。行动不便，却无碍他监督每一个细节。他列着无尽的清单，清点每一只箱子，称量每一件仪器，检查每一本书，手中的册子从未离手。

波拿巴在主码头找到他，尽管烈日当头仍站着，手捧翻开的账册，目光紧盯着每一个动作。

——卡法雷利，我们进展到哪里了？

卡法雷利靠着拐杖，手指翻查着册页。

——将军，我们目前正在装载精密仪器：二十台大地测量经纬仪，三十台天文望远镜，五十台气压计和温度计，一百个指南针，十五台显微镜，十台望远镜，二十台六分仪，十台八分仪，十五台角度仪。化学方面：二十架精密天平，五十台蒸馏器，一百根试管，数百个小瓶，以及贝尔托莱亲自遴选的试剂、酸类与碱类。

——图书馆？

——五百部著作。埃及历史、地理、古代与近代旅行记述、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这是我们在四个月内收集到的关于东方的全部文献。

——印刷机？

——完整且可运作。印刷机、阿拉伯字母、法文与希腊字母、墨水，以及足够用两年的纸张。从第一天起我们便能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印刷公告、报纸和海报。

——那古董箱呢？

卡法雷利放下了登记册。

——一百只空箱——坚固、防水，能装载重达数百磅的雕像。还备有全套所需工具：各式锯子、锤子、凿子、鹤嘴锄、撬杠、绳索、滑轮。一切你所需要的，以便将古迹从千年来牢牢嵌合的基座上分离。

波拿巴查看了码头上一只敞开的箱子，里面满满当当地装着在阳光下闪亮的工具。

——有了这些，我们可以拆掉一座金字塔。

——差不多，将军，卡法雷利带着一丝戏谑的严肃说道。差不多。

5 月 12 日下午，学者们开始大批抵达土伦——一群群、一小队一小队，疲惫不堪，有些从巴黎跋涉五天而来，有些来自外省，人人带着旅行箱和仪器箱，既兴奋又忧虑，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件规模远超自身能力的事情之中。

傅里叶最早抵达，帽子歪斜，旅行夹克蒙满灰尘，带着那种微微发热的活力——那种始终未曾消退的感觉。蒙日在码头上等候他，远远就望见了他。

——约瑟夫！这边！

傅里叶在箱子与士兵之间曲折穿行，走了过来。

——加斯帕尔！终于！

他们热情地握手。

——其他人在哪里？傅里叶问道。

——乔马尔今天早上到了。孔戴也是。他从普罗旺斯乘马车来，带着一箱比他本人大三倍的工具。

傅里叶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港口陷入了他从未见过的喧嚣——成千上万的人、马、大炮、箱子和舰船叠加至地平线，如同一座蚁丘。

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埃及。法老的国度，金字塔，深埋的神庙。他读过希罗多德、斯特拉波、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叙述引人入胜，但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常常自相矛盾。直到现在。

5 月 12 日傍晚，波拿巴在军火库的一间大厅里召集了所有在场的学者——约八十人，其余将在接下来几天陆续抵达。他爬上一个用箱子和木板临时搭建的台子，等待着。

——诸位，欢迎来到土伦。七天后，我们启程。十八天后，我们离开法国。两个月后，我们将身在埃及。

学者们凝神听着——有人站着，有人坐在箱子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位穿制服的男人身上，他谈起埃及，就像谈论一个预定好的约会地点。

——你们被选中，参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考察。不只是一次军事征服。是一次智识上的征服。一次文化上的征服。这件事将在一千年后仍被谈论，彼时意大利的战役早已被遗忘。

他用眼睛扫视会众。

——你们将记录一个欧洲人知之甚少的国家。你们将测量从未被测量过的东西。描绘从未被描绘过的东西。研究从未被研究过的东西。你们将创作一部规模空前的《*埃及描述*》——二十卷，或三十卷——包含数千幅图纸，无与伦比的精确地图，涵盖农业、建筑、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理、地质学、历史、语言、数学、医学、矿物学、动物学。这个国家所蕴藏的一切，从地表直到最深埋的石头，无一遗漏。

掌声爆发，夹杂着几声紧张的笑声。

波拿巴举手示意他们安静。

——但我欠你们全部的真相。酷热将令人窒息。远超你们所知的一切。疾病将是陌生的。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死去。但幸存者将完成前所未见的壮举。

随之而来的沉默有一种特殊的质地——不是焦虑，也不是热情，而是波拿巴在战斗前曾见过的那种庄重。

——你们不会只是旁观者，他继续说。你们也将是采集者。你们将征集埃及最美丽的古物——雕像、石碑、石棺、木乃伊、纸莎草——所有能丰富中央艺术博物馆、使巴黎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的东西。

波拿巴在任何人来得及提出异议之前便走下了讲台。

——准备好。检查你们的仪器。重读你们的书。尽量多休息。

学者们在低声交谈的嗡嗡声中散去。有人兴奋，有人沉默，所有人都清楚地感受到等待他们的事情的分量。

5 月 13 日，波拿巴用上午检查了马匹的装备。远征队将携带一千五百匹马——骑兵与炮兵共用。海上运马是一项复杂、危险且代价高昂的任务。

波拿巴检视设施，负责的军官与他并肩而行。

——每艘船装多少匹马？

——五十，将军。超过这个数，条件将无法维持，动物们会互相伤害。

——过海途中的饲料呢？

——干草、燕麦、水。我们按一个月计算的。

——如果一切顺利，够用吗？

军官沉默了片刻才回答。

——如果我们不遭遇风暴。如果马不生病。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波拿巴似乎被说服了。不确定因素太多。但别无选择——军队需要马，马需要过海。

5 月 13 日下午，波拿巴召集将军们，召开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协调会议。

——诸位，波拿巴入座后说，让我们总结一下。贝尔蒂埃，数字。

参谋长以会计师般的精准查阅他的笔记。

——三万八千士兵，分五个师：德赛师五千人；克莱贝尔师六千人；雷尼耶师五千人；邦师四千人；梅努师四千人。穆拉特指挥的骑兵三千人。炮兵两千人。工兵一千人。参谋部与后勤八千人。

——装备？

——步枪四万支，军刀五千把，大炮两百门，弹药一千万发，炮弹十万枚。

——补给？

——三个月——饼干、大米、咸肉、葡萄酒、白兰地。

——水？

贝尔蒂埃显得有些犹豫。

——暂时一个月。但您要的是双倍。军需处正积极处理此事。

波拿巴转向克莱贝尔。

——让-巴蒂斯特，你的人呢？

——准备好了，克莱贝尔回答，语气坦率而克制。

——他们到了就明白了。德赛？

——我的师将按约定在奇维塔韦基亚登船。一切就绪。

——兰纳？

——准备好了。

——穆拉特？

穆拉特挺直了身子。

——我的骑兵已准备就绪。但我担心马。船上的条件会严重损耗它们，许多匹将无法撑过横渡。

——我知道，波拿巴说。我们将在埃及另购。马穆鲁克人有优秀的阿拉伯马。更轻盈，更适应沙漠，胜过我们的马。

他将一张埃及地图铺在桌上，将军们围拢过来。

——诸位，这是我设想的目标。首先是亚历山大。我们登陆，如果一切顺利，两天内拿下城市。然后向开罗进军。横穿沙漠三百公里。酷热、干渴，一路上与马穆鲁克的战斗。会很难。极为艰难。但我们会赢。

克莱贝尔离开了地图。

——我们不能低估马穆鲁克人。他们是一流的骑士，从童年起便受训练，他们的冲锋对从未见过他们的步兵来说令人胆寒。

——我们将用步兵方阵和炮兵击败他们。纪律对抗英勇。组织对抗混乱。面对更强大的军队，我们在意大利已经这样做过。我们将在埃及再次如此。

会议继续深入，讨论战术细节、后勤问题以及按中队分批登船的方案。最后，波拿巴以简短的语气作结。

——诸位，六天后我们启程。确保一切准备就绪。人员、武器、装备、补给、淡水。所有事情，无一例外。此阶段不容任何差错。解散。

将军们默默离开。

6 — 最终调整

5 月 14 日，波拿巴收到了来自巴黎的一封信。督政府来函。语气干涩、行政、冷漠。

——*公民将军，*

督政府批准您的准备工作。远征队最迟必须于 5 月 20 日前启程。整个法国都仰赖您的成功。勿令我等失望。

签署：巴拉斯，鲁贝尔，拉·雷维利耶-勒波，梅林，特雷亚尔。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将信纸折成四折，塞入口袋。桌上，地图在等候。

5 月 16 日清晨，波拿巴召将军们到军火库一间宽敞的大厅，高窗俯瞰着港口。这是登船前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全都在。贝尔蒂埃、克莱贝尔、德赛、兰纳、穆拉特、梅努、卡法雷利。

波拿巴站在铺于橡木大桌上的那张巨幅东地中海地图前等候他们。他没有让他们安定下来。

——诸位，三天后我们登船，我要每个师的完整报告。贝尔蒂埃，开始。

参谋长翻开他那本厚厚的皮革装订笔记，以一种不容任何含糊的清晰读道。

——德赛师：五千二百人，计划在奇维塔韦基亚登船，分配十三艘舰船，与主力舰队同时出发。克莱贝尔师：六千四百人，全部集结于土伦，七十艘运输船。雷尼耶

师：五千人，五十艘船。邦师：四千三百人，四十五艘船。梅努师：四千人，四十艘船。

波拿巴转向穆拉特。

——你的骑兵？

穆拉特挺直了肩膀——他太习惯这个动作，士兵们早已不再留意。

——三千骑兵，一千五百匹马装船。其余将在埃及购买。船只无法携带更多，否则在第一场风暴时可能危及稳定。不过，我们击败马穆鲁克后会夺取他们的阿拉伯马。这些马在沙漠战争中胜过我们的。

——我的计算也是如此，波拿巴说。卡法雷利，炮兵。

工兵将军站起身，拄着拐杖。

——装船两百门炮：一百七十门野战炮，三十门攻城炮。一万枚炮弹。五百吨火药。工兵方面：一千名工兵，五百名矿工，三百名浮桥兵，以及修建桥梁、工事和壕沟的全套装备。

——汇总，贝尔蒂埃。

——四万二百名士兵，三百四十七艘船。

波拿巴双臂交叉——那是他想让话语更有分量时的姿势。

——诸位，这支舰队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比路易十四的更大，比无敌舰队更大：这既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运送了整支军队及其所需的一切。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是一个庞大而迟缓的目标，数法里之外便可望见。如果纳尔逊在我们到达埃及之前找到我们，我们就完了。我们的船超载，我们的船员缺乏经验。英国人会把我们击沉。但纳尔逊找不到我们。我们将在夜间航行，熄灭所有灯火。我们将避开惯常的航线。而且，我们的速度会很快。

克莱贝尔从厅后开口，带着他在所有会议上都有的那种直来直去。

——我们最近有关于英国舰队的消息吗？准确的消息，不是港口的传言？

波拿巴做了个手势。贝尔蒂埃展开第二张地图，覆盖整个西地中海，用红墨水做了标注。

——纳尔逊十天前带着十四艘战列舰离开直布罗陀。他目前正在科西嘉与撒丁岛之间巡航。他的间谍告诉他土伦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在准备，但他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他的报告倾向于那不勒斯，或西西里，甚至君士坦丁堡。

——如果他终于弄清楚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呢？克莱贝尔坚持道。

——如果他找到我们，他会将我们摧毁，波拿巴坦率地说，截断了所有评论。正因如此，一切都取决于速度与隐蔽。我们必须在他明白我们去了哪里之前抵达埃及。

他又坐了下来。

——回到你们的师。检查一切。我不想在海上出现任何意外。解散。

将军们离去了。只有贝尔蒂埃留下，等门关上之后才没动。

他站在那里，双手捧着笔记本，波拿巴明白他有话要说——那种不会当众说的话。

——这次远征是疯狂的。我们将四万人送过地中海，奔向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国家，对方的战术情报几乎空白，舰队质量远不及英国人。

波拿巴任他说完。这不是懦夫的异议。贝尔蒂埃不是懦夫。那是一个整夜与数字打交道、直视它们语言的人的声音。

——所有伟大的事业，在当时的人眼中都显得疯狂，他继续道。凯撒越过卢比孔河。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汉尼拔冬季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我们也是。

——如果我们失败了呢？

——我们不会失败。

贝尔蒂埃合上笔记本，鞠躬后出门。

5 月 16 日下午，波拿巴前往军火库深处的印刷作坊——一间旧木料库，其中树脂的气息与新鲜墨水的气味混合。印刷机昼夜不停地印制公告，一旦登陆，便要分发给埃及民众。

首席印刷工马克·布罗尔手指上永久沾着黑墨，直到第一个指节，监督工作的严谨程度如同一位排版工——因为在一份旨在说服穆斯林相信法国善意的公告中，一个阿拉伯语的印刷错误，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公民将军，我们准备了三份公告。法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

他把第一张纸递给波拿巴，后者朗声读道。

——*埃及诸民，有人将告诉你们说我来摧毁你们的宗教。不要相信。回答说我来是为了还给你们应有的权利，惩罚篡位者，并且我比马穆鲁克更尊重真主、祂的先知与《古兰经》。*

他抬头看着布罗尔。

——很好。但必须在这段之后补充：*「我们是真正的穆斯林。我们难道没有摧毁那个曾说应对穆斯林发动战争*

的教皇吗？我们难道没有摧毁那些声称真主希望他们与穆斯林为敌的马耳他骑士团吗？……」

布罗尔迅速记下，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公民将军，您要多少份？

——法语一万份，阿拉伯语一万份，土耳其语五千份。共两万五千份，全部在三天后我们出发之前印完。

布罗尔对这个时限毫无畏惧——快速工作是他的本职。

波拿巴从放在工作台上的箱子里取出一些阿拉伯字母，端详片刻——那些蜿蜒而优雅的字母，其形状会随词中位置而变化——词首、词中、词尾——依照他随行人员中尚无人完全掌握的逻辑。

——这些字符排版正确吗？

——这些经旺图尔·德·帕拉迪斯本人三次校对，布罗尔说。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变音符号。他以书面形式确认通过了。

——完美。继续。

波拿巴离开印刷作坊，返回码头。到处都是同样的景象，到处都是同样的无声紧迫。

波拿巴看着一艘运输船上的士兵们挣扎着沿斜坡推送一门大炮，绳索在手中绷紧，脚在湿木头上打滑。

5 月 16 日傍晚，波拿巴与蒙日、贝尔托莱以及几位学者在港口一家简朴的旅馆共进晚餐。餐桌简陋，食物平平，酒带着桶味，但谈话的质量与巴黎任何沙龙的都不同。

波拿巴听得比说得多，这是他少有的状态。这些人懂得太多，而且以一种与将军们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力图理解而非决断的思维方式。

他举起酒杯。

——先生们，为埃及干杯。为我们都将赢得的不朽干杯。

——为不朽干杯！学者们重复道，举起酒杯。

5 月 17 日清晨，最后一次登船开始。

这是一场庞大的行动，精确到分钟协调，后勤工作让贝尔蒂埃与卡法雷利忙碌了数周。克莱贝尔师率先登船，六千四百人乘七十艘运输船，八个小时内，蓝色军服的身影不断攀上舷梯，克莱贝尔本人站在栈桥边缘，声如洪钟，逐一打量着每一个经过他身旁的人。

——快走！加快！我们没有一整天，纳尔逊也不会等！

士兵们背着背包，步枪扛在肩，沙科帽扣在头顶，攀爬而上。一名年轻士兵在湿滑的梯子上失足，跌入舰体与

码头之间的水中。他在三十秒内被捞上来，浑身湿透，但无大碍。一名中士俯身在他被抬起时察看。

——蠢货！你想在没离开法国港口之前就淹死？

笑声沿着码头传开，紧张、短促，随即又归于沉默。

波拿巴远处观望，双臂交叉，面无表情。贝尔蒂埃站在他身旁。

——登船过程未发生重大意外，参谋长说。节奏不错。

——把所有东西都装上船需要多长时间？

——两天。如果重型装备出现困难，可能三天。

波拿巴摇了摇头。

——我们没有三天。纳尔逊随时可能出现。必须同时在所有码头提速。

下午两点，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传来。侦察艇在科西嘉附近海域发现了英国舰船。波拿巴立刻将布鲁伊斯召至军火库办公室。

三分钟内，海军上将到了，神情凝重，但步伐稳健。

——上将，波拿巴说，纳尔逊离我们太近，我们不能再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

布鲁伊斯在桌上展开一张海图，用手指指出一处位置。

——根据我们的侦察，他目前在这里巡航，距此约五十法里，带着十二艘战列舰。

——往哪个方向？

——西北。他可能正前往土伦。

波拿巴脸色发白——那种罕见的白，在他不是恐惧，而是对局势的紧急重新评估。

——那么我们必须在他出现之前离开。

——今晚不可能，海军上将以形势所迫的坦率说道。还有一万名士兵待登船，以及数吨装备，包括卡法雷利的部分工兵。夜间仓促登船，严重事故的风险极大——装载不良的运输船可能倾覆，火药箱也可能绑扎不牢。

波拿巴把拳头放在桌上。

——那就加倍人手，通宵作业。灯笼、火把，照亮码头所需的一切。我要一切在明天日落前全部完成登船。

——明天晚上。

——这是命令，海军上将。

布鲁伊斯鞠躬，默默离开。

5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登船作业不间断地进行。数百支火把与灯笼将码头变成黑暗中的一幕舞台，橙色跳跃的光芒使桅杆与士兵的影子在军火库的墙上摇曳。士兵们成百上千地走上船。数千只箱子被搬运。马匹成批被引上跳板，对噪音和异常的光线感到紧张，四蹄拒绝踏上跳板，马夫们低声哄劝它们镇定。

整个港口，水手们心里都清楚纳尔逊正在逼近。没有人敢大声谈起英国人，但每一个望向大海的人脑海里都有这个念头。

波拿巴没有睡觉。他整夜在码头上转，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鼓励、催促、疏通人员堵塞，用几句话或一个快速的决定解开死结。

——北码头加快！委员会的那些箱子可以等。先搬大炮。

凌晨三点，邦师全员登船完毕。五点，雷尼耶师。七点，最后几门炮被滑入运输船舱，起重机组终于停下。

太阳升起在一座变了模样的港口上——几乎寂静，几乎空旷，几乎就绪了。

波拿巴在晨光中登上东方号。卡萨比安卡在甲板上等候，看上去像一个也整夜未眠、却决不会表现出来的人。

——船已准备好。船员全部到齐。昨晚我们在港口的酒馆招募了最后一批水手。补给已上船。一切就绪。

——我们可以起锚了吗？

——您一声令下，随时可以。

波拿巴走到栏杆边，最后看了一眼港口——三百四十七艘舰船锚泊在停泊地，全部装载完毕，船头一致朝向航道出口，仿佛它们也急于离去。

——船长，准备好。明天黎明起锚。

他走下舱室，和衣躺上铺位，闭上眼睛。

明天，冒险将开始。

明天，这支史无前例的舰队将扬帆出海。

明天，埃及。

但首先，先睡几个小时。

他几乎立刻便睡着了，梦见了金字塔。

7 — 出发前一天

5 月 18 日凌晨四点，波拿巴醒来。他在舱室黑暗中借着一盏小油灯的光穿好衣服，走上了东方号的甲板。

夜色仍然漆黑——没有月亮——但满天繁星洒下那冷冽、漫散的光芒，映照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港口处于沉睡中。前一晚疯狂登船的喧嚣已然平息，只有水拍打船体的声音、绳索的吱吱声和远处海鸥偶尔的叫声打破寂静。

波拿巴靠在栏杆上，深吸一口气。空气清新，带着碘味，充满焦油与湿麻的气息。在科西嘉，他与大海共生，但矛盾的是，他骨子里仍是个陆地人。他是将军，而非海军上将。他更喜欢平原上的激烈战斗，而非海战那种

许多信息都逃出指挥官掌控的不确定性。今夜，海面如黑曜石般平静。

几个小时后，这份寂静将被晨号声、命令的叫喊声、士兵脚步踏在鹅卵石路上的沉重声音打破。但此刻，这黎明前的几分钟，一切都静谧，波拿巴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仿佛品味着某种他知道自己无法长久保留的东西。

他想着埃及。不是他在书中读到的那些——冰冷的书本知识——而是亲眼目睹时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几周后，他就会知道了。

波拿巴独自一人。东方的天空开始隐隐变亮。他脑海中想着纳尔逊——就在地中海某处，五十法里，也许一百——正在搜寻法国舰队却毫无踪迹。他想到了等待他们的种种危险：风暴、无风期、在拥挤货舱中滋生的疾病。但他也想到了成功后将迎来的荣光。埃及远征将载入史册。他非常确定。

六点整，军火库在一阵声响的爆发中苏醒。尖厉的号角声、干脆的鼓点、军官们嘶哑的呼喊声，以及成千上万双靴子踩在鹅卵石路上的沉重声音——各团士兵聚集参加晨间点名。

波拿巴乘指挥官的小艇上岸，前往军火库的办公室。他找到贝尔蒂埃坐在前一天离开时的书桌前，书桌仍被一

叠叠册子淹没，只是烛光已换成了晨光。他眼下的黑眼圈表明他睡了不超过两小时。

——路易-亚历山大，波拿巴走近说，你从来不睡觉？你还没离开港口就会垮掉的。

贝尔蒂埃疲倦地微笑了一下，笑容毫不掩饰。

——等到了海上我会睡的。现在，还有太多事情要核查，不能浪费时间睡觉。

——那就给我准确的情况报告。今天早上我们在哪儿？

贝尔蒂埃深吸一口气，查阅了几本登记册，以那种让他成为无可替代的组织者的条理性开始了汇报。

——士兵：三万七千九百人已登船，三个团今上午抵达。学者：一百六十四人已到场并登船。预计的一百六十七人中有三人缺席，他们的马车在巴黎来途中发生了机械故障。

——装备？

——大炮全部装载，共两百门。步枪齐备，四万支。弹药百分之九十五。火药满载，五百吨。粮食百分之九十五——还剩几桶饼干和葡萄酒。

——水？

——淡水两万八千桶已装载。几乎是最初计划的两倍。

——很好。马？

——一千四百七十匹马活着登船。我们在装载过程中损失了三十匹。有些死于绑带造成的骨折，另一些在登船时因惊慌失措而窒息。

波拿巴咬紧了牙关。三十匹马在还没离港之前就折损了。这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贝尔蒂埃对此心知肚明。

——船只？

——除了昨夜帆具出现问题的三艘运输船外，全部就绪。维修将在正午前完成。

——好。传令：今晚所有人无例外地全部在船上。明天七点整起锚。

——会办好的。

波拿巴出去，前往仓库，那里还有最后几只箱子等待装运。卡法雷利在码头督导，拄着拐杖，在起重机与码头工人的喧嚣声中大声发号施令。

——将军，还有什么没有装船？

卡法雷利看着他的清单，头也没抬。

——约五十箱科学设备，约三十桶葡萄酒，约二十箱药品，约十箱书籍，一百袋咖啡，以及约五十桶白兰地。

——多久了？

——最多六个小时。中午前一切都会上船。

——你有时间到正午，不多一分钟。

波拿巴随手打开码头上一只敞开的书箱，好奇心驱使他将手伸了进去。他取出一本皮革装订、书口镀金的书——沃尔内的*《埃及与叙利亚之旅》*。他随意翻开，默默读了几行。

——埃及曾是宇宙间最繁荣的国度。她的纪念碑正在颓败。她的运河沙淤淤塞。她的城市人口凋零。然而也许有朝一日，一个开明的民族将使她重焕往昔的荣光。

他合上书，放回箱子。

九点整，一辆灰尘扑扑的马车飞驰入港，马匹经五天从巴黎奔来已是满身泡沫。最后三位学者走下车，明显因在车厢里久坐而腰腿僵硬。

多洛缪第一个走下来。迪奥达·德·多洛缪，矿物学家，因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以他命名的白云石而名留千古。脸上因多年野外工作而布满风霜，双手布满老茧，习惯了地质锤的重量。他抬头望向从港口屋顶间穿出的舰队桅杆，神情起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已经得到通报的蒙日正穿越码头向马车走来。

——迪奥达！终于！我们已经开始考虑不带你出发了。

多洛缪以老友间粗犷的热情和他握手。

——路况糟透了，加斯帕尔。两根断轴，一只车轮在离里昂四十法里处脱落，一匹马在埃克斯因疲竭而死。但我们到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明天黎明出发。晚一天，我们早已在海上了。

——如有必要，我甚至打算走陆路追到西西里，多洛缪说，语气介于玩笑与认真之间。

另外两位学者依次走下来。萨维尼，无脊椎动物学家。矮小、肤黑、机灵，眼睛仿佛随时都在做笔记。德利勒，二十二岁，对异域植物充满热情的植物学家，性格更为内敛沉稳，开口前总带着观察者式的环顾四周。

萨维尼满脸笑容地走向蒙日。

——蒙日公民！我们准备好了！把这支从马赛一路上人人都在谈论的舰队让我们见识一下！

——跟我来。不过我提醒你：第一次看到，效果相当特别。

他把他们带到俯瞰停泊地的高处，当他们看见那幅景象时，两人都戛然而止，嘴巴微张。数百艘舰船延伸至视线尽头，桅杆如林，耸立于深暗的水面之上，战列舰如漂浮的大教堂般高耸，护卫舰在其间穿梭，体态轻盈，运输船则堆满了一切尚有空间的地方，每艘船上都悬挂着在晨风中飘扬的三色旗。

——我的上帝，德利勒低声说——他可不是那种动辄骂人的人。

——三百四十七艘船，蒙日说。四万人。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远征。

他们在那里静立了几分钟，一言不发，然后蒙日带他们返回码头。

——来吧。得在今晚之前给你们找好舱室。你们俩都和我一起在富兰克林号上。

5 月 18 日下午，在强烈的五月阳光下，波拿巴对装船情况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他要亲眼确认那五十箱科学设备确实安然无恙地装上了富兰克林号。

他看着它们一箱箱被吊起——起重机在用力时嘎吱作响——码头工人像外科医生一样小心处置，卡法雷利曾警告过这些箱子里装着一旦在埃及就无法替代的精密仪器。酒桶随后由四人一组推过码头。药品箱在德斯热内特的监督下逐一清点，他在清单上一项一项打钩——这些药物将是军队对抗疾病的唯一有效防线：痢疾、伤寒、坏血病，也许还有鼠疫。

正如卡法雷利所承诺的，正午整，最后一只箱子被吊上船。土伦的码头空了。

5 月 18 日傍晚，夕阳落在地中海，五月黄昏的金色与玫瑰色光辉洒在水面上，波拿巴召集将军们开出发前的最

后一次会议。他们聚在军火库同一间大厅——那个他们现在已经熟记于心的房间——但气氛与从前不同：更紧绷，更沉静——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在法国开会。

波拿巴站在桌头。

——诸位，明天黎明出发。就这样。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起身，打开他的笔记本。

——四万二百人，全员登船。科学委员会自今天早上起全员就位。

——完美。布鲁伊斯，路上。

海军上将俯身查看地图。

——离开土伦，朝东南方向驶向科西嘉。与热那亚、阿雅克肖、奇维塔韦基亚的分舰队会合，届时我们的舰队将约有四百艘船。编队分为三组：中军由我坐镇东方号领头，右翼由维尔讷夫指挥，左翼由德克雷斯指挥。向南驶向马耳他。如果风向顺利，一周时间。两到三天攻占该岛。然后东南方向前往亚历山大，大约两周。总时程：一切顺利的话三十五天，若须设法躲避纳尔逊则要五十天。

——没错。他今晚在哪儿？

布鲁伊斯在地图上用手指指向厄尔巴岛以北的一处。

——今天早晨最新消息：他正带着十四艘战列舰在这里巡航。他在寻找我们的舰队。他盘问了所有遇到的中立船只。但他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英国海军部认为我们是在进攻那不勒斯、西西里或君士坦丁堡。

——我们还能让他在这种不确定中维持多久？

布鲁伊斯思索片刻。

——也许一周，也许两周。但他终将明白。一支将近四百艘船的舰队，不会无声无息地穿越地中海。

——如果他在途中找到我们呢？

布鲁伊斯直截了当地回答。

——那样的话我们几乎没有胜算。我们的舰船超载，机动性差。船员训练不足。我们的炮手每开一轮齐射，英国人已开了三轮。如果纳尔逊在海上拦截我们，他会把我们击沉。

——那一切就取决于速度与隐蔽。夜间尽可能不开灯航行，避开繁忙的航线。我们祈求顺风。

他看向将军们。

——今晚最后一次检查。所有人午夜登船，无一例外。明天七点准时起锚。届时不在船上的人将留在法国。有问题吗？

克莱贝尔半起身。

——为什么要去马耳他？直接去埃及不是更省时间吗？

——几个理由。首先，马耳他位于地中海正中央，是战略要冲。掌握它，便能控制所有海上航线。其次，岛上的骑士数百年来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黄金、资金、艺术品——将用来资助剩余的行程。最后，我们将在那里补充淡水与额外口粮，因为两周后储备将告罄。

梅努带着沉思已久的问题的神情插话。

——据说马耳他骑士是可畏的战士。这座堡垒据说几乎无法攻破。

——十字军东征时代确实如此。如今，他们是靠着财产收益住在宫殿里的有闲阶层。两天内我们拿下这座岛。如果他们有智慧不战而降，也许一天就够。

他站了起来。

——诸位，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次集会。下一次，将是在海上，在马耳他，或在埃及。不要让共和国、让法国、让我失望。解散。

8 — 命令

晚饭后，晚上十点，波拿巴重新登上东方号。港口仍被灯笼与火把照亮，最后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士兵们还在上船，水手们检查缆索，还有几只零散的箱子被吊入货舱。

卡萨比安卡在甲板等候他，尽管已是深夜，仍无懈可击。

——将军，船已在各方面全部就绪。一千二百名水手各就其位。三个月口粮。一个月淡水。全部弹药。炮兵阵地。帆随时可以升起。我们在等候您的命令。

——明天七点。不早一分，不晚一分。

波拿巴检查了甲板。炮手守在炮位旁。桅工们在缆索上就位。舵手就位于舵轮。军官们各司其职。一千二百人，全部准备就绪，绷紧等待信号。

他走下舱室。一张铺满地图的厚重书桌，一排关于埃及的书，一张水手用的窄铺。他拿起地中海的地图，凝神打量。土伦。科西嘉。马耳他。亚历山大。两千公里。也许四十天。还有纳尔逊在某处，搜寻、追踪。

他折好地图，收起，和衣躺下。

约瑟芬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留在巴黎，可能不忠。他闭上眼睛，想着亚历山大——那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

他终于睡着了。

港口外，土伦，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在收尾。最后的士兵登船了。最后几只箱子抬上去了。最后满载的水桶封好了。

午夜整，如波拿巴所命令，陆地上已无一人。四万两百人全部在三百四十七艘船上，舰船在沉睡的港口中轻轻摇曳。

舰队默默等待。

两小时后，黎明时分，命令将会下达。

冒险就此开始。

5 月 18 日至 19 日的夜晚，几乎所有人都无眠。没人能睡着。兴奋、忧惧、希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状态，让人无法真正休息。成千上万的人在黑暗中辗转，躺在吊床上或坐在甲板上，想着是否还能再见到法国，向他们——尽管经历了革命——仍然信奉的神祈祷。

波拿巴凌晨两点醒来。他躺了片刻，睁眼看着舱室的黑暗，一盏小油灯在木质舱壁上投下颤动的光芒。思绪拒绝平静。他终于起身，在黑暗中慢慢穿好衣服，无声地走上甲板。

月亮是满月。它为海面与舰船投下银色的光，将一切变成了一幕几乎不真实的景象——数百根桅杆如石化的森林直冲天际，黑色轮廓衬在略显浅淡的星空背景中格外突出。几艘船上还亮着灯：军官在核对名单，水手在整备帆具，病弱的士兵在临时医务室里轻声呻吟。

卡萨比安卡已经在甲板上了。波拿巴不感到意外——他已经了解这位细心的船长，什么都不留着没检查。

船长见他走近，敬礼。

——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夜，真是好天气。

——确实是个好夜晚，波拿巴靠在栏杆上说。明天早上一切都妥当了吗？

——尽可能已经准备好，将军。帆已收起，但几分钟内就能升起。锚已备好，随时可以起锚。船员们对各自的位置了如指掌。我们在等候您的命令。

——风呢？天亮时会有风吗？

卡萨比安卡抬头望向天空，嗅了嗅空气，在月光下凝视海面片刻。

——将军，我不敢打包票。气象学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但我可以说，六七点左右大概会有一阵西北风——届时陆地升温比海面快。起初微弱，上午会加强。离港的条件应该不错。

波拿巴似乎满意。至少眼下，天气没有辜负他们。一旦驶入公海将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知：地中海以情绪变幻无常著称——时而平静如死，将舰队困于无风中长达数日；时而风暴骤至，毫无预警。但这次出发，天气似乎是有利的。

他让沉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凝视着沉睡的港口。

——船长，波拿巴终于说道，我想告诉您，我完全信任您能指挥这艘船、带我们抵达目的地。我了解您的价值。但我也知道任务艰巨，纳尔逊就在某处搜寻我们。如果我们在海上遇到他……

——如果我们遇上纳尔逊，将军，我们将像往常一样履行职责。该战则战，该撤则撤，必要时以自身为代价掩护运输船脱逃。东方号是这支舰队的旗舰。旗舰，不会投降。

波拿巴将手放在船长肩上——这个动作，他只为极少数人做过。

——我知道，船长。正因如此，我选择了你来指挥这艘船。

他们在甲板上又站了许久，低声交谈着大海与其奥秘，谈论风，谈论洋流，谈论一个水手必须学会的一切。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

六小时五十九分三十秒。

四十秒。

五十秒。

七点整。

命令并未立即下达。

波拿巴静静站在东方号的后甲板，嘴微微张开，目光注视着卡萨比安卡，后者以惯于等待指挥官沉默的水手的耐心等候着。数秒之内——对所有在甲板上或邻近舰船旁观察者来说，却仿佛是漫长的永恒——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动。

随后，波拿巴不发一言地合上了嘴。他转向土伦港，以一种无人能完全读懂的神情凝视着它。卡萨比安卡蹙眉——这种迟疑，出现在一个以迅猛果决著称的人身上，出乎意料。

他又等了一会儿，然后说：

——将军，已过七点了。船员们都在等候。目前气象条件极佳，但可能随时改变。我们可以开始起锚操作了吗？

波拿巴转向他。

——不，船长。还不行。再等几分钟。

卡萨比安卡等待着。

——我必须最后衡量一次，我们即将做的事情，波拿巴低声说。埃及将改变我们所有人——至少是那些活下来的人。我们回来时，将不再是同一个人。我想带走这座

城市最后的影像，在一切开始之前，留住对法国的最后印象。

他停顿了一下。

——你知道这几分钟我在想什么吗，船长？我想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两千多年前离开马其顿，征服了东方。他二十岁开始征程，二十四岁征服埃及。我二十八岁——晚了四年。但我将完成他所完成的一切，甚至更多。他只是征服了。我还将文明化。我将带来科学、启蒙与现代理性的进步。

卡萨比安卡听着。

波拿巴很少如此敞开，让人得以窥见那张冷峻高效的面具背后，真正搅动他内心的那些思绪。

——亚历山大三十三岁去世，波拿巴继续说。可能是中毒，或是精疲力竭。他再也没有回到马其顿，再也没有见过他深爱的母亲。他整个成年岁月都是战争，都是向新世界的进发。这就是等待我的命运吗？

卡萨比安卡犹豫了一下，不太清楚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还年轻。你想完成的，都将完成。但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出发。必须下达让这支舰队启程的命令。

波拿巴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知道。

——你说得对，船长。但再给我几分钟。

卡萨比安卡上前一步。

——将军，他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几乎不加掩饰，目前条件依然有利。但风力正在减弱。若我们再拖延，可能会陷入无风状态，出发的操作将难以进行。

——我知道，船长。我需要最后一个独处的时刻。现在，我准备好了。

——终于，卡萨比安卡低声说，难以掩饰的宽慰。

他转向副手。

——全体戒备！所有人各就机动岗位！准备起锚！

命令从一层甲板传到另一层，由一个声音传递给下一个声音，直至船只两端。水手们奔向各自岗位。桅工们攀上缆索，准备在信号一至便放帆。绞盘旁的人们在巨大的轮子四周就位。舵手们站上舵位。

舰队其他船只上，同样的场景在重演，瞭望员已经把消息传开：起锚终于要开始了。

波拿巴登上后甲板，双臂交叉——这是他在重要时刻惯有的姿态——注视着四周发生的一切。贝尔蒂埃站在他右侧，手里握着那本永不离身的登记册，尽管此刻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已经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

在主甲板上，卡萨比安卡指挥着操作。

——准备起锚！

——准备好了！二十名围在绞盘边的男子异口同声地回答。

——起锚！

男人们开始推动横杆，转动缠绕缆绳的巨大轮子。这是极耗力气的劳作，需要众人合力，踩着其中一人所唱号子的节奏协调用劲。尽管清晨空气清爽，汗水已从他们额头涌出。缆绳渐渐绷紧，在巨大张力下嘎吱作响，将锚从港底的淤泥中一点点拔起。

——锚在拖曳！前方的瞭望员喊道。

士兵们加倍努力。再走几米。

——锚已垂直！锚已离底！锚出水！

甲板上爆发出一声满意的欢呼——这样吨位的战船起锚，始终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操作，顺利完成，是个好兆头。

卡萨比安卡转向波拿巴。

——将军，锚已起。我们自由了。一旦您下令，即可升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海风充满他的肺——在漫长的时间里，最后一次。

然后他开口了。

话终于出口了。那些他在过去一小时里几乎无数次险些说出口的话，那些将让一切开始运转的话。

——卡萨比安卡船长，可以升帆了。我们启程去埃及。

第一卷结束